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

徐蔚南編

蔡孑民先生傳略

蔡孑民先生口述
黃世暉記

家世及其幼年

蔡氏以明季自諸曁遷山陰，其初以藝山售薪爲業，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爲商。孑民之祖名嘉謨，字佳木，爲某典經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爲錢莊經理，以長厚稱，家中人至以「愛無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賢而能。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七）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孑民。方孑民喪父時，僅十一歲。有一兄，十三歲。又有一弟，九歲。其父素寬於處友，有貸必應，負者不忍索，故歿後幾無積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贍其遺孤者，周氏不肯承認。節衣縮食，克勤克儉，撫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賴」勉之。常自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豫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故孑民之寬厚，爲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語，則得諸母教焉。

孑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孑民十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孑民自十三歲以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王君名懋修，亦以工制藝名，而好談明季掌故，尤服膺劉蕺山先生，自號其齋曰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湯藥，曾割臂和藥以進。（孑民有叔父曰緘山，曾因母病而割臂，家中傳說其母得延壽十二年，故孑民仿爲之。其後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堅又割以臂進，卒無效。）居母喪，必欲行寢苫枕塊之制，爲家人

所阻，於夜深人靜後，忽挾枕席赴棺側，其兄弟聞之，知不可阻，乃設床於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喪既除而未葬，其兄為之訂婚，孑民聞之，痛哭，要求取銷，自以為大不孝。其拘迂之舉動類此者甚多。

舊學時代　孑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為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為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澹於祿利如此。然已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孑民亦自以為出於意外云。

孑民二十歲，讀書於同鄉徐氏，兼為校所刻書。徐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孑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為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偏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於舊學時代，已見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歲，被聘為上虞縣志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為分纂所反對，即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時代　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孑民始涉獵譯本書。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關係，而於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復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於九月間請假出京，其鄉人因以康黨疑之，彼亦不與辯也。

孑民是時以為，革命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云。

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名曰紹興中西學堂。徐君自為堂董，而薦孑民為監督。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然無關於思想。孑民與教員馬用錫君、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馬君教授文辭，提倡民權女權。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教員中稍舊者，日與辨論，孑民常右新派。舊者恨之，訴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送學堂，屬孑民恭書而懸諸禮堂。孑民憤而辭職。

孑民為中西學堂監督時，喪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紛集。孑民提出條件，曰：（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媒者無一合格，且以後兩條為可駭。後一年，始訪得江西黃爾軒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於親。（曾因父病割臂，）乃請江西葉祖薌君媒介，始訂婚焉。是時，孑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篤。與黃女士行婚禮時，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而以一紅幛子綴「孔子」兩大字。又於午後開演說會，云以代鬧房。

其時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嘗為三綱五倫辨護，曰：「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為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

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其時孑民之見解蓋如此。

庚子辛丑之間，孑民與童亦韓君至臨安縣，爲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爲師範學校，未成。

辛丑，應澄衷學堂總理劉君之請，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學開特班，招生二十餘人，皆能爲古文辭者。擬授以經世之學，而拔其尤，保送經濟特科。以江西趙從蕃君爲管理，而孑民爲教授。由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教授批改。每月課文一次，由教授評改。孑民又教諸生以讀和文之法，使自譯和文書，亦爲之改定云。是時，孑民於日記及課文評語中，多提倡民權之說。學生中最爲孑民所賞識者，邵聞泰、洪允祥、王莪孫、胡仁源、殷祖伊諸君，其次則謝沈（无量）李同（叔桐）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

是年之冬，蔣觀雲與烏目山僧發起女學校，孑民與陳夢坡君、林少泉君贊成之，羅迦陵女士任每月經費之一部。建設後，名曰愛國女學校。由蔣君管理。及蔣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葉浩吾君、蔣觀雲君、鍾憲鬯君等發起一會，名曰中國教育會，舉孑民爲會長。

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不爲學生所喜。吳稚暉君任公學教員時，爲組織衛學會，已起衝突。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吳君亦以是辭職，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員則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

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爲教員所責。同學不平，要求總理去教員，總理不允，欲懲戒學生。於是激而爲全體退學之舉。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而相率退學，論者謂爲孑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

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孑民爲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孑民爲代表，請吳稚暉君、章太炎君等，爲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孑民及吳章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週而遍。）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爲酬。於是蘇報館遂爲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昌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孑民亦剪髮，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爲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爲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矣。

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經費極支絀。其後名譽大起，捐款者漸多，而其中高材生，別招小學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學費，亦足充社費之一部。於是學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社員有以是爲不便者，爲學社獨立之計畫，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爲會長，而孑民爲副會長與評議長。於是開評議會議之。孑民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穰卿爭時務報，卒之兩方面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烏木山僧贊成之，揭一文於蘇報，曰愛國學社獨立，而社員亦布「敬謝中國教育會」一文以答之。此問題已解決矣。而章太

淡君不以為然，以前次評議會為少數者之意見，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重行提議，多數反對學社獨立。孑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而會員即舉章君以代之。於是孑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

方孑民盡力於愛國學社時，其兄鑑清，亦在上海，甚危之。與戚友商議，務使孑民離上海。然孑民對於學社，方興高采烈，計無所出。及其決計脫離學社，於是由沈乙齋君從容勸其遊學，孑民言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然費安從出。沈謂吾當為君籌之。其後告以湯張劉徐等，均每月貸款若干，可以成行。於是探行程於陳敬如君，則謂是時啟行，將以夏季抵紅海，熱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島習德語。於是有青島之行。

當孑民任南洋公學教員時，曾於暑假中，遊歷日本。到東京，未久，適吳稚暉君以陸軍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衝突，由日警強迫上船。是時，張仲芬君等將伴送至長崎。相與議曰：「萬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則甚危，誰可偕去？」孑民以在日本無甚要事，且津京均待遊地，則曰，「我偕去。」於是偕吳君歸國。或疑孑民曾在日本留學者，誤也。

張園之演說會，本合革命與排滿為一談。而是時鄒蔚丹君作革命軍一書，尤持「殺盡胡人」之見解。孑民不甚贊同。曾於蘇報中揭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為漢語漢文所淘汰。所可為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從前坊間所印之「黃帝魂」曾選之。）當時注意者甚尠。及辛亥革命，則成為輿論矣。

孑民到青島不及一月，而上海蘇報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為遊學之說，不過誘孑民離上海耳。

今上海已無事，無遊學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貸款之議。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電，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島，而爲外交報館譯日文以自給。

孑民在青島，不及三月，由日文譯德國科培氏哲學要領一冊，售稿於商務印書館。其時無參考書，又心緒不甚寧，所譯人名多詰屈。而一時筆誤，竟以空間爲宙，時間爲宇。常欲於再版時修正之。

運動革命時代　孑民既自青島回，中國教育會新得一會員，爲甘肅陳鏡全君。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來滬，小有積蓄，必欲辦一日報。乃由孑民與王小徐君，汪允宗君等組織之。陳君任印刷費及房費，而辦報者皆盡義務，推王君爲編輯。以是時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聞。不直接談革命，而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以間接鼓吹之。每日有論說兩篇，一文言，一白話，其題均曰告某某，如告學生告軍人之類。此報於日俄戰爭後，改名警鐘。其編輯，由王君而繼於孑民，又續於汪允宗，林少泉，劉申叔諸君，[illegible]，均不絕直接談革命，歷數年之久，卒被封禁云。

是時西洋社會主義家，廢財產，廢婚姻之說，已流入中國。孑民亦深信之。曾於警鐘中揭新年夢小說以見意。惟其意，以爲此等主義，非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後，決難實行，故傳播此等主義者，萬不可自失信用。爾時中國人持此主義者，己既不名一錢，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財以供其揮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狎邪遊，且誘惑良家女子，而有時且與人妒爭，自相矛盾，以是益爲人所姍笑。孑民嘗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對於此輩而發也。

自東京同盟會成立後，楊篤生君、何海樵君、蘇鳳初君等，立志從暗殺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學製造炸藥法於某日人，立互相監察之例，甚嚴。何君到上海訪孑民，密談數次。先介紹入同盟會。次介紹入暗殺團。並告以蘇君將來上海，轉授所學於其他同志。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爲賃屋，並介紹鍾憲鬯君入會，以鍾君精化學，且可於科學儀器館購儀器藥品也。開會時，設黃帝位，寫誓言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每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焚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乃教授製炸藥法，若干日而畢。然能造藥矣，而苦無彈殼。未幾，黃克強、蒯若木、段書雲諸君，先後自東京來，携彈殼十餘枚。是時王小徐君、孫少侯君已介紹入會，乃由孫君携彈藥至南京隱僻處，試之，不適用。其後楊篤生君來，於此事尤極熱心，乃又別賃屋作機關，日與王鍾諸君研究彈殼之改良。其時費用，多由孫君擔任，而經營機關，則孑民與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紹入會，則更介紹其同鄉王子餘、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蓀諸君。徐君是時已聯絡嵊天台諸會黨，而金衢嚴處諸府會黨，則爲陶煥卿君所運動。孑民既介紹陶君入會，則爲徐陶二君圖到上海之機會，由孑民與元康介紹陶君於徐君，而浙江會黨始聯合焉。製彈久不成，楊君憤然北行。抵保定識吳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紹入會。並爲吳君介紹於孑民，言吳君將送其妹來上海，進愛國女學校。吳君後來函，言有事不能即來。未久而中國第一炸彈，發於考察憲政五大臣車上。孑民等既知發者爲吳君，則彈必出楊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孫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訪楊君於譯學館。知已被嫌疑，有監察者。其後楊君卒以計，得充李木齋君隨員而南下。

孑民既却警鐘編輯之任，則又爲愛國女學校校長。其時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年長一班，則爲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事蹟等，且尤注重化學，欲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遽就，其後遂由中國教育會中他會員主持，漸改爲普通中學校矣。

游學時代　孑民在上海所圖皆不成，意頗倦，適紹興新設學校公所延爲總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幹事，受人反對。後又以籌款設師範班，受人反對，遂辭職。

是時滿政府議派編檢出洋留學，孑民遂進京銷假，請留學歐洲。無何，願赴歐美者人數太少，而政府又絀於經費，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願，而譯學館自楊篤生君出京後，尚未得適當之國文教員，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數月，頗受學生歡迎。

丁未，孫慕韓君駐任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學費三十兩。又商務印書館亦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孑民於是偕孫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習德語外，並編書，又由孫君介紹，以國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幣百馬克。）第二年，遷居來比錫，進大學聽講，凡三年，於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之講義，凡時間不衝突者，皆聽之。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曾進實驗心理學研究所，於教員指導之下，試驗各官能感覺之遲速，視後遺象，發音顫動狀，比較表等，進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較文明史。又於課餘，別延講師，到寓所，講授德國文學。此四年中，編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

中國倫理學史一冊，譯包而生倫理學原理一冊。

中國倫理學史，謂「孟子之楊朱即莊周，爲我即全己之義，莊子中說此義者甚多；至列子楊朱篇，乃魏晉間頹廢心理之產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黃梨洲、戴東原、俞理初三氏學說，以爲合於民權女權之新說，實則黃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說，則孑民始揭出之。

孑民在來比錫時，聞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讀俄國托爾斯泰氏著作，描寫屠獵慘狀。遂不食肉。嘗函告其友壽孝天君，謂「蔬食有三義：（一）衛生，（二）戒殺，（三）節用，然我之蔬食，實偏重戒殺一義。因人之好生惡死，是吾淡然，現尚未能斷定。故衛生家戒於煙酒，而我尚未斷之。至節用，則在外國飯莊，肉食者有長票可購，改爲蔬食而特費，未見便宜。（是時尚未覓得蔬食飯館，故云爾。）故可謂專是戒殺主義也。」壽君復函，述杜亞泉君說：「植物未嘗無生命，戒殺義不能成立。」孑民復致函謂：「戒殺者，非論理學問題，而感情問題。感情及於動物，故不食動物。他日，若感情又及於植物，則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絕對不殺動物，一棄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數動物，既非人目所能見，而爲感情所未及，則姑聽之而已。不能以論理學繩之也。」

教育總長時代　辛亥，武昌起義，孑民受柏林同學之招，赴柏林，助爲鼓吹。未幾，回國，於同盟、光復兩會間，頗盡調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是時，陸伯鴻君方主任商務印書館之教育雜誌，曾語孑民，謂「近時教育界，或提倡軍國民主義，或提倡實利主義，此兩者實不可偏廢。」然孑民意以爲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對於教育方針

之意見」謂「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顯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愛為綱，而以古義證明之。謂「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孫中山既辭總統職，欲派員迎袁項城來南京就職，其資格須同盟會會員而又現任閣員者，以孑民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達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須有此一舉。遂往迎。及北京兵變，知袁氏決無南來之望，乃承認其在北京就總統職。孑民有宣言，見當時北京各報。

唐少川君在北京，擬南北混合內閣名單，仍以教育總長屬孑民。而孑民力辭不可，薦范靜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時適在南京，聞訊，即行，並言決不承認。而外間不知內由者，且謂中山怪孑民不聽迎袁來南，故撤其職。於是唐君仍商於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認矣。混合內閣中總理已入同盟會，其他閣員，則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會員也。同盟會員主用內閣制，以為事事皆當取決於國務院，而非同盟會員，主用總統制，以為事事須承旨於總統。於是最當衝之財政軍政大問題，皆直接由總統府處理，並不報告於國務會議。孑民憤然，謂不能任此伴食之閣

員，乃邀王亮疇、宋遯初、王儒堂三君密議，謂宜辭職，儘由彼等組織一純粹非同盟會之內閣，均贊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贊成。其後唐君辭職，孑民等雖備受挽留，決不反顧。人或疑其何以固執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約，且孑民爲倡議人，決無唐去而獨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當時各報均載之。

孑民在教育總長任，於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以爲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又改大學之八科爲七科，以經科併入文科，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門，詩、爾雅已入文學門，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門，無庸別爲一科。又以大學爲研究學理之機關，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爲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爲大學云。

第二游學時代

民國元年夏，孑民既辭職，秋，遂偕眷屬再赴德國，仍至來比錫，仍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電，以宋案促歸國，遂歸。奔走調停，亦無效果。卒有贛寧之戰。是年秋，孑民復偕眷赴法國，住巴黎近郊一年，歐戰開始，遂遷居法國西南境，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石曾、汪精衛諸君，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不能如留德時之專一矣。

在法，與李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後又擬出學風雜誌，均不果。其時編哲學大綱一冊，多採取德國哲學家之旨。惟於宗教思想一節，謂「眞正之宗教，不過信仰心。所信仰之對象，隨哲學之進化而改變，亦即因各人哲學觀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謂信仰自由。凡現在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將來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創之說也。

孑民深信徐時棟君所謂石頭記中十二金釵，皆明珠食客之說。隨時考檢，頗有所得。是時應小說月報之要求。整理舊稿，爲石頭記索隱一冊，附月報分期印之。後又印爲單行本。然此後尚有繼續考出者，於再版三版時，均未及增入也。

其時又欲編歐洲美學叢述，已成康德美學述一卷，未印。編歐洲美術小史，成賴斐爾一卷，已在東方雜誌印行。爲華工學校編修身講義數十首，旅歐雜誌中次第印行。

大學校長時代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電，促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遂於冬間回國。六年，一月，始任事於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學生，頗爲社會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爲由學生之入大學，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爲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故對於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眞者，且反對之。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爲有此師生關係，可爲畢業後奧援也。故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理，毫無興會。而講堂以外，又無高尚之娛樂，與學生自動之組織。故學生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爲不正當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墮落也。乃於第一日，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責，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推廣進德會，以挽奔競及游蕩之習。並延積學之教授，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助成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以供正當之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講演團等，及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

從前大學預科，自爲組織，不求與本科第一年相銜接。於是第一步，解散獨立組織，使分隸各科。第二步，改爲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課程，通盤計畫，不使複重。

理科之門類既未全，設備亦甚簡單。教室實驗室，又無可擴張。而工科所設之門，與北洋大學全同，同爲國立大學，京津相去又近，無取重設。於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學，以工科並併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歸併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經費，供擴張理科之用。

舊有商科，毫無設備，而講授普通商業學。於是第一步，并入法科爲商業學門。第二步，則並商業門亦截止，而議由教育部別設完備之商科大學。

孑民之意，以爲大學實止須文理科，以其專研學理也。而其他醫工農法諸科，皆爲應用起見，皆偏於術，可仿德國理工農商高等學校之制，而謂之高等學校。其年限及畢業生資格，皆可與大學齊等，惟社會上已有大學醫科、大學工科之習慣，改之則必啓爭端。故擬議以文理科爲本科大學，以醫、工、農、法、商爲分科大學。所謂分科者，以其可獨立而爲醫科大學工科大學等，非如文理科必須並設也（比較元年之見解，又進一層。）又現行之專門學校四年制，於適當時期截止。因日本並設各科大學與專門兩種，流弊已見，我國不必蹈其覆轍也。在校務討論會通過，教育部則承認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發見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爲基礎，乃文科學

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爲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爲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爲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著：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爲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爲根據。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爲一科。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由北京大學試辦。

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復習，興味索然，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適教員中有自美國留學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遂提議改年級制爲單位制，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由北京大學試辦。

右皆孑民長北京大學時採衆議，斷行革新之犖犖大端也。

國史館停辦後，仿各國例，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孑民所規畫者，分設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通史先從長編及辭典入手。長編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兩部。政治史，先編記事本末及書志，以時代爲次，分期任編，凡各書有異同者，悉依原文採錄之，如馬驌繹史之例。俟長編竣事，乃付專門史學家，以一手修之爲通史，而長編則亦將印行以備考也。文明史長編，分科學、哲學、文學、美術、宗教等部，分部任編，亦將俟編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編定之。辭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雜史，以次及於各書，分書輯錄，一見，再見、見解[illegible]，皆

記之。每一書輯錄竟，則先整理之爲本書校目。俟各書輯錄具竣，乃編爲辭典云。兩年以來，所徵集之材料及纂輯之稿，已粲然可觀矣。

孑民以大學爲囊括大典，包羅衆家之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並包，聽其自由發展。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然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持成見，加讓嘲辭，遂有林琴南君詰問之函，孑民揭理啓之。其往復之函，具見各報，國人自有公評也。

言行雜錄（已分各節補記數條於下）

孑民最不贊成中國合食之法，而亦不贊成西洋菜。以爲烹飪之法，中國最爲進步，惟改合食爲分食可矣。於管理愛國女學校時，於辦紹興學務公所時，於長教育部時，皆提倡之。於北京大學，特備西洋食具，宴外賓時，均用中國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轎，以爲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兩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經濟也。人力車較爲經濟矣，然目覩其傴僂喘汗之狀，實大不忍。故有船則乘船。有公車則乘公車。彼以爲脚踏車及摩託車，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馬車。以兩人一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較轎爲經濟。能不竭馬力，亦尚留愛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車，則先問需錢若干，到則付之，從不與之計較也。

孑民於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對於美術文，則以爲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新文學，如西洋之建築、雕刻、圖

畫，隨科學哲學而進化。舊文學，注重於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猜謎，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

孑民對於歐戰之觀察，謂國民實力，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又謂此戰爲強權論與互助論之競爭。同盟方面，代表強權論。協約方面，代表互助論。最後之勝利，必歸互助論。曾於浙江教育會及北京政學會演說之，時爲五年之冬，兩方勝負未決也。

孑民對於宗教，旣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爲無傳教之必要。或以爲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爲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若爲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蓋人類之惡，率起於自私自利。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於度外。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於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用爲體力，爲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於勞工之格。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曾於勤工儉學傳序，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時，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及孑民治小學，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且以鶴卿二字爲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號曰隺廎。及在愛國學社時，自號曰民友。至警鐘時代，則曰：「吾

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乃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二句中字，而號曰孑民，以至於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則因彼嘗爲麥鼎華君序倫理學，謂「四書五經，不合教科書體裁，」適爲張南皮所見，既不滿麥書，而謂蔡序尤謬妄。商務印書館，恐所印書題蔡元培名，或爲政府所反對，商請改署。故孑民於所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及所編中國倫理學史，皆假其妻黃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時蔣夢麐博士於到北京時，對於北京大學學生演說，講到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裏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聞者均以爲確當。

柳亞子自傳

柳亞子

一八八七年陽曆五月廿六日（即舊曆丁亥年閏四月六日）生於江蘇吳江縣分湖流域北舍區大勝村。原名慰高，號安如；改名人權，號亞廬；再改名棄疾，號亞子，現在便把亞子當作統一的名號了。我的家庭，可算是一個文學的家庭。從高祖起，好幾代有詩文集行世。我誕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去世了，但曾祖父卻健在，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愛我的，他們是一對好心腸的老人。祖[illegible]婦，[illegible]年在[illegible]中，對我的感情也很好。父親是一個秀才，研究過說文和文選，對於文藝有相當的認識，[illegible]學的，書法和酒量都很出名。母親也略通文字，極愛我，卻管教得很嚴厲，唐詩三百首和中庸大學等，都是她自己教我的。

一八九八年，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大變動的一年，就是有名的戊戌政變時代。我此時是十二歲，已能做五七言的舊體詩，和寫洋洋萬餘言的史論文字了。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繼去世，家庭狀況變化得很利害；一方面又因為農村經濟破產，地方治安不能維持，鄉間很多搶劫的事情，於是父親便搬到同縣的黎里鎮上居住，以後就變成了黎里人。戊戌政變對我頗有影響因為父親是贊成變法的，所以我寫的文章，也就憧憬譚林，希冀康梁，而痛罵那拉后了。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起，全鎮的知識份子都表同情於扶清滅洋，但我和父親卻從所謂維新黨的立場上，絕對反對他們（在現在講起來，這種立場當然也是很幼稚的。）一九〇二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卻漸漸變化，從維新

走上了革命之路。一九〇三年，到上海愛國學社讀書，認識了章太炎鄒威丹。威丹的革命軍，還是我和蔡冶民陶亞魂幾個人，斂錢出來幫他出版的。為了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的內訌和分裂，我是插在中國教育會方面的，便也輟學返鄉。不多時，蘇報被封，章鄒入獄，愛國學社也瓦解，這是我精神上很苦悶的一個年頭。一九〇四年，到同縣的同里鎮自治學社去讀書，一住兩年。一九〇六年，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學化學，未畢業，認識了陳陶遺高天梅朱少屏，被他們拉到健行公學去教書，便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又編輯復報，在日本出版，寄還上海發行。到舊曆中秋，外邊風聲很緊，說兩江總督端方要禁報拿人，封閉學校，一方面又因為鬧戀愛失敗，於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現在的妻子鄭佩宜結婚去了。這樣便結束了我二十歲以前的生活。

在家裏讀了幾年舊書，終於靜極思動，一九〇九年，和陳去病高天梅兩人發起了南社，以文學來鼓吹民族革命。同盟會是提倡三民主義的，但實際上，不消說大家對於民生主義都是莫明其妙，連民權主義也不過裝裝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舊的書生們，挾着趙宋朱明的夙恨，和滿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賣力的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南社就是把這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來做出發點的。不過我個人，在當時，一方面崇拜人權論，自稱為亞洲的盧梭了，一方面又受劉光漢天義報的影響，頗傾向于安那其主義的剷除貧富論，已不是最狹隘的民族主義能夠範圍我的思想了。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軍起，我在上海，做了革命的旁觀者。一九一二年陽曆元旦，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成立，雷鐵厓拉我去當秘書，終於過不慣這種紊亂的生活，不到三天，就託病逃避上海。這時候，我父親不贊成我在

上海住，對於經濟方面，接濟很少，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飯吃，靠了朋友的介紹，做過了天鐸民聲和太平洋三個報館的主筆，在天鐸報署名青兒，反對南北議和，排擊北洋軍閥，風頭最健。後來南京政府取銷，孫中山先生退位，我覺得擱不住這一口鳥氣，索性「沈飲覇精」和蘇曼殊葉楚傖鬼混在窰子裏過日子。這一年的夏天，還到黎里，陽歷八月四日，父親就去世了。家務的麻煩，幸虧由叔父照顧着。一九一三年，我忽然醉心於新劇運動，和馮春航陸子美交際，出版了春航集和子美集。但不到幾年，子美夭折，春航脫離劇界，我對於戲劇的關係，也就此終止。一九一八年，叔父去世，着我照顧他的家務，他家不住黎里。另外住在吳縣的周莊鎮，我常常來往兩地。我還有一位姑母是和我從小就最講得來的，她住在同縣的平望鎮，我也常去望她。這時候，我還在攪南社，但攪得也有點厭了。後來社中起了內訌，我便辭去主任之職，洗手不幹。此時我又在發狂的收買舊書，凡是吳江人的著作，從古時到近代，不論精粗好歹，一律收藏。這樣，便花去了一萬多塊錢，還加上其他的揮霍，漸漸覺得有「床頭金盡」的感慨起來。一九二三年，思想又起變化，和邵力子陳望道等發起新南社，我做社長，提倡新文學和社會革命，出版過一冊社刊。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我以同盟會會員資格，重新加入，成立了吳江縣黨部。一九二五年，成立江蘇省黨部，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仍負管理江蘇黨務的使命。這一年的五月，我去廣州，出席二中全會，覺得印象不好，很不高興，同時接着了家裏的電報，說母親在生病，於是就還到黎里，決定了消極的計劃。雙十節前後，孫傳芳要抓我，又逃到上海來，改姓名為唐隱芝，埋頭做研究

蘇曼殊的工作。這樣，又結束了我四十歲以前的生活。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到達東南，我卻為了特殊的關係，謝絕了武漢南京兩方面江蘇省政府委員的任命，在五月十五日那一天亡命而去日本，仍用唐隱芝的假名，和西京名畫家橋本關雪一行人，往來酬唱。乘桴集一卷，就是當時的產物。後來又轉往東京，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頭公園旁邊的三鷹小樓內，自己掛了一塊小木牌，叫是「樂天廬」。同住在那兒的，佩宜以外，有女兒無非和無垢倆。我的兒子無忌，那一年畢業清華，放洋赴美，也在這樂天廬內留住了兩個月。異國的風光，總算有所安慰。後來寧漢合作，國內空氣對我漸漸了解，一九二八年的清明節，我就還到中國來，仍在上海居住，從此一住五年，以後將成為上海的市民了。

關於我的著作，有舊詩幾千首，文言文幾百篇，語體文幾十篇；但除乘桴一集以外，都沒有時間來整理印行。我編輯的書籍和刊物，有復報一至十一期，南社詩文集一至二十冊，周實丹烈士集，阮夢桃烈士集，邵亞雲流霞書屋遺集，陳蛻厂詩文詞集，滑太一遺著，龐檗子遺集，陳勤生烈士遺集，孫竹丹烈士遺事，春航集，子美集，迷樓集，樂國吟，迷樓續集，吳根越角集，新南社社刊，新黎里半月刊，三五半月刊，曼殊全集，曼殊餘集，曼殊遺跡，張秋石女士遺文，女弟俠假遺女，女弟吳儷遺詩等，共計二十餘種。沒有出版的，內中也有五六種吧。

平凡而落伍的我，在世上虛生了四十六年（照中國舊習慣計算），本來那裏有做自傳的資格？承神州國光社編譯所的不棄，廁我於中國現代名人之列，要我寫一篇自傳出來。我起初寫了篇文言的，恰值無忌從歐美歸來，

給他一看，他說這是行述，不是自傳。於是又另起爐灶，寫成這一篇語體的東西，究竟像自傳與否，我也不得而知了。

（一九三二・九・一五・於上海）

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徵集作品緣起

今年，我們南社紀念會成立，恰好我們名譽會長蔡孑民先生七十歲，會長柳亞子先生五十歲。蔡柳兩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爲我人所宗仰，而兩先生的壽辰，尤其值得慶賀。

蔡柳兩先生是學術界耆宿，而我們又大都是文學與美術的工作者。俗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我們祝賀蔡柳兩先生的壽誕，固不用壽糕壽幛，却也不用壽文壽詩，我們擬徵集學術界名流各就所長，撰一論文，或選一生平代表之作，彙印一部「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在雙十節的一天，呈獻給蔡柳兩先生。

以蔡柳兩先生爲模範，感奮起來，工作起來，呈獻一部紀念集給兩位先生，想兩先生亦必樂許我們這樣的「秀才人情。」

胡樸安　王世穎　謝六逸
陳陶遺　徐蔚南　曾虛白
舒新城　胡懷琛　陳抱一



無量壽佛　胡藻斌作



賸刧壽命　　蔡哲夫作



松喬爲鄰 · 易大厂作



梅清石瘦　　湯定之作



延年益壽　　丁慕冰作



綏山僊實　丁慕冰作



花卉　何香凝作



花鳥　汪亞塵作



守玄閣注篆圖　　陳蕙英作



梅花小壽一千年　談月色作



鶴　許士騏作



雞　王青芳作



作源思胡　　竹



體傲風霜性比松柏

孫福熙劉雪亞合作



山高水長

王濟遠作

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目錄

論文

詩詞

特寫

太極圖說新解

胡樸安

周濂溪太極圖說解之者雖多，要皆模糊影響之談。苟以今日發見之學理解之，無不條達可通。在古人爲此天人相與之說者，原是一種玄想，斷不能發見今日所發見之天體。然而玄想竟可以實在證之。於是作太極圖說新解。

無極而太極。

無極者，天體也。合恆星星雲而爲天體。吾人肉眼所能見之恆星，約五六千，其爲天文學家鏡中所能見者，數十倍，或數百倍焉。其星雲之無法可以計數者，數千倍，或數萬倍焉。此即所謂無極也。極有盡義，無極者，言天空中之恆星星雲，其數爲無盡也。於無盡數之恆星星雲中而有日球，九行星環繞日球，日球居其中，而成一太陽系。太陽，即太極也，極有中義，太極者，大中也。

無極是無量數之恆星星雲，太極是無量數恆星星雲中之一。故曰，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兩儀即天地。天是氣，地是質。氣爲陽，質爲陰。日球自轉而動，動生熱，熱生氣，動極有流質一點爆裂於空中爲質，此一點復繞日球而動，日球爲向心力，爆裂之一點爲離心力。一動一靜，向心與離心互爲其根，質之凝結者爲

地，此所謂分陰也。氣之散布者爲天，此所謂分陽也。陰爲地，陽爲天，此所謂兩儀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陽變者，氣之變也。萬物得陽之氣而生。（無空氣而物不生。）陰合者，質之合也。萬物得陰之質而成。（無地則物無所附麗。）陽變陰合，而地球之體成焉。水火木金土，地球之體也。地之心爲火，地之殼爲土，附於地面者爲水，藏於地內者爲金，發於地上者爲木。自地殼凝結而後，分析之只此水火木金土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水火木金土本是質體，經空氣之變化，有一部分而爲氣體。此五氣順自然之流行，遍布於空間，使空間之一切，時時改易，成爲不同之時間，晝分空間一切不同之現狀，而以春夏秋冬四字爲符號以表示之。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水火木金土本是質體而爲陰，經空氣之變化，一部分爲氣體而爲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之質，陽之氣，皆化成於日球熱力之中。故曰，陰陽一太極也。日球本是無量恆星星雲中之一，故曰，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性，即生也。於生之者言，謂之生。於得其生者言，謂之性。大宇宙之中，皆此生氣所瀰漫。水火木金土，既同一陰陽，

同一太極，同一無極，即各得大宇宙中之生氣，而遂其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無極之眞，大宇宙中之生氣也。二，陰陽也。五，水火木金土也。大宇宙中之生氣，妙合於陰陽二氣之中，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內，凝結而不可分析。無論氣體質體，皆此生氣周流而不息，無微而不入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於形言謂之天地，於性言謂之乾坤。乾道者，天之性，屬於陽也。坤道者，地之性，屬於陰也。成男者，有男性焉。成女者，有女性焉。男女不僅指人類而言，一切動物，皆有男女之性。於男女言謂之性，於陰陽言謂之氣。二氣交感，即二性交感也。交者，形之交，感者，性之感：即易經上構字之義。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萬物者，言一切動物也。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男性女性之構精，而生生不已。有生即有死，自無而有謂之變，自有而無謂之化。變化者，生死之謂。在此千萬年無窮生死之過程中，由低等動物，進化而爲高等動物，進化而爲人類，人之形秀於一切動物，人之心靈於一切動物。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人既由動物進化，具有人之形，與人之神，自然生有是非之知，由知之經驗，自然生有親愛之仁。由仁之經驗，自

然生有斷制之義。由義之經驗，自然生有文飾之禮。由禮之經驗，自然生有要約之信。知仁義禮信，雖出入為，然亦是人生自然之發展。故謂五性。感於外，動於中，五性即變為七情。七情者，欲樂哀喜怒愛惡，而欲為感動之機。能如欲則樂，不能如欲則哀。能如欲則喜，不能如欲則怒。能如欲則愛，不能如欲則惡。樂哀屬於己，喜怒愛惡屬於人。喜怒是無意識的感觸，愛惡是有意識的作為。有愛而有所謂善者焉，有惡而有所謂惡者焉，善惡由於愛惡：善之中尤有善者焉；惡之中尤有惡者焉；或此以為善，彼以為惡焉；或彼以為善，此以為惡焉；或前以為善，後以為惡焉；或前以為惡，後以為善焉。善惡紛紜，而萬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謂。正，則所以處中也。仁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謂。義者，所以制仁也。能以正處中，所謂「為政以德，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能以義制仁，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而主靜，立人極焉。

日球居九行星中，有向心力之自轉。九行星環繞日球，有離心力之公轉。向心力之自轉處其中而正，動也而若靜，是為天之極。南北二輪，貫地心而東西轉，處其中而正，動也而若靜，是為地之極。聖人依仁而行，守義而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可，無不可，若無所用心於其間。處其中而正，動也而若靜，是為人之極。惟靜能制動，非真靜也，有規則之動而若靜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久，此即動若靜之義。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人極既立，一切言語行爲，皆向大宇宙自然生機之途而前。人之極，即天之極。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言語行爲，一本於中正仁義，寂然若不動，而爲萬事萬物之主。猶之日月高懸，不自以爲明，而人仰其明焉。四時相代，無意以爲序，而自成其序焉。鬼神者，陰陽之氣也。善必吉，惡必凶，猶陰陽之氣，行於自然。此所謂人身一太極也。君子順太極之理而修之，小人違太極之理而悖之。故君子無不吉，小人無不凶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即天有裨於人生活之道。陰爲寒，陽爲暑。陰爲雨，陽爲晴。寒暑迭更而不失其時，雨晴調和而不偏爲災。此天道也。天道既立，則人得自然之生活矣。地之道，即地有裨於人生活之道。礦物爲剛，植物爲柔。石器銅器鐵器，此剛物之有裨於人生活也。五穀之實，此柔物之有裨於人生活也。以金鐵斷草木，此剛克柔也。以水火鍊鋼鐵，此柔克剛也。剛柔互相爲用，地之道也。地道既立，則人得工業之生活矣。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以愛人爲心。義者宜愛則愛，不宜愛則不愛。非僅不愛，而且惡之。非僅惡之，而且殺之。殺人，即所以生人。殺一人，即所以生萬人。仁之至，義之盡，賞罰一本於公，此人道也。人道既立，而人得政治之生活矣。生活爲人人共由之路，故曰，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生爲人之所共欲，死爲人之所共惡。政治之始，無不原於生活。政治之終，無不歸於生活。自原始時代，至於現在，再至於將來，雖時間刻刻變易，而此死生之說，常爲政治之中心。無極之大宇宙，此生生不已之氣所維持。人類之小宇宙，亦此生生不已之氣所維持。人囿於有限之空間時間觀念，每每昧於死生之說；上觀萬古，下觀萬古，外觀六合，內觀一身，原始反終，死生之說明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言簡易變易不易之理，原始要終，觀過去而知未來，確言天人相與之故。太極圖說即發明易之理也。於無量數恆星星雲之中，只有日球與人有關係，故曰無極而太極。其他無量數之恆星星雲，則置不論焉。於環日球之九行星中，只有地球與地面之空氣，與人有關係，故曰，兩儀立焉。其他八行星，則置不論焉。地球之質體，爲水火木金土。地球之所以成爲地球者以此，人之所恃以生活者亦以此。水火木金土，與人有密切之關係，故繼兩儀而言水火木金土。水火爲一切生物之原動力，土則水火凝結之體，金爲礦物，木爲植物，水火木金土俱全，然後動物生焉。於無數動物中，然後人類出焉。人類在大宇宙中，雖渺乎其小，而與大宇宙同一生生不已之機。故必立人極，以配天地之極。此所謂道也。道即生活之路。陰陽剛柔仁義，名稱不同，而其有裨於人生則一。此周濂溪發明易理，而有太極圖說之作，即天人相與之說也。

惠施詭辯新解

胡懷琛

(一) 緒論

莊子天下篇載惠施「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等若干事。今人多謂之為詭辯。當代名人如胡適之，章行嚴，郭沫若諸先生，亦均有所解釋，別出新意，為舊說所未及。然亦皆偶舉一二，未能逐條加以說明也。

余按，惠施所舉各事中，除「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條，最易解釋，而其義亦確切不移而外，其他皆見仁見智，各自為說，究為確解與否，尚不無商量之餘地。

余於讀莊之暇，管見所及，亦得「雞三足」「輪不輾地」「龜長於蛇」「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四條之新義，竊不自諒，欲自附於作者之末，因著此篇，以說明管見，藉以就教於通人焉。

余昔草莊子集解補正，曾言別有惠施詭辯新解。彼時意欲多得數條，匯萃成篇。今以私心以為尚未安者，暫棄去之。先以此四條公之於世，其他請俟異日焉。

(二) 雞三足

按，此利用人目錯覺為詭辯也。當雞疾走之時，從側面觀之，如有三足。因在未舉足之前，其足映入人眼，所留印

象尚未消滅；而已舉足之後，其足又映入人眼，另留一新印象；一刹那間，前者未滅，後者又來，同時並存，一足遂幻成兩足；再加原有之另一足，遂成三足；故曰「雞三足。」

（三）輪不輾地

按，此係利用幾何學為詭辯也。輪謂車輪。輪，在幾何學為圓周。地謂車輪在地面所經過之路線，在幾何學為一直線。輪之在地，在幾何學為圓周與一直線相切。根據幾何學定例：圓周與一直線相切，其相切處只有一點。輪之向前進展，為圓周之又一點與直線相切，而其相切處仍只有一點。進展不已，皆是如此。同時根據幾何學定例：凡所謂「點，」無長短，闊狹，厚薄。——有長短即為線，有長短，闊狹即為面，有長短，闊狹，厚薄即為體。——換言之：凡所謂點，在事實上不能有。夫圓周與直線相切處只有一點，而此點在事實上又不能有；輪之輾地，既為疊次之圓周與直線相切，而每次相切之一點在事實上又均不能有，故曰：「輪不輾地。」

（四）龜長於蛇

按，此條有多種解釋，今列舉如下：

其一，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為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大小之程度；蓋大龜可以長於小蛇

也。

其二，亦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爲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之數量；蓋十龜可以長於一蛇也。

其三，利用數學爲詭辯。設有一龜一蛇於此：假定龜長五寸，蛇長五尺，是龜等於蛇之十分之一。將蛇切成十段，每段適等於龜。若將蛇之最後一段十倍之，則仍等於原蛇之長度，仍比龜爲長。此數學中普通情狀也。今乃利用一種特別切法：首先將全蛇均分爲十分，而切去十分之一。第二次將所餘者均分爲十分，而切去其十分之一。……如此屢分屢切，至多次以後，將最後之十分之一照其所分之次數而倍之，必不能等於原蛇之長，而可以短於龜。

其四，利用人目錯覺及心理錯覺爲詭辯。設有一大龜與一小蛇於此，實爲龜長，蛇短。然龜身胖，人目視之，似覺爲短；蛇身瘦，人目視之，似覺爲長：於是遂臆斷爲蛇長於龜。又因常人心理，每以爲龜短，蛇長，是在考察事實之前，已先有一種成見，往往現象當前，不及細察，即臆斷曰蛇長於龜。及實地度量之，方知實爲龜長於蛇。是「龜長於蛇，」命題本不誤，然驟聞此言者無不以爲謬，惠施故以此與人相戲也。

（五）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按，此亦利用人目錯覺爲詭辯也。夫所謂「影」者，普通認爲係一「物」加於地面，其實非也。實係日光加於地面，而成光；若有物遮蔽日光，使之不能至地，則被遮蔽處遂成爲影。是影爲地面之本色，而光乃臨時所加上者也。

但人目所見，恰與事實相反，以爲光爲本色，而影爲臨時所加上者，是所謂錯覺也。

根據上文所述原理，影既爲地面之本色，則影之生也，滅也，絕非影之本身之移動，乃光之所射到之地位有變動耳。由是言之：則飛鳥之逐步前進，其影亦若逐步前進，實非影之移動，乃光之所射到之地位有變動耳。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墨辯箋疏

陳无咎

墨經曰：「動，徙域也。」說曰：「動，偏際徙。若戶樞與兔。」

戶樞自轉，與兔公轉，是中國先民業知地動原理，先於西儒科泊尼枯士倡說「地球是動着的，」在二千年以還。韓非子曰：「人臣之侵主也，卽漸以往，東西易面，如地形焉。」鶡冠子亦曰：「紘望晦朔，始終相巡。中參成位，四氣為政，前張後極，左佩右鉞。日，德也，月，型也。誠出誠入，信死信生，南北有極，終則有始，與天合則，萬年一范，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是中國先民不祗知地動，且幾知太陽系行衛之軌道矣。

說忠孝

傅彥長

民國前九年，即光緒癸卯，夏曾佑先生為嚴復先生所譯的社會通詮作序，有云：

「……言變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變法者，其所責在無君父。」

無君父，等於危亡，這是沮變法者的立場。維持君父觀念最重要的行為是忠孝。而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比較的太平一些，照沮變法者的說法，大約是忠孝之功吧。總之，從秦漢以後，直到現在，忠孝是中國人民固有的道德觀念是沒有人否認的。自然，現在關於忠字的解釋，與民國以前只以君臣關係為滿足的大不相同。

世人都把忠孝兩字作為一個一貫的名辭來應用，究竟是不妥當的。忠與孝很難兩全，忠與孝是兩種互相水火的道德觀念。換句話來說，大丈夫一出身交付與人，把家庭不顧的時候，始有忠的道德發生着。晉李密對於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辭去太子洗馬之官，上陳情表，以奉養祖母為詞，是忠孝不能兩全的一個例。後來，劉靜修與傅青主的行為，也可因此而說明。許多山林隱逸之士，都把忠的道德放棄，只在自己的故鄉裏，做「孝弟力田」的工作。的確，在中國人民頭腦裏，「孝為百行之首，」（註一）是不容懷疑的。西漢以前，忠孝兩字聯在一起的，似乎只有書經的蔡仲之命「惟忠惟孝」一句。不過蔡仲之命是東晉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一，所以這一句「惟忠惟孝」大概是後起的道德觀念吧！除此以外，在春秋繁露一書五行對裏有「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這樣

的話；又在同書所有的「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則是把孝字放在忠字的前面的。在這以前，論語一書裏，與忠字聯在一起的字句有：

「主忠信。」（註二）

「忠恕而已矣。」（註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註四）

「文，行，忠，信。」（註五）

「言忠信，行篤敬。」（註六）

又，為政裏孔子所說的「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的孝慈，則是忠字的前一部功夫，故在論語一書裏找忠孝相聯的字句是沒有的。

忠信兩字，聯在一起，不但在論語裏比較的多，即在其他爲文典籍裏也是如此。

試舉其例：

「忠信，所以進德也。」（註七）

「言忠信慈祥。……言忠信，」（註八）

「忠信，禮之本也。」（註九）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註十）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註十一）

「忠信之美。」（註十二）

「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註十三）

「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註十四）

「孝敬忠信為吉德。」（註十五）

「忠信篤敬。」（註十六）

「忠信，禮之器也。……忠信也。」（註十七）

「忠信之長。」（註十八）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註十九）

「……忠信故也。」（註二十）

「則孝悌忠信。」（註二十一）

「下懷忠信，以事其上。」（註二十二）

漢初還有干戈，一直到孝景時，對於有組織道德觀念本領的儒者，並不任用。這時候正是「貪夫徇財，」「烈

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的世界。所以史記儒林列傳裏說：

「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以後董仲舒與公孫弘等儒者都「通於世務，明習文法，」能夠「以經術飾吏事」的。當他們參加政治的時候，不得不把刑名法律與「孝弟力田」的二種道德觀念融會貫通起來。凡在利祿之途失意的人，也可以在「孝弟力田」的口號之下得到一種安慰。「忠信」與「重祿」的一貫思想當然與孝子仁人所不得不忍受的清廉生活大不相同。「正君臣上下之分」的忠的道德觀念，大概是「嚴而少恩」的法家思想，這是家際天下所不得不發生的倫理。以後使「奉安君父」成爲忠孝之至」的習慣，與「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成見，其實，在以前不得不認爲是兩種相反的道德觀念。漢代的道德觀念是尊重孝道的，所以每一位天子之諡，從惠帝以下，都有一個孝字加在上面，如孝惠帝、孝文帝之類。不過，與孝字立在反面的忠字，不得不使當時在活動政治的儒者們也注意到它。這就是忠孝兩字聯在一起最初的原因了。

註一　見顏氏家訓勉學篇

註二　見學而子罕衛靈

註三　見里仁

註四　見公冶長

註五　見盤庚

註六　見衛靈公

註七　見易乾文言

註八　見儀禮士相見禮

註九　見禮記禮器

註十　見禮記禮器

註十一　見中庸

註十二　見禮記儒行

註十三　桓公六年。

註十四　文公元年。

註十五　文公十八年。

註十六　襄公二十二年。

註十七　昭公二年。

註十八　昭公六年。

註十九　昭公十二年。

註二十　昭公十六年。以上入註，皆見左傳。

註二十一　見孟子盡心上

註二十二　見史記秦本紀

社會建設的基本問題

孫本文

近數十年來，我國社會因受西洋文化的影響，發生劇烈的變遷。固有的文物制度，風習信仰，從前視爲社會標準者，現時已有一大部分發生動搖的現象，漸失其標準的價值。就物質文化言，有一部分人口，幾已全部採納西洋文化。而一般國人，似承認西洋物質文化，在利用的價值方面，較之我國固有文化確勝一籌。故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此種採納西洋物質文化的現象，有逐漸推廣的趨勢。至於非物質文化如風俗、制度、知識、信仰、道德、法律、藝術等方面，雖不如物質文化所受影響的普遍，但亦有重大的變動，已爲不可掩飾的事實。科學知識已普遍的接受；制度、法律、藝術等方面已有部分的採納。而道德、信仰、風俗等，亦有漸呈變動的傾向。但此種劇烈的社會變遷，並非全人口普遍的現象，亦非全國一致的現象。人口中有一部分已受到深切的影響，其餘則所受影響不深，甚有未受絲毫影響者。就區域言，有的區域變動最烈，影響最大，如各大都市是。但在內地窮鄉僻壤，亦有未受任何影響者。即在各大都市中亦非全社會發生變動，全社會採納新文化；有的部分仍舊保守舊文化。因此，在都市中新舊文化雜陳，新的部分，可以代表世界最新的潮流；舊的部分，尚保存太古遺風。以都市推之全國，亦有同樣情形。此種文化矛盾現象，在變遷迅速的過渡社會中，誠屬必然的結果。我人若一追溯此種社會變遷的來源，即可知此種變遷非全由人力所致。我人未嘗從前有任何整個社會計劃，指導社會整個變遷，而達到此種結果。這無疑的是一種自然的社會變

程。我人生長於這種潮流中參加這種變遷的過程，而不自知在此自然演進的潮流中波盪。固然，社會上明明有許多方面如教育、政治、經濟等制度，由政府或社會規定政策或計劃，作有系統有組織的改進。此種活動的結果，亦常予社會以極大的影響，但就整個社會變遷看來，那末，此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並非全部變遷的主動者，亦不過是這整個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領導幾部分的社會趨向而已。

在此種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假使社會全部能按步就班的向上改進；那末，我人委心任運，似乎也可以謀社會圓滿的生活了。可是事實未必如此。劇急的社會變遷之中，往往發生許多困難問題；此種困難問題不得適當的解決，社會永無安甯之日。於是社會上有一部分人感覺，假使在此自然演變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出全力設計，使以後全社會的進行，能依社會預定的計劃推動；那末，有許多問題，或者可以不再發生了。因此，一般見解以爲我們欲解決社會困難問題，謀社會的改進，自非從社會建設下手不可。於是近年社會建設的呼聲，已漸漸引人注意。但社會建設的對象，究竟若何？其範圍若何？社會建設的目的何在？其標準若何？社會建設的途徑及步驟又若何？社會建設的計劃是否可以全部實現？其困難若何？凡此等等問題，似尚無人注意研究。

著者認爲此等問題，是社會建設的基本問題；若對於此等問題，不能有澈底的認識；則社會建設程途中，或許發生不少意外的困難。因不揣譾陋，將上述問題，提出討論，藉供推進社會建設的參考。

一　社會建設的對象及範圍

研究社會建設，必須知道，社會建設的對象究竟是什麽？他的範圍是怎樣？關於社會建設的對象，通常有三種見解：

第一種見解，以爲社會建設就是社會上一切事業的建設。擧凡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心理建設、文化建設等等，皆在社會建設範圍之內。推此義，則一切建設，都是社會建設了。

但此種見解，含義太廣，不能表明社會建設的眞意；與我人通常所謂社會建設的對象，似有不合。

第二種見解，以爲社會建設，是與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心理建設、文化建設等相對之稱；似乎是指除物質、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以外，另有所謂社會建設而言。

但社會建設與其他建設，尤其是經濟、政治、心理、文化等建設，其界限究竟如何，殊難劃分。假使能夠劃分；那末，除了經濟、政治、心理、文化等建設以外，去謀社會建設，其價値亦必有限。所以此種見解，似亦不能表明社會建設的眞意。

第三種見解，以爲社會建設，是關於人類共同生活方面的各種建設。例如：風俗制度的建設、共同信仰的建設、公共衛生的建設、合作事業的建設、地方自衛的建設等等。

但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與社會共同生活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與社會建設，頗難劃分界限。譬如，交通路線的建設、電燈自來水的建設、娛樂場所的建設、公共機關的建設、工廠農場的建設等等，無不與社會共同

生活發生密切關係，是社會建設勢必侵入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的範圍了。

由此看來，社會建設的對象，頗難確定。如不包括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心理建設、文化建設等，勢必與此等建設發生密切關係；或侵入此等建設的範圍。今欲於此等建設之外，另行規定社會建設的對象，實有左右為難之勢。

其實，所謂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心理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只是從不同的立場，以從事各種不同的建設的名稱。就各種建設的內容言有不少部分，是完全相同的。若必欲於此等建設之間，劃嚴分格的界限，既有所不能，亦似可不必。

我們所謂社會建設，簡實言之，只是謀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的各種建設的總名。凡可以維持社會的生存，促進社會的發展的，無論其為物質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心理建設、文化建設，均應在社會建設範圍之內。我們固不必謂一切建設，都為社會建設。如此廣泛的意義，殊不能表明社會建設的真諦。但社會建設的範圍，確為甚廣：物質、經濟、政治等建設，確不能完全劃出於範圍之外。要之，社會建設是整個社會的建設，其着眼點在整個的社會，而不在物質，不在經濟，不在心理等等，卻同時注重物質、經濟、心理、政治、等等的建設。

我們必須知道，社會上一切現象，無非是人造的現象。按社會學上的見地，凡人類所造一切事物，皆謂之文化。是社會上一切現象，無非是文化現象。人類雖是文化的創造者，但文化一經創造之後，成為社會的產業，即為社會

無上的勢力。個人在社會中，無時無地不受文化勢力的約制。故社會的內容，雖包括人與文化，但人僅是文化的創造者、使用者、傳遞者、保守者；人類的活動，實不外創造文化、使用文化、傳遞文化、保守文化的活動。即就人類創造文化的能力言，亦受文化陶冶而成的結果。故人只是文化的產兒。過去有無量數的人創造了文化，有無量數的人傳遞了文化；使文化的總量，日積月累，成爲社會的資產。人類生活於此資產之中，受此資產的陶冶，養成種種社會的習性，而成爲社會的分子。於是使用文化、傳遞文化、保守文化，同時並借助於社會固有的資產，再創造文化。在此種過程中，人類維持其生活，滿足其生活的需要；在此種過程中，社會維持其文化，促進其文化的發展。所以從此種觀點看來，整個社會，只是文化現象；人只是文化的媒介。

既然整個社會只是文化的現象；那末，整個社會的建設，也只是文化的建設。社會建設的對象，既然是文化；那末，社會建設的範圍，即是文化的範圍。

關於文化的範圍，社會學家中尚無一致的意見。據最近杜蘭德（Durant）教授的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935）中，分爲經濟的原素、政治的原素、道德的原素、與精神的原素四類。茲依杜氏的分類，略加修訂，而成下列的大綱：

第一、經濟的原素

（一）實業的技術與工具　包括農、工、商各業

(二)實業的產物　包括衣、食、住、行等的供給物

(三)實業的制度及組織

第二、政治的原素

(一)政治制度及組織

(二)法律

第三、社會的原素

(一)家庭

(二)婚姻

(三)道德

(四)宗教

(五)禮俗

第四、精神的原素

(一)科學、教育

(二)哲學

(三)文學、文字、語言

(四)藝術

(五)一般思想

上表僅略示文化的範圍，至於文化各部分的內容，就其效用言，自不相同。美國麥其維(MacIver)教授，把「文化」與「文明」加以區別。氏以為凡可以直接滿足我們的需要者為「文化，」如藝術、文學、宗教、娛樂等等。其僅為滿足我們欲望的工具者為「文明，」如機器、什具、機關、制度等等。德國的亞弗勒．韋伯(Alfred Weber)亦有同樣意見。大概「文明」的價值易見，帆船之不如輪船，常人無不知之。故「文明」逐時改進，逐時發展。「文化」則不然，其價值不易辨別，我們很難判定，宋人之詩不如唐人；或西洋繪畫優於中國；因為其價值的高下，殊難判別。所以社會的發展，只能說由於「文明」的進步，而不能說由於「文化」的發展。總之，據麥韋二氏的意見，「文化」與「文明」應加區別。著者對於二氏所定的區分，甚為贊同；惟以「文化」「文明」二詞代表這二種不同的社會產業，頗以為不甚妥當。因為這二種名詞的內涵，與通常流行的意義，顯有不同；不免有混淆含糊的弊病。因取二氏所定的分類，而放棄其名詞，乃分文化為下列二類：

(甲)工具的文化(即二氏所謂「文明」)

(乙)自足的文化(即二氏所謂「文化」)

依此分類，再與上述的文化大綱，會通而觀之；那末，第一第二兩類，卽經濟的原素與政治的原素，全爲工具的文化。第三類，卽社會的原素，全爲自足的文化。第四類，精神的原素，則除科學與教育外，均爲自足的文化。固然有一部分文化，常兼有工具與自足二者。但就其主要功用言，大部分文化是可以劃分的。由此看來，那末，工具的文化，其價値易見，而進步有定；自足的文化，其價値難見，而進步無定。惟其如此，所以在文化建設的時候，凡價値易見的工具文化，而爲現時社會之所急需者，應力謀發達；創造或介紹新文化以替代舊文化，凡價値難見的自足文化，亦爲現時社會之所需要者，應力謀發揚；舊文化固應盡力保存，而新文化之無害於社會進步者，亦不妨予以介紹。因爲自足文化，不妨新舊並存。總之，社會建設的範圍，應包括一切工具的文化與自足的文化；或換言之，應包括經濟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社會的文化與精神的文化的全部。

二　社會建設的目的及標準

我們既已知道社會建設的對象及範圍，第二步應該研究的問題，就是社會建設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建設的標準若何？

簡單說，社會建設的目的，在於充實並增進社會生活的內容，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到健全而圓滿的生活，並向上發展。

依此目的看來，社會建設必須以現實的社會生活爲基礎。惟不以現實的社會生活爲滿足，而欲進而求其充實與增進，故必須採取社會生活的新原素。如是，就社會生活原有的基礎之上，採納社會生活的新原素，使社會生活的內容日漸充實而改進；使整個社會及其個人均得到健全而圓滿的生活，並向上發展。能如此，始可達社會建設的目的。

我們依此目的，即可知道，社會建設應以下列條件爲標準：

(一)充實社會生活的內容

(二)增進社會生活的內容

(三)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到健全而圓滿的生活

(四)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向上發展

就第一點說，充實社會生活的內容，是從社會生活內容條件的量的方面言之。茲再申說如左：

(1)我國在工具文化方面，殊有充實的必要。就經濟生活言，農、工、商各業的技術與工具，制度與組織，以及關於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設備，應採取世界最新的文化，力予充實。

(2)我國在自足文化方面，亦有部分充實的必要。就精神生活言，對於世界最新科學知識，應力予介紹；對於世界最新的教育制度、哲學、思想、藝術、文學等，凡爲我國現時社會所需要而與我國固有文化不相衝突者，亦應力

予採納。

（3）就制度風俗言，凡世界所流行而與我國固有文化，尤其是固有道德、信仰、禮俗不相衝突者，亦應允其流傳。

（4）就民族特性言，凡我民族所缺乏的性能，而為現時社會所需要者，應努力訓練。例如我國社會，向重家族團結，而不重國族，故應養成國族團結的精神。又如我國社會向為知易行難之說所誤，缺乏實行能力；故應養成行易知難的精神。又如我國社會缺乏創造力、組織力，故應養成創造與組織的能力等等。

凡上所言，僅略舉充實社會生活內容之例。再就第二點說，增進社會生活的內容，是從社會生活內容條件的質的改進言之。茲亦略予申述如左：

（1）改進我國固有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不經濟少實效的事項。

（2）改進我國固有的醫術與藥料。

（3）改進我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如家族、行會等。

（4）改進我國固有的語言、文字，如統一國語，推行語體文等。

（5）改進我國固有的娛樂。

（6）改進我國固有的手藝，如雕刻、織繡等。

(7)矯正我國固有的迷信。

(8)發揚我國固有的哲學、藝術、道德、信仰等。

凡此各端，僅略舉增進社會生活內容的建設事項。茲再就第三點說，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到健全而圓滿的生活，是從社會生活的橫的方面言之。其可舉的條件如下：

(1)普及教育與科學。

(2)普及藝術。

(3)普及體育。

(4)普及其餘一切物質的與精神的文化。

就第四點說，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向上發展，是從社會生活縱的方面言之。其可舉的條件如下：

(1)排除一切關於充實與改進社會生活的障礙。

(2)擴充新文化產生與發展的機會。

(3)推廣優秀人才發展的機會。

(4)使一切新文化的繼續增積與舊文化的繼續改進的機會增加。

凡上所述四點，爲社會建設的標準。因此，原有舊文化應孰去孰從，以是否合此標準爲依歸；外來新文化應孰

納執拒，以是否合此標準為依歸。

要之，社會建設的目的，欲使全社會人民的生活，其內容比現在更充實，其條件比現在更完滿，其向上發展的機會比現在更多。如此而已。

三　社會建設的途徑

我們究竟如何始可推進社會建設，而達預定的目的乎？這是我們現在應該研究的問題。

我們相信，欲實現社會建設，有四種原素，是不可或缺的。這四種原素，就是（一）人才，（二）資源，（三）計劃，（四）組織。

人才應有兩種，一為行政人才，一為專門人才。行政人才應為富有熱心毅力負責前進的人；專門人才應為具有專長用心縝密而能切實設計的人。合此兩項人才從事於社會建設，而後其推進必易，希望必大。

資源當為第二重要原素。任何社會建設計劃，在推進的時候，自需相當的經費。如為全國大規模的建設，欲期其圓滿完成，必須經相當時期；其間須有種種調查、設計、出版、宣傳等等工作，所需經費，必甚可觀。故可靠的經費來源，為實現計劃的重要原素。

社會建設，必須有詳密周到並且切實可行的計劃。此種計劃，自須根據社會的事實與需要，而為審慎的規定。

欲明瞭社會的事實與需要，必須從事於調查。故調查與設計爲建設完成必經的過程。

組織爲推進建設計劃的機構。有了人才、資源、與計劃，若無適當的組織，那末，任何社會建設無實現的可能。所以組織亦爲建設完成的重要原素。大概人才工作的支配，資源的挹注，計劃的推進，以及建設時期中一切事項的進行，全恃組織的完善。不健全的組織，便少成功的希望。所以組織是非常重要的。

有此四種基本原素，而後始可分途推進建設。

大概社會建設的內容，性質既然不同，則其建設的方法與途徑，自宜有異，簡單說，社會建設的途徑有三：

(一)法令　社會建設的計劃，往往關係全國人民的行爲。欲求其推行的順利與敏捷，非恃政府的力量訂定法令推行不爲功。法令係强制性質，全國大規模的建設，其內容的複雜，與條件的紛繁，若非用强制方法，而欲推行無阻，實不可能。不過於此必須注意者，在訂定法令時，務須明瞭我國社會固有的習俗、信仰、道德觀念等等；因勢利導，最爲上策。若顯然與社會習俗等發生衝突，其推行的困難必大。

(二)教育　從教育方面建設，原爲最根本的途徑。由普通教育，以灌輸新知能，陶冶新態度，養成新習俗。由專門教育，以養成技術人才。此爲社會建設程途中必經的步驟。但普通教育爲極緩慢的過程。百年樹人之計，原非旦夕間所能成功。所以有好幾方面的社會建設，普通教育僅處於輔助的地位；而必借重於法令之力。專門教育，固然亦須相當期間；但有時爲急切需要起見，專門技術訓練，在短時期內，似可有相當結果。

（三）宣導　社會建設時對於一般社會所施的啓迪方法，謂之宣導。宣導爲極重要的方法。改變社會一般的態度，使建設計劃推行順利，全恃宣導之力，法令固可推行，但法令不佐以宣導，其推行必較難。大凡社會建設的目的、綱領、計劃、實效等等均宜用宣導方法，啓示民衆，使全社會之人能熱心推進，則其希望必大，

要之，法令、教育、宣導三者，爲社會建設的主要途徑。大概有了人才、資源，計劃、組織，而後從法令、教育、宣導等方面推進，那末，社會建設的完成，自有相當的把握。

四　社會建設的實現

最後，我們所應研究的，就是社會建設的計劃，欲期其全部實現，果有何種條件呢？

這似乎應該就建設的全部對象，分別研究。在工具文化方面，如經濟的建設及科學的建設，還須具有上述四種基本原素，而分別從法令、教育、宣導等各方面推進，再加之以推進者的決心毅力，那末，其計劃實現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至於自足文化的建設，因其性質關係，其計劃的實現不如工具文化的容易。這固然看視推進者之是否努力，以及其基本原素之是否具備，但亦由於社會現象本身的複雜而難於完全控制之故。

我們必須知道，大規模社會建設的計劃，除在經濟的物質建設方面，我們可支配其條件者外，其餘關於社會生活方面者，因其關係的複雜，我們僅能指導其變遷的趨向，而不能完全控制其實現。我們必須有此了解，而後不

致失望，但同時亦須知道，如沒有建設的計劃，便失却適當的變遷方向。只有依建設計劃努力推進，纔可以求社會的進步，謀民族的生存。

我們固然知道，社會現象的複雜，而難以受人完全約束。但這正是供人類絕好的刺激使人類因此而努力研究，以期澈底了解此複雜的現象。同時，我們卽由社會建設的計劃，以實驗人類控制社會變遷的效力。我們相信，社會科學的研究愈進步，人類控制社會變遷的力量愈大，社會建設的計劃愈周密，人類從事建設的決心毅力愈堀，那末，控制變遷的效力愈大。而社會建設實現的可能性亦愈大。人類非委心任運的「信天翁」而靜待命運的降臨；乃是仗自己的努力，指導變遷的趨向，以決定社會的前途。社會建設，就是指導社會「航程」的羅盤針；社會的進步，生民的幸福，胥賴於此。所以，我們不能因社會現象的難以完全控制而却步，我們正應加倍努力，以期消除控制的障礙。而實現社會建設全部的計劃。這是從事社會建設者應有的態度。

統制經濟的前瞻與後顧

李權時

「統制經濟」這個名詞，聽起來似乎是一種新發明，似乎是很新穎，所以是很時髦。其實，「統制經濟」就是「干涉經濟，」而「干涉經濟」則是歷古以來，老早就有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統制經濟也是歷古以來老早就有的。」

「統制」是與「自由」對立，所以「統制經濟」是與「自由經濟」對立。「干涉」是與「放任」對立，所以「干涉經濟」是與「放任經濟」對立。誰也不能否認「自由經濟」就是「放任經濟，」所以誰也不能否認「統制經濟」就是「干涉經濟。」

在拙著經濟學原理一書裏，我把經濟學者，以其所主張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來分，分為兩大派：

第一，就是主張放任政策的自由主義派。此派又可以分做兩小派：

其一、為主張絕對放任絕對自由的無政府主義派；

其二、為主張相對放任相對自由的法國重農學派和英國經典學派。此派是並不主張把帶有「干涉」「統制」的色彩的政府根本取消的，而且有時還以為在必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政府是可以「干涉」「統制」人民的。

第二，就是主張干涉政策的統制主義派。此派又可以分做七小派：（以干涉或統制的程度深淺為序）

其一、為極端社會主義派或澈底的共產主義派，如蘇俄在新經濟政策前的經濟政策主持者是；

其二、為法西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如意大利的莫梭利尼派和德國的希脫拉派是；

其三、為德謨克拉西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如目前英吉利的工黨和美利堅的羅斯福派是；

其四、為經濟的國家主義派和經濟的帝國主義派，如從前的重商主義者，後來的保護關稅主義者，及目前正在猖獗的日本軍部是；

其五、為吾國之真正三民主義者，主張以民族主義為過程，以民權主義為手段，以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和創造國家資本為歸宿。

其六、為稍帶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工團主義派。

其七、為社會改良主義派，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合作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政策者都屬之。

根據以上的分類，可知第二派「干涉主義」的經濟學者是或多或少主張統制人們的經濟行為的；甚至於自由主義經典學派的鼻祖斯密亞丹有時也並不反對國家之干涉人們的經濟行為的，至於經典學派之集大成者約翰密爾（John S. Mill）晚年之變為社會政策者，更不必論矣。

以上既經說明「統制經濟」就是「干涉經濟」，現在請進而說明「干涉經濟」或「統制經濟」乃是歷

古以來老早就有的東西。

我們可以先從中國的歷史上，舉幾個「干涉經濟」的實例。

第一個實例，就是漢武帝時大司農桑弘羊的經濟政策。當時，不但鹽、鐵、酒三種日用品，由國家專賣，就是其他的一切日用商品，國家亦從事懋遷有無，然同時並許人民自由經營，國家並不壟斷，不過政府自有種種策略來抑制私商，使之無大利可獲。這樣一來，那末國內商業上之利權，大半操之國家，既可以充實府庫，又可以節制豪商。他的策略，大約可以分做兩種：其一為均輸，其二為平準。

均輸法就是以國家的力量，來調劑國內空間上物價的不平，使各地物價，不致為私商所操縱，而有甚貴或甚賤之處。凡「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

平準法就是均輸法更進一步的政策，以國家的力量來調劑國內物價在時間上的不平，其法為：

置大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謂其物在本地甚多價賤，在遠方甚少價貴時，商賈所欲轉販者，以為賦，官為轉輸貿易也）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桑弘羊不但對於當時的國內貿易是採國營統制政策，就是對於當時的國外貿易也是採國營統制政策的。

桓寬鹽鐵論內力耕篇說：「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云云，足以證明當時的國外貿易之亦由國營也。

第二個實例，就是西漢末王莽之改革當時的經濟制度，設法恢復三代的井田制度。可惜王莽沒有統制人民的素養，卒致天下大亂。此非「統制經濟」之過，實乃執行統制者之德不足以服人之過也。

第三個實例，就是北宋王安石之施行新法如均輸法，青苗法及市易法（相等於桑弘羊的平準法）等，可惜荊公用人不當，「統制經濟」的結果毫無，而宋室卒不免於衰落。

第四個實例，就是元世祖時的統制海外貿易。其統制之法爲公家備船給本，選私商經營之；所獲之利，七成歸官，三成歸商。此種政策，其目的在不許權勢之家壟斷海外貿易而獨佔其利。當時並有私人不取用自己的資本去經營海外貿易的禁令，違者治罪，並沒收其家產之半數。

我們可以再從西洋歷史中，找出許多「干涉經濟」的實例。

第一個實例，就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一）禁止金銀的輸出，（二）減低貨幣的分量以防止其輸出，和（三）國定國外匯兌率以阻止金銀的輸出。

第二個實例，就是十六七世紀之交，英國之設立國外貿易監督官於大宗出口口岸。

這種國外貿易監督官的職責有二：其一爲征收出口稅，其二爲使本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的每次成交，祇

必須有一部份資金，用外幣交割，預備輸入英國。外幣一進英國之後，即有五個方法：使之不復流出。這五個方法，第一就是強化外幣兌換爲國幣，使之不易流出；第二就是國外貿易監督官時常派人檢查外國商人，並對於出口船隻嚴厲檢查，以防金銀之被偷運出洋；第三就是設立皇家監督所，統制國內一切外匯交易。第四就是令國內外商之售貨須英人以爲擔票據，於一定時期內，必須購辦與所賣同價的英貨以防現金流出；第五就是令每個大宗出口口岸的長官委派可靠的英人爲外商的招待員，招待外商住在其家裏，以便日夜監視其行爲。外商到英國八個月之後，必須把貨物售罄，並須把貨價全部購辦英貨出口。

第三個實例，就是十七世紀的英國之指導全國國外貿易，使貿易均衡趨於協調。其所用方法有三：第一就是制定航海條例，獎勵國人之從事海運事業；第二就是獎勵國內製造品出口，國外原料品進口，禁止或限制國外製造品進口及國內原料品出口；第三就是厲行殖民地貿易獨佔政策。

上述四個中國經濟的「平抄經濟」實例和三個泰西遺來的「平抄經濟」實例，已儘夠證明「統制經濟」是很老很古的東西，並不是很新很鮮的發明，目今世人都很起勁的討論「統制經濟」，據我看來，不過是「舊調重彈」——「溫故知新」罷了！

統制經濟的過去既已如上述。至統制經濟的現狀，則其實例更是不勝枚舉。

請先講施行統制經濟最厲害的蘇俄。原來布爾塞維克黨人之擬定實施大規模共產主義的統制經濟政策

者，並不是偶然的空穴來風，無中生有，乃是多少受了歐戰期間各交戰國紛紛採行戰時的統制經濟政策而成功的一種暗示與刺激。

歐戰時各交戰國為欲圖戰勝敵人及最後生存起見，無不有「戰時工業局」、「戰時商業局」、「戰時勞工局」、「商船局」、「糧食局」、「鐵路局」、「燃料局」等等國營機關或事業來統制人民的一切消費與生產等經濟行為。舉凡人民在平時可以自由選擇自由消費的日常生活用品如麵包、點心、肉類、牛奶、牛油、牛酪、茶葉、電力、煤油、羊毛、紙張、鐘表、打字機等等，一到上次歐戰時代，無不須受政府的統制。

布爾塞維克黨人見了此種意義偉大的事蹟，當然是見獵心喜，於是「十月革命」、「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第一次五年計劃」、「第二次五年計劃」，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嘗試了。而且其種種統制方法，比歐戰時各交戰國更為澈底，更為激進。論農業，則有國有農場和集合農場；論商業，則國外貿易既全由國營，即國內貿易亦大半在合作社之手，私人頗難插足；論工業，則一切大規模工廠都由國家委託「托辣斯」經營；其餘人民衣食住行等的消費經濟，亦處處受到十分嚴厲的統制。

其次為意大利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關於勞資糾紛方面的統制為十分嚴厲，其他法西斯黨人對於意大利農工商金融業的統制，自亦毫不放鬆。

其次為德國國社黨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關於條頓人種的生育改優統制為有聲有色云。

其次爲美國民主黨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關於產業復興統制和金融貨幣統制爲虎虎有生氣。

其次爲英國國民政府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關於外匯平準基金之管理及大不列顛帝國優惠稅則的厲行爲能引起世界的貨幣貶價戰爭並集團經濟對壘之形成。

其次爲法國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關於國際貿易之限額定份制爲足以引起國際關稅戰爭。

其次爲日本的統制經濟政策，尤以日「滿」經濟集團企圖足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導因。

總之，「窮則變」爲千古不易的眞理。當世界經濟景氣時代，人人頌揚自由主義，蓋天下本無事，「統制」「干涉」實皆庸人自擾。及至霹靂一聲，一九二九年美國交易所風潮發出世界經濟恐慌到臨的警號，此後數年間，各國民生，無不日益疾苦，於是補救之方，遂捨「統制」「干涉」莫屬，蓋病人病根已深，非下以重劑如羚羊角石膏粉之類，以毒攻毒，殆無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假使目前我國的棉織業和蠶絲業等尙未到山盡水窮的時期，那末，又何勞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分設棉業統制委員會和蠶絲業改良委員會呢？

統制經濟的過去既有豐富的歷史，統制經濟的現在復又「實迫處此」的環境，則統制經濟的將來，其前程遠大，自亦在吾人意料之中。

原來統制經濟勃興的理由，其近因自在自由經濟的失敗，放任經濟的破產，和私人自利之終屬近視的多，遠視的少，不能與社會公利相調和；而其遠因則實基於國家或良好的政府爲國民生產要素之一的理論上面，

普通經濟學書上所講的生產要素，大致分做四個：就是土地、勞力、資本和企業。在拙著經濟學原理一書裏，我就再加上了一個生產要素，共計五個。這第五個的生產要素就是爲民衆謀福利的政府。如果政府自己來經營經濟事業，那末政府就是企業的一個生產要素。如果政府自己不去經營經濟事業，那末其他四個生產要素也是必須受了政府的保護之後，才能發揮他們的生產效能的，所以政府——當然是祇指肯保護能保護民衆生產要素的政府——也是生產的，所以也是生產要素之一，而其酬報就是人民所付納的各種租稅。

此處之所謂政府保護，是指消極的保護與積極的保護兩種而言。消極的保護是指（一）不摧殘人民的生產要素，和（二）法庭之執法不阿，使無形中人民的產權和人權得所保障而言。積極的保護是指（一）採行適宜的經濟政策以資保護人民的生產要素，（二）採行遠大的文化政策以資改善人民的生產要素，和（三）維持健全的國防政策，以安內攘外，使人民的生產要素不致受國內外不良勢力的摧殘而言。

這樣講來，所以一個國民經濟上能生產的政府，不但是其所用的官吏都須廉明幹練，而且其自身尚須養有健全而足以安內攘外的武力。我們如能有這樣的好政府來「統制」「干涉」人民的經濟行爲，那末其結果一定是很好的。否則，恐怕其結果是十九不會好的。那末無怪許多學者和事業家們之紛紛主張維持「自由經濟」「放任經濟」了，因爲要「二害相權取其輕」耳。

如果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能夠獲得具有以上二個條件的生產政府，那末牠所應統制的是人民什麼的經濟

行為呢？據我的意見，政府至少應從事以下的工作：

(一)統制國內的農產品，使全國的衣食二項，可以自給自足，不必依靠外洋。

(二)統制國外貿易，減少不利的輸入，增加有利的輸出。

(三)統制貨幣及金融，使國內物價安定，民生康樂。

(四)統制人口，不使過胝，並限制劣種之傳殖。

(五)統制大規模工業，製造國家資本。

(六)統制國民消費，使之合理化。

反戰與婦女

歐查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所給我們的慘酷，遺留着一個很深的記憶，那特無數的成年和青年男子做了肉彈，變了砲灰，就是婦女們也直接受犧牲很大，可以說，在戰時中極不幸的分子要算是婦女了。

戰時的婦女代替出征男子的地位，負起很重大的工作來，因過勞而引起各種疾病，到處招來了婦女的羅病和婦女的死亡的增加，而喊出了難避免的戰爭的犧牲！戰時的物價騰貴，使婦女們的生活日漸困難，因此，婦女們失去健康，神經燥急，心理錯亂，和精神病成爲極常見的現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飢餓無間斷的接着戰爭使前方供給血和呻吟，在後方是飢餓和眼淚。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一般民衆有什麽利益？死亡，貧病，生活破壞……此外一無所得。大多數的民衆仍是一樣受人剝削，一樣受人壓迫，只正從戰爭得利益的，只有一部份帝國主義者和野心家，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緊迫着快要爆發的現在，全世界的民衆，都應該一齊起來反對戰爭。

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勞働婦女，外受各帝國主義不斷的侵略與逼壓，內受軍閥和漢奸長期的戰爭和摧殘，弄到家破人亡，夫兒離散，往往悲怨悵亡之餘，對生活無轍縱的發擊，而迫於貧窮，或流爲女丐，在社會上沒有地位，沒有幸福，比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婦女，還要來得苦痛，還要過着更非人的生活。

目前的中國，近因爲連年內戰，把大衆勞働者的身上括來了多量的金錢，不顧惜地爲了統治者各人名譽和地位而綿延着內戰，壓迫民衆甚至增加外債，甘做各帝國主義的傭奴。使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斷的殘殺同胞，以供他們的私慾。經濟既有了很大的恐慌，而政治又是如此混亂，這是民族危亡的先兆。事實上，要是民衆們不起來救亡，這樣的國家，早就已經算亡了。試看現中國的經濟、政治，那一件不操之各帝國主義者手裏；盡未瓜分，那是因爲在均勢與獨佔的兩種外力的交鎖之下，任何一帝國主義想要獨享，都爲國際形勢所不許能了。因爲各帝國主義甚於掠奪中國，以及進行國際市場之再分割的需要，使整個帝國主義壁壘都如中瘋狂的導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世界實際已入於部份的戰事狀態，因爲地球上有些區域已經有了經常的屠殺，及世界戰爭的蘊釀：如最近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戰爭，便是各帝國主義露骨的鬥爭的表面化。還有許多其他戰爭的蘊釀，戰爭的火線，部有一觸卽發的可能。我們處此無數衝突與爆發成爲直接擴大普遍戰爭的時代，誰都不能預言在什麼地方將發生最先的振動，以引起新的世界大戰來，引起比較一九一四年大屠殺更加殘酷的大屠殺之重現。

戰爭有的是爲了自衞，也有的是爲了專門掠奪。爲滿足帝國主義者掠奪的慾望，爭奪殖民地市場而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則是人類史上最大的罪惡！我們知道，這一切的戰爭必須經過革命的戰爭，民族防衛，抗敵的戰爭，然後才能消滅！所以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在階級社會未消滅以前，是等於幫助敵人。像中國這樣一個

國際奴隸的民族，不實行勇敢的民族獨立戰爭，還有其他的出路麼？中國失去了土地，除了戰爭而外，還有其他收回的辦法麼？因此，我們要認清：要從革命戰爭中實現和平，不是在和平主義的等待下去幻想消弭帝國主義戰爭。

我們不反對有意義的革命戰爭，我們要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軍閥內戰，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反對一切欺壓人民之軍事勢力和政權。主張被壓迫的民衆，要以擁護人民利益的戰爭來反對犧牲人民利益的戰爭。

最後，婦女們是義不容辭地應該共同致力於宣傳未來戰爭的殘酷，應深入婦女羣衆的當中，使婦女羣衆認識未來戰爭的新形式，對於一般非武裝的人民底重大危險，尤其是要使婦女羣衆認識空中化學戰爭，和細菌戰爭的凶殘面目。因爲在戰爭中最受殘害的，莫不以婦女爲甚。

我們殖民地的婦女，面臨着這次戰爭的危機，我們應用全力去反對，只有振起不可侮的抗敵救亡的決心，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我們應盡力的呼籲，使全世界各國婦女聯合起來，成爲反戰運動中的有力的一環。

陽羨砂壺圖考序

葉恭綽

吾人於玩物不喪志之說，欲爲古今藝術家張目。蓋善爲人者，雖費其工人巧，以制其用其物，至於盡善而止，非必如古之所謂淫巧也。抑世之舞辭弄力，縱欲以眩度數人而取之具，方爲見識用。吾不知其有益人羣與否，乃論者似方揚彼而抑此，誠哉一孔之見，難語於通方之識也！吾國歷代所稱聲明文物之盛，如周，如漢、唐，如宋、明，如清，皆賴實物以證明；凡承學者往往緣此而得悉當時政教風俗之情狀。故考古之學，實據歷史之鈐鍵，非夫游朋之士僅以賞鑒觀玩爲已足也。惜歷來士夫於格物致知之道，懵然不講，一切委之工匠；間有一二豪傑奮起有所製作，又不爲世所重，且恆易代而失其傳，復無人爲之紀述，以致聲沉響絕，尙何改進之可言？此其偷惰中於人心，空疏形爲士習，固無怪出與世界相見，萬事之相形見絀也。曩者黃賓虹先生有美術叢書之輯，關於一藝之著作，如製印、刻竹、陶瓷、刺繡、紙、筆、墨、硯類，網羅甚備，然始終條理有系統之著作，極爲罕觀。蓋至今日，不但求制器者之難，求知之而能述之者，亦正不易。文化之消沉，士風之頹敝，其所由來者漸矣。日者李君鳳坡，張君谷雛合編陽羨砂壺圖考，先以序例見寄，屬識其端。觀其斷制謹嚴，叙次朗晰，已足徵其不苟。夫砂壺，一微物耳；而制作良窳，實與文化升沉，具有關係。故創於正德，盛於嘉靖、乾隆，而衰於道咸以後；其體製則由樸而工，而巧，而率且俗。今雖稍稍振起，而欲求復古，尙未易言也。吾國好推尊古人，論者以爲萬事不進之徵，其實因果倒置，蓋惟今人之墮落，乃益見古人之不可及耳。姑以物質

關係，已不復能令吾人閉戶研求，不計靡財失日與否，而務達所蘄向。故極深研幾之事不可復見，斯亦絕藝難繼之一因也。吾因砂壺一事而旁及其他，略書所懷如此，期與好學深思者共證焉，度李張二君之必相視而笑也。（馮泰綺序。）

論畫示二女蕙英

陳　柱

吾極好畫，而無暇深學，故遣女學畫。然吾雖不學畫，而極好讀畫。所讀古今名畫雖不得謂之多，然亦比常人爲不陋矣。故亦常喜論畫。

吾國文藝，如詩、文、書法等，自唐以後，不特無進，且反覺後不如前，惟畫則不然。自宋至元明，實皆大有進境。此稍讀畫學史者，皆能言之者也。

今之習西畫者，動譏國畫，曰：無畫理。問其故，則曰：不似實物也。不知畫求形似，吾國古時亦未始不尚之。白樂天嘗曰：畫無常師，以似爲師；學無常師，以眞爲師。即求似實物之說。南齊謝赫古畫品錄論六法，有應物象形經營位置之二類。世傳王右丞山水訣言山水畫理，亦至精審。宋人院體畫中宗李思訓一派者，亦何嘗不極其形似？然文人畫起自王右丞，至宋而其學大暢。於是乎形似之外，遂更重神韻。宋沈括曰：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歐陽永叔詩曰：古畫畫意不畫形。夫豈謂畫虎可以類犬，刻鵠可以類鶩哉？誠以意託形以顯，意既能得，則形不求工而自工矣。董文敏畫旨曰：以境之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以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蓋由宋而元，文人之畫漸漸趨重神韻，以寫字之筆墨入之於畫，於是乎翰書之妙乃超乎實物之上，而

非實物所能及矣。黃賓翁嘗爲余言：古人謂江山如畫，正以其未必如畫，故施以斟酌損益之法理也。然則人之所以貴乎有畫者，豈非以其能超乎實物之上乎？如畫雞便只似雞，畫馬便只是似馬，則世間之眞雞眞馬觸目皆是，何以畫爲？所以貴乎畫雞與畫馬者，雞與馬之外，尙有畫者之筆墨。畫者之筆墨從書法而來，書法足以表示書者之氣質，故畫家於雞與馬之外，尙有畫家之品性存焉。是故同一雞也，出以沈鬱之筆，則有風雨如晦之意焉；出以激昂之筆，則有聞雞起舞之意焉。同一馬也，出以嚴肅之筆，則有萬馬不鳴聽號令之意焉；出以悲壯之筆，則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意焉。彼世間之眞雞眞馬，豈能悉如吾人意中所欲求者哉？惟其不能，故進而求於畫也。今不悟此理，而惟欲求似，豈知天下决無極似之物？卽照片亦非能極似，况圖畫乎？吾觀西人之畫，殆無以異於照片，未嘗不歎彼之圖畫爲多事也。

畫之所以貴於照片者，蓋以畫能隨人意張縮，而照片則不能也。沈括夢溪筆談云：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眞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此云以大觀小，固然矣，然實不如云縮大爲小，擴小爲大，立足觀物，隨地而移之爲簡括也。夫寫山水，則前山後山，重重皆見者，蓋見前山時，人立在前面；見後山時，人立在天空也。寫屋中人

物，則人屋俱見者，蓋見屋時已立在外，見人時已立在內也。羣山萬壑，可以入於尺幅之中，此縮大爲小之法也。萬山中之屋宇，在照片則不能見者也，而圖畫則能之，此擴小爲大之法也。或又譏古畫人物之頭多大，不知人之精神在眼耳口鼻，註重頭部，故擴大頭也。且吾國之士夫畫，多從六書而來，羊字篆文作𦍌，象角之部分占全體二之一；馬之篆文作𩡧，象鬣之部分占全體三之一。羊之角非必如此之大也，馬之鬣非必如此之長也，而所如此之大，如此之長者，以羊之形角爲要，馬之形鬣爲重，故擴大其角部與鬣部也。此古畫人物多大其頭，畫老人多長其鬚之所本也，又如酒之古文爲酉，冂象酒尊，一象尊蓋，則側視形也；公則象尊中之酒。夫外視則能見尊之身，而不能見尊中之酒；內視則能見尊中之酒，而不能見尊之身。今二者俱能之，則人視之時，可以忽內忽外也。血字之篆文作𧖧，象盛血之器，側視形也；一象器中之血，俯視形也。夫俯視，則能見血，而不能見器之側身；側視，則能見器之側身，而不能見器中之血。今二者俱能之，則人視之時可以忽俯忽側也。此古畫既可以見人外之屋，又可以見屋中之人之所本也。此本於象形文字者也。畫江者不必畫水，畫一舟而人知其有江，不疑其陸地行舟也。此會意法也。舟之後加一縱筆，則人知爲舟後之浪，而不疑其爲他物也，此指事法也。畫風者，風之形無可畫，而畫柳之飛揚以見之，猶古時以鳳字爲風字，以風無可象，而鳳之羽毛豐偉，風吹之而易見也，此假借法也。吾國士大夫畫之與六書相通如此。

西洋畫多全幅皆畫，可謂能實而不能虛，而吾國士夫畫則不然，實在實而能虛，故一幅之畫，無畫處最見工妙。孔子曰：繪事後素。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

害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吾國之士夫畫實最合於老子有無相利用之原理，西畫則反是。

或謂西洋畫以紅色見長，印度畫則以黃色，中國畫則以白色，而中國用色之單調，則爲各國之所無。世界萬事由簡單而複雜，故以是而斷定中國之畫尚在幼稚時代。此亦似是而非之論。今不學之愚民，與無知之兒童，必見紅色而最悅，見白色而不喜，而有識者則反是。西夫西婦，見桃李而賞心，雅士高人詠梅花以寄意。中西優劣，從可知矣。且西畫之色繁，乃由簡進繁之地，中畫之色簡，實反樸反淳之境。又孰爲進退哉？

學畫，猶學詩也，固要天才，尤要學問。有畫裏之學問；有畫外之學問。畫裏之學問，則古今名家之眞跡，不貪多務得，小大不捐，何以收多師之益？古今畫學之流派，不原原本本，殫學洽聞，何以明得失之林？畫外之學問，則經史子集是也。不有成家之學問，則終才不免爲俗人。爲畫工之畫則可，爲士夫之畫則去之遠矣。四部之中，文學尤要。古人謂詩之工者，當詩中有畫；畫之工者，當畫中有詩，則學畫者於詩爲尤要矣。

士夫畫最重氣韻；氣韻本於書法。故張彥遠謂工畫者，多善書。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有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可不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趙文敏自題竹石詩曰：石如飛白木如籀，寫法還於八法中。若此有人能會得，方知書畫本來同。董文敏畫旨亦曰：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凡此，均可見畫法之當本於書法也。況畫不能無題款，畫縱能工，字體不雅，不幾於佛頭著糞耶？嘗見近世畫人畫上書款，信筆亂書，自以爲畫家當行之字，不知適足

以令人作惡耳。嘗於黃賓虹先生許，見管夫人畫竹長卷眞跡，書法精絕，無一筆苟，女可奉以爲法。

現代畫家，以汝師黃賓虹先生爲最。其書法，亦甚工。余越園以賓翁之篆，爲自明以來所未有，蓋善學孟鼎，而能以篆筆爲篆者也。其狂草學懷素，亦今人所不能及。即畫上題款之字，看之似無他奇，而安和舒適，非曾用力於二王者不能爲也。

諸畫之中，以山水畫爲尤重，以其包羅廣博，令人觀之如置身眞山水中，且在眞山水所不能有之美景中也。豈直足以當臥游而已哉？

畫禽魚花卉，亦甚足貴，蓋能令畫者研究物理，觀者能得物情。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柳子厚云：潭中游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畫魚者必觀魚至於此，而後可以下筆，乃於魚爲有得也。其他諸畫，何莫不然？宋人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境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唯善畫者，能有此樂。

然則欲善畫山水者，必當多游山水；欲善畫動植者，必當多蓄動植。畫本學固不可稍忽，自然界又烏可不力追哉？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能自然矣，又能超乎自然之上，則力勝造化矣。吾嘗曰：凡愛山水畫者，必愛國；凡愛動植畫者，必愛物。且善畫者，必善於彌補缺憾。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之所以須畫者，正欲彌補此憾也。女其勉哉！

西陲的藝術

滕固

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今日我們所稱的西陲，或者是西域，也就是指古玉門關（今燉煌縣西約一百六十里）以西達於葱嶺（Pamir），北爲天山南麓，南爲崑崙北麓的一帶地域。此地爲塔里木河（Tarim）的盆地，周圍環山，中間是呼爲「流沙」的達克拉馬干（Taklamakan）沙漠。雖然地面遼闊，而人們可以住居而生活的，祇有三面大山脈的坡脚及流沙間所餘的狹小的地帶而已。吾國自漢以來，歷代經營，今爲新疆省的轄地，一向視爲國家重要的屏障。

西陲的文明，主要是佛教的文明，佛教及其有關的藝術，是從印度西北境乾陀羅（Gandhra 按卽今 Pendschab地方）和迦濕彌羅（Kaschmir）一帶地方流傳進來的。這一帶和阿富汗地方爲比鄰，由亞歷山大王東征的結果，做了希臘的殖民地，就在此時播進了希臘文明的種子。自阿育王宏宣佛教，這一帶也就成了佛教的聖區，其勢力越過大雪山，（Hindu-Kush）而達於大夏（Baktrien），大夏亦適爲希臘化的要區。紀元前後大月氏民族跨越烏滸河（Oxus）而佔據大夏，繼續爲佛教感化，大夏也就成爲大雪山以北的佛教中心。佛教東漸卽由此一帶出發而流入於西陲，佛教何時流入西陲，雖不甚分明，然據魏略西戎傳中說：「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則西陲之有佛教，應當更早於此年代，自不容疑。

這樣說來，文化流布的途程，若在西陲方面來看，是從西南向東北進展的。晚近經過中外學者的努力，對於西陲之歷史的宗教的風俗的藝術的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闡明；談到藝術，也有一宗材料可據，且在二十世紀的考古學上佔相當的地位，這不可謂非一件幸事。現在我們依照文化流布的路線，將西陲的藝術，就其主要的出現地點，簡單地描述一個輪廓，

一、梵衍那 (Bamiyan)　此地在高附河 (Kabul) 北岸，巴爾黑城 (Balkh) 的南面，是傍着大雪山的一塊山谷地。昔時爲從乾陀羅至大夏的通商要道。從一九二三年起，三年之間，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敷瑟 (Foucher) 一行，以高附爲中心而作學術的探檢。他們即在梵衍那發見許多石窟遺址，其間有大佛二軀，一軀高五十三米突，經學者的研究，此二軀佛像，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梵衍那條所記的：「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立佛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這裏所稱一百四十尺的，是指五十三米突的立像；百餘尺的是指三十五米突的立像。由此記載，可知當時二立像施以金彩，所以西域記對於後者，作爲鍮石佛像，將佛軀分段鑄成而接合的。現在這二立像的頭部和四肢，都已損毀，身軀亦甚剝落；就其衣紋裝褶而觀，實和乾陀羅的遺品有一致之處。其製作年代雖無可稽考，但從這斷片細細考察，視爲西陲一帶最古的雕刻遺物，也不致陷於謬誤的。

在五十三米突立像的龕內，右面上部又發見些壁畫。一爲「天女散花圖，」圖中三人盤翔空際，眉長眼大，神

釆弈；而衣裙隨風飄揚，尤使我們想起「吳帶當風」的妙格，另一爲「供物圖」，圖中四人，二似貴婦，二爲端盤之侍女，人物的面容和神態，較前畫爲細緻，此等作品的年代，由其技巧細緻，自較立佛的製作爲遲晚，然其風格和在西歐其他地方所出現的壁畫，固有淵源關係。其描法爲西方的，尤足幫助我們理解西方藝術東漸的關節。通常談到大希臘系的壁畫，總是提出意大利南部澎湃（Pompeii）古城的遺品作爲例證；以澎湃的壁畫和梵衍那的壁畫比較，前者凝重而有雕刻味，後者奔放而純繪畫的，雖說梵衍那的壁畫是西方系的，但決不是直抄希臘，却已加了些東方的調子了。

梵衍那地方發見的遺物，大部份已被運到巴黎。作者幾年在巴黎看見一部份。還有許多未公表的東西，聽說都是屬於乾陀羅系的，將來當更有令人驚嘆欣賞的機會。

二、于闐（Khotan）　此地在崐崙南麓，即今日之和闐。在漢代已和我國發生關係，還有當迦濕彌羅通中國，于闐爲其必經之路。此地的佛教文化，可說是直接自乾陀羅承受來的。幾年史坦因（Stein）以和闐爲中心所行探檢的結果，更證明此地和迦濕彌羅交往的密切及兩地文化上的親屬關係。在和闐東面的約干（Yotkan）即古名西山城的地方發現古代寺塔的裝飾品及陶器，都是乾陀羅系的。其附近加達利克（Khadalik）地方佛寺遺址的小塔，又其西北玄奘所記的尼攘城（Nina）即今日之尼雅（Niya）地方的佛塔，都是乾陀羅式的建築物，這個地方的文化可說是完全在希臘精神卵翼下成就的，而且還綿延出去達於其他的地域。在和闐東北，高

昌直南的彌蘭（Miran）地方，寺院遺址的圓塔內，史坦因還發見幾塊裝飾版畫，其上作有翼的天使，又作彈琴的少女，純粹是希臘式的，或可說基督教的裝飾畫；而且屬於早期的產品，這不可謂非一段奇蹟。

我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是史坦因在和闐北面的檀格烏利克（Dandan Uiliq）遺址裏發現的寺宇裝飾畫，有一塊小壁畫是有名的「美人入浴圖」，這是八世紀的遺品。圖中左面是一個裸體婦人，身段苗條，頭部略向右傾，左手掩腹部，右手掩胸部，站在水中。在他的脚部，右面是蓮花，左面是一個裸體的小孩，這小孩的神情和婦人有微妙的聯絡，一副活潑的動作，幾乎要躍出畫面。此婦人的姿勢是千真萬真地從希臘的維奴斯（Venus）造像脫胎下來的，在其他地方找不到這種姿勢的，倘使我們看過意大利佛羅稜斯地方「梅第西的維奴斯」（Medici Venus）石像，或波梯采利（Botticelli）的「維奴斯誕生」的畫像，我們對於這幅小壁畫更可理解。但是畫中的線描和紋飾，則又近於印度阿蕈塔（Adschanta）洞窟的畫風，可知此小小的壁畫上，交流着希臘和印度的文明。

史坦因在檀格烏利克地方又發見一「製絲圖」的壁畫，圖中左面的婦人，頭戴金冠，似為一貴婦人，右面的似一侍女，向貴婦人的頭部舉起左手，前面是盛繭的籠筐。貴婦人的左面是織機，其上為一貴人及一侍從。此圖似乎表示自蠶至繭，自繭至絲，自絲至織物的一段故事。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于闐傳云：「初無蠶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

蛾飛遶符治繭；」則此畫又可爲考史之資料。圖中貴婦人或卽自鄰國娶來王后，貴人或卽爲國王。圖中人物的容相，是伊蘭（Iran）型的，而描法和入浴美人同樣帶有印度的調子。

于闐的藝術，因很早得到希臘和印度的涵育，所以自始卽具有卓超的價値。其繪畫風格傳入中國，也是一件歷史上有意義的事。隋時畫家尉遲跋質那，初唐畫家尉遲乙僧，都是從于闐入朝的。尤其尉遲乙僧，當時各地名刹中，都有他的畫跡，他的地位和閻立本吳道玄相並，他傳達西域藝術於中國的功績，沒有其他入朝的西方畫家可以比得上的。

三、庫車（Kutscha） 此地在塔里木河之北，爲昔時龜茲故地。龜茲也很早和中國有來往，晉書爲九十龜茲傳云：「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王宮壯麗，煥若神居。」可知此地的佛教藝術有深厚的基礎。七世紀前後所興盛的石窟，裝飾瑰麗，尤佔西域文化上的重要位置。佛教東漸而入於中國，此地又有名僧羅什，盡傳達的責任。近年德國格倫威特（Grue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後結隊到庫車和高昌一帶探險，其遺品今存柏林，作者在柏林，常到民俗學博物院（Museum fuer Voelker kunde）屢見其已陳列及在整理中的各種遺物，淺淺玩味，感到無上的興趣。

庫車壁畫遺品甚多，在其西北的和色爾（Qyzil）地方所出現的，更著聲望。此地存有許多石窟，其年代爲自六世紀至七世紀時一個時期。壁畫的題材，大部仍是佛教的敍述，也有其他的故事。所作人物，面容豐滿，眉眼口鼻，

皆集中於面部中央，色調多用暗赭，特見濃麗，這是和色爾壁畫的一般特色。較早的作品，如「騎士供養圖，」在藝術上殿亦爲佔高位的作品。騎士的身段和服裝，異常適應；描法雖在平面的，富於裝飾味的，然藉堅勁的線描，掩去板滯而表出無上的生動。古代龜茲和于闐一樣爲富於音樂的民族，中國古代的音樂，受龜茲的影響，尤很明顯。壁畫中所繪舞女樂伎甚多，特別引人入勝。其中有「王公觀舞女」的一景，造意深遠，出以洗鍊的筆致，高雅的色彩，全體細緻美豔，無遺憾地傳出感覺享樂的氣分。此地的藝術跟着佛教，很早流入中國，但自隋唐以後中國文化流到此地來了；所以在此等描寫宮庭宴遊的畫幅上，還可以認出些中國的氣息。佛畫在摩耶（Maya）窟發見的諸遺品，都是傑出的東西。「分舍利」一景，手法奇詭，驅使線條作富有彈性的輪廓，明暗濃淡，隨狀而異。圖中描寫聽聞佛滅的阿闍世王，帶四種兵搜佛遺骨，達到了拘尸城外，而城內已在分舍利的一景，人馬雜踏，生氣潑辣，壁畫罕見的妙品。又「摩耶夫人靈夢圖」爲大幅巨製，描寫摩耶夫人從盛裝睡於迦毗羅城的寢殿至白象從夫人右脅入胎的一個奇夢，曲折細膩，隨在流露靈活的濃郁之趣。這些畫中人物的描風，含有豐富的伊蘭傾向，伊蘭文化如何流被到這一帶地方，我們或可從這類繪畫中理會的。

最耐人尋味的，在和色爾洞窟中，格留威特爾名爲畫家洞的一處裏，發見畫家作畫的一景。畫家長髮蓬鬆，披垂及肩，衣騎士的服裝，腰前掛一短劍，左手拿了調色碟而擱於腰際，右手執筆高擧，仰向作畫。此人一見而知爲吐火羅人（Tocharer），即爲月氏種族的阿利安人種，旁邊有近似布臘讀音的署名，或爲當初開窟時，從西方聘來的

客鄉畫家。

和色爾洞窟裏還發見些泥塑像，在勒柯克的著錄中收爲有名的；一爲「披獅冑的人」，容貌奇異，眼鼻寬大，露齒而笑，頭部作自然的紋縐，表示無限的奇橫與生動。一爲少年的頭部，則似脫胎於希臘阿普羅(Ap llo)的雕像。在附近地方又發見一木雕的佛軀，雖然失去了頭部，而姿勢和衣紋，顯然可以看出是乾陀羅式的。在西陲地方木雕物很稀少的，這當然是一件珍貴的遺品。總之，庫車的藝術遺品，在希臘、伊蘭和中國的影響以外，還可看出其地獨有的健實和卓越的特徵。

四、高昌 此地亦稱土魯蕃(Turfan)，在庫車與燉煌之間，當天山的南麓、漢爲車師前王庭，唐初置其地爲州縣，改爲西昌州，後又改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其地爲古來中國與西亞交通的要衝，唐時尤在中國財政下發展的，和中國關係的緊密，不言可喻，自德英學者在此地探檢後，遺品多移往柏林和倫敦，也有些移到日本去了。

此一帶所發現的壁畫，數量甚多，在高昌東南的土峪溝(Tuyoq)有些佛教畫成於八世紀的，描於絹本。其題材大抵爲圍繞於坐佛的四天王，或阿彌陀淨土圖等類。畫中人物的容貌，眉眼，口鼻以至衣飾姿勢，皆甚均緊，筆調細緻而不失流暢。色彩的配合，亦覺有特異之處，本尊容體肉色，並以朱衣，紋飾則調配綠色，青色，泥金和銀箔，富麗堂皇，傳出獨特的技巧。此等作品和一般含有强烈的明暗方法的西陲作品不同，其在平面清明的表現上，或被沐了中國文化而轉換其風尚的。對于高昌遺品的認識，這個關節是很重要的。我們看了喀喇和卓 (Karakuts-

cho）的風俗畫更可明瞭。喀喇和卓在吐峪溝的西面，史坦因在其附近的古墓中，發見了些風俗畫。畫中作「桃花美人，」美人曲眉豐頰，高髻長裾，色彩鮮豔，獨具嫵媚，從任何方面觀察，其作風和唐代以豐頤爲美的仕女畫完全一致。這種風格和其他西陲地方的壁畫，可以說毫無淵源關係，卻是從中國方面承受來的格局。于此更徵實，佛畫自西東漸，以西方的粉本爲牢不可破的傳統形式；而風俗行樂的圖像，自東徂西，所以人物的容相衣飾，十足地中國化的。在相近的地帶裏，勒柯克還發見關于基督教受洗景象的壁畫，畫中右邊站着一較大的人，舉起右手，左邊有三個婦人模樣的人，並排朝向着他。據作者看來，此作很難徵實爲基督教的，恐怕也是風俗畫的一種，不過時代比上述的風俗畫早得多，所以作風亦判然不同。

在高昌東面，和木頭溝（Murtuq）及喀喇和卓爲比隣的伯澤克利克（Bäzäklik）地方洞窟裏，德國人更發見些動物畫，一是畫龍，上面是用朱色所繪的從雲中浮起的山獄；下面爲綠地的湖波，長龍翱翔其間；龍身有兩翼，鼻間作火焰，畫法爲平面的，這又是充滿了中國氣息的作品。還有一幅畫鹿及一龍頭，背景作花朵，其生動之狀和前作無異。惟此鹿兩角甚長，和鹿背並行而與鹿身相等；所以有人以爲此等動物作品，除了中國氣息外，還帶有斯鳩提（Skythen）的慣用手法。此地壁畫遺品亦甚豐富，其中有一大宗構圖約略相同的「佛行誓願禮圖」，一係在唐代製成，筆法細緻，和在木頭溝所發現的遺品相彷彿的。畫面的中央作立佛，長眉細眼，裸其右胸和右臂，衣襞流利勻整，大抵是東方式的。惟本尊兩傍上下的僧人和供養者，除東方型之外，還有作髮鬈紅色，眼睛青色，鼻部

垂直而高起的人物，這種人也就是吐火羅人。有一幅下面的左方，繪着兩個高冠甲冑，鬚眉齊剪的吐火羅人，和古代波斯畫中的人物是同一類型的。此外還有回紇王公和回紇貴婦人的畫像，其衣冠服飾，皆可資以考史，而人物表情完全是東方式的，並且帶有些中國的氣味，此等壁畫，在藝術的價値以外，還含有我們不能忽略的歷史的人種的意義。

在高昌和庫車之間，焉耆(Karaschar)附近的沙爾楚克(Schorschuq)地方，發見些珍貴的塑象遺品。有立像，有結跏趺坐像，有僅存頭部，有僅存身部。佛像的容相大抵出自相似的型範，眉宇秀麗，端好無匹；髮作螺紋，甚爲顯著的乾陀羅格式。此等塑像原來是着色的，故其中不甚剝落的遺品，特見雅麗。有蓮佛座的一軀，佛座上部飾以蓮瓣，下面作相並的兩大圓形，正中各作麒麟，比例甚爲勻稱。勒柯克在此地又發現一半形(Halbfigur)塑的「天部泥像，」定爲八世紀時的代表作品，此像原在壁內佛龕之中，眉目豁朗，姿勢均衡，全部着色，大體上是乾陀羅的風格，而頭髮、寶冠、衣紋種種，已增加了許多新的裝飾要素，和初期較古拙的型式，又復不同。其他僧像及佛教以外的塑像，變化較多，都是生動寫實而富有意義的作品。此間洞窟中又有塑像，惜頭部和肩部大多毀失了；就其身段衣紋而觀，也是異乎尋常的撥辣和流暢。一部分洞窟的壁畫，今在蘇俄列寗格拉的東方博物院內，堅勁流動，和在高昌出現的細緻一派的壁畫又似異趣。此等壁畫合前述之塑像，其一種雄偉的結構和奔放的熱情，與小亞細亞發現的貝爾加蒙(Pergamon)神廟浮雕帶上的人物，有同樣的神韻。據作者個人的感想，倘使西陲吸收東

西的文明，增益自己，充實自己，而培養成自身的一種邁往不拔的風格，那末這些尊像和壁畫，無疑地是代表的，值得推崇的作品。

從古代通商的往還，宗教的傳布，征伐的交替，在西陲這地方有其錯綜的歷史，居民之不同的族系（Volks-stamm），複雜的信仰，奇異的風俗和言語。在藝術上也就交流着希臘的波斯的印度的中國的要素以匯合成為所謂中亞細亞的風格。對中亞藝術的發展行程，德國格留威特爾、勒柯克及槐格斯貝尙（Wachsberger）諸人，先後試過風格的分析，而企圖編列出異同變化的理路。這些作品除乾陀羅的特徵不待討論外，其他混合的迹象太曖昧，還有大部分遺品的確實年代不容易推究，除了從手法上分別其較古拙的新穎的以外，也不能精密地區劃出遞嬗的層次；所以要想求得完善的結論，不免還遭遇困難。在我們今日，因為所有的遺品都分散在外國各地，無緣使我們羅致而作較周詳的研究，自更談不到在這一層上有所引伸。上面所敍述的，不過就其主要的略微撫拾，嘗鼎一臠，決不能饜足我們的慾望，這是希望讀者原諒的。

西陲的探檢，嚴格地說，自前世紀末至今世紀，凡四五十年之中，俄國、英國、德國、法國及日本，屢次派隊前往，掠取珍貴的遺物而畀歸於其國家。雖然憑藉他們的這種壯舉，使我們對於西陲的認識，日益增加光明，但我們反省起來，眞覺得奇恥大辱。第一，在我們的版圖內的邊徼要地，為什麼讓他們任意角逐？第二，這種學術的探檢工作，我們為什麼不搶先去做？我們可以從酣夢醒過來了，我們應該趕上前去洗雪這種被侮辱的奇恥。我們祇有一件欣

藏的事，卽民國十九年，吾國各學術團體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陲一帶做了一番艱苦的工作，所獲得的遺品異常豐富，卽藝術方面，該團在高昌、庫車、焉耆一帶也搜得一宗壁畫和塑像，作者於去年五月旅遊北平，幸得該團的許可，參觀其大部分的藝術遺品。我們現在熱誠地希望該團早將藝術品公表於世，使我們擴大眼界而抒吐一口悒鬱不平之氣。

（完）

關於家訓

周作人

古人的家訓這一類東西我最喜歡讀，因為在一切著述中這總是比較的誠實，雖然有些道學家的也會益發虛假得討厭。我們第一記起來的總是見於後漢書的馬援「誡兄子嚴敦書」，其中有云：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這段文章本來很有名，因為刻鵠畫虎的典故流傳很廣，但是我覺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對於子姪的誠實的態度。他同樣的愛重龍伯高杜季良，却希望子姪們學這個不學那個，這並不是好不好學的問題，實在是在計算利害，他怕豪俠好義的危險，這老虎就是畫得像他也是不贊成的。故下文即云：

「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後人或者要笑伏波將軍何其膽怯也，可是他的態度總是很老實近人情，不像後世宣傳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貓兒去抓爐火裏的栗子。我常想，一個人做文章，要時刻注意，這是給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這樣寫出來的經論平和或激烈，那才夠得上算誠實，說話負責任。謝在杭的五雜組卷十三有云：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

這也可以算是老實了罷，卻又要不得，殆僞詐之與佶惡亦猶過與不及歟？

陶集中「與子儼等疏」實是一篇好文章，讀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寫得長一點，成一兩卷的書，那麼這一定大有可觀，顏氏家訓當不能專美了。其實陶詩多說理，本來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語錄，我只因為他散文又寫得那麼好，所以不免起了貪心，很想多得一點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顏氏家訓成於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見識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趙敬夫作註，將以教後生小子，盧抱經序稱其委曲近情，纖悉周備，可謂知言。伍紹棠跋彭兆蓀所編南北朝文鈔云：

「竊謂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范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斯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誠使勒為一帙，與此編相輔而行，足為詞章家之圭臬。」

這一番話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顏氏家訓。伍氏說六朝人的書用駢儷而質雅可誦，我尤贊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實乃虛驕粗獷，正與質雅相反，即盤谷序或送孟東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來受了這道統文學的影響，一切都沒有好事情，家訓因此亦遂無什麼可看的了。

從前在涵芬樓秘笈中得一讀明霍渭崖家訓，覺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學家中之蠻悍者，或無足怪，但其他儒先訓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在明末清初我遇見了兩個人，傅青主與馮鈍吟。傅集卷二十五爲家訓，馮有家戒兩卷，又誡子帖遺言等，收在鈍吟雜錄中。青主爲明遺老中之錚錚者，通二氏之學，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鈍吟雖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論史及論政事文章的意見，故有時亦頗有見解能說話，家戒上第一節類似小引，其下半云：

「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

我們再看顏氏家訓的「序致第一」云：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愼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鬥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兩相比較，顏文自有勝場，馮理却亦可取，蓋顏君自信當爲子孫所信，馮君則不是這麼樂觀，似便懂很人情物理也。

陶淵明雜詩十二首之六云：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

義大利詩人勒阿巴耳地（G. Leopardi）曾云，兒子與父親決不會諧得來，因爲兩者年齡至少總要差二十歲。這都足以證明馮君的憂慮不是空的。「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乃實爲寫家訓的最明達勇敢的態度，其實亦即是凡從事著述者所應取的態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原未免太寬緩一點，但急於求效，强聒不捨，至少亦是徒然。詩云：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王瑞玉夫人在詩問中釋曰，「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耳。」鈍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覺得可以佩服感歎者也。

包公傳說

趙景深

包拯是一個半神的人物。我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童話概要上說：

「中國包拯有吸收神話的能力。其實夢遊地府，只有神仙能做，倘世上眞有神仙的話；現在將神的事拿來加在人的身上便成了傳說。神話好像蒲公英的種子，撒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生根；又好像飄浮不定的航船，飄到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拋錨。」

換言之，包公的傳說都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後人附會上去的。只因包公名聲大，一切審案子的故事便都加到包公的頭上去了。本文的目的，便是要把別人的故事與包公的比較對勘，藉以證明包公有吸收神話和故事的能力。在宋史上包公只有「割牛舌」這一件事情：

「包拯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諭令歸，屠其牛而鬻之，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懾服。」（原見宋史卷三百十六）

就是這一件事也還有大同小異的：

「蘇晉知秀州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爲盜所殺，蘇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召同村解之，徧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則倍與。民如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蘇卽收訊，果其所殺。」

這裏所謂穌就是錢穌，宋神宗時人，他的哥哥勰也曾做過開封府。錢穌的事只比包拯遲三四十年；究竟是誰爲「原來的」（Original）已經很不容易斷定了。因爲，故事的年代雖是錢穌較遲，記錄的年代卻是錢穌較早。錢穌的事見光緒壬午年刊本折獄龜鑑卷七面四，而這折獄龜鑑卻是宋鄭克所編的，至於宋史，不過是元托克托等所撰的罷了。

一　元曲中的包待制

到了元朝，包公的故事竟大大的流行起來。現行的元曲選（一名元人百種曲）中，竟有十一篇是包公的故事，佔全書十分之一強。賀昌羣的元曲概論以爲元曲選中有八種：

(1)關漢卿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第十九冊）
(2)關漢卿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第二十五冊）
(3)鄭廷玉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第二十八冊）
(4)武漢臣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第四十八冊）
(5)李行道　包待制智賺灰欄記（第三十二冊）
(6)曾　瑞　才子佳人誤元宵（第三十六冊）

（7）無名氏　叮叮噹噹盆兒鬼（第三十九冊）

（8）無名氏　金水橋陳琳抱粧盒（第四十一冊）

其實還有三種，被他漏列了。又「叮叮噹噹」應作「玎玎璫璫，」（第三種）「包待制」應作「包龍圖。」最後一種並未提到包公。這三種是：

（9）無名氏　包待制陳州糶米（第二冊）

（10）無名氏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第十七冊）

（11）無名氏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第十三冊）

此外還該加上元刊古今雜劇中的

（12）無名氏　鯁直張千替殺妻

大約現存的元曲中，包公故事只此十二種了。此外不傳的元曲，賀氏僅以為有三種：

（13）江澤民　糊突包待制

（14）蕭德祥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15）張鳴善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據胡適在三俠五義序裏說：三勘蝴蝶夢「錄鬼簿記關氏所著雜劇目中不載，疑是無名氏之作，元曲選誤收為關

氏之作，」（胡適文存三集面六六四）也許就是蕭德祥的著作，後來借關漢卿之名以傳世，蕭德祥的便不傳了。

在賈舉的以外，還可以得到兩種：

(16)無名氏　風雲包待制

(17)無名氏　包待制雙勘丁

胡適在三俠五義序中認爲盆兒鬼最晚出，我更看出陳州糶米的出現也稍遲，約在魯齋郎和蝴蝶夢以後，因爲陳州糶米劇中第二折包拯自唱道：

「曾把個魯齋郎斬市曹，
曾把個葛監軍下獄囚。」（頁二一二）

葛監軍不知是否即指葛彪，惟葛彪是被王氏子打死的，並未被包拯下獄。葛彪自稱「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與陳州糶米中包拯所說「我和那權豪每結下些山海似的寃讎」相吻合。最後題目有「葛皇親」字樣，不曾提起他是參軍。但關於包公的元曲，此外再沒有別的姓葛的「權豪」了。

在這十二個現存的劇本中最可注意的是灰欄記，我已經寫了一篇所羅門與包拯，舉出印度、西藏、希臘、羅馬、晉太等處相同的故事，惜未舉出我國比元曲更古的故事。現在我找到了：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弟兄同居。其婦俱懷姙。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爲己子。論爭三年不決。郡守黃霸使

人抱兒於庭中，乃令娣姒競取之。既而長婦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情極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固欲得兒，寧慮或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即還弟婦兒，長婦乃服罪。」（應劭風俗通）

這以後漢的記載。到了元朝，黃霸就變成包公了。明人的包公案不曾採取這件事。

合同文字也是驗真情一類的，十分相似的還找不到。在詭稱兒子已死獄中這之點上，便有下面的記載：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倩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淸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念是子，欲令還家。……願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貧者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二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次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僞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觀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僞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歎歎氣。差令其備棺殮之，富者曰：「彼因此子而訐訟，當令彼收殮埋葬。」差又稟官。官即坐堂審訊，曰：「子之眞僞，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折獄奇聞一〈六〉）

影響到明朝，便是拍案驚奇的第三十三回張員外義撫螟蛉子，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抱粧盒變成包公案裏的桑林鎮，盆兒鬼變成包公案裏的烏盆子；胡適在三俠五義序裏都已有了考證。從兒

鬼與烏盆子的異同，曲海總目提要卷四比勘甚詳，謹爲表列於後：

盆鬼兒	烏盆子
汴梁人楊從善子國用	揚州人李浩
問卜於賈半仙謂百日內有災曉避千里之外	至定州買貨不言問卜事
國用辭家爲商三月後歸途中宿客店店主盆罐趙與其妻劫殺之移入瓦窰燒爲瓦盆	浩將抵家醉不能行臥路旁賊丁千丁萬奪其金百兩又恐其醒而訴官遂擊死入窰燒化
開封府老役張撇古向趙索瓦器趙即以此盆與之	云王老不言開封役
瓦盆不語因門神阻止	因無衣服遮蓋

京劇中的烏盆記倒受的是元曲的影響，索盆者亦爲張撇古。（一作張別古）瓦盆不語，卻有兩次，「門神阻止」和「因無衣服遮蓋」卻都用到了。無名氏的斷烏盆則是受了烏盆子的影響。

留鞋記影響到後來的梆子腔賣胭脂，惟只用元曲的第一折，以下的大都不演下去。

生金閣敍的是龐衙內，賀昌羣誤爲高衙內。（見元曲概論面一四五）此劇前半影響了包公案中的獅兒巷。

生金閣前半的本事是：

「郭成，世爲農家。成習儒，家有老親，妻曰李幼奴。成得惡夢，卜之。日者曰：「宜避千里外。」成乃欲應舉，遂束裝。……將至汴，天大雪，成與幼奴憩於酒店。有龐衙內者，權豪也，雪中出獵，亦飲於店。成見其聲勢赫奕，知爲要人，出生金閣獻之，以求得官。龐許之。成喜，率其妻拜謝。龐遂拉至家，設酒款待，欲奪其妻。成不從，禁之後堂，而令一老嫗勸幼奴。……令家人殺成，……（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獅兒巷說的是

「一秀才姓袁名文正，幼習經書。妻張氏，貌美而賢。秀才要去赴試，賢妻收拾同行。不曾幾日，行至東京城。次日袁秀才梳洗飲罷，攜妻入城玩景。忽一聲喝道，馬上坐着曹國舅二皇親。國舅馬上看見張氏貌美，便動了情，著軍牌請那袁秀才到府中相待。袁秀才想是國舅有請，哪裏敢推，便同妻子來到曹府內。國舅親自出迎，密令左右，用麻繩絞死袁秀才。又命使女向張氏道知丈夫已死，且勸他爲夫人。」（節）

獅兒巷又影響到無名氏的戲劇生金閣。

後庭花影響到後來無名氏的桃符記。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知元曲影響到包公案的只有生金閣、盆兒鬼、抱粧盒這三種」文藝辭典續編說：「到了明代，把這等（指元曲選中的十一種、連抱粧盒）關於包拯的故事集攏來寫成功了龍圖公案，（這是由於不曾細察之故而誤。

二　明包公案

包公案共有故事六十二則，每則一事，其篇目却都是相對的，例如「偷鞋」對「烘衣，」「牙簪插地」對「紅鞋埋泥」都是惟「金鯉」係以二字對三字的「玉面貓，」稍覺破例，也許「玉面貓」原來是作「玉貓」吧？

包公案坊本甚多，大都缺少幾則，以廣益書局的鉛印洋裝本爲最清楚，然亦缺少斗粟三升米（對聿姓走東邊）地窟龍窟，蜘蛛食卷（對獅鏡插壁）這四篇。石印小字本有缺少紅衣婦和木印這兩篇的。中原書局的連環圖畫本較完全，惟擅改篇名，（如桑林鎭改名狸貓換太子，白塔巷改名雙謀殺夫等）顚倒次序，都是不應該的。原書兩篇爲一組，不僅題目相對，就是內容或性質也是很相近的，例如，姦案放在一起，盜案又放在一起，等等。（據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明有四卷本，有百回本，又有六十六回本。）

包公案的玉面貓是受了西遊記六耳彌猴故事的影響，又影響到七俠五義和京劇的雙包案。

白塔巷就是後來京劇的雙釘記，這也是有來源的：

「張詠尙書鎭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略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髮，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於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併鞫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視尸，其釘尙在，遂與哭婦俱刑於市。」（折獄龜鑑卷五頁九）

白塔巷所敍幾乎完全相似：

「包公回到白塔巷前口經過，聞有婦人哭丈夫聲，似悲似喜，並無哀痛之情。問是阿英，便差人去喚阿英來。阿英供道：「夫主劉十二，因氣疾身死。」仵作陳尚查無傷痕。其妻阿揚道：「曾看死人鼻中否？斷有人令將鐵釘插放入鼻中，壞了人性命，何不看視此處？」尚再看驗一次，劉十二鼻中，果有鐵釘兩個，俱從腦髮中插入，遂取釘來呈知。包公遂判阿英謀害親夫，押赴市曹處斬。包公問陳尚，「誰人教你如此檢驗？」尚道：「小人妻室教我。」包公便差人去喚阿揚前來給賞。包公問：「前夫得何病身死？」阿揚失色對道：「他染瘋癲而死。」包公便差王亮押阿揚同去墳所，檢驗鼻中，有無緣故。亮取棺開驗，果有二釘在鼻中。包公遂將阿揚押赴市曹處斬。」（節）

妓飾無異則是受了靑安老吏的影響：

「靑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詐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折獄奇聞卷九）

妓飾無異後半完全與此相同：

「在城有江佐楳富，其子榮新娶。李强乘人亂雜時，入新婦房中，躲入牀下，夜深行盜，被人捉獲，次日逕解包衙。包公審之，李强道：『彼婦有瓣疾，令我相隨，當爲之用藥耳。』包公遂心生一計，遣軍牌尋個黃妓進衙，令之美飾穿着，與江家媳婦無異。次日取出李來證，那李賊呼婦小名道：『你邀我治病，反執我爲盜？』包公遂問決處罪。」（節）

其間除了兩三處小地方不同外，大概是相同的。

本印和寶甓靴的一部分是受了周新異政的影響。此文前半說：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嚴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布主，即刼布商賊也。」（折獄奇斷面一六九）

本印敍述較詳。周新當然改了包公，浙江改了河南橫坑，偷布賊有了李三的名字，買布有了二十疋的數目。本印是放大了的周新異政的攝影。周新異政後半說：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折獄奇斷面一六九）

寶甓靴前半敍述也較詳。城是濟南府，寺是白鶴寺，婦屍是十八九歲年紀。後半還敍女魂託夢，寶靴探得實情等，有

一段較有詩意，爲粗俗的包公案中所比較不易見到者：

「包公正決事間，忽階前起一陣風，塵埃蕩起，日色昏黃。堂下侍立公吏，一時間掙不得眼。怪風過後，了無動靜。惟包公案上，吹落一樹葉，大如手掌，正不知是何樹葉。包公提起，視之良久，乃偏示左右，問：「此葉亦有名否？」內有公人柳辛者認得，近前覆道：「城中各處無此樹，亦不知何名。離城二十五里，有所白鶴寺，山門裏有此樹二株，高若參天，條幹茂盛，此葉是白鶴寺所吹來的。」包公說道：「汝可說得不錯麼？」柳辛道：「小人住居在寺旁，朝夕見之，如何認差！」」

又，折獄奇聞前吉篇有云：

「見門中一兎伏焉，心異之。旣而悟曰：「門中有兎，乃冤也。」」

說的是劉夔（字隱園）的事情。包公案中的兎戴帽也有這樣幾句：

「包公隱几而臥，忽見一兎，頭戴帽子，奔走案前。旣覺，心中思想道：「兎戴帽乃是冤字！」」

批畫軸是將喻世明言裏的滕大尹鬼斷家私來改編的，影響到戲曲便是長生像。曲海總目提要說：「作者易滕尹爲包拯。以龍圖名重，用以聳動人耳目云。」不知「易滕尹爲包拯，」在明朝包公案中卽已如此，不必等到無名氏了。

味遺囑是民間故事，以前我在少年雜誌上看見有人重述過同樣的故事，惜現在不能指出其他的出處。

石獅子也是民間故事，鍾敬文在中國的水災傳說一文裏解釋甚詳。他指出石獅子是與王大僕的故事（瓜王）和葉鏡銘所記的富陽民間故事相似的。

桑林鎮就是「狸猫換太子」的故事也是一個民間故事。鍾敬文說：「所謂「狸猫換太子」的，其實却是流播於東西洋（尤其是東洋是印度、波斯等國）各地的民間故事。（關於此事，胡適之先生作狸猫換太子故事的演變時未曾提及，暇當爲文專論之。）」這話是很有見地的。這個故事在麥荷劳克的小說的童年第十三章中是稱作季子系（The Youngest Son）中的第六式忌妒的姊姊式（Jealous Sisters Cycle）的。現在節譯該段於後：

「西西利的故事說：一個國王的兒子竊聽三姊妹談天。長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用四小塊麵包飯全軍之飢。」次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以一杯酒解彼等之渴。」幼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替他生下二兒，一子手執金蘋果，一女額上有金星。」王子便娶幼女。王子出外時，幼女果得二兒，如其所願。她那忌妒的兩個姊姊寫信給王子，說她生了一狗一猫。王子命淹死二兒。二兒遂被拋入海中，幸遇救，復見母，二姊便被治罪。相似的有卡塔拉泥（Catalani）、德意志、提羅爾（Tyrol）、意大利、佐治亞（Georgia）、阿爾巴尼亞（Albania）阿乏爾（Avar）以及亞剌伯等處；在四個故事中王子娶了三姊妹，兩個姊姊都不能守她的約言。此外有勒通（Breton）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故事中，長姊次姊都願嫁給國王的僕人，意大利、阿美尼亞、威斯特發里亞（West-

phalia）巴斯克（Basque）以及冰島的故事都不說幼女願生子的事，後來却生子了。通常幼女打出宮外，被人唾棄，因爲她生了猫狗。愛沙尼亞的故事王子只娶幼女一人，通常長次二姊的結局都很可怕。有時女主人公不是受姊姊的虐待，却是受朋友、母后等的虐待。在東方，瑪拉加、巴蘇陀蘭（Basutoland）等處，虐待女主人公的却是別的妻子。』（面三五九——三六〇）

此段所說，狸猫換太子竟有二十歲的傳說。虐待女主人公的是劉娘娘，也就是巴蘇陀蘭等處的「別的妻子」那婆子在桑林鎮受苦，也就是「打出宮外，被人唾棄」。換猫狗就是狸猫換太子。

鍾敬文說：『書中「僧衣染血」「兩人爭傘」「蒼蠅告狀」等故事，皆已經有人歷歷指出其來源了。（見錢靜方氏小說叢考卷上）』「僧衣染血指的是殺假僧，所謂「向敏中所斷之案」原見司馬光涑水紀聞。這兩個故事的確太相像了。照例，包公案中多了一些穿插，使情節更爲複雜，但大致的輪廓是相同的。殺假僧說的是孫寬與董仁的妻子楊氏私通，一同逃走，剛出門外，孫寬便見財起意，殺死楊氏，棄尸井中，涑水紀聞却只說是「有盜入其家，擄一婦人幷囊衣踰牆出……踰牆婦人尸在井中」並沒有通姦的事情。殺假僧是真的殺了一個該死的人來冒充僧人，涑水紀聞則是口頭騙騙人，並不曾真殺。今將涑水紀聞一節錄後：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擄一婦人並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

荒草中，忽墮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足亦墜於井。贓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並獲其贓，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

影響到拍案驚奇便是第三十六回東廊僧怠招魔，黑衣盜奸生殺。「兩人爭傘」似乎包公案中不載，爲錢靜方所謂記。他所引的薛宣事原見應劭的風俗通，「蒼蠅告狀」即指木印和白塔巷。

魯迅的小說舊聞鈔引茶香室三鈔，據明鄭仲夔耳新所說，有捕落帽風一事，云爲小說家所本，魯迅將此條補列入包公案中，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卷九也說到捕落帽風。似乎包公案並無捕落帽風事，萬花樓第四十七回有落帽風無憑混捉一段，後來便緊接遇見太后的事情；京劇斷太后也是如此演的。不過下面一段倒像是偷鞋和淇衣的縮寫。

「婦曰：「渠（指張青峯）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實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台，冤伸有日。」」

偷鞋和烘衣都說的是和尚還俗，設法使所愛之人與其夫離異，再設法娶之。醉後自吐真情，偷鞋中的蘭娘自縊而死，烘衣中的秀娘過了幾天去告官；烘衣是比較更近於周季侯所審的案件的。

借衣與喻世明言中的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幾乎完全相似，只是人名更換了：

	借衣	金釵鈿
判者	包拯	陳濂
夫	沈猷	魯學曾
妻	趙阿嬌	顧阿秀
假夫	王倍	梁尚賓
夫父	良謨	廉憲
妻父	士俊	（僉事）

陳濂是寧波府鄞縣人，明成化年間官至副都御史。

與借衣和似的還有鎖匙、包袱，以及龍騎龍背試梅花。不過後三篇與前一篇倘若仔細分別，却有不同的地方。因爲這四篇雖然都是女家之父嫌貧愛富因而賴婚的故事，借衣却是母親當面贈物的，此外三篇則是女兒自己囑婢私下贈物給公子的，雖然這四篇都有冒充丈夫的事。與這三篇相同的有釵釧記（明月榭主人著）和許公異政錄。釵釧記前半的本事是：

『冀州皇甫吟秦母張氏，居州學之旁，貧而善文。其父曾與富民史直議姻。直嫌吟窶，欲以女改字樞密魏國相。女知父意，私遣婢芸香約吟至後園贈物，使郎行聘。芸香至吟家，不値，以情告吟母。吟歸始知，與友韓時忠講營，

漏言於時忠。時忠懼以利害，阻吟勿往。昏夜僞作吟，抵史園內。碧桃芸香皆本未識吟，遂與釵釧等物贈之。」

後來碧桃因疑吟誑釵不來議婚，便自投於河。許公異政錄冒充情人的是劉江、劉海二人他們是男主人公的「師之子。」

「江海密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園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識非閨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罵之。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

釵釧記的審案者是李若水，許公異政錄的審案者是明正德時官吏部尚書的靈寶人許進。鎖匙贈飾的糾紛又有不同：

「瓊玉與丹桂約朝棟至園，贈以金鐲銀釵，往來情密。有賊祝聖八者，僞入女室，殺婢而去。會朝棟母病，以金鐲換銀，士龍即控於官言朝棟通奸殺婢。」

這故事裏沒有冒充的情事，却拿竊賊的巧合來替代，包袱和龍椅龍背試梅花都與許公異政錄相似，冒充者被窺破，便殺了婢女秋香或雪梅。

金鯉影響了無名氏的魚籃記。

三　無名氏的包公劇

據曲海總目提要所說，除元曲以外，無名氏的包公劇約有下列八種：

（1）桃符記（卷十三、頁十）

（2）四奇觀（卷二十五、頁十七）

（3）長生像（卷二十七、頁四）

（4）雪香園（卷三十二、頁二十）

（5）瓊林宴（卷三十五、頁十九）

（6）斷烏盆（卷三十六、頁一）

（7）負盜記（卷四十、頁九）

（8）雙蝴蝶（卷四十六、頁三）

除去二、五、八這三種外，前面大都提到過。四奇觀是在包公案、三俠五義等書以外的酒、色、財、氣四個案子。瓊林宴和雙蝴蝶都是三俠五義中范仲禹一事的轉變。雙蝴蝶題目雖似關漢卿，內容實是瓊林宴的改頭換面。黃文暘說瓊林宴「事蹟似龍圖公案，而公案無此事，蓋皆附會成編也。」不知此劇實是與三俠五義極其相似的。這兩個劇本的內容謹爲比較其相同點於後：

瓊林宴	雙蝴蝶
延安范仲虞字舜臣妻陸玉貞子錦	滕仲文字可開岸名斐江左安慶人妻葛氏子繼京
汴京開科仲虞貢驢作費全家赴汴訪婦弟陸榮	時當大比仲文欲入京應試乃典內所居挈室赴京
仲虞行至中途忽遇虎銜錦去榮方樵見虎銜人打虎救錦還始知爲甥也	虎啣子繼京去遇賣糖人唐老擊鑼虎懼而逸繼京墜地唐負歸養之
仲虞適他往惟玉貞在太尉葛登雲見玉貞美强歸家欲逼爲妾玉貞不從乃羈葛府中	有葛登雲者國賊也獵于山前遇葛氏悅其貌刼之歸擬逼謀獄葛以死拒之
仲虞聞妻在葛府乃造登雲往索登雲抵言無以好待之	仲文知己妻被刼憤奔至其門痛罵登雲佯款之齋中
而夜遣人打殺仲虞	而夜命僕殺之
用大箱盛之投諸曠野仲虞幸不死從箱中出瘋狂不省人事	置空箱中舁棄荒野樵夫見而開視因得逸去
登雲女豔珠啓後門縱玉貞	登雲女顏珠急往救葛氏挈歸繡閣

此後便是尋寃、闖閻，細小節目有許多地方是不同的。

京劇的包公故事，據鄭振鐸中國戲曲的選本所統計，則有以下十四種：烏盆計（一名奇寃報，）烏盆計上本、探陰山（一名鬧五殿、）柳林池（一名三官堂、）雙包案、鍘美案、鍘包勉、打鑾駕、五花洞、瓊林宴（一名打棍出箱、）黑驢告狀（瓊林宴後本、）斷太后、打龍袍、狸猫換太子。大部分在前面都已說過了，元曲有勘龍衣，不知是否打龍袍的前身。

現在將前面所說，列表於後，以清眉目：

筆記小說	元曲	明包公案	曲海著錄	京戲
風俗通	灰欄記			
折獄奇聞	合同文字	（拍案驚奇）		
	抱粧盒 勘龍衣	桑林鎮	（七俠五義）	斷太后 打龍袍 狸猫換太子
	盆兒鬼	烏盆子	斷烏盆	烏盆記上本 烏盆記
	留鞋記			（賣胭脂）

	生金閣	獅兒巷	雪香園	
	後庭花		桃符記	
	（西遊記）	玉面猫	（七俠五義）	雙包案
折獄龜鑑		白塔巷		雙釘記
折獄奇聞		妓飾無異		
益都耆舊傳	（折獄奇聞）	木印 賣皂靴		
折獄奇聞		兔戴帽		
	（喻世明言）	批畫軸	長生像	
民間故事		味遺囑		
民間故事		石獅子		
涑水紀聞	（拍案驚奇）	殺假僧		

	（耳新）	偷鞋 烘衣	（萬花樓）	
	（喻世明言）	借衣		
	（釵釧記）	鑰匙 包袱		
	（許公異政錄）	龍騎龍背試梅花		
		金鯉	魚籃記	
		（七俠五義）	瓊林宴 雙蝴蝶	瓊林宴 黑驢告狀

表中有括弧號的表示一本非此類。例如拍案驚奇不在包公案以內，七俠五義也不是曲海所著錄的。賣胭脂是梆子腔。越劇有紫玉壺，是據萬花樓而編的，不曾列入表內。

三言二拍對於包公案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可惜我還無緣看到三言和拍案驚奇二集，（初集即通行石印本的續今古奇觀）否則這篇文字要寫得更長了。即就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看來，已可看到警世通言中的一篇三現身包龍圖斷冤了。喻世明言中的簡帖僧巧騙皇甫妻恐怕是偷鞋和烘衣的來源吧。

前面常提到折獄龜鑑和折獄奇聞，這兩部書和小朋友民間故事上册有一部分是採取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和卷一百七十二精察類的，也列一個表在下面：

來源	太平廣記	折獄龜鑑	折獄奇聞	民間故事
益部耆舊傳	嚴遵	五：九		
國史異纂	李傑	五：一	面五三	篇一〇
紀聞	蘇無名	七：八	面五〇	篇一八
劇談錄	袁滋	一：一四		
酉陽雜俎	韓滉	五：九	面六三	
朝野僉載	蔣恆	一：一一		篇二七
	王璥	三：一八		
	裴子雲	七：三	面四八	
	郭正一	七：二〇		
	張楚金	三：五		

藏	董行成	七：九	面五六	
	張松壽		面六二	
唐闕史	崔碣		面六九	
	趙和	七：二	面七三	
桂苑叢談	李德裕	三：八		篇八
玉堂閒話	劉崇龜	一：一四	面七二	篇五
	殺妻者	二：二	面七五	
北夢瑣言	許宗裔	二：四		
	劉宗過		面八四	

折獄龜鑑不寫出處者大半都是從太平廣記來的！折獄奇聞的題目只有一個人名者大半也都是從太平廣記來的。諸書誤蔣恆為蔣常，又誤嚴遵為莊遵，宋鄭克的書中已是如此，不知何故。恆和常，莊和嚴，本可通用，因憶排字人亦常有此種誤排，（排字架每將常用的可連接的字放在一起）大約是因此致誤。

看了這一篇文章，我們很容易明白包拯就是錢龢、黃霸、張詠、周新、劉燮、滕大尹、向敏中、李若水、許進等人，不過是一個吸收傳說的人或箭垛罷了。

一九三三，五，一〇。

私謚張二喬議

談月色

竊聞隔紗授禮，號韋母曰宣文，攬鏡毀容，標梁媛以高行，皆播異跡於瓊閨，永欽香名於奕世。若夫才不必傳經，而藻如玉琢，節不必化石，而亮媲冰清，前身明月，不染埃塵，沒後香蓮，長留纖素，如張氏二喬者，誠繡閣之軼材，藝林之妙選也。跡其絳脣宛轉，三日繞梁，翠袖飄揚，八風入座，固非陰函之花，亦異絕雲之鳳，而廼睽卵青鸞，臨帷對影，羊家素鶴，舞不因人，似搗霜之雲英，薄偷嫁之碧玉。所惜雍伯種璧，未購藍田，公主妻河，竟踐妖夢，空留宓妃之枕，難逢魚嶺之車。然而高樓玉軫，雖悵離徽，東壁牙籤，尚餘寫韻。傳黃絹之詞，集中千葉，識風華之面，冢上有花，不有佳號，曷稱芳徽，同人謹上私謚曰：

淑著其德，都表其容，釋靜女之瑤章，貽于管煒，假端門之縹筆，鍥彼哀華。

漆器考

鄭師許

一

漆料原爲產於暹羅以東，安南，中國，朝鮮，日本等地；漆樹之一種樹脂。據英國肯碧星存博物院(South Kensington)館員之報告，謂印度古代亦有漆料產出，但以無實物可資證明，學者向不之信。故漆樹雖產於東方，但以暹羅以東爲限。在我國則四川浙江兩地出產獨多而良。

漆樹雖爲天然植物，然其材質非常複雜；以今日科學之進步，仍未足以明其性狀，現時以其性狀付之化學研究者，大不乏人。上海國立交通大學科學院特有油漆分析室設立，聘有專家研究，此時正在試驗中。據一般報告，謂漆液塗着木器後，其陰乾作用，比之普通物品之乾燥，全然異樣。即此種液體吸入多量養氣，起化學作用後，形質漸漸變爲固體。自來作漆器者，其所塗着之漆，若欲令之使乾，必須設陰室，先行施放水氣，然後將漆件遲置其中，在陰室內蒸發水氣時，自然發散多量養氣，由漆件自行吸入，受一種化學作用，因而乾固。此點極可注意。

現在漆液普通可分析爲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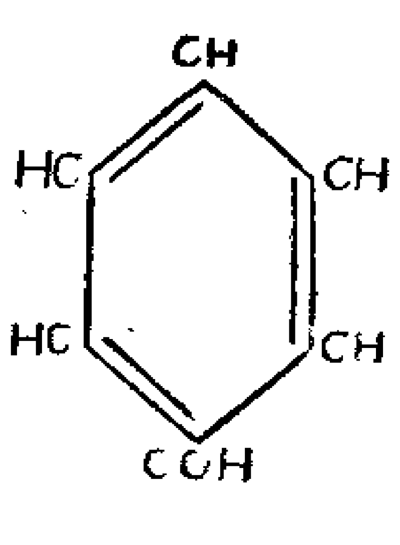
一、漆酸

二、卵白質淡氣

三、膠質

四、水分

此種漆酸果爲何物，現尚未明，疑爲石炭酸 Phenol 之一種，爲漆液中之主要成分，有甚可驚異之魔力。其中



含有卵白質淡氣，此物常爲結合養氣與主要成分之媒介物；故若除之，則漆液將失其乾固作用。

漆在未乾固之前，其力甚弱，若加以鹽分、醇油等，或其他弱酸類，則必受侵蝕而妨害其乾固之力。然若一經一度乾固之後，則任何强酸類或任何鹼類，皆可對抗；除非是濃硫類或濃鹼類。不但如此，對電氣亦能絕緣，故埋沒泥土中，雖經長歲月，亦決決不受腐蝕，傳說四川古代棺木近有出土者，其中人骨已壞，木質全無，惟面上之漆，依然如

故，成一薄棺，非常有趣。近來日人在樂浪發掘古墳，如王盱、王光諸墓，其出土漆器完好者尚多，可資爲確證。故昔時吾國老年人往往先行購備棺木，每年塗漆一次，其意即在於此。曾國藩早年爲四川主考時，其家書每每言及買漆，並言及此等事。此亦考古界極有趣味之事。

由此種種事實觀之，此種漆液實爲一種不可思議之液狀材料。以爲此纖弱液體狀態之物質，僅僅與以濕氣，忽而變化，爲此類可驚強力之物體。而其乾固之遲速，亦得自由加減，此亦天惠之一大特色。

二

我國漆器年代久遠。韓非子十過云：

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

唐書曰：

舜作祭器，而諫者十七人，則器之布漆自舜始也。

是舜禹禪讓之際，已有漆器矣。

其後技術益進，用途日廣。周禮春官御史條云：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華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𧝝，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𧝝，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𧝝，革飾；駹車雚蔽，然𧝝，髤飾；漆車藩蔽，豻𧝝，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於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文中有「髹飾」、有「漆車」字樣。又周時以漆爲墨，所謂「墨車」，意卽謂黑漆繪飾之車。是周時用漆，確較前代爲廣矣。故「周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史記老莊列傳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漆園吏。」之語，是周時於漆林不獨有征，且已置吏視其產銷矣。史記貨殖列傳又云：

木器髹者千枚。陳夏千畝漆。皆與千戶侯。

其所述雖云秦漢之際，而漆樹栽植之富，漆器製作之多，漆事業之盛，寥寥於此數語得之。惟三代漆器，世未之見，此

時尙無法爲之說明，及至前漢則製作益盛，流布益遠，漢漆之名，遍傳東方。近二十年來，日本考古學者在朝鮮古樂浪郡遺址先後發掘王盱、王光等墓，漆器出土極多，於是漢漆之髹製工匠之手法、繪畫之工細，皆一一可見，吾人如置身漢武之廷，與蜀工對語，豈不懿哉！

舊樂浪郡在今朝鮮平壤府沿大同江一帶其下游凡二里餘，當時漢武帝仮其雄威，征服朝鮮北部，設置爲郡。其時爲扶植勢力計，曾努力輸入漢文化，故漆器因之輸入不少，又當時官其地者，子孫世守，離去故土，人情思舊，故帶來漢家用器，其數亦實在可驚，死後殉葬，往往與其所有物埋藏之，迄今荒墟遺址中，尙有數千百大小古墳，不啻漢文化之倉庫，而此等倉庫內，尤以漆器遺物爲最多。

日本大正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樂浪漆器始有發見，其詳情見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一冊、第二冊、第四冊中，此報告書或於日本工學博士關野貞之手，其言可信，關氏在樂浪郡時代之藝術一文中云：

自明治四十三年以來，余等曾數度調查，於是樂浪郡治土城在今平壤府對岸大同江下流一里許之處，並見在以土城爲中心之周圍，見有無數古墳，是繼其布發掘其中十數等，獲得大量古物，樂浪郡時代之文化，次第明確。加以土人盜掘大起，出土遺物豐富，好事者競爲蒐集，於是樂浪的遺蹟遺物，遂至喧傳於世間。

惟此時發掘之漆器尙無銘文可得，不能確認其文化史上之地位。及至大正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朝鮮總督府發掘，始獲銘文漆器，如始元二年、陽朔二年、永始元年、元始三年、[illegible]家、鄭氏等字，乃得爲前漢漆器考證其

明年大正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九月遂由黑板勝美、田澤金吾、小泉顯夫、原田淑人等發掘王盱墓。當時所獲遺物，最重要者有「五官掾王盱印」、「王盱印信」兩顆木印及建武二十一年在銘漆杯、建武二十八年銘漆杯、永平十二年在銘神仙龍虎畫象漆盤、永平十二年在銘漆盤、漆鏡匣長宜子孫鏡、小盒子化粧用白粉、赤黑色物、黃色土塊狀物、式占天地盤、玻璃製耳璫、冠、纓絹、紙等諸物無數，其他漆器、銅鉛器、木皮製器、瓦器、果核、瑪瑙、琥珀、石炭，水晶等，亦發見甚多。其後刊行樂浪（五官掾王盱之墳墓）一鉅冊，作爲此次發掘之總報告。其中漆器之整理，由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六角紫水之手。其第七章結論云：

本墓內發掘諸遺物，於其質及於其量，蓋不比已發見者爲優，然棺槨之完全，及其大小部分保留舊態，殊足窺見當時工藝進步之情形。至如漆盤上改描爲之神仙畫像，璃珥小匣所畫之人物像，足以證明漢代繪畫之盛行，自行研究漢代繪法者，大抵僅以山東及其他各地所存之石室、石闕等雕刻畫類，推其性質而已。而此等畫象因爲已屬於雕刻之物，所以不能會得其中眞趣。今本墓所出土之漆畫，其筆致之優麗遒勁，正足以代表漢代繪畫也。

此言漢代繪畫之法，可因王盱墓出土而見也。其所畫之人物，雖或爲彩色，或爲素描，而漢代畫風及其獨殊式樣，咸得窺見。彩色中有黑色、褐色、朱色、黃色、綠色等。銘文之書體，全爲漢隸，而大多數是用類似針刻而成，再施以朱漆，其書法最佳。

此次發掘漆器之中，除漆盤、漆鏡匣之外，尚有漆案、漆盒、漆棺、匕、枕、化粧用家具等等，其胎或爲木製或爲布製，與今所流行之日本胎脫脫無異。其技工精絕之點，殊足令人佩服。其中有些神秘作法，雖在今日專門家尚有未能發見者。依據此等實物，不獨二千年前之髹漆工進步狀況確實可知，卽關於其以前時代之進步程度，亦可推想而知也。

其有銘文者，大抵刻有製作年代、地點、作者姓名，或其他有關工事之記錄；今略舉兩三例如左：

(一)始元二年、蜀西工長廣成丞何放、護工卒史勝、守史母弟嗇夫索喜、佐勝髹工當畫工文造、

(二)常樂大官、始建國元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四至三千、

(三)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綊紵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

其銘文之年代，據關野貞所統計，順次爲：

(一)前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八五年）

(二)　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二三年）

(三)　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一六年）

(四)　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八年）

(五)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

（六）　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四年）

（七）　平帝居攝三年（公元八年）

（八）　平帝居攝三年（公元八年）

（九）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

（十）後漢光武帝建武廿一年（公元四五年）

（十一）　光武帝建武廿八年（公元五二年）

（十二）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

由右十二器銘文觀之，最早者爲公元前八十五年，最晚者爲公元五十二年，此時代之漢漆器演進狀況，皆可於王盱墓中得之。

其後又於昭和七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九月，以日本學術振興會之援助，由小場恆吉、榧本龜次郎、藤田亮策、梅原末治諸人主持，復在樂浪發掘王光墓。發掘凡五十三日，獲得遺物，凡陶器一七件，漆器八四件，金屬器一二件，馬具七件，武器五件，玉石二三件，甲革二件，木竹一九件，染織一〇件，毛製品五件，計共一八四件。其中以漆器爲最多。漆器八十四件中夾紵者五品，餘多爲木心。其中完全者凡四件，破損者六十件，破壞者四件，大破者一件，折損者二件，殘缺者四件，殘片六件。以器物分，則漆案七件，几一件，果盤七件，飯盤四件，耳杯五件，高杯一件，杓一件，七一

件，洗一件，圓形匳三件，方匳一件，合子一件，匣蓋一件，小匣蓋一件，大匣一件，各種日用品，大致均備。有銘文者凡三十一器。漆案有『利王』二字者四器，巢盤捺有『口牢』之黃漆印二顆者一器，捺有『亘黃口』之朱漆印者一器，飯盤有『利王』二字者四器，耳杯有『王氏牢』及『利王』兩銘語者三器，因殘缺而失『利王』二字僅存『王氏牢』者二器，存『王氏牢』及『王』字者一器，有『王大利』及『利王』字樣者二器，又『王大利』三字因破損缺失僅存『利王』二字者一器，有『鑑光』二字者二器，作『番氏牢』者八器，圓形匳有『利王』二字者一器，大匣作『長壽延年宜子孫』字樣者一器。字體皆作漢隸，與印文之作篆書者異。惟銘文中全無作年號者，故時代不易斷定。

竹木器中有兩面木印一器文曰：

樂浪太守掾王光之印

臣光

字樣，又鼻鈕木印一器，文曰：

王光私印

字樣。據當時發掘者所推測，王光爲樂浪郡之屬官，即太守之掾屬，其妻則番氏也。但以一屬官而殉葬之漆器達八十餘品，亦可見漢時漆器使用之盛矣。

案自大正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至昭和九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凡十八年間，樂浪遺址古墳之被調查者凡三十九墓，最著爲王盱，次卽王光，獲漆器最富。此外則彩篋塚，及第一百十九號塚而已。人名之可考知者，有王平、王宜、王扶、王雲、王盱、王光六人，當時樂浪王氏之盛，亦可想見。然使無漆器留存，則王盱王光之名，寧能再度喧騰於人世間乎？漆器之關係於人，豈不大哉！

由以上考古事業觀之，漢代漆器使用極盛，揚雄之賦及後漢書，亦皆載蜀漢之雕鏤釦器等實物。其工匠以四川之蜀工及甘肅武都之工官，爲最占重要地位，其製作手法，則金銀鏤之裝飾已有之，似卽後世金銀平脫之所本。由其銘記，得知其已能分工合作，有素工、髹工、上工、銅耳釦黃塗工、畫工、雕工、淸工等分職。不獨髹漆極精，卽其繪事亦精妙，與後世無異。大抵於黑漆器則繪以赤漆，於赤漆器則繪以黑漆，最可驚異者，其用刀鐫刻，宛如畫寫，美妙絕倫。而夾紵之製法，亦已萌芽於此時。此外如宋之剔紅，元之戧金，似亦早已於此發端。並疑此時髹漆技術已傳與朝鮮。

三

及三國時，曹魏已有言密陀僧漆畫之事。其法卽以養化鉛傾入油中而煑沸之，然後以繪具髹飾，以爲色漆之代用品。與今日油畫無異，爲油漆中闢一新途徑，實則爲「油」之演進，非「漆」之演進也。

我國油漆本分二途：漆器以漆液為主，密陀僧則不以漆而以油。此等密陀僧漆畫，其主要用料，一為油，二為樹脂，三為顏料，四為促乾料等。吾國向用植物油，大抵以桐油為主。樹脂則大率用松香之類。顏料各種各色皆有，大概以無機物為多。然此等用料，殊不易乾，於是有天聰者創為加以促乾料之法。或以密陀僧 (PBO) 或以銀爐底(MNO)。密陀僧三字疑是外來語譯音字，儻亦西域傳入之秘法歟！自是以後，『油』與『漆』分道揚鑣，雖當時漆工家，付以密陀漆之名，然吾人一經研究，不得不謂為『油』一系統之演進也。

至於『漆』一系統，則魏晉六朝以來夾紵最為進步。在樂浪發掘以前，學者每以為由日本傳入，法人伯希和則以為始於梁陳；今則樂浪已有出品，則原為中國創製，自不待煩言。而其創於兩漢之際，則已有實物可證，不過至魏晉六朝而盛耳。茲先引伯希和中國乾漆造像考一文於下，其言曰：

殁有一九〇八年之 Ernest F. Fenollosa，於其『中日美術時代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London, Heinemann, 1912.)』遺著中，以為乾漆造像之術純為日本聖武天皇時(七二四至七四八年)之發明，然予以為此法實傳自中國，聖武天皇二百年前，中國已有此術也。其技術專名稱為『夾紵』。

中國撰述中夾紵之名首見者，為梁簡文帝之『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此文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一。梁簡文帝生於五〇三年，於五四九至五五一年間君臨中國者也。此文為其未即位時所撰，疏語有

云：「某甲久發誓願，曷為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此六世紀上半葉首見夾紵之名，中學家鮮有知者。百年之後，西域記中亦有夾紵之名。由是遂有人討論此問題矣。

考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條（今和闐）云：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庫車）國而來至此。昔此國中有人被譴，寓居屈支，恆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參山考夾紵今稱脫沙）

日玉蓮（Julien）譯西域記，以夾紵義為「以紵二層覆之。」畢耳（Beal）以為此夾紵為一特名，哇特斯（Watters）以為即突厥之 Gai 及印度之 Gash 譯音，義猶硬灰塑之。此二說皆非。

考新唐書卷十三禮樂志述明堂云：「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記。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七一七）復以為乾元殿而不毀。初則天以木為瓦，夾紵漆之。二十五年（七三七）玄宗遣將作大匠康䛒素毀之；䛒素以為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眞瓦。」

右文有「以木為瓦夾紵漆之」之語，（舊唐書卷二十二作刻木為瓦，夾紵漆之，）此夾紵之意自明，與漆像之法蓋同，可證予說之不謬也。

哇特斯又以為其硬灰搏塑作像之解，又見於「義解」，雖未舉所引之書名，今姑就解說西域記及新唐書

音義書求之、新唐書之音義，撰於宋時，於夾紵之名無一解說。至佛教之音義之書有二：一爲八一七年慧琳撰之音義，一爲九四〇年可洪撰之音義耳。可洪之音義，惟注其音，慧琳之音義釋夾紵（宋元明藏經本作綊，高麗本及西域記本作夾，）曰：「上音甲、下除盧反。案方志本，美綊紵者，脫空象漆布爲之。」此文或爲唯特斯硬灰摶塑解說之所本也。

要之，九世紀初年夾紵之定義爲「脫空象漆布爲之。」今之日本乾漆造像，即用此法也。又考舊唐書卷十一曰：「大曆十三年二月甲辰（七七八年三月三十）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金剛，右臂忽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此脫空金剛，或亦爲乾漆造像耳。

此外尚有二書，載有夾紵之名：

（一）七〇九年五月三日立道教龍泉碑，碑載有夾紵像之名。

（二）宣和畫譜（序文撰時爲一一二〇年）云：「滕昌祐畫花鳥蟬蝶，未嘗專於師資也。其後又以畫鵝得名，復精於芙蓉茴香。畫爲夾紵果實，隨類傅色，宛有生意也。」

右文似轉錄益州名畫錄。此書據李畋撰序之年爲一〇〇四年，距滕昌祐歿時不過半世紀，所誌當較翔實。其卷三記滕昌祐云：「造夾紵果子，隨類傅色。」其爲宣和畫譜所本之文可知。

此自六世紀至十世紀末年之夾紵之術，業爲前引諸書證明，其爲造漆造像無疑，十世紀以後有宋一代，此

法似不適用。但至一三〇〇年時，元史劉元傳所記之造像，名稱雖殊，造法稍異，亦似爲同一造像也。

考元史卷二〇三工藝傳阿尼哥傳：

阿尼哥，尼搏羅（Nepal）人也，於一二六三年來中國，「頗知畫塑鑄金之藝。有劉元者，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一二六四至一二九四年）凡兩都名剎，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下文爲輟耕錄所增）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搏換及脫活之名，他書不見；西域記注之脫沙，似爲明人時所增，亦不見他書。凡此諸名皆難索解。顧脫沙、脫活、首一字皆爲脫，本相連而離去謂之脫，此今日瓷器之所以有脫胎也。則昔之所謂脫沙，必先以沙爲型，像成去沙。脫沙者，含有中空之意。輟耕錄之脫活，或爲脫沙之訛。至如搏換或爲當時方語，與古名似無關係也。總之，其爲漆造像無疑。惟昔日以木爲範，像存而木在；後以土爲型，像成去土耳。至覆像之布，梁唐之文皆爲紵，乃粗布也。今日日本所存之古乾漆造像亦然。元史云漫帛，似有誤也。

如前所述六世紀之中國乾漆造像術，至十四世紀時尚實行也。第觀玄奘所記，七世紀中葉時，和闐有從庫車來之夾紵佛像。又據元史所載，十三世紀劉元造乾漆像。此術固非日本人之發明，似亦非中國人之發明。

或爲印度經中亞輸入中國之技術也。

然予不信有此事也。夫中國之造像史，固難判決其畫師之派別及技術，第不乏類集之書，可以參考。夫造象之術，作者之名，從未流傳，惟於文中偶一言之。乾漆之者，不可誤會純以漆造，如明代之漆盒也。漆中亦雜以釉灰，且玄奘百年前流行犀車之造像術，或爲中國所輸入，亦非不可能之事。玄奘所記之像，或僅加釉，而玄奘誤爲夾紵，亦未可知。至元代之造像史，未言授自阿尼哥，僅言我弟子劉元獨長於塑像耳。又況陶宗儀有言，劉元之前已有人爲之，故予以爲乾漆造像之術，不僅中國早有此術，且爲中國之發明也。

尙有一問題須解決者，此術既已在中國流行八百年之久，何以無一作品流傳至今耶？唐代作品，吾未見之，或者日本之古乾漆造像中，尙留有中國之古作品也。至劉元之塑像，今北平之東嶽廟，寶坻之廣濟寺，易州之四賢祠，或有其作品；顧不能必其爲乾漆而非常見之土偶耳。

據吾人所知，中國之乾漆造像，除書籍所誌之外，惟有一軀現藏費城(Philadelphia)大學博物館中。其像爲佛坐像，爲乾漆金箔所造。像重約十公斤，中空無木胎，裏爲粗布，塗以膠或他物。此爲元代之遺物無疑也。

伯氏文末有補錄五條：

(一)此文脫稿之後，予又發見一文，可將中國乾漆造像術再溯至四世紀時。據七世紀釋法琳撰之辯正論卷三所誌戴安道建招隱寺，手造五夾紵像。招隱寺不知其所在；戴安道即晉書之戴逵，歿於三九五年。此

術爲戴逵始倡於斯時也。

(二)一二六九年至一二七一年撰之佛祖統紀卷五十三，又載有魏孝莊時(五二八至五二九)孟仲暉造夾紵像之記事。

由辯正論及梁簡文造像疏，可知此術流行於揚子江流域，又據佛祖統記之記載紀元六世紀之上半葉，此術亦行於中國之北方。

(三)據日本一九一五年刊之『日本寺宇及其寶藏(Japanese Temples and Their Treasures)』所誌脫空乾漆像造法傳自七五四年隨鑑眞至日本之一僧人。

(四)本文所引諸書，有數事並見一九一五年大森(Omura)撰之(宋以前)中國雕刻術史脫稿後始見之。

(五)日本骨董家山中(Yamanaka)數年前攜有三數中國古乾漆造像至美國，其一尊現藏紐約美術館(Metropolitan Museum)。

案伯希和此文乃一九二三年四、五、六月發表於亞洲報，疑當時尚未見日本樂浪報告等書，故所言如此。然仍謂『中國乾漆造像術可再溯至四世紀時，』査此時正值八王五胡疊次擾亂之後，人民播遷不當在此時創作，實則脫胎乾漆之術，兩漢已有發明，此時乃盛行耳。

四

隋唐承五胡之後，交通大辟，塞外民族，雜集長安。各自攜來遠道文化，音樂、美術，咸受影響。漆器方面，遂有所謂平脫者。平脫之器，日本正倉院寶藏至富，大村西崖稱其中有唐製之金銀平脫琴，裝飾纖穠綺麗，腹內有「司兵韋家造此琴」之銘。近人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亦云：

按「平脫」本唐代盛行之工藝美術，玄宗及太眞所遺安祿山金銀平脫器物甚多，有金平脫裝具、金平脫鐵面椀、銀平脫五斗淘飯魁、金平脫杓、金平脫合子之目，具見唐人樂史楊太眞外傳及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平脫技法，係用金銀薄片，斷成各種文樣，以膠漆粘於器上，再漆漆髹數重，然後細磨之，現出文樣，遂成。尚有於金銀片上，更鐫以極纖細花紋者（卽所謂毛雕）尤稱工細。至唐代宗七年（公元一一四〇），杜奢侈，禁造作，平脫技法遂絕，而日本亦未有仿效傳世者！正倉院所藏金銀平脫器物，種類甚繁，且多完整之品，近年吾國河南出土古鏡，雖間有平脫者，惜多殘蝕，且又流於域外，殊堪浩歎也。

又云：

「漆胡瓶」口有蓋，鷄形，卽吾國所謂之「天鷄壺」。竹絲為胎，張布後漆於上，更飾以銀平脫花草鹿鳥諸文樣。瓶形本出自波斯薩珊朝，傳入中國，又差而化之。製以竹胎髹漆，飾以銀平脫，卽其明證。

又云：

「金銀平脫皮箱，」表面爲金銀平脫花紋，中作金鳳啣銀葉，周有銀鸞銜金葉銀花，俱以平脫巧藝表現之。

又云：

「銀平脫八角鏡箱，」全具有銀平脫之鳳凰寶相華文，其上施以極細毛雕，尤見工細。

傅氏記中，又有「銀平脫合子」四，又有「上述各鏡多附以箱。箱之製，亦各具其美，或逼張麗錦，或金銀漆繪，或飾銀平脫，益覺華貴」等語。據此，則日本正倉院中所藏古物，唐代平脫已屬不少。即平脫之盛行於唐代，可以得一旁證。惟平脫如何發生，其工技是否由西域諸國如吐火羅一帶傳入，尚有待於考證耳。

此外唐代漆器中，又有所謂「末金鏤」及密陀彩繪者。傅氏正倉院考古記云：

此刀鮫皮柄，鞘身有「末金鏤」文樣。「末金鏤」者，於漆面播金屑磨而現其文樣，即今日本「蒔繪」之所由昉。

又云：

「密陀彩繪箱，」黑漆地，以密陀彩繪雁雕諸花鳥文樣，附有銅鑲，鑲與今式同。

據此，可見唐代漆器發展之大概。同時前代乾漆工業亦盛行不替，故傅氏記中謂南倉階上伎樂面有乾漆者二十

七面，其言是也。至於剔紅，亦始於唐，至宋而發達耳。元之剔紅，用印版刻之平錦，雕法古樸，確爲宋代剔紅之先驅。

五

五代兩宋，其製造中心，初爲湖南，後移江西。湖南接近四川，遍地產生漆樹，惟所產多帶淡黃色，純白者極少。迄今湖南人尙以漆實爲家畜之飼糧。江西則以吉安廬陵爲製作中心。至元代乃漸移至揚州及嘉興一帶。明代漆工業更盛，北平、廣東、蘇州、揚州、寧波、福州各地均能發揮其特色，而尤以福州爲最盛，迄今不替。上海附近之崑山、嘉定，在明代時亦製作極精美，今則寂焉無聞矣。至於清代，北平頗多精品，今亦繼續不衰。

考宋初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梗絕沙漠，西域諸國交通頓絕。惟汴河漕運極盛，海道亦漸有交通。故東方與朝鮮往還極盛。說者謂宋代音樂，全由朝鮮傳入，與唐代之得自西域者相同。迄今吾鄉東莞所用之爽樂，爲宋亡後李用東走日本，用卒，日人以樂隊一部送其喪歸，所播傳者，蓋亦朝鮮樂也。朝鮮自漢時傳受漆器工業，至是其工技倒流以入中國，故吉安、廬陵、揚州最盛。惜此說尙有待於考古學上之證明耳。

及至明代則寧波、福州兩地漆業，均爲日本所傳，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倭漆傳入中國條下云：

古有戧金，無泥金，有貼金，無描金，有鈒銑，無木銑，有硬屛風，無軟屛風，有剔紅，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餂而得之，灑金尙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

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較屏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之。烏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傳造焉。宣德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奉命往日本學製漆畫器，其縹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描寫不如，愈久愈鮮，世號洋倭漆。天順中上書訟李達袁彬之寃，奉發錦衣門撻二十餘，尤為世論所貴。見七修類稿，按塤或作瑄，未知孰是。

而近人許衍灼中國工藝沿革史則云：

永樂年製者，用針刻而塡以黑漆。宣德年製者，刀刻而塡以金屑。是則宋元所無，然刀法視宋人尚隔一舍耳。後復變戧金之法，而為泥金、描金、灑金諸法。變剔紅而縹霞、彩漆諸法。其法皆傳自倭國。描金灑金二者，先傳入於浙之寧波。泥金、縹霞、彩漆，宣德年間遣人往師之，復由彼國求工師入中傳習。及英宗時，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得縹霞彩漆法，而於倭漆尤妙。其縹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描寫不如，世號楊倭漆。

其說與之相合。此為第二次漆工業技術倒流入中國者。實則東隣之有漆器，乃始於遣唐使及留學生所帶歸者。

六

宋明以來漆工業大盛。漆器之外，有髹漆、屈輪、堆朱、存星、沈金、螺細、乾漆、戧金、鑽漆諸作法，次第盛行。而廣東之花漆，尤極彩色之美。

漆汁原爲無色透明之液體，今茲所見彩色，乃爲各種顏料配合而成。例如：

一、黑漆　以木炭，獸骨灰加合木汁爲主，乃以『鐵丹』即硫化鐵爲配劑云。前人所用，大抵鐵屑入醋爲汁耳。

二、白漆　如合鉛粉。

三、栗殼漆　加合朱與硫化鐵與油煙。

四、紅漆　加入紅花。

五、濃綠漆　加合石黃與藍，

六、黃漆　加合鎘（Codmuim）或石黃。

七、綠漆　爲鉻（Chromuim）類所用之色。

八、朱漆　異者加鍊朱，僞者加豬血或一種植物油。

九、金漆　加合金粉。

十、銀漆　加合銀粉末。

十一、琥珀漆　加合砷（Arsluic）

以上各種顏料依法配合，便成種種彩漆云。

彩漆之精者，莫過於螺細。骨董瑣記周製條下云：

考周製唯揚州有之，明末周姓所創故名。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車渠、青金、綠松、螺甸、象牙、密蠟、沈香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台、花卉、翎毛，嵌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棹几、窗隔、書架，小則筆牀、茶器、硯匣、書箱，五光陸離，難以形容，洵未有之奇玩也！

蓋漆器至是歎觀止矣。

七

漆器名匠，著錄者不多，在前代除樂浪漆器，蜀工著姓氏者外，宋代有楊匯，元代有張成、揚茂、彭君寶。明代有方信川、姜千里、高深甫、楊塤、蔣回等，均為名漆工。至於著作，則南唐時有朱遵度著漆經，今已失傳。明新安平沙黃成著出，本其經驗所得，著髹飾錄乾坤二集，乃為今世言髹漆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其乾集分：

利用第一、

楷法第二、

皆言髹具與工匠修養之法。其坤集分：

質色第三、

紋䰖第四、
罩明第五、
描飾第六、
塡嵌第七、
陽識第八、
堆起第九、
雕鏤第十、
鎗劃第十一、
斒斕第十二、
複飾第十三、
紋間第十四、
裏衣第十五、
單素第十六、
質法第十七、

尙古第十八,

曰:皆言製作之法。爲古今言漆器者第一部著作。惟文字太過簡單,術語不易通俗。明天啓間西塘楊明爲之作注。楊序

漆之爲用也,始於書竹簡。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於此有其賁。周制於車漆飾愈多焉。於弓之六材,亦不可闕,皆取其堅牢於質,取其光彩於文也。後王作祭器,尙之以著色塗金之文,雕鏤玉珧之飾,所以增敬盛禮,而非如其漆城其漆頭也。然復用諸樂器,或用諸燕器,或用諸兵仗,或用諸文具,或用諸宮室,或用諸壽器,皆取其堅牢於質,取其光彩於文。嗚呼!漆之爲用也,其大哉!又液藥其瘵疴,其益不少。唯漆身爲癩狀者其毒耳!蓋古無漆工,令百工各隨其用,使之治漆,固有益於器,而備於世。別有漆工,漢代其時也。後漢申屠蟠,假其名也。然而今之工法,以唐爲古格,以宋元爲通法,又出國朝厰工之始製者殊多,是爲新式。於此千文萬華,紛然不可勝識矣!新安黃平沙稱一時名匠,復精明古今之髹法,曾著髹飾錄二卷,而文質不適者,陰陽失位者,各色不應者,都不載焉。足以爲法。今每條贅一言,傳諸後進,爲工巧之一助云。天啓乙丑春三月西塘楊明撰。

楊氏之注較爲通俗,如乾集雨灑條下云:

雨灑,即髹刷。有大小數等,及蟹足、疏鬣、馬尾、猪鬃。又有灰刷、染刷,沛然不偏,絕塵膏澤。

上數語爲解釋術語「雨灑」之文，末兩字爲贊言其手技之精美。惟下級工匠，不易領解。楊氏乃爲之注曰：

　以漆灑水，故黐刷拂器。比兩飽面，無類，如雨下塵埃，不起爲佳。又漆偏則作病，故曰不偏。

如此解釋，則淺人亦易懂矣。又如坤集油飾條下云：

　油飾，即桐油調色也。各色鮮明，復髹飾中之一奇也。然不宜黑。

桐油爲吾國特產，今日統用植物油，本條所言，已甚清楚，然「然不宜黑」一語，尚有未明處。楊氏注之云：

　此色漆則殊鮮研，然黑唯宜漆色，而白唯非油則無應矣。

寥寥數語，於油與漆之分途應用，則愈清晰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楊氏不特爲黃氏功臣，實相得而益彰，不可不謂「漆器學」中之曙光也。今日得由此而考見唐宋以來之髹法，全賴此書。吾嘗慨吾國文人，每不留心形而下學，如建築，裁縫及一切百業，以爲匠諸者之器，與道有損，而梓匠輪輿百工之人，每每讀書不多，不能執筆爲文以記載之，於是巧者創業，多不能傳，豈不大可哀乎！

　天啓乙丑，爲明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在十七世紀上半期，有此名著，已不爲晚。惟楊明除自署字淸仲外，

身世無考，未免可惜。本館藏張綽董事長跋此書云：

　清秘藏稱穆宗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可比園廠。又西塘楊茂楊埙漆器之工，均見記載。但未見楊明之名。以

茲編考之，殆亦專門名家也，

明穆宗在神宗之前，在位六年，爲公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是黃氏較楊氏早半世紀矣。至楊氏究何許人，則尚待新材料之發見耳。

髹飾錄在吾國舊無刊本，著者最初所見，爲日本專家六角紫水氏所徵引。至民國十五年朱啓鈐氏始爲之校刊。朱氏近十年潛心建築巔緒之學，殆所謂有志於道而不舍形而下學者歟！茲錄闞鐸校刊記於下以結吾文。

右髹飾錄二卷，明黃成著，楊明注。日本享和年間，當我國乾嘉之際，木村孔恭氏蒹葭堂藏鈔本一部。嗣是展轉傳鈔，而原鈔本入昌平坂學問所及淺草文庫，最後乃歸帝室博物館。其現在帝國圖書館及美術學校所藏鈔本，皆自蒹葭堂本鈔出者也。此本壽碌堂主人眉批夾注，燦然滿目，於正文有所增益，亦極精審，引證羣籍，頗爲繁博，偶有尋章摘句之嫌，而爲學之篤，誠不可及。惜姓名不傳，未由景仰。甲子、乙丑間，紫江朱公桂辛於校刊宋李明仲營造法式之暇，命鐸蒐輯古今治髹漆之書，理董以成漆書，求宋遵度漆經苦不可得。適讀日儒大村西崖氏支那美術史極道此書之美，極移書索之，歷數月始以此本郵寄朱公。又與西崖商榷體例，親加讎校，先以正文付梓，以復明本之舊，以原鈔本付鐸裝釘，謹受而識其緣起如右。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合肥闞鐸。

又記云：

卷中引書，皆細校一過，似此本亦非壽碌原本，殆亦從蒹葭堂本中錄出者。

顧繡考

徐蔚南

一　顧繡之起源

今天下稱刺繡為顧繡者，以明代上海顧氏刺繡之名，震於海內故也。上海顧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顧名世而始著稱。名世曾築園於今九畝地露香園路，穿池得一石，有趙文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園。（露香園路即紀念此名園也。）故世稱其家刺繡為露香園顧繡，或顧氏露香園繡，或簡稱為露香園繡。

顧名世，字應夫，號龍泉，官尚寶司丞。子三人：長匯英，號匯海；次斗英，字仲韓，號振海；幼奎英，乃為庶出。振海子二人：長昉之，字遂初；次壽潛，字旅仙，別號繡佛主人。名世性好義文，為人洒脫，年八十餘，將易簀，從容宴如，了無係戀。子姓請所以垂後者。公微笑曰：說得太高，汝曹非所及也；太卑，亦吾所不樂言，則惟讀書以俟命，安貧以養生，餘不足盡言之。長子匯海承襲先人餘蔭，益著成習，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選勝，務在軼群，不同儕偶。園有嘉桃，不減王戎之李；精蔬佐酒，有逾末下鹽豉；家姬刺繡，巧奪天工。露香園及其嘉桃、精蔬、刺繡，乃內座上佳客之揄揚，而名震天下矣。尤以其刺繡，口碑皆是。姜紹書無聲詩史稱顧會海妾刺繡人物，氣韻生動，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襲之。嘉慶上海縣志采此，謂「識顧繡之始。」戴有祺尋樂齋詩集露香園繆氏繡佛詩註：「上海顧繡始於繆氏。」是則顧匯海妾

其爲繆氏乎?

二 顧繡之傳布

顧名世次孫壽潛善畫,其師董其昌嘗稱賞之。其婦武陵韓希孟工畫花卉,所繡亦爲世所珍,稱爲韓媛繡。嘗摹宋元名蹟,繡作方冊,覃精運巧,寢寐經營,蓋已窮數年之心力。崇禎甲戌(一六三四)董宗伯見而心賞之,詰曰:技至此乎?壽潛對以裹銛著海,風冥雨晦時,弗敢從事,往往天晴日霽,鳥悅花芬,攝取眼前靈活之氣,刺入吳綾,宗伯嘆爲非人力也。

名世曾孫女適慶生張來,年二十四而夫亡,守節撫孤,家貧以針黹養食,號露香園繡。年七十而卒。以其三十餘年間所傳授,顧繡之名,遂以大噪。自是刺繡傳自露香園者,固悉稱顧繡;而工繡者亦必稱露香園遺製矣。

露香園顧繡之名,既已震溢天下;上海刺繡形成「求過於供」小民乃亦習以糊口,略與紡織等,固已成爲手工業之一大端矣。顧繡價初極貴,尺幅之素,繡者値銀幾兩;全幅高大者,稱顧繡畫幅,俱有人物、山水、花鳥、各項色様,價不啻數金。清初工巧漸不如前,價亦遞減,全幅七八尺者,一金上下;絕頂細巧者,亦不過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過銀五六錢一幅而已。更有空繡,只以絲綿外圍,如墨描狀,而設色淡雅者,每幅亦値銀兩許,大者倍之,後以價値愈微,製者乃罕。顧繡後且從繡畫幅而繡衣裙,是市場要求所致也。迨至清乾隆間,顧繡半多男工爲之,不僅女也,所繡案

綾，作爲屏障，價値甚貴，而各方仍爭購之。嘉慶間，鍼工竟惟以繡蟒服胸背及衣袖佩囊爲事，甚幅偶一爲之，花樣亦從時好。然其傳諸四方，猶稱顧繡。又以騷人墨客，每談鍼術，輒及顧繡，詩歌傳寫，視若典實；於是顧繡之稱，將與刺繡長存於天地間矣。

三　顧繡之技能

露香閣顧繡，據稱得之內院，其擘絲細過於髮，而鍼如毫，配色則亦有秘傳，故能點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奪天功，而山水人物無不逼肖活現，而顧韓希孟深通六法，遠紹唐宋發繡之眞傳，摹繡古今名人書畫，別有會心。故世備稱顧繡之巧，謂爲寫生如畫，他處所無，名之曰畫繡，而許爲女中神鍼也。

露香園顧氏嘗繡八駿圖，董其昌見之，不禁拜倒，記曰：「顧太學家有鐵聖，繡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一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繡鐵面說法耳」「露香園果多繡佛像矣」譚元春曾得一繡佛，驚爲非人間女紅所能爲，並作歌識之云：「上海顧繡，女中神鍼也。已未（萬歷四十七年，即一六一九年）十一月與雨若相見，商謝適有貽曾者二幅，舉一爲贈，時地風日，往來授受，皆不知爲今生，相顧歎息，乃爲歌識之。」歌曰：

「繡佛人天喜，運鍼如筆綾如紙。華亭顧婦嗟神工，盤絲擘綫資纖指。如是我聞猶未見，以紙以筆想靈變。

一見驚嘆不得語，竹在風先，果浮水面；咄哉筆紙猶有氣，安能十七尊者化爲線！有鶴有僊具佛性，託汝鍼神光明抉，浪浪層層起伏中，以手捫之如虛空，可見此物神靈蕭，來向沈郎現水木。沈郎愛余初見余，寒日霜湖贈一幅。尙留一幅亦奇絕，同是顧娘幽索結；相視恍然各持去，我醉荒郊草庵處」

又有停鍼圖，亦窮態極姸。斯圖之製，乃有故實，據里中一老儒俞姓者入座，衆方譽顧製作之工，老儒拱立曰，正不須此，鍼文涵好漸，以大紅裊布製吉服入朝，內宮遂達上前，命松江歲解，至今爲害。公家何不多事紡織，使入門聞機杼聲，便勝四部鼓吹。仍乃長日懨懨，使粉白黛綠者停鍼不語顧綎評。顧客笑曰，莫謂見是學究出語，異朴中，何期縑綃！明日命婢繡停鍼圖。視之窮態極姸，而擘絲了無痕跡，觀者傾一邑。維揚大賈某者齎幣踵門，特請一見，以漢玉連環及周昉美人圖易之。

露香園繡至嘉慶時，上海猶有存者，多佛像，人物，鳥獸，折枝，花卉，雖色澤已褪，而筆意極類唐宋，人爭寶之；今則已等於星鳳，若得其一幅，往往列諸彝鼎，珍若璆璧；至市俗所詫為露香園俯拾即是者，殆後世繡工所製耳。

四　現存顧繡之名作

露香園真跡，據存素堂絲繡錄，則今猶有存者。茲特備錄如左：

1. 顧韓希孟花鳥冊

素緞地，繡折枝花冊頁，九開，原題武陵韓氏女紅。每開高八寸，廣七寸五分。對頁灑金箋，每頁皆有明人郭棻墨跡題詠。

第一頁牡丹　右角繡韓氏女紅印。題云：「牡丹不用畫胭脂，只索瑤筐揀色絲，欲繡平原愁李賀，却將杯酒澆州趙。」下押快庵、郭棻二印。

第二頁芙蓉翠鳥　右角繡虎頭小印。題云：「江浦波心千葉殘，江干木末萬花攢。金城含露輝天仗，高蝶捲雲鑲錦官。影似美人臨鏡坐，愁如思婦怯衣寒。幽懷一片畫秋月，桃李如今夢已闌。」下押郭棻白文印。

第三頁春桃　右角繡韓氏女紅印。題云：「半畝方塘盡是苔，菜花開遍野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下押快庵朱文印。

第四頁萱花蝴蝶　左角繡韓氏女紅印。題云：「離離朱蘂傍雕欄，兩葉烟酣夏未殘。無酒此鄉偏淡蕩，有書與竹共平安。花開錦里名長樂，樹出稽家號合歡。何以北堂常植此，三秋同擬百年看。」下押快庵白文印。

第五頁薔薇蜂　右角繡韓氏女紅印。題云：「幾番放艷隨叢爽，一味含香伴海棠。不是枝枝渾帶刺，東風攤亂惹餘狂。」下押快庵白文印。

第六頁水墨梅花　右角繡武陵繡史，連印二。題云：「窈窕娉婷白玉膚，立殘清照角聲孤。隴頭風起家家雪，庾嶺人歸字字珠。南國容華愁易老，中原消息夢還徂。東君大許羣芳在，次第冰綃向有無。」款題王弇州梅花咏，下押

郭棻白文印。

第七頁紅梅水仙　右角繡韓氏女紅印。題云：「幾枝元自傲冰霜，不作東風桃李腸。舞能轉蝶如蔫點，歌殘别將壽陽妝。瑤池月上仙人醉，洛浦霞生帝子狂。爲向胭脂山下雪，可翻新譜到西羌。」右紅梅下押快庵朱文印。又題云：「瑤池消息路還通，縞袂初分弱水東。吟能冰齒秋片片，摘殘珠藥夜濛濛。霓裳舞罷唐皇月，紈扇歌留漢殿風。零落總如交浦佩，漢江清夢曉來空。」右水仙下押郭棻白文印。

第八頁鶯粟　右角繡繡史印一。題云：「隔籬新綻有奇葩，有豔無香蝶翅斜。說是米囊人不信，只將高置向園跨。」秋圃老仙下押快庵白文印。

副頁拔云：「自蘇氏若蘭手製迴文，而女紅之能事畢矣。余家有管仲姬小楷草本，分合其圖，尙猝難解辨。如者繡者創造規模，經營布置，不爽絲髮，其靈心夙慧爲何如也。是知天地清淑之氣，鍾於女子，亦可以奪造化之工，而窮奇極妙爲不可及。刺繡一道，小技也，閨秀紫童而習之，著之衣袂，乃以爲綺紈飾觀已耳。近世有蘇郡顧氏出，始作畫繡；凡人物、翎毛、花木、蟲魚之類，淺深濃淡，無不如意，並無鍼痕縷迹，使人不辨爲繡爲畫也。繡至此蔑以加矣。茲册爲吾少梁甥得之吳中舊家所藏者，凡八頁，雖俱折枝小景，而枝葉翻正，花蕊向背，眞得寫生三昧。又無烟火氣，信非顧氏不能，並徵天生奇才，曠代一遇，卽小技尙可以名世；況夫絲綸在手，經緯天地，可以襲美鐘而補華袞者，天豈令龂龂久居此乎？少梁其善藏之。乾隆歲丙子清和月題於種月山亭，又村二酉。」下押又村二酉南池池上人印。

2. 題韓希孟宋元名蹟方册

梧州關伯珩（冕鈞）藏顧韓希孟宋元名蹟方册，摹繡唐宋院本。董玄宰題詩，顧壽潛作跋，皆背於繡册，希孟復於每跡上加繡。中有朱繡小印曰希孟手製，曰韓氏女紅，曰武林韓氏，曰韓氏希孟。今錄顧跋於左：

「在女紅而刺繡，猶之乎士行而以雕蟲見也。然古來稱神絕，每自不朽，爲在針絲位中，不足千秋也者！二十年來，海內所以珍襲吾家繡蹟者，侔於雞林價重，而鼎鼎餘光，猶堪令育里地無寒女之嘆。第五綵一胎，工拙易淆；余內子希孟氏別具苦心，常嗤其太濫。甲戌春，搜訪宋元名蹟，摹臨八種，一一繡成，彙作方册。觀者靡不舌撟手舞也。見所未曾，而不知覃精運巧，寢寐經營，蓋已竭數年之心力矣。宗伯董師，見而心賞之，詰余：「技至此乎？」余無以應，謹對以寒餂暑溽，風冥雨晦，非敢從事，往往天晴日霽，鳥悅花芬，攝取眼前靈活之氣，刺入吳綾，師益詫嘆，以爲非人力也，欣然濡毫，惠題贊語。女紅末技，乃辱大匠鴻章，爲鋼家珍，決不效朱稗然，而一行一止，澌不與俱，伏蒙名鑑，加之譽賞，賜以品題，庶綵管常新，色絲永播，亦藝苑之嘉話，非特余將耀於巾幗間而已也。時在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仲冬日，繡佛主人顧壽潛謹識。」

3. 題繡花鳥人物册

册頁，八開，原爲書幌。白綾地，五色繡。高八寸四分，闊六寸七分。絲細如髮，針腳平齊，花鳥人物，氣韻生動可愛。選樣的是名人畫稿，絕非庸手所能領會。顧壽潛跋韓希孟繡册有云：「韓氏搜訪宋元名蹟，摹臨八種，一一繡成，彙作

方冊，亘精運巧，縷麻經營，蓋已窮數年之心力矣。朱桂莘先生既得前八頁，有韓氏紅印記，爲少梁家藏，有叉村二酉題識，其爲希孟手筆無疑；此冊爲山西某巨家所藏，有劉正宗爲賈膠侯先生題咏，當爲明代顯家繡本，且精妙不減韓作，故朱先生改裝爲冊，並紀其花樣題咏如次：

第一頁仙鹿。

第二頁夏花芝草　題云：「浥露清如洗，芝房得並芳；未應空谷老，入佩襲幽香。」道史正宗，下押劉正宗印。

第三頁洗馬圖似摹趙松雪稿。

第四頁芙蓉翠鳥　題云：「江干秋靜靜帶波，嫋嫋弄霞散綺羅。翡翠未辭兼葭冷，應分物色什漁蓑。」下押劉正宗印，

第五頁桃柳燕子　題云：「燕子來時暖日曛，毿毿柳絲亂青雲。花飛一片憐芳老，不惜呢喃掠水紋。」下押道叟白文印。

第六頁射獵圖，似摹趙松雪畫稿，作紅衣胡人射兔，神情活潑。

第七頁虞美人　枝葉扶疏，極幽媚之致。

第八頁梅花錦雀　題云：「雪裏幽姿逗艷陽，聊將五出試紅妝。冰心誰許孤鴻識，笑殺逐波蝶阮郎。」順治庚寅九月二十四日爲膠侯先生題，劉正宗。下押道菴老人白文印。

4. 顧繡花鳥冊

冊頁，十開，白綾地，高七寸八分，廣七寸，繡設色花鳥，

第一頁折枝芍藥。

第二頁蓉江浴鶴。

第三頁稻熟蟹肥。

第四頁萱花蛺蝶。

第五頁杏花飛燕。

第六頁松鼠葡萄。

第七頁秋場鬥鷄。

第八頁九世靈芝。

第九頁海棠鳴禽。

第十頁松樹蒼鷹。

以上十頁畫稿，有與前二本複者，所繡花鳥，花葉姿態，禽鳥神趣，尚不失顧家針法。惟針線未盡平勻，設色有偷減之病，以故妍媸互見。十幅非出一手，豈露香園中生徒試手之作乎？方之韓氏女紅，有小巫大巫之歎。

5.顧氏七襄樓髮繡人物

素綾地，直幅高二尺五分，廣七寸一分，用白描法，摹繡陶淵明停琴佇月詩意畫稿，繡法極爲超脫。鈐七襄樓印一。惟上有題句云「瑞氣自天來，新恩列上台。日邊應有詔，黃閣待君開。」與畫意絕不相涉。

按七襄樓印，亦爲顧氏繡本所嘗用。明代顧繡風行一時，豪家贈答，往往於絕好畫本妄加題寫，付之繡手。更有市閭女子摹倣顧氏印記。顧壽潛題韓希孟繡冊已慨乎言之；玆本髮繡極工，人物眉目懸針，衣紋絲絲有筆可爲後學模楷，雖題句近俗，固不害繡工心法也。

6.顧繡董書彌勒佛像

素綾地，高一尺七寸二分，廣八寸四分。彩繡彌勒佛坐像，一軀色身肌理，妙思巧合，能使絢轉絲絡，盡放毫光。衣紋花樣用各種鍼法三套五結合成碎錦。滿圍用編滿織文，則以毳毛，細入毫髮，極繡工之能事。幅上有董文敏墨蹟題贊，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向微塵裏轉大法輪。董其昌書。下鈐董其昌朱文方印一。

7.顧繡八仙慶壽

白綾本五綵繡，高一尺二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分，共十二幅。每幅繡一仙人，咸作飛昇之狀，細鍼鈎雲，絢以彩綫，明代繡工實具畫理，能於半繡半繪之中神其妙用，雲霞縹渺之色，不作實寫；淡染輕鈎，深得趙千里筆意，不可以尋常繡本視之。

8 顧繡松鶴

藍色緞地，高二尺，闊二尺九寸五分，繡偃松學石，流泉芝草，雙鶴儵然，飲啄自得，佈景幽靜，繡法精細，妙在有宋[illegible]繡歟」

我國史前史的輪廓

何炳松

緒論

（1） 中國史的分界

全世界的人類史可分爲兩大時期：未有文字以前的一期叫做先史時代，以後的叫做有史時代。前一期極長，凡幾百萬年；後一期很短，不過幾千年。

我國歷史的分界當然亦是如此。

我國的有史時代，根據現代考古學的研究，可說始於離今約三千五百年的商朝。我國舊式史家雖有三皇五帝的說法，從前的道家者流或且附會五行的學說，把我國的古史推得極遠。但嚴格的說，這一類舊說未曾經過科學的考訂和實物加以證明之前，我們祇能把他們當做個人的幻想，或者至多是古人的傳說。我們現在所有的我們古史證據，當然要以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遺物爲最古，所以我國有文字以後的歷史現在似乎祇能斷自商代，總共不過三千五百年的光景。

至於我國的史前史，除舊式史家的說法和道家的想像已祇好暫時作爲傳說，不能置信外，在最近二十年來，

經少數西洋學者和本國學家——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考古學家者——的努力，（一）很能得到一種相當的頭緒，其種種發展情形，大體正和世界其他各地相同。不過因爲此種科學研究爲期很短，（二）而且研究的區域和範圍均尚極其有限，（三）所得當然不多，最多祇能說是粗具規模能了。我們現在試把這班學者研究的結果，加以綜合，介紹出來，以供研究本國古史者的參考。

（2）　中國史前史的分期

我國的史前史，就現代中外學者研究的結果，或者暫時可分爲四個時期：

第一期爲生物萌芽和恐龍出現的時代，

第二期爲哺乳動物代興和原人出世的時代，

第三期爲黃土形成和石器文化發展的時代，

第四期爲中國文化起源的時代。

此處第一期約和石史上的古生代和中生代兩期相當，其時間約在離今三六〇百萬年到四〇百萬年。第二期約和近生代相當，離今四〇百萬年到一百萬年或五十萬年。第三期約在近生代最後一期後新紀的末期，離今至少約五十萬年到十萬年。第四期在新生代中，離今約五千年。

現在我們試依次略述各期的概要，看我國的北部一帶。在史前時代，所有生物和人類文化，究竟怎樣發展出

來；同時並順便看看那一帶地方究竟經過了什麼幾種自然界的滄桑巨變，藉以想像我們先民所備嘗的艱苦和他們那種奮鬪的情形。

生物的萌芽和恐龍的出現

（一）生物的初見和煤層的造成

我國最古的地層在地質學上爲元古代的石英砂岩和矽質石灰岩。前一種岩石中，和世界其他各處一樣，當然沒有生物的遺跡。後一種岩石卻含有一種葱形的物質，殆爲我國地層中最古的生物。（四）

在此種岩層之上的，先爲古生代寒武紀的頁岩，繼以奧陶紀的石炭岩，石灰紀江潮所積的頁岩和淺海所積的石灰岩。這種種岩層中多含有淺海的生物，如三葉蟲、珊瑚蟲之類。再上爲二疊紀的陸積砂岩及頁岩和海積的石灰岩。再上爲煤層。煤層中的生物要以蕨類，松杉類及銀杏類等遺跡爲我們東亞古生物的特色。煤層深厚，並足證當時我國北方氣候的溫暖和潮溼。（五）

我們就此可見我國北部一帶，在古生代的寒武、奧陶兩紀中，都是大海，到石炭紀才變成陸地。此後似曾有兩次短期間仍變爲海。當煤層形成時代，我國北方一帶殆皆爲湖沼星羅森林繁茂的地帶。自煤層而上，已不再見有海中生物的痕跡。蓋華北地形自二疊紀以後已開始顯露現代的容貌了。

（2）恐龍的出現

石史上的中生代原爲全世界爬蟲的黄金時代。我國黑龍江、蒙古和山東等地岩石中所發見的恐龍就都是中生代白堊紀的遺蛻。（六）此外又有鳥足龍、鴨嘴龍、劍龍類等遺跡。

此後即爲近生代，世界上的氣候忽生大變。其變動的原因，有的以爲原於地軸斜度的變動，有的以爲原於空氣成分的變動，有的以爲原於日光强度的變動，有的以爲原於其他大氣的變動，究竟原因何在，至今尙難斷定。無論如何，當時的自然環境已不適於龍類的生活，龍類的勢力就此大衰。高等動物中的哺乳類不久就代之而興了。植物中的高等顯花植物和落葉植物亦從此逐漸發展了。

同時我國北部一帶的地形亦於近生代初年發生巨變。原來歷代以來的岩層，多係海水或江湖沖積而成，深在水中，勢極平坦。但當中生代中恐龍極盛時代，華北一帶的地層已和其他太平洋濱各處一樣，因受火山爆烈的影響，發生變動。到了近生代初年，又和世界其他各地的高山一樣，在同一時代中，受地心某種未知力量的影響，從山東起到甘肅止全部地層都起了一種摺曲作用和斷層作用。高的成爲高山，低的成爲深谷。此外又加以外面水力、風力和風化等種種侵蝕作用。交互錯綜的結果，我國北部的地形遂成現代邱陵起伏的形狀。（七）

哺乳動物的代興和原人的出世

(1) 哺乳動物的繁興

石史中的近生代本爲哺乳動物的發展時代。當時我國的北部還係一種草原，氣候乾而且燥。和同時的南歐中亞一樣，哺乳動物逐漸發展，逐漸繁殖。高等動物中有猿、食肉獸中有熊、象、犀、駱駝、羚羊、土狼、三趾馬、長頸鹿等。這許多哺乳動物在我國北方一帶到現在雖多已絕種，但遺骨存留的到如今已集有九十種之多。(八) 從前我國人藥用上的龍骨，實際上就是這一類近生代哺乳類動物的遺骸，並非中生代爬蟲類的遺骨。(九)

(2) 原人的出世

近生代的最後一紀爲後新紀，現代馳名全世界的原人——所謂「北京人」——就在這一紀初年出世。

世界上已經發見的原人，有一八九一年爪哇特利尼 (Trinil) 地方的立行猿人，一九〇八年德國海德爾堡 (Heidelberg) 地方的原人，和一九一一年英國皮爾當 (Piltdown) 地方的原人等三個。這三種原人大概都是後新紀中葉時代的人。留下來的或者祇是一塊頭蓋骨，或者祗是一塊顎骨。

至於一九二七年中外學者在北京西南五十里周口店地方所發見的北京人就不同了。他遺下來的骸骨非常豐富。計有齒若干枚，顎骨若干塊，頭蓋骨完好的兩塊，殘破的若干塊，並有石英石造的器具若干件。在原人遺物中眞可謂洋洋大觀了。所以全世界學者無不驚異。北京人因之就名重一時。(十)

據說北京人的出世比上面三個原人爲早，他不但是世界原人的始祖，而且是現代世界眞人的始祖。所以他

不但是中國的第一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第一人。（但亦有人以爲北京人的出世實在爪哇原人之後。）

北京人出世既早，當然是一種未曾開化的人物。他當時所處的世界佈滿了許多性情兇猛體格巨大的動物，如犀牛，刀齒虎之類。他當然祇好住在那個古生代奧陶紀的石灰石洞中，過他淒苦的生活。每天等到猛獸走開時，才敢偷偷摸摸的走出洞外，究一些可喫的生物。所以他在當時所過生活，確是一種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生活，不見得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佔領當時的中國。

不過我們發見了許多北京人所用的石器，和法國的最古石器差不多。形式雖極簡陋，已足證明他確具有人類的智慧。而且我們又在洞中發見火燒的遺跡，亦足證他已能造火，或者作爲煖身熟食之用，亦未可知。所以他的生活雖極簡陋可憐，但是他在自己的洞穴中總算是一時的主人翁了。

至於原人去世以後和舊石器時代人出現以前，其間在我國究竟有過什麽一種人類，如今還沒有什麽發見。所以這兩期文化怎樣銜接，怎樣過渡，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祇是此後我國的北部有黃土的積成和舊石器人的隨之出現兩件大事而已。

黃土形成時代的石器文化的發展

（1）黃土的形成

當後新紀中葉時，歐洲正在冰河期中間，而我國北部則正由前此原人時代溫溼的氣候，變爲乾而且冷。因此我國北部就產出一種特有的而且是大規模的地層，這就是黃河流域中名聞世界的黃土。

黃土爲我國北部地質的特色，積層極厚，在山西、河南一帶厚五六十公尺，在陝西甘肅一帶厚到一百公尺。他的成因凡有三說：就是冰成水成和風成。我們知道當時我國和同時的歐洲不同，並無冰期的遺跡；而且當時我國北方一帶氣候雖冷，但空氣極其乾燥，既無大量的雨水，又不再受海水的淹沒，當然無冰，故冰成之說不能成立。又黃土層並無紋理，且亦沒有海中輭體動物的遺蛻，而祇有陸上輭體動物的遺跡，當然不是水成。照現在看來，要以風成之說爲最有理由。因爲黃土質地極細，風力可以吹動；土層絕無紋理，這點唯有風積可以說明。加以黃土之中埋有陸上的輭體動物，可見此種黃土並非水積而成。尤其近人在黃土中所發見的駝鳥蛋，其殼原極脆弱易破，但覺完好如初，尤足證風積成層說的合理。(十一)

在黃土中哺乳類動物的遺跡很少，偶然見有骨和齒，大概是象和毛犀的遺物。毛犀的化石在歐洲爲後新紀中葉的生物，當時又正是歐洲的冰期，所以我們一面可以推知中國的黃土層成於歐洲的冰期，一面又因爲犀而有毛，推知黃土積成時，我國北方的氣候確很寒冷。我國舊石器時代的先民就最初出現於黃土的形成時代。我們在敍述這一段史跡以前，還有幾句附帶的話要先說一說。

我國北部一帶自從後新紀初年以來直到現在，可說是一個水和空氣永在爭雄的戰場。當後新紀初年原人

出世時代，華北一帶溫而且溼，實爲水的雄霸時代。黃土底層之下積有沙礫，就是明證。但到後新紀中葉，北風怒號，黃土漫天，把我國北部一帶地方幾乎囊括以去。所有江河，無不因黃土的愈積愈厚，由淺而枯。我國北部頓成一大草原地帶。這可說是空氣雄霸的時代。

但自新生代初年以來，我國北方的雨量忽又恢復常態，豐富起來。此後天雨成河，河流入海，風起土飛，落入河中。河水成渠，河牀淤塞，河道乃不得不屢變而成水災。我國古代的農民在此種水旱交乘的厄運之下，努力奮鬭，農業技術的發展遂達絕頂，而我國農民的勤儉耐勞，百折不撓等美德，亦都因而生了。(十二)

我國舊石器時代人就最初出現於黃土的形成時代。

(2)　舊石器時代人的出現

歐洲的舊石器時代人出現於離今約五十萬年到十萬年前的冰河時代，我國的則出現於同時的黃土形成時代。

我國舊石器時代人的居地已經發見的計有兩處，都在內蒙古沙漠南邊附近黃河的地方，黃土層的下半部。(十三)遺物中有紅色石英石和硅質石灰石所造的器具，如鑿、刀片和剖土器等；以及食餘的驢骨，和犀、象、土狼、羚羊的骨，駝鳥蛋等。關於人跡祇有人齒一枚。此項石器的發見雖是證明我國的史前史上有過一個舊石器時代，而生物遺跡中的哺乳類和駝鳥，在歐洲原是舊石器時代的生物，亦足證中歐這兩個時代確在同一時間。

我們根據地層情形和動物遺骨推測起來，那時我國人所處的環境和現在確是很不相同。例如犀、象等動物，到如今早已消滅了。那時我國先民的文化程度，當然還很幼稚。甚至他能否當得起眞人這個名詞，恐怕還是問題。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他的生活確比從前的北京人進步得多。他顯然是一個强有力的獵人，已能統制當時草原上的巨獸，不再和北京人一樣終日蹲在洞穴中，過了一種淒涼孤獨的生活了。

（3） 新石器時代遺物的失傳（十四）

當後新紀中葉黃土正在形成時，我國北部確有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已經證明了，但自此以後到所謂「仰韶文化」興起以前，我們到如今還尋不到一點新石器時代的遺跡，這又是什麼緣故呢？照現代學者的推測，以爲當黃土積成時代，我國北部的平原蓋上一層厚到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的黃土，一定是一個旱魃爲災的時代。平原上的居民一定都被逐一空，華北一帶在當時一定變爲一個無人之境。這或者就是我們在黃土層中尋不到新石器時代人類遺跡的理由。

在黃土形成時代以後，我國北部的氣候又發生一種變化，雨量又豐富起來，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因此在黃土的高原上面匯成了許多新的河流。我們祇要看看河岸的高聳，河道的深度，就可想像到當時河流侵蝕力量的偉大和雨量的豐富。同時並可想像到那時的氣候和地形一定利於人類的繁殖，而我國的新石器時代先民或者就在這個時候安然渡過。我們在張家口附近曾經發見一種新石器時代的石刀。尤足證我國確曾有過這

樣一個時代。

不過那時我國北方人的居地，一定多在河邊。他們所留下來的遺跡，後來都被河流侵蝕而完全消滅了。而且當時一班先民大體都以漁獵為生，人口既不會很多，而且又多逐水草而居，聚集於一處，所以遺跡亦就很少。這或者就是我們在黃土上層所以尋不到新石器時代先民遺跡的理由。

中國固有文化的起源和有史時代的開幕

（1） 仰韶文化的興起（十五）

但當我們在我國北部的大平原上——西到甘肅，東到河南——再發見先民遺跡的時候，我國的史前史又放出極大的光明了。這就是以最初發見之地河南仰韶村得名的，所謂「仰韶文化」——亦就是石器時代告終，金屬時代正在開始的文化。

我們在仰韶村所發見的遺物，計有石斧、石鑿、箭頭和陶器等。就中尤以有圖案的陶器——如盤、碗、杯、瓶等——為最重要。這類陶器極像東歐地下所發見的陶器，而且在歐洲方面已證明為石器和金屬兩時代過渡的遺物；所以有人以為仰韶時代的文化就是石器金屬兩時代過渡時期的文化，而此類陶器或就由東歐方面傳來。

我們在陶器的殘片上見有米殼的印象，可見我國種米的起源很早，而且可證當時我國北部的地形雖係高

原，但河道還是很淺，祇宜於水耕；和現在河深土高祇宜種麥的地形完全不同。我們又在陶片上見有布絲的印象，亦足證當時紡織工藝的發展。

又當時的陶瓶，多係尖底，不知當時使用的人怎樣安排。但後來他們把三個尖底瓶合而爲一，遂成中國最古的鬲，這可說是最足代表我國古文化的特徵，而且最足證明我國先民創造文化力量的偉大。這是因爲鬲是古代世界通行的東西，而獨鬲的一種，卻爲我國先民所獨創。

據我們的想像，那時的我國北方一帶平原上大概已經密佈了三三五五的村落，所有居民大概都是耕田的農民，他們實在是「原始中國人，」可當做我們的眞正始祖。

仰韶文化的遺跡非常豐富；實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那時的農業更進步了，手藝更複雜了。而且大家多聚居一處，所以人口亦較前大增了。當時我國人當然已發明陶器。有圖案的陶器雖或者傳自西方，但鬲的製造卻出於我們先民的獨創，而且足以代表我國的古文明。當時他們的食物已是由南亞傳來的米，而不是由西亞傳來的麥。所以仰韶以前的時代實在是我國的史前史，而仰韶以後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商代文化出現時止，實可稱爲我國文化的起源時代。至於仰韶時代離今究有若干年，有的以爲在公元前三千年，亦有以爲在公元前二千年，尚難斷定，不過他比商代文化爲早，那是無疑的了。

（2） 有史時代的開幕

仰韶時代以後，至商代文化興起以前，其間有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的歷史，我們除文字上的傳說外，尚還絕無所知。此後我們在地下所發見的遺物已是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到一〇〇〇年間的商代文化了，這就是「殷墟」的甲骨文和青銅器。我國古代文化的特點，如政治、宗教、文學、曆法、美術等，到此都已粗具規模，我國有史時代到此總算正式開幕了。（十六）

（一）西洋學者當中有功於我國地質史研究的，當然要以十九世紀後半期遍遊中國並著有中國一書（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五年間陸續出版）的德國學者李什多芬（Ferd von Richthofen）為最著，他可稱為現代研究我國地質的元勳。繼起的為二十世紀初年美國卡內基基金委員會和美孚公司所派的幾位地質學家，對於黃河長江兩流域的地質亦編有極詳實的報告。最近二十年來則有前北京地質調查所中美國學者葛拉普（Amadeus W Grabau），北京協和醫院的白培克（Davidson Black），以及紐約自然博物館所派的蒙古古物搜集團安德留（Roy Chapman Andrews）等諸人。又有瑞典學者安特生（G. Gunnar Andersson），赫爾（T. G. Halle），威曼（Carl Wiman），盛丹斯基（Otto Zdansky），以及法德諸國的教士。在這許多學者當中，要以安特生和葛拉普兩人的研究為最有貢獻。前者對於我國考古學和古生物學上的發掘事業頗為努力，凡是恐龍遺骨的搜集，北京人的發見，仰韶文化的發掘，多由他主持工作。去年出版的 The Childred of the Yellow Earth 一書，就是他敘述最近二十年來我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發展經過的一種通俗著作，很值得研究我國史前史者的一讀。葛拉普對於我國的地質學有精深的研究，貢獻很大。至於我國的古生物學者當然要以多年主持地質調查所的翁文灝、丁文江

諸氏和在他們調查所中所造就出來的許多青年學者爲最有貢獻。

（二） 研究我國古生物的工作，雖不始於二十年前，但中外學者對於我國史前史的研究，要以最近二十年來爲最熱心和最有成績。

（三） 二十年來我國史前史發掘的工作，大都以黃河流域爲限。大概西到西寧，北到內蒙古和河套，南到河南，東到遼寧和山東。而且就在這一帶所有工作亦還是限於幾個地方，並不很普遍，而且亦並不很有系統。所以我們現在所得的結論，將來當然需要繼續的補充或訂正，這一點我們應特別注意。

（四）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安特生曾在河北省北部的岩石中發見過兩次。參閱他所著的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Chap. 1, pp. 1–16。關於我國元古代的地層和生物的情形並可參看Grabau. "The Sinian System,"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I, 1922。

（五） 詳見 Grabau. Stratigraphy of China, Peking, 1923–1924。

（六） 黑龍江濱的恐龍類遺骨，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七年間爲俄國古生物學家克利斯託夫維赤 (A. N. Krystofovich) 所發見。內蒙古的則爲美國人安德魯部下的古生物學家格蘭伽 (Dr. Walter Granger) 於一九二二年所發見。山東的則先於一九一三年爲德國教士麥爾斯 (R. Mertens) 所發見，後來又於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間由安特生和茲丹斯基等所發見。參閱 Carl Wiman, Extinct Animals, 1922, pp. 24–5。

（七） 關於我國北部山脈的形成，詳見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Chap. 4, pp. 54–69。

（八）關於我國「龍骨」的科學研究，要以一八九九年來華的德國學者哈白拉（K. A. Haberer）爲最早。他在上海、寧波、北京、宜昌等地的藥舖中蒐覓搜羅，後來交與德國明亨城什羅塞教授（Prof. Max Schlosser）加以研究，分類的結果得九十種。

（九）什羅塞研究所有我國人所謂「龍骨」的結果，證明和古代地層中的爬蟲類，所謂恐龍的絕無關係；實是近生代的哺乳類動物。

（十）詳見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Chap. 6, pp. 94–126。

（十一）黃土原於風成的學說，創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學者李什多芬，今已證明不誣。他又以爲黃土原自我國西北部的沙漠中吹來，其說亦是。不過近人以爲有一部分黃土本係近生代初年我國北方固有的土質，所以黃土的來源不盡是外來的。

（十二）詳見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Chap. 7, pp. 127–145。

（十三）河套南部長城附近舊石器的發見，要以法國天主教士桑志華（Emile Licent）和德日進（Teilbard de Chardin）兩人爲最有功。桑自一九一四年來華，於黃河流域中廣搜現代動植物。後來又於一九二〇年在甘肅東部最初發見人造的古石器，爲後來發見我國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先驅。到一九二二年他從巴黎請到名古生物學者德日進，公同從事於河套方面的發掘，終於黃河邊，附近長城的兩邊地方發見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居地，爲我國史前史上一大發見。一九二八年德日進於山西、陝西交界處黃河的兩岸發見殘遺同時代的遺跡。詳見兩人合著的 L Anthropologie (1925) 和 Memoire 4 of the Institute de Paleontologie humaine in Paris。

（十四）詳見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Chap 21, pP 332–333。

(十五) 詳見 Andersson 同上著作 Chap. 10, pp. 163−186, 和 Chap. 21, pp. 330−338。

(十六) 郭沫若氏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導論八頁至九頁）說『我們中國的歷史起源於什麼時候？儒者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根據最近考古學的知識所得的結果是：

『(一)中國的古物祇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銅器青銅器。在商代末年都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

『(二)殷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而且寫法不一定，而文的構成上亦或橫行或直行，橫行都或左讀或右讀，簡直是五花八門。可以知道那時文字的產生還不甚久，文字還在形成的途中。

『(三)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為主要的生產，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耕器還顯然是蚌器或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是很幼稚的。

『我們就根據這三個結論可以斷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

太平軍未嘗禁絕儒書說

羅邕

余前輯集太平天國辨證錄一書，因集稿無多，未能出版。此篇即由辨證錄內抽出，藉以為蔡孑民先生七十大壽及柳亞子兄五十大壽之紀念。

太平天國所崇奉之宗教為基督教，此固盡人所能知矣。其時以國教既立，於其他各教，如儒、釋、道等，當然在排斥之中。釋、道暫置不論，茲先論其排斥儒教之事實，如曾國藩討「粵匪」檄有云：

> 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

又太平軍禁律，有云：

> 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

據上二說，是太平軍國境中，無儒家經書之存在也明矣。然事實上，正有未必盡然者。如蕭一山君所輯太平天國詔諭致釋，載有干王洪仁玕幼贊王蒙時雍殿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在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所發會衔詩論一通，內有云：

> 是以前蒙我真聖主降詔，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御筆改正。非我真聖主不恤操勞，誠恐其誘惑人心，紊亂真道，故不得不亟於棄偽從真，去浮存實，使人人共知虛文之不足尚，而

眞理自在人心也。

據此而論，雖改正之六經，迄今尙未聞有所發現。然當時必有此事實，可無疑義。且此事不特于王論中有所記述，卽李圭金陵兵事彙略中亦有一旁證。彙略記當時改定之經書如孟子首章，改爲：

孟子見梁惠相，相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郭（天王父名國游故避諱改國字爲郭字乎？）

於此益可證實太平軍中，必有改定之儒家經書矣。不特此也，卽太平重要文件中，亦頗有引用儒書者。茲舉證如下，以證明太平軍中之未嘗絕對的禁止儒書焉。如天王所作原道醒世訓中，引禮記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同訓又引易經，而加以解說，如云：

在易，同人於野，則亨，量大之謂也。同人於宗，則吝，量小之謂也。

又天王所作原道覺世訓，引中庸云：

天命之謂性。

又引詩經曰：

天生蒸民。

天上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

又引書經曰：

天降下民，

又引孟子曰：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

又太平軍中最爲重視之天條書，引詩經曰：

殷之未喪師，克配皇上帝，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皇上帝，聿懷多福。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皇上帝臨爾，毋貳爾心。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皇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

又引孟子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皇上帝，寵綏四方，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皇上帝。夫道，一而已矣。

又引書經曰：

予畏皇上帝，不敢不正。皇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敢祗承皇上帝，以遏亂略。惟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

又引易經曰：

先代以作樂崇德，殷薦之皇上帝。

又天父下凡詔書（案太平文件中，天父下凡詔書計有兩種：一爲辛開元年十月廿九日，因周錫能反骨偏心，東楊僞托天父下凡，明爲指出判處極刑；一爲癸好三年所鐫之本，記東楊僞托天父下凡，訓責天王事。此處所據，係後一本。）引論語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忠焉能勿誨乎？

節用而愛民。

又干王洪仁玕所著之欽定英傑歸眞（此處所據本，係秀水王氏信芳閣所藏白棉紙精鈔本。）引書經曰：

天降下民，天生烝民，維皇上帝，降衷下民。

惟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又引孟子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又引論語曰：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引易經曰：

君子吉，小人凶；悔厲吉，失終凶。

綜上所記，可見儒家之四書五經，在太平軍中，固未嘗絕對的禁止也。（惟大學及春秋，尚未見引用。）且其間強改上帝為皇上帝，更可見其需用儒書之殷矣。

附記：太平文件中，引書間有錯字。茲為存真起見，概未為竄改。

我國博物館事業之發軔

陳端志

我國最早的博物館

博物館在教育上的價値，原和圖書館相等，猶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偏廢的。近年來我國文化上的建設，圖書館方面規模粗有可觀；而於博物館方面之設施，至今尙在萌芽。影響所及，不但教育不易普遍，卽民族文化亦蒙莫大之損失。

我國博物館之發軔，尙在遜清光緒季年。張謇南通博物苑品目序云：

清光緒乙巳，以師範教授博物之須有所借也，始營苑於校河之西，徙荒冢千，並民居三十許爲之，要於畢物而已。而須徵者廣，集物亦賾，民國三年甲寅，乃釐成天然、歷史、美術三部，品物凡二千九百有奇。設苑爲教育也，册析歷史之涉教育者，凡爲部四，隸目若干，所以昭苑掌，示來者。南通昔一州耳，奚足以言博物？而苑自此始。蓋嘗請於清學部建國立博物苑，議者格焉。竊惘夫學之不可以無徵也，商羊萍實，聖人知之，後世經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詩書所載，鳥獸草木播於當時里巷之口，乃其說亦千載而愈棼。古之作者正名，小學之教先名，名實旣不符矣，學者乃習矣而不察其物。泰西諸國博物苑之制，舉政府之力，傾一個人之輸向營之，費恆數百萬千

萬，如是其艱也！曾篋人子而不自量度，折臂捐脊，而畢爲蹴之所蹂；夫亦謂不分畛華，而但爲培壅，不移於海而但爲深詁，淺益高之而亦將有蟜焉，深之而亦有濬焉者，無自小而觸突，以是鍥而不舍者，亦且十年。國所獨有者，繫古今之名，同於他國者，驗中西之品，離合互辨，諮諏通人，亦有月日。凡以爲學於斯者，觀器而失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縱之千載，遠之異國者，而昭然近列於耳目之前。抑聞公法：戰所在地圖書館博物苑之屬，不得侵損，損者得索償於其敵。世變未有屆也，縷縷此心，貫於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於數十百年之後；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吾者一士所植，願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光緒乙巳即公元一九零五年，這篇序文爲甲寅中夏所作，即公元一九一四年，觀其「嘗請於清學部建國立博物苑，議者格焉」句，則前乎此者，未有大規模博物館之設立，而距今三十一年前，南通博物館的經營，實爲國人創辦博物館之發軔，雖當時規模狹小，僅供師範教授的簡單設備，然經營十年，張氏以一人之力，搜羅物品至二千九百有奇，這在我國博物館史上，乃是最先的一頁。

外人在我國設立的博物館

在南通博物苑設立以前，外國人已有在我國設立博物館者，其年代最久的要算震旦博物院，該院爲法人韓伯祿司鐸（P. Haude）所創辦。當韓司鐸未來中國之先，徐家匯天主堂中雖略已收藏生物標本，然還沒有博物

館之陳設。公元一八六八年一月九日（同治七年）韓司鐸抵滬後，即入吾國內地，隨處考察，而於長江流域尤爲注意。每次返滬，必攜帶多量之珍奇標本，妥爲保藏，初名自然歷史博物院，繼續不斷凡三十餘年。嗣後接任院務的各司鐸，一如韓司鐸之所爲，而搜羅日益豐富。至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始建院舍於徐家匯耶穌會總院的南面。積年累月，物品益富，乃於民國十九年另於震旦大學之旁興建大廈，其中貯藏吾國所產植物標本之富，爲遠東第一。是則吾國博物館事業之萌芽遠在五十餘年以前，祇以限於外人經營，不予公開陳列，其功效僅爲文化保管人，不足以爲社會之良導師，故年代雖久，搜羅雖多，絕未引起國人的注意。

震旦博物院外，尙有亞洲文會設立的上海博物院，當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時，即在上海博物院路會址舉行第一次建築會議，設立籌備委員會，後經該會負責人經營不懈，始有今日之成就。外國人在吾國設立博物館，該會與震旦博物院爲最早。該會陳列品雖不若震旦之豐富，而以與外界聯絡較多，且又有臨時展覽及公開演講的舉行，故國人所得的影響較震旦爲大。

亞洲文會博物院後，越三十年而華北博物院成立。該館亦爲外人所設立，館址天津法租界海大道七十八號新學中學校旁，成立於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附屬於新學中學校。因係私立性質，經費時告支絀，故收集物品，遠遜於震旦及亞洲文會兩博物院。又以完全私立性質，外界絕鮮注意。近年來更以經費無着，宣告暫行停辦。

政府舉辦博物館的開始

華北博物院成立的明年，始有國人經營之南通博物院成立。因當時朝野上下，對於博物館事業尚未注意，故南通博物院成立以後，終清之世，除河北省國貨陳列所外，仍無一所公共私立的博物館繼起者。至民國三年，始有內政部長朱啓鈐氏的建議，將遼熱行宮所藏各種彝器，集而致之京師，設置於故宮外廷，是年十月正式成立北平古物陳列所，旋將文華武英兩殿改爲陳列室，後又建寶蘊樓，作爲存儲物品之用。這是吾國由政府經營博物館事業的最早者。

明年六月，江蘇省政府設立南京古物保存所於南京午朝門，這是吾國地方政府設立博物館之最早者。至民十七收歸教育部直轄，至今仍之。

自北平古物陳列所及南京古物保存所先後設立後，國人對於博物館事業，始稍稍注意；當時南通博物館的成績亦已漸著，益使知識份子對於博物館事業的感到重要，於是直隸省公署教育科，天津勸學所聯合各級學校，發起設立博物院，適嚴智怡氏歸自美國，搜集紅種人及暹羅等處物品多種，亦擬創立博物館，遂和直隸政學各界，聯合進行，是爲吾國政府與人民合作舉辦博物館之始。該館成立於七年六月，初名天津博物院，至十七年改名爲河北第一博物院。

與河北博物院同時籌備的尙有保定教育博物院，該院成立於民國五年，爲保定各學校和教育機關聯合組織，嗣以中經兵燹，曾於十四年停辦，至二十年十一月始集資復興。

在民國三四年頃，天津方面尙有博物館兩所，一爲法教士桑志華博士(Emil Licent)於民國三年開始籌備，成立於民國十二年，叫做北疆博物館，至十四年大加擴充，又添闢一公共博物院，至十八年試驗館新廈落成，容積又擴大兩倍。一爲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於民國四年開始籌備，至十四年正式成立，至十七年社會教育事業具由教育局接辦，該館因爲獨立機關，名曰天津廣智館。

此外尙有山東金石保存所，其歷史亦甚悠久，可與南通博物館相伯仲，祇以附設於山東省立圖書館內，故除少數專門學者外，不爲一般人所注意。該所當宣統元年時，羅正鈞爲提調，對於金石蒐集頗勤，後陳榮昌掌山東學務，特築博物館，將搜羅之標本、儀器等陳列其中。民國以來，以經費無着，未經發展，至民十八王獻唐爲館長，銳意搜羅，規模大備。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四年雙十節成立，爲吾國中央政府經營博物館事業之始。該院所藏，皆爲清故宮中物，在民國十三年清廢帝出宮後，所有國寶移交於吾國人民之手，即設立清室善後委員會，開始點查故宮物品。明年成立故宮博物院，內分古物圖書兩館，圖書復分圖書文獻兩部，並成立理事會以監督之。其收藏之富，實爲吾國現有博物館中首屈一指。

成立較早之專門博物館

以上所述，皆爲普通的博物館，至於專門之博物館，在吾國成立最早的要推北平之中央研究院天文陳列館，肇始於金代建康之役（公元一一二六年）取宋室在汴法物，輦致於燕，海陵貞元二年（公元一一五四年）始置銅渾儀於太史局候台。元初沿襲金舊，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始建司天台，隸屬於太司院。明朝稱觀星台，清朝稱觀象台，俱屬於欽天監。民國肇興，改名爲中央觀象台，隸屬於教育部。十九年國都南遷，改爲天文陳列館。

其他如漢口商務公所成立於光緒二十五年，天津考工廠開設陳列館於光緒二十八年，天津的河北省國貨陳列館成立於清光緒三十一年；江寧江南商品陳列所和北平市農事試驗場均成立於光緒三十二年；北平市國貨陳列館成立於民國元年；北平市衛生陳列所和商品陳列所均成立於民國四年；南京的地質調查所礦產陳列館成立於民國五年，皆爲吾國專門博物館中成立之較早者。

完全附屬於學校的博物館，首推交通大學的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博物館，成立於民國二年，雖係國立性質，因附屬於該校，又爲限於交通模型之陳列，外界都不甚注意。

新文化運動者的誤解

我國博物館事業雖較歐美各國爲落後，然在民國成立之初，一時曾有勃興之象，尤其在北方平津各地，官廳與人民方面，已經漸漸注意及此。但是，此種風氣，不但未曾普及全國，即在當時政治文化中心的平津一帶，到民國五六年後，反而沉寂下去。從此吾國博物館事業重行停頓，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即舊有之博物館亦幾爲國人所遺忘，論者皆歸咎於政治不上軌道，實則被新文化運動者對於博物館誤解所致。

在歐洲方面，因爲經過一次文藝復興，博物館事業和其他文化事業，同樣的突飛猛進；就是文藝復興以後，直到現在爲止，每經一度文化運動，不問他的思想是前進或復古，也不問他的政制是君主或民主，對於博物館事業總是一視同仁的愛護着，提倡着。在吾國適得其反；當民國七六年時，新文化運動已發軔於北方，按之常理，正在萌芽的博物館事業，當可隨新文化的怒潮而徧及全國，不致反因新文化運動的勃發，而欣欣向榮的博物館事業隨着夭折了。向來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現在談到博物館事業時，大家當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不知他在二十年前也曾轟動過，到了五四時代被新文化運動所遺棄而中斷的。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爲何把文化上生命之源的博物館事業瞧不起呢？這很簡單的，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者，對於舊有的不分皂白，務必掃除淨盡，他們誤認了博物館是保存古器古物的古典倉庫，他們便認爲是新文

化運動的障礙物，因之不但不去提倡，反把已經成立的幾所博物館，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十餘年中，幾乎不能維持下去。

論者以爲民八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家，或者如上所述而使博物館事業因之中斷。不過隨着新文化運動而後，又有新教育運動的潮流，學制上的變更，尤爲興學以來不朽之業。博物館原爲新教育中重要之業務，而我國新文化運動以後爲新教育運動的權威者，又多歸自博物館事業非常發達的美國留學生，其他制度與方法，一以美國爲準則，獨於博物館亦如新文化運動者的誤解而未曾提倡。這是我國從民國四五年後，直到民國十五六年以前，博物館事業所以中斷的所在。

博物館事業的進展

自國民革命軍奠定南京後，博物館事業始爲全國各界注意，民十八西湖博物館承西湖博覽會之後，正式成立，益使社會上對於博物館有深切的認識。自是以後，各省公私立博物館相繼成立者爲數亦多。至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教育部設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明年六月議決建築費一百五十萬元，並定中山門內近城路北舊旗一百畝爲院址。故宮博物院等皆就宮中原有古器物加以保存，規模較大，陳列品不限於古器物之國立博物館，首推該館。現在建築圖案，亦已確定，建築費之來源，又爲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則最近數年中，我國必有一所內容充實，

設備周全的國立中央博物館成立。計自南通張氏上書清朝學部建立博物苑以來，越三十年而始有中央博物館之籌設。

上海爲外人在我國設立博物館最早之處，又爲全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向無一所國人經營的博物館。至民國二十四年始由市長吳鐵城撥款三十萬元，在市中心區興工建築市立博物館，並設立董事會，推舉葉恭綽程演生爲正副董事長，十一月成立籌備處，李大超胡肇椿爲正副主任，陳端志徐蔚南鄭師許爲籌備員，翌年四月成立，計自外人在上海最先經營的震旦博物館，越六十八年而始有一所市博物館成立，我國博物館發展的遲緩，於此可見。

近年來我國博物館事業，除在國內各地多有建設外，並有選運精品，舉行國際展覽之舉。當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行政院決定選送本國藝術品，在英國倫敦舉行國際展覽，目的在使西方人士得以普徧地欣賞中國藝術的偉大與精美；乃組織籌備委員會以掌其事，又組專門委員會以司徵選的事務。其出品自上古以迄近世，凡銅器、瓷器、書畫、玉器、剔紅、景泰藍、織繡、摺扇、古書等，莫不具備。出品人除故宮博物院佔多數外，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圖書館，河南博物館，安徽省立圖書館等亦有出品。二十四年五月先在上海舉行預展，引起全國人士的注意，其盛況爲普通展覽會所鮮見。十一月在倫敦展覽，參觀人數的擁擠亦爲英國歷來美術展覽會所未有。二十五年五月運回後，又於六月在南京舉行展覽，參觀者的踴躍，仍不減去年的預展。於此可以證明國人對於博物館已經普徧

地認識，政府對於博物館事務的重視，亦不若過去的僅以裝飾品視之了。

博物館協會的成立

因爲年來各地設立博物館的日多一日，於是聯絡研究的機關——中國博物館協會，乃應運而生，這在中國博物館發達史中値得注意的一事。先是馬衡袁同禮等鑒於吾國近年屢有新發現各省市設立博物館的亦日以衆，應有一聯合團體，使已成立之博物館，及對於博物館有興趣的人士，便於互相借鏡，互相觀摩，因有博物館協會的組織，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成立於北平，推舉馬衡袁同禮朱啓鈐葉恭綽沈兼士李濟丁文江翁文灝等十五人爲第一屆執行委員。並於是年九月編印會報，每二月出版一期，專載博物館界消息，凡關於博物館界工作概況，專門論文及介紹書報等，均可於該刊中窺見一斑。

當博物館協會成立之日，北平圖書館更舉行歐美博物館展覽會於團城承光殿，出品都二千餘件，依其性質分爲六類：一、天然歷史博物館；二、專門博物館；三、藝術及美術博物館；四、名人故里；五、建築及陳列法；六、博物館出版品。更於會場出口處，陳列紐約及其他各大博物館所蒐集中國貴重古物的照片。該會雖係臨時展覽性質，可使民衆對於各國博物館有相當的認識，並使中國博物館界，亦有相當的團結。故其價値，亦在中國博物業事業發達史中，和協會有同樣的重要。

最後我們知道中國現有博物館若干所呢？這似乎很急於知道的一個問題，茲據中國博物館協會編輯的一覽中統計起來，連未曾調查清楚的和正在籌備中的，共計祇有八十所（見附錄）以視歐美各國，固然望塵莫及，即素稱對於博物館事業落後的日本相比，亦猶大巫之於小巫，我國文化的低落，教育的不進步，這亦不無關係。

王安石新政之評價

姜豪

一　王安石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曾封爲荆國公，故又稱荆公。宋眞宗天禧五年，生於臨江軍，哲宗元祐元年，卒於江寧府之蔣山，享年六十有六。關於王安石時代之國情，可分三點述之。

（甲）關於軍事者

北宋之建立，係由太祖趙匡胤代周而起者，其初襲周世宗之餘烈，又乘偏方諸國之衰弱，乃次第滅統之；是後爲防止諸將尾大不掉之弊，竭行中央集權政策，削諸將典禁兵及諸節鎭，命朝臣出知軍州事，又設通判以分其權，諸州兵之强者，皆升爲禁軍，弱者留爲本州給役。

太祖此種集權政策，其用心至佳，奈集權後中央軍隊不加整頓，卒使禁軍腐敗不能用，一遇戰事，致無可用之兵。太祖集權後初攻遼，敗績於高梁河，其後曹彬等分道北伐，又敗績，自是契丹歲入寇，而宋反居於防禦之地位矣。再後遼聖宗自將入寇，至澶州，未戰而和，宋允予「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繼之遼聖宗又求關南地，宋增「歲幣」銀絹各十萬而罷。

澶州盟後，遼患雖紓，而西夏之侵寇大熾，宋曾戰之而屢北，卒其後西夏因國內困弊而請和，宋亦歲給銀絹美其名曰「歲賜」。觀此北宋外患之盛，可知其兵力之衰弱。

北宋軍事之腐敗，不僅兵弱，且每遇歲荒，又以招兵爲救荒之政策，由是兵額大增，而軍政更亂矣。

（乙）關於財政者

北宋因養兵頗多，且多邊事，軍費自鉅，同時又以銀絹餌外寇，所費亦大。宋眞宗自澶州盟後，慮遼人復行啓釁，以遼俗信天，乃託言有天書降，封禪泰山，冀以愚惑敵人；但因之四方力爭營宮觀，事齋醮，糜費無數。宋有此數種鉅量支出，其財政乃至枯竭極度，而舉國不安矣。

（丙）關於民生者

宋承晚唐五代藩鎮暴斂之後，豪强兼并，田賦不均；且是時役法，計民貲產，以定戶等，按簿簽差，質以保管官物，助收賦稅，逐捕盜賊等事，役之重者，竟至破產不能給，使人民不敢事生產，由此則人民生計之困苦可知，加之天災時遇，而民不聊生矣。

二　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及其新政要目

安石生於北宋之衰世，目擊於當時政治之腐敗，以及國勢之危殆，乃創新政以救國救民，其政治思想，可分四

點述之：

（一）大體宗法於儒家的王道政策　安石之政治思想，大體宗法於儒家之王道政策，試觀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之主意，可以知之，茲節錄其原書於下：

「……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可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之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觀於上節書中，其道皆先王，言稱孔孟，顯係宗法儒家之王道政策。惟其法古意而不泥於古法，是其特點，決非

世俗之盲從古道而墨執古法之腐儒所可及者。

(二)賢良政治以有賢能人才為先決問題　實施賢良政治，安石主張以有賢能人才為先決問題，無賢能之人才，則良法無人創立，即雖有良法，亦無人推行，甚或不肖者反藉良法而行害民之事，安石此意，可於同書中見之：

「…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以今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嚮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對於賢良政治，安石主張須有賢能人才，對於人才之意，安石重在教養，取任之道，其於賢惡之分別，不專以唯心論為主，而兼及於良善環境之造成，此則又其特點也。

(三)治民之旨由感化轉趨於法治　安石對於治民之旨，其初認為法治是治民的表面辦法，教養和感化才

是根本辦法，所以當初不重視法治，而重視教化，其於「原教」一文內，詳言此旨。他曾經說：「治國家者，徒劬劬於法令誥誡，是謂失其本而求之文。不知其可。」但自安石執政後，其思想漸趨於法治。觀之安石周禮義序文意，可以證之，其原序節錄於下：

「……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其在「陳時政疏」內有云「夫天下至大之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另有一事，在安石執政時，曾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此與商鞅禁謗之意相同，當時司馬光責其侵官，安石答曰：「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此事亦可證安石執政後之傾向法治思想。

(四)財政思想主在生財　安石之政治主張，關於理財者居多，其財政思想，由取財而進一步從生財着想，即係富國必先富民之意，此則爲其特見。試觀其「答馬運判書」可以推求其蘊，茲節錄該書於下：

「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

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難歟？」

觀其書中「相市於門而盡得其子之財」之喻，以及「又失所以生財之道，」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諸語，極明顯的說明政府收括民財，並非理財的根本政策；而應從社會的生財着手，至於生財之道，則又須利用天地間的天然財源，如此天然的財源既闢，則由人民的富足而造成社會的富足，由社會的富足而造成國家眞實的富足。

安石於宋神宗時代，前後執政約十年，其新政之實施者至多，茲分類列述於左：

(一)關於教育政策者

(1)廢除科舉制度

(2)實行新貢舉制度

(3)興建學校

(二)關於軍政政策者

(1)實行省兵法

(2)實行將兵法

(3)實行保甲法

(4)實行保馬法

(5)設置軍器監

(三)關於經濟政策者

(1)整理財政行政

(2)實行青苗法

(3)實行募役法

(4)實行市易法

(5)實行方田均稅法

(6)制訂均輸法

(四)關於治水政策者

(1)疏浚黃河

(2)疏浚漳河

(3)疏浚汴河

(五)關於外交政策者

(1)河湟之收復

(2)湖南路諸夷之平定

(3)瀘夷之招撫

(4)交阯之征服

三 王安石新政之評價

安石新政之興建，其起因鑒於當時宋代內政外交之腐弱，乃欲有以改革而置於磐石之安，其政治主張之適詳而精密，與乎其從政精神之堅毅，在中國古今政治家中，實不可多得者。惟當其新政議行之際，反對者踵接而起；及其身後，論史事者，又每多非議之，甚者則更目之爲奸逆，是則其新政之善惡得失，自其評騭其價值之必要也。茲根據史實，以客觀的眼光，將其新政釋要分評之。

第一關於教育政策者，安石之要旨爲廢除科舉取士法，實行新貢舉和興建學校。宋初科舉制度，專重詩賦及背誦經義，以此種方法選取政治人才，實爲無理，所以安石之廢除舊科舉而施行新貢舉制度，於事實上確爲必需。至於其新貢舉制度之革除聲偶文章，而以經義由背誦進爲發揮其義理，及考試律令，重在實用之學，是爲其新法

之特點。

安石於新貢舉注重發揮經義之義理，爲使士人之思想統一，乃自著各種羣經之新釋義，頒之於學。此點，尤爲根本的革新方法。惟此點，予人以攻擊者更甚。

當時司馬光之攻擊新學制，於新法無可攻擊，乃以此爲主標，其言云：「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字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詩賦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就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

近人梁啓超評安石，力讚其學說，惟於此事亦非議之曰：「欲社會之進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無一不以整齊畫一爲貴；而獨於學術則反是，任其並起齊茁，而信仰各從乎人之所好，則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靈，濬之而不竭，强束而歸於一，則是敝之也。」

司馬光與梁啓超非議之言，在學術立場上確爲至論。惟思想之於政治，與乎思想之於學術，乃同途而異歸者也：在政治言，思想貴統一，在學術言，思想貴自由，梁啓超固已承認之矣。則要知安石統一思想之目的原在改革政治，而初非爲學術着想者也。欲言改革政治，若無統一之思想，則衆說紛紜，莫之適從矣。故統一思想之法，在某種政治革新的過渡時間中，乃爲必需的方式，是則烏能爲安石病哉？

安石改革學制的最後目標爲興建學校，其學校之分級方法及專導科制度，一如今日之大中學及專門學校，且又注意於各路學校之增建，則頗含普及教育之意味；在古代人物而具有一如現代人之思想，其異難能可貴矣。

第二關於軍政政策者，安石主要之新法爲省兵法，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和軍器監等。省兵法之旨，重在縮編訓練，以革除當時兵多而多老弱者之弊。將兵法之旨，重在使軍隊有系統之組織，與乎使有固定的訓練和指揮的將官，以革除當時軍隊組織散漫及無統率指揮者之弊。保甲法之旨，在於使民習武，由民衆自衛的作用而進爲衛國的作用，乃爲漸進的實行軍民合一的制度，以革除當時兵多傷財，和兵惡害民之弊。保馬法之旨，在使公家減輕負担，以馬託民代養，且可使其便於騎習，是則爲省費而兩利之法。軍器監之設置，意在改良及製造武器而使人事任其事，以權集中力量之效，而革除當時軍隊中武器腐窳之弊，以充實軍力。

安石改革軍政諸法，皆能深知積弊而切實際，且均有具體之實行辦法，實爲無上之善法。

第三關於經濟政策者，安石嘗設置三司條例及實行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和均輸法等。三司條例司之設立，係爲整理賦稅之初步，其作用以之統制全國之賦稅事項，使撙節靡費及弊混；雖此法只行十五個月，而已能省冗費十分之四，則其效之宏可知矣。且其規定一歲用度之方法，有如今日之預算決算制度，其法制尤屬難能可貴。

青苗法以輕息貸款於民之下種時，而收回之於其農產收穫時，乃爲救濟農民之經濟政策，其作用一如今之

農民，猶及生產合作社，實爲有利於官民雙方之善法，安石曰：『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此其自言青苗法之利，實未爲虛言也。

募役法之旨，在革除差役法人民所盡義務不平之弊；及改以錢代，而遍其義務於全體人民。且以資產及社會地位之多寡高下而定其役錢之數，使以各人之經濟能力而盡其能力所及之義務，有如現代之所得稅法，實爲至公之良法。且役者改徵爲募，給以酬報，更可收服務者專心致力之效也，

均輸法及市易法以官營買賣，及貸款於商人，以革除大商人之操縱貨價及剝削小商人之弊，其法有如現代之國營公賣及國家銀行貸款之法，而行之於十一世紀之中國，實爲歷史上之奇迹。

方田均輸法，以清丈土地，而據之以施行平均的賦稅，以除當時土地數量之無確數及賦稅混亂之弊。其利害至顯，故當時亦無甚反對者。

總觀安石於經濟政策之方略，其意義之深遠，有如現代民生主義之經濟政策，則其目光之銳利，實足驚人，且其所訂實施方法，又多切合實際，而能致於實行者。惟當時官吏無良，多藉法以營私，致成新法困民；此種結果，實非由於新法本身之不善，乃無非爲人事所害耳。

第四關於治水政策者，安石深知水利與農業之重要，故力務致力於此，其在執政之數年中，興修水利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觀此，其功不可謂不偉，其治河患之策，以順水性修築爲

主，故能節省民力而收宏效，此則爲其特點。至於當時反對其治水政策者，每以勞民傷財爲詞，而毫無治水之正當主張，徒以苟安爲尚，則未免太無意義矣。

第五關於外交政策，安石主以威除其暴，以德服其心者。蓋一本其自振以攘外，攘外以安內之整個政治主張者也。安石本此政策，乃能先後恢復河湟，平定湖南路諸夷，招撫瀘夷，及征服交趾；以數十年積弱之北宋，而能於數年間成此邊功者，其效已不可謂不宏。而當時反對之者，自謂其輕啓邊釁，要師勞衆；測此輩用意，無非主寇啓則乞和以苟安，敵驕則利誘以求歡，其喪心病狂，有如此者。

試觀當時韓琦之和戎政策曰：『臣觀近年朝廷舉其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制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柳植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今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彼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琦之言所謂啓敵之疑者，即指安石之新政；其意欲釋敵疑，則當盡除自新自振之設施。換言之，其所爲和戎者，乃無異於自束手足而長跪於敵人之前，以乞免死而已耳。其後彼又謂：『一振威武，恢復故疆』之言，試問藩籬盡撤，強敵尚不能，則威武何由而振，故疆何恃而恢復哉？其爲非自欺欺人，則爲癡人說夢矣。韓琦之言，可爲當

時反對安石外交政策者之代表者，反對安石者之見識若斯，觀此可益見安石之主張價値矣。

安石具有非常之才智，與乎富有堅毅大無畏之精神，其觀察力深而廣，其思想力遠而精，故能洞悉時病，而發爲切合環境之各種政治主張。但安石苦心力行之結果，新政無所成就，徒爲當時攻擊者衆矢之的。與乎遺笑屬於後世者，其故安在哉？余曰：「門戶之見，深樹於腐儒之心；嫉妒之情，狂發於權貴之懷，由是是非爲意氣所毀，黑白爲私情所蔽，異已者皆在排斥之列，排斥之無效也，以强辯謀阻止；阻止之無效也，乃不惜造作流言以汚毀之，勾結宵小以破壞之，世人以耳爲目，乃羣以禍國禍民者，謂之殃國殃民矣。且是非既毀，黑白既蔽，賢能者遂以明哲保身而不敢自進於是非之場，宵小者因之乘機矯飾以自附於孤立者之旁，以是非獨陷於「徒法不能行之境」，甚至良法而爲惡虎之假矣。此安石之所以失敗也。」

（關於王安石全部學說，及其新政實施之詳細內容，請參閱拙著「王安石新政綱要暨其政論文選」一書，世界書局總代售）

上海圖書館協會十二年史

胡道靜

成立時代的背景

上海圖書館協會成立於一九二四年六月，那時候上海已有一個較爲完備的公開的圖書館——上海總商會圖書館，一個純然爲社會服務的流通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而積二十年蒐藏，聚書至三十萬冊的東方圖書館也已經在起造專用館舍準備開放了。在學校方面，那末自中等學校起，差不多每個學校都有圖書館的設備，其間著名的，像南洋大學圖書館，同濟大學圖書館，上海商科大學圖書館，聖約翰大學羅氏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洋中學圖書館，澄衷中學圖書館，浦東中學圖書館，清心中學圖書館，民立中學圖書館都是。這種種情形，都非十年前所有，而顯出了現代圖書館運動在上海剛纔火花爆發的狀態。

同時，現代圖書館的管理技術，和業務推進與效率增加的方法，也因爲上海幾個圖書館中延請了專家主持，而獲得了研究與展施的機會。一位是復旦大學圖書館主任杜定友，他是廣東南海人，畢業於菲律賓大學，在校時從美國波克女士 (Miss Mary Polk) 習圖書館學，一九二一年回國，曾任廣東全省圖書事務委員，廣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廣東圖書管理員養成所所長，一九二三被上海復旦大學聘爲圖書館主任。一位是聖約翰大學羅氏圖

書館館長海斯女士（Miss Florence C. Hays）她是美國的圖書館專家，一九二二年二月經聖約翰大學聘至此間任館長，她以其專長從事館務興革，確使圖書流通的效率激增；她還曾為羅氏圖書館樹立了分館的制度。

還有幾位從事圖書館事業的人，在這幾年中也在非常的努力鼓吹和運動，如上海總商會圖書館主任孫心磐，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廣智流動圖書館主任貢謦頑等。

在此環境中，上海圖書館協會就誕生了。

最初的會章

上海圖書館協會創立會舉行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成立會舉行於同月二十七日。在開創立會之先，杜定友和孫心磐聯名發出過一封通函，云：

「鄙人等承中華教育改進社委託組織上海圖書館協會，以便共同研究改良圖書館事業，茲定於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假上海總商會圖書館開會討論，集議辦法，屆時務請撥冗賁臨是盼。」

二十二日出席於創立會的人氏如下：

孫心磐　（上海總商會圖書館）

余寄文　（上海大學）

杜定友（復旦大學）
鄒演存（廣肇公學）
沈濱掌（上海通信圖書館）
魏以新（同濟大學）
宋景祁（清心中學）
潘仰堯（江蘇省教育會）
黃維廉（聖約翰大學）
黃警頑（商務印書館）
周宸之（大同大學）
植野武雄（東亞同文書院）

創立會推舉潘仰堯、鄒演存、黃警頑爲成立大會籌備委員，並且通過草章。草章的要點如下：

第一條　定名：「上海圖書館協會」

第二條　宗旨：甲，研究圖書館之學術；乙，謀圖書館事業之改進；丙，謀各圖書館之聯絡與互助；丁，企圖各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第三條　會員分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二種：各圖書館及各教育機關設有圖書館者，每團體得派二人；圖書館館員或對於圖書館事業有興趣熱心研究者，經會員之介紹得為個人會員。

第四條　組織：設委員九人，於年會時全體會員選舉之委員中互推委員長一人，總務一人，編輯二人，調查二人，交際一人，文牘一人，會計一人。

第五條　會費：團體會員每年五元，個人會員每年一元。

章章在成立會裏修正通過，對於設委員九人改為十一人，就是把交際與庶務各增一人；總務改名庶務，文牘改名書記。旋又依法選出委員（有時亦被稱為職員）十一人，以杜定友為委員長。杜定友於會中報告發起的宗旨，並說明圖書館協會的內容有十大點：

一、提高圖書館地位；

二、辦以參考困難問題；

三、互相交換應用；

四、協助新設立的圖書館；

五、介紹圖書館人才；

六、提倡與鼓吹圖書館事業；

七、翻譯東西洋新書，以供閱覽；

八、發刊書報；

九、辦學及演講；

十、解釋一切的疑問。

介紹制度

上海圖書館協會成立後，值各學校放著假，而秋季始業的時候，又逢到江浙戰爭爆發（九月一日，）所以協會的事業無由發展。但是從十月起，對於調查上海圖書館的狀況，調查上海的出版物和聘請名人演講圖書館學說等工作，都已進行。在一九二四年內，還創立和施行了一種有價值的工作——「介紹制度。」我們已經知道，在那個時候，上海公開的圖書館僅總商會圖書館、通信圖書館等數家，其他許多圖書館，尤其是學校圖書館，藏書雖然是相當的豐富，但是都非普遍地公開的，因此雖說當時上海已有了三四十個圖書館，而一般的人還是找不到圖書館之門而入的。協會因此創立「介紹制度，」以期普及閱覽，由協會約定了會員圖書館，對於凡執有協會發給的介紹閱覽參觀證的，都允許進去閱覽；於是一般民眾向協會領取介紹閱覽參觀證的非常踴躍，據協會第一屆年會報告該證發出一千多張。

介紹證	上海圖書館協會
No.________	**介紹閱覽參觀證**
姓名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No.________
學校________	學校（或職業）________________
通訊處________	通訊處________________
期限________	期限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備註________	備註________介紹人____委員長____
介紹人________	

介紹的方法，經規定如後：

一、凡經本會介紹持有介紹證者得在本會會員圖書館（館名另列）閱覽圖書或參觀各部。

二、閱覽時間及一切手續均照各館原定規則行之。

三、介紹年限註明證上，過期作廢。

四、介紹費每年小洋四角，每四年洋一元，不限期者洋三元。該款概充本會經費。

至於持證可入的圖書館，據第一屆年會報告，共有二十六家。現在我看見一張名單（大約是第一次印的，）列名者計十九家，即：

館名	藏書以何種性質為多
總商會圖書館	商業
廣肇公學圖書館	文學
復旦大學圖書館	心理學
清心中學圖書館	文學

圖書館	特色
聖約翰大學圖書館	宗教及文理
南洋大學圖書館	工業
南洋中學圖書館	文學
南方大學圖書館	社會教育
東亞同文書院圖書館	日文
東方圖書館	方志
同濟大學圖書館	醫學
中華職業學校圖書館	職業
中華書局圖書館	教育
中法工業學校圖書館	工業
上海商科大學圖書館	商業
上海大學圖書館	政治
浦東中學圖書館	文學
上海通訊圖書館	社會學

省立第一商業學校圖書館 商棠

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

在一九二四——五年間，各地成立圖書館協會的很多，除了上海以外，還有北京、天津、南京、蘇州、濟南、開封、浙江、廣州、南陽各個地方。但是全國性質的圖書館協會還未曾有。先是，一九二三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組織圖書館教育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有促成各地方圖書館協會的議決案，並議定次年教育改進社在奉天舉行年會時，發起全國圖書館協會。一九二五年三月，上海圖書館協會接到開封等地圖書館協會的信，內容大致說，美國圖書館協會派遣代表鮑士偉博士來華，欲於中國圖書館事業有所贊助；鮑博士即將到滬，全國圖書館協會實有提前組織的必要，而全國協會地點，暫定設在上海，因為地點適中，交通便利，且可就近歡迎鮑博士。至於組織全國協會的種種手續，即擬由上海圖書館協會辦理。上海圖書館協會就開委員會討論，結果，先行通函各地圖書館，徵求意見，因接得青島、安徽、山西、河南、江西、蘇州、山東、開封、常熟、南通、金陵等處圖書館先後來函贊成設立在滬。上海圖書館協會復於四月五日假總商會圖書館開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關於此事的二案：(一)陳友松提議：本會先行組織全國圖書館協會籌備處，其設立地點及一切應行事宜，由全國圖書館代表決定之。(二)程藻成提議：以本月二十二日為全國圖書館代表來滬列席開會日期，二十五日閉會，俾可共同參與二十六日美國圖書館協會代

表鮑博士之歡迎大會。

四月九日，上海圖書館協會發出通函，請全國各省各縣各處圖書館派代表來滬組織全國協會，云：

「啓者，敝會迭接各處圖書館來函，擬推敝會籌備全國圖書館協會，事關全國圖書館界之發展，義不容辭，茲定於本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上海開會討論一切，並同時歡迎鮑士偉博士蒞滬，相應函請貴館，屆時選派代表出席，共襄盛舉爲荷，茲擬定辦法如下，諸祈查照、

「一、開會地點假上海徐家匯南洋大學圖書館舉行、

「二、各館代表請准於四月二十二日前到滬，逕至天后宮橋北堍與上海總商會圖書館孫心磐洪葆成二君接洽一切，或與河南路商務印書館黃警頑君及南洋大學[illegible]黃兩君接洽亦可。

「三、各代表膳宿，概由本會商准南洋大學招待，如不在該校膳宿者聽便。

「四、二十七日下午，上海各團體歡迎鮑博士及各處圖書館代表大會，即晚聚餐」——

同時——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方面，北京圖書館協會也因爲鮑士偉博士將來華，認爲全國協會須趕緊組織，因組織委員會籌備一切，設委員十人，諸仁甫爲主席，並邀同各地圖書館協會和海內熱心教育文化者共圖發起。四月十二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發起人大會，議決組織籌備會，是月十九日在師範大學教育堂開第一次籌備會，訂定下次籌備會在上海舉行。此時上海圖書館協會也正在積極進行全國協會的籌備事宜，而各

省圖書館代表應召蒞滬者已有十四省。爰於四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的籌備會中議決合組，遂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南洋大學、翌日在廣肇公學開成立會通過組織大綱，選舉職員，這就是中華圖書館協會在上海成立的經過。

中華圖書館協會組織大綱第二十四條規定，設總事務所於北京，分事務所於上海。該會成立後，總事務所就借用北京石虎胡同松坡圖書館內屋三椽設立，一九二七年三月遷入北京北海圖書館，至一九三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文津街一號新建築落成，特闢一室為該會事務所，卽於六月二十五日遷入。至於上海的分事務所，迄未設立。而一九二九年一月修正的組織大綱，第二十三條亦僅規定「設事務所於北平」了。

鮑士偉博士來滬

美國韋棣華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是在中國提倡圖書館最早的一人。她於一八六二年生於紐約，幼時卽欣慕中國，有遠遊志。一九〇〇年，因為她的弟弟韋德生教士（Rev. R. E. Wood）來華傳道已有一年，遂乘省弟之便，以償其平日的素願；而一到中國之後，竟以中國做她的第二個家了。韋德生教士在武昌佈道，棣華女士亦遂在武昌文華學校（Boone School）任教職。她對於教學非常的有興趣，並且覺得校中應該有圖書館的設備。一九〇三年，大學部成立，此種需要愈亟。韋女士雖則功課很忙，但是她立刻就在為學生們預備

圖書館了。她工作的興趣日益月增，常常寫信給她的美國朋友，婦女協助會以及教會刊物協會，請他們幫助書籍和金錢，於是一個小小的書藏乃在一間小室裏成立了。韋女士仍然理想着要造一所圖書館的屋子，她得到不少的同情於中國的美國友人及奉教人士的幫助，終於使理想成為事實在一九一〇年的春天，這所圖書館的新建築就開幕了，這時，她就計劃把這圖書館向校外的人們公開。這就是中國最早的最著名的圖書館——文華公書林（Boone Library）的起源。因為公書林事業的發展，就感到技術訓練的需要。韋女士得到她本國教會中的朋友的幫助，乃遣送沈祖榮赴美習圖書館學，三年之後，續遣胡慶生，這是中國赴美學習圖書館學最早的二人。沈氏歸國後，就聯合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各地去宣傳公立圖書館的需要，凡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河南、山西、直隸（今河北）足迹殆遍。韋女士又復感覺到中國以後所需管理圖書館的人材實多，應該就在中國設立圖書館學訓練學校，來造就青年人材為祖國圖書館服務，因和文華大學校長孟良佐主教（Bishop Gilman）商量在校中添辦圖書科（Library School）。得到主教的同意後，文華大學圖書科遂於一九二〇年三月開辦了。（後於一九二九年八月獨立，改名「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在教育部立案。）第一班共有六個學生，至今以「快樂的六個」出名（"The Happy Six"）。

一九二三年，韋女士為提倡圖書館起見，特來上海，和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晤面。余氏以為以庚子賠款的一部份發展圖書館事業，實為最善之法。因由余氏擬稿提議，向美國國會要求通過將庚款一部份撥歸發

爲中國圖書館之用。韋女士則赴各大埠，訪行政長官及有名學者贊助此事，得簽名贊成者一百五十人。韋女士乃攜該案赴美，親晤美國諸大政治家及國會議員五百餘人，請力爲贊助，均獲允許。旋該案經美國國會通過，但僅指定庚款撥歸中國教育文化之用，而沒有指明圖書館是否參與。庚款案通過後，美國組織董事會，專理庚款的支配，特請專家調查中國各項教育文化事業，以定用途。韋女士乃向美國圖書館協會請求派遣一位美國圖書館專家來華調查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狀況和需要，切實報告於該董事會，俾庚款分配時，於圖書館事業有一定的希望。美國圖書館協會因決派專家鮑士偉博士 (Dr. Arthur Elmore Bostwick) 來華調查，將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滬。韋女士得悉後，曾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上旬來上海，由上海圖書館協會的邀請，於十日下午在四川路青年會報告赴美運動庚款的經過，和鮑博士將來中國的消息。韋女士并盼望上海圖書館協會屆時能夠招待鮑博士。

鮑博士是美國康涅狄格州 (State of Connecticut) 人，得學位於一八八三年，曾任紐約流動圖書館館長，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館長，紐約公共圖書館流通部主任，紐約圖書館俱樂部部長，長島圖書館俱樂部部長，紐約州圖書館協會會長，密蘇里州圖書館協會會長，紐澤西州圖書館協會副會長。兩次任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來華的時候正任聖路易公共圖書館 (St. Louis Public Library) 館長。

鮑博士的到中國來，對於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具有很大的推動的意義，而全國圖書館協會亦能因此促成。

至於歸溯根源，我們是不能忘記韋棣華女士——她曾被稱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之皇后」（"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之功的。韋女士不單是把鮑博士請了來，并且鮑博士旅程費用，也是由她捐集的呢。

鮑博士於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乘美郵傑弗遜總統號(S.S. President of Jefferson)抵上海港。上海圖書館協會及各省圖書館代表三十餘人齊集招商局中棧歡迎之。鮑博士抵滬後，下榻於梵王渡聖約翰大學。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中華圖書館協會各會員，在聖約翰大學和鮑博士會議一切。下午，上海圖書館協會及其他團體共四十五個——除協會外，有江蘇省教育會、青年會、各大圖書館、學校、書店等——聯合假座四川路青年會開會歡迎鮑博士和各省圖書館代表。主席鄔演存報告開會宗旨，省教育會沈恩孚（信卿）致歡迎詞後，鮑博士就演說美國用庚款提倡中國文化事業的意義和現代圖書館的含義與圖書館長的責任，特別指出：圖書館有二定義，一多備書籍，一注意閱者，二者缺一，即不成為圖書館。圖書館長的責任有二，一是精編排，一閱者心理，二者缺一，亦不能成為良好的圖書館長。而於圖書館事業有所輔助、這些話對於從藏書樓轉向圖書館過程中的中國圖書館事業，是非常需要的啓發語。

二十七日下午七時，這些歡迎的團體四十五個又聯合假座大東旅社歡宴鮑博士及各省圖書館代表，鮑博

士在席間演說，說他在美未啓程前，就聽說中國有圖書館協會的籌備，及至抵滬時，而中華圖書館協會業已宣告成立，表示十分欽佩。

二十八日，鮑博士由杜定友等伴同參觀南洋大學、中華書局、徐匯公學、商科大學等，調查各圖書館的實際狀況，以爲作報告的根據。

二十九日，由鄧演存等伴同參觀滬江大學、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總商會圖書館、工部局公衆圖書館。下午七時，鮑博士以所帶的有關圖書館的影片在總商會放映，並說明美國圖書館的現狀。

三十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鮑博士赴杭州，接着到蘇州、南京、漢口、武昌、長沙、開封、太原、北京（今北平、）天津、濟南、青島、奉天（今瀋陽、）廣州等地。

鮑博士回國後，就以實情報告於美國圖書館協會及美國庚款董事會，并認爲中國的圖書館事業，有贊助提倡的必要。

後來美國國務院將退還庚款交中華文化基金會支配。中華教育改進社曾建議於文化基金會，請以美退庚款三分之一，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建設大圖書館四處，中華圖書館協會極力贊助此議；而中國工程學會則請以五十萬金創辦工程學圖書館及工業材料試驗所。但是當時其他各機關各學校的請求補助者爲數至多，難以支配，所以以上二議，都沒有通過。

至於分配結果，其關於圖書館事業者，決定以百萬元設立國立圖書館一所——這就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舍的建築費；——並補助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以擴充其課程。

圖書館學圖書館的設置

一九二五年秋季，上海國民大學在教育科中設圖書館學系，請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爲主任。國大圖書館學系的成立，曾得上海圖書館協會之奧援。

國大圖書館學系開辦的計劃共繼擬具十點，其第一點即爲設立圖書館學圖書館，在協會方面，本來也有此種志願。因此，兩個機關就共同組織圖書館學圖書館。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專門搜集現代圖書館學的書籍，供給會員和學生參考，並公開於研究這項學問的同志。館址即設在國民大學圖書館內。

圖書館學圖書館所藏的書，據國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目錄（附印於「國大週刊」的後邊）所載者統計，計有：

類號	綱目	中文種數	日文種數	英文種數	共計種數
〇一〇	圖書館學	八	二	二八	三八
〇一一	圖書館行政	一	—	八	九

〇二二　圖書館管理法	九	一	三六	四六
〇二三　圖書館建築與設備			二一	二一
〇二四　特殊圖書館	五		二二	二七
〇二五　科學圖書館			一	一
〇二七　圖書館學校	二		七	九
〇二八　讀書輔助品	三		一六	一九
〇二九　書目	一八	一	二二	四一
統計	四六	四	一六一	二一一

書籍的來源，可分爲下列的七種：

1. 杜定友寄存
2. 余斂甫寄存
3. 孫心磐寄存
4. 戈公振寄存
5. 杜定友贈
6. 中華書局贈

7. 東亞同文書院贈

據一九二九年所印的上海圖書館協會事業概況所載，說美國圖書館協會嘗捐贈圖書館學書籍多種，而藏書後來增至五百餘種之多。

一九二六年冬，國民大學停辦，圖書館學圖書館裏的書籍，曾一度移居於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大約是因爲書籍的來源多爲寄存之故，後遂無形散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協會舉行第八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務會議，嘗討論到重設圖書館學圖書館的事項，俾使能夠實現，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圖書館學展覽會

因爲要謀各圖書館的改進和發展，並且引起各界對於圖書館事業的興趣，協會就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日兩天，借江蘇省教育會開圖書館學展覽會。事前籌備了許久徵集關於：

一、圖書館學之書籍雜誌，
二、各圖書館之設備用品及表格；
三、各圖書館章程；
四、各圖書館之出版物；

五、各圖書館之印刷品及照片等；

六、各圖書館之裝訂品樣本；

七、各圖書館收藏之孤本、古本、精本、抄本以及其他罕有之書報雜誌；

八、其他與圖書館有關之事物。

以上各項，共得陳列品千餘件。兩天內前往參觀的約有三千多人；所傳播的影響頗大。展覽的物品，列舉如下：

（一）上海民立中學圖書館展覽品

1. 照片四張（辦事室、借閱室各一張，書櫥兩張）
2. 各種印刷品
3. 實用分類法
4. 卡片分檢盤
5. 藏書實匣
6. 排字盤

（二）上海商科大學圖書館

1. 商業書分類法　一冊

2. 美國國會圖書館商業書分類法　一冊
3.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目　一冊
4. 圖書館雜誌　四種
5. 裝訂書樣本　二種
6. 圖書館報告書　一冊
7. 圖書館照片　二張
8. 圖書館印刷品　十四種
9. 目錄用法說明書　二張
10. 圖書登錄簿　一冊
11. 目錄櫃　一具

（三）　上海總商會圖書館

1. 概況略述
2. 照片（閱覽室及出納處，書庫及辦事處，閱書室之一部）
3. 用具（置存借書證及書報匣，貼報簿，寄信匣，書架，兩面書架，雜誌架）

4. 印刷品（郵電章程，借書規程，館員辦事細則，徵求圖書通啓及謝函，謝狀，購書單，目錄卡，雜誌卡，日報卡，書報簽，介紹書閱覽證，取書券，書目標名卡，書報分類標名卡，催還書通啓，還書收據，每月各類圖書借閱次數及閱覽人數統計表）

5. 裝訂書樣本　五種

6. 圖書（新收珍奇鑑，鈔本王雅賓論學[illegible]全國文化[illegible]論英文本[illegible]名錄，英文本二千種商業書目錄，本館圖書目錄）

（四）　中華書局

1. 內部各種工作照片二十幀

2. 裝訂品及表格一全份

3. 稀本珍貴書籍六種（北宋初拓[illegible]內府[illegible]，唐拓[illegible]本，[illegible]政園詩畫冊，仇實父畫六家細楷冊，中華大辭典）

（五）　大夏大學圖書館

1. 圖書登錄簿

2 圖書館應用印刷品十種

（六） 同濟大學圖書館

1. 書籍　　七種

2. 裝訂樣本　　二種

3. 善本書　　八冊（李明仲營造法式）

（七） 交通部南洋大學圖書館

1. 善本書籍四十三本（圖書集成十本、明版心史二本、汪精衛發炸彈之書十二本，明版資治通鑑一本，明版白沙子全集十本，咸豐年汪化海觀察手札四本、居仁備覽三本，大佛頂首楞嚴經一本）

2. 圖書館學書籍（硬面三十九本、軟面七十一本，中文書籍十九函）

3. 案上卡片盒　　一只

4 雜誌貯藏盒　　五只

5. 歡迎鮑士偉照片　　一張

6. 廣告牌　　二十塊

7. 圖書分類法一本連書架　　一只

8. 辦事室招牌　　四塊

9.	廣告牌坐架	五只
10.	雜誌報告板	一塊
11.	書架標簽夾	一只
12.	鐵書插	一只
13.	假書木	一塊
14.	書架標簽片夾	三只
15.	照相架銅鈎	二只
16.	書標用具	十三件
17.	借書用具	十件
18.	本校出版物	五種
19.	裝訂用具	二十一件
20.	卡片目錄規則	一盒
21.	裝釘樣本	五本
22.	雜誌夾子	二只

23. 改良中文書書套　一個

24. 佈告照架　三只

（八）　杜定友先生

1. 杜氏叢書　四盒

2. 杜氏叢鈔　一函

3. 杜氏文存　一本

4. 杜氏彙載　一本

5. 書　十本

6. 卡片格式　二本

7. 圖書館材料集　一本

8. 圖書館新聞集　一本

9. 書標用具　三件

10. 排字盒　一只

11. 桌上卡片盒　一只

12. 打字機　一部

13. 鋼插及片張　各一件

（九）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

1. 卡片目錄

2. 直省通志府廳州縣志目錄

3. 中國古錢目錄簿及古錢模樣

4. 錫蘭貝葉經一卷

5. 滿文聖經

6. 坤泉鐵鑑

7. 一賜樂業教人趙映乘殿試卷

天主教人許纘曾殿試卷

8. 阮元手校至順鎮江志抄本

9. 徐文定公墨蹟

10. 天啓癸亥刻職方外紀

（十） 聖約翰大學羅氏圖書館

1. 本館內外部攝影
2. 新書進館程序表
3. 用品表
4. 設備圖式
5. 出版物
6. 裝釘樣品
7. 本館沿革瑣記
8. 書籍裝訂樣本　二種
9. 釘書具
10. 圖書館學書籍　三十二種

（十一） 沈仲俊先生家庭圖書館

1. 民國大新聞報第一號起（民國六年六月六日）
2. 民吁報第一號起（清宣統元年八月二十日）

3.晶報第一號起（民國八年三月三日）

4.申報「常識」「經濟」（附有細目）

5.芹香社約課（八股文鈔本）

6.四書合講（大文堂古版）

7.四書文精鈔共二十八冊（精鈔細字御覽）

（十二） 上海圖書館協會暨國民大學圖書館學系

1.圖書館學書籍　二百十五種

2.圖書館用具　五種

3.目錄櫃　一只

〔還有好幾家的展覽品，清單從略。〕

一月九日上午，圖書館學展覽會開幕，會場布置在江蘇省教育會三樓。同日下午二時，協會第二屆年會也在省教育會舉行。先由杜定友報告開會宗旨，繼由省教育會沈恩孚、廈門集美學校校長葉采真、國學家胡樸安、聖約翰大學圖書館館長海斯女士演講。海斯女士來華已四年，行將返國，演詞中深致中國人民和睦可親的感意，並以親見上海圖書館事業的進步和這次宏富的圖書館學展覽會為榮幸。又說及去年鮑士偉博士來華，曾搜集中國

圖書甚多，現均陳列美國展覽，其功能可以融洽彼此的隔膜，故她自己在本月底回美時，亦將多帶中國各種書籍及物件，以供美國國民的參觀。是日下午七時，協會在漢口路新半齋酒館公宴棄采爾及歡送海斯女士回國。

會員的數目

上海圖書館協會的會員的數目，據一九二五年第一屆年會時報告團體會員凡三〇，個人會員凡一六。一九二六年圖書館學展覽會特刊內載團體會員凡三二，個人會員凡七九。一九三〇年一月協會會報新年特刊內載個人會員凡六五（團體會員無紀錄。）上海圖書館史內載一九三二年的調查，團體會員凡三十餘，個人會員凡八十餘。

協會的地址

協會成立時，設會址於上海總商會圖書館內。一九二九年另設於通訊處於上海民立中學圖書館內。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第八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通過假文廟路上海市市立圖書館為會所。

出版的書報

協會最早的出版物，是圖書館雜誌，對於鼓吹圖書館事業極爲努力。一九二五年所出版的圖書分類法、著者號碼編製法、漢字排列法三種，是奠定圖書編排技術的重要著作。協會歷年所出版的書報，現在製表列下。至於報告書和概況等不錄入。

上海圖書館協會出版物表

書名		編著者	初版期	發行者	附註
圖書館雜誌			一九二五年六月	上海圖書館協會	僅刊一期而止。
上海圖書館協會叢書	圖書館分類法	杜定友	一九二五年	上海圖書館協會	一九三五年印行再版修正本，名「杜氏圖書分類法」，不屬於協會叢書。
	著者號碼編製法	杜定友	一九二五年	上海圖書館協會	一九三三年八月重印，名「杜氏著者號碼表」，不屬於協會叢書。
	漢字排列法	杜定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上海圖書館協會	杜氏於一九三三年另編「漢字形位排檢法」一冊，在中華書局出版。
	圖書館通論	杜定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商務印書館	
	圖書選擇法	杜定友	一九二六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	
	圖書目錄學	杜定友	一九二六年七月	商務印書館	
	兒童讀物選擇法	[illegible]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大東書局	
上海圖書館協會會報		陳伯逵	一九二九年九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	上海圖書館協會	月刊，共出八期。
中國圖書館名人錄		宋景祁	一九三〇年三月	上海圖書館協會	

附記　上海圖書館協會叢書，照一九二五年預定的計劃，還有圖書館建築及設備，圖書索引法，圖書貯藏法，圖書登記及訂購，學校圖書館，館員之訓練等多種，但是都未曾出版。而兒童讀物選擇法一種則不在計劃之內。

八次年會

協會會章規定每年舉行會員大會一次，討論要案，選舉委員，并請專家及名人演講圖書館學術。事實上未能按年舉行，但是也曾一年開過兩次。截至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協會成立十二足年，——共會舉行年會八次。現連同成立會製表如下：

上海圖書館協會歷屆年會紀要表

屆次	舉行時期	地點	演講	決議要案	入會產生本屆委員
成立會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總商會	杜定友「圖書館協會之內容」		(委員長)杜定友(編輯)潘聖一，陳伯逵(調查)馬崇淦，潘仰堯(交際)朱少屏，黃警頑(庶務)鄒恩泳，黃維廉(會計)孫心磐(書記)梁朝樹。
第一屆	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下午二時	上海總商會	江亢虎「美國圖書館中之中國書」方椒伯「商人與圖書館」鄭宗海「談修學」		【委員長】正—杜定友，副—孫心磐，【執行部】(文書)潘仰堯，王恂如，張均偉女士，張爾澄—事務—穆藻成，王寅清，宋景祁，黃警頑(會計)徐佩珍女士，孫心磐(交際)朱少屏，馬崇淦，沈仲俊；俞慶棠女士【研究部】(主任)陳伯逵，尤懷甫(出版)潘聖一，馬崇淦，傅緯平，孫心磐(編輯)黃維廉(出版)，楊清源

第二屆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下午二時	江蘇省教育會	沈恩孚「圖書館之要義」、葉居眞「圖書館之建設」、胡樸安「中國書籍編目法」、海斯女士「中美圖書館之感情」		
第三屆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	徐滙總商會三樓會議廳			（委員長）王雲五（委員）黃警頑，孫心磐，杜定友，王恂如，沈仲俊，程本海，陳伯逵，胡愚生，潘聖一，陳本松，黃維廉，宋景祁，朱香晚，潘仰堯，姚雨蒼，王宸清，程葆成，陳葆浩，鄭傳箕，章均偉女士。
第四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	上海總商會		修改章程第五條之「設委員二十一人」改「十一人」	（委員長）王雲五（委員）孫心磐，沈仲俊，陳伯逵，潘聖一，金敏甫，王恂如，沈丹泥，宋景祁，黃警頑，石斯馨。
第五屆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	澄衷中學圖書館	馮陳祖怡「上海圖書館事業今後之工作」、劉乾九「圖書館與文化之關係」、蔣標「圖書館與社會之關係」	照向章加添監察委員三人。	【執行委員】（常務）陳伯逵，宋景祁，徐遇文（文書）王恂如，王慶勳（會計）沈仲俊（研究）金敏甫（宣傳）馬崇淦（調查）孫心磐（交際）黃警頑，徐能庸。【監察委員】馮陳祖怡，潘聖一，石斯馨。
第六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時	上海市商會圖書館	孔敏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概況」		【執行委員】（常務）孫心磐，王雲五，馬宗榮（文書）孔敏中，陳伯逵（會計）宋景祁（研究）杜定友（宣傳）馬崇淦（調查）黃維廉（交際）黃警頑，徐賢。【監察委員】沈仲俊，李大民，石斯馨。
第七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時	上海市市立圖書館	陳獨醒「中國圖書館之五大問題」、杜定友「經濟恐慌中之圖書館新趨勢」		【執行委員】（常務）杜定友，孔敏中，宋景祁（文書）錢存訓，陳伯逵（會計）蔣錫榮。（研究）黃維廉，王雲五（調查）錢亞新，胡亨。（宣傳）馬崇淦（交際）黃警頑，馬宗榮。【監察委員】潘仰堯，徐能庸，朱少屏。

第八屆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	新閘路世界社			[執行委員]程定友，徐則驤，查修，李公樸，馮頓(以上常務)徐則驤(書記)李公樸(會計)程伯羣，顧瑞，陳伯逵等十一人。[候補委員][illegible]人。

(注)·張錫榮及胡卓係候補執委。

(附記)各執行委員的職務是由每屆大會以後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裏互推出來的，而不是由大會選舉中直接指定。今為簡便起見，所以就將他們的職務注在名下。

現行的會章

一、定名　上海圖書館協會。

二、宗旨　(一)圖書館之聯絡與互助；

(二)圖書館學術之研究；

(三)圖書館事業之改進；

(四)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三、事業　(一)討論及研究圖書館之管理方法及各種制度；

(二)實行圖書之互借及交換制度；

(三)介紹閱覽；
(四)選擇圖書及購訂圖書之合作；
(五)調查圖書館狀況以謀管理法之改進；
(六)輸流參觀及研究；
(七)發刊圖書目錄，介紹新舊書籍；
(八)發行圖書學報，以研究及討論圖書館問題，流通圖書館消息；
(九)發刊上海各圖書館總目錄及各種彙報；
(十)設立圖書館學之圖書館；
(十一)設立圖書館學講習會，及函授學校；
(十二)介紹圖書館人才；
(十三)鼓吹圖書館事業；
(十四)普及圖書館運動；
(十五)其他關於圖書館及出版物之事業。

四、會員

(一)團體會員　（各圖書館及各教育機關設有圖書館者，每團體得派代表二人；）

(二)個人會員 (圖書館員或對於圖書館事業熱心研究者，經會員之介紹，得爲新會員。)

五、組織 設執行委員十一人，監察委員三人，於年會時選出之。執行委員中互推常務委員三人，文書二人，會計、研究、宣傳、調查各一人，交際二人。遇有特別事務時，設各種特務委員會，人數不定。

六、會期 (一)年會 每年一次；

(二)全會 每半年二次；

(三)執監會 每月一次；

(四)常務會 每兩星期一次；

(五)臨時會 由常務委員召集之。

七、會費 (一)團體會員每年五元；

(二)個人會員每年一元。

七、會所 暫設上海市市立圖書館。

九、附則 本章程有未盡善處，在大會提出修改，得到會者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之。

上海圖書館之現狀

在上海圖書館協會成立後的十二年中，上海的圖書館已經有了許多的進展，因而擺開了現在的局面：

現在上海有三所市立的圖書館，即市中心區的上海市圖書館，文廟路的上海市市立圖書館，邑廟內的上海市市立流通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建築費凡三十萬元，成為上海最華美的圖書館，藏書現有四千餘種，雜誌日報四百種。

公立的圖書館有六所（祇計算現在公開者）：即中華民國海關圖書館，中國國際圖書館，工部局公衆圖書館，上海市商會圖書館（即前上海總商會圖書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中華職業教育社業餘圖書館。至於東方圖書館於一九三二年上海事變中被燬後，仍於一九三三年起從事復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已有藏書八萬冊，將來重建館舍後仍將公開。

流通圖書館除了市立的一所外，還有量才流通圖書館和螞蟻圖書館。上海市市立圖書館也設有流通組。

兒童圖書館有上海市兒童幸福委員會設立的兒童圖書館兩所，一在閘北和安小學內，一在南市蓬萊路近泮坊。上海市圖書館設有兒童閱覽室，工部局公衆圖書館設有兒童部。

外僑公立的圖書館有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及法文協會圖書館(Library of the N. C. B. R. A. S. and Bibliotheque de l'Alliance Francaise)。

學校圖書館，除第一節所提及的各個，今均存在並均保持令譽外，復有暨南大學洪年圖書館，滬江大學圖書

館，震旦大學圖書館，東吳法律學院圖書館，大同大學圖書館，光華大學圖書館，大夏大學圖書館等也都很著聲譽了。至於數量的增進，更見迅速因爲自從「萬有文庫」出版後，每個中等學校都很容易的成立一個圖書館，自「小學生文庫」出版後，每個小學校也都能夠立刻設備成功一個圖書館了。

現在上海各圖書館之備有自建的專用館舍者，爲：上海市圖書館，上海市市立圖書館，海關圖書館，聖約翰大學羅氏圖書館，交通大學圖書館，暨南大學洪年圖書館，滬江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僊舟圖書館，大夏大學圖書館，同濟大學圖書館，南洋中學圖書館，新華藝專友漁圖書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及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

在管理方面，像上海市圖書館的目錄卡採用最新式的明見式卡片 (Doo's Visible Card System)，確是一種極明顯的進步。至於備用鋼質卡片箱，則上海市圖書館，海關圖書館，明復圖書館都已經實行了。

興中會時代上海革命黨人的活動

蔣慎吾

一　正氣會的產生

1. 興中會成立後的一般情況——2. 唐才常對於維新革命兩黨的態度——3. 正氣會的組織章程及其推進工作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〇年甲午）秋，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於檀香山，是爲革命集團的肇始。（1）據總理自傳中說：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學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2）

興中會創立的由來如此。當時在檀香山的會議，即決定以廣東爲發難地，而設幹部於上海。

先一年，即一八九三年，（清光緒一九年癸巳）總理曾偕同陸皓東自粵來滬，擬北去天津，上書給李鴻章，建議救國策略，奈因李氏衰老無進取志，雖則對於總理主張極爲贊許，終於未能採用，總理乃遍游平津，蘧至武漢，後乃有檀香山之行。（3）

至是，中日戰爭爆發，我方慘敗，舉國震動。一般握得政權的經生文人，纔振作起來，企圖挽救，捲起一般奮起奔放的高潮，打開維新運動的序幕。在當時號稱「全國首善之區」的北平，文廷式發起組織強學會，會員有汪康年、岑春萱、黃遵憲、陳寶琛等，而孫家鼐、張之洞等則為該會有力的贊助人。康有為、梁啓超二氏儼然代表南方覺醒的經生文人，也聞風加入。可是強學會份子係近於溫情的社會主義之類的，對於滿清政府的統治權，並不否認其存在。這顯然的和真正革命的興中會所昭示大衆的意旨完全兩樣。(4)

那時留在檀香山的總理，接得上海方面同志宋耀如的信，請他趕速回國。他認為時機已至，即偕同鄧蔭南等歸至香港，積極進行襲取廣州，並派陳少白到上海，羅致同志諸人赴粵為助。是為乙未廣州之役，事雖未成，但總理之名至此乃為國人所共知。(5)

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總理由歐去日，會務業經逐漸推廣。康梁二氏也因維新失敗，亡命而來。兩派本有合流的可能，終因康有為的「保皇」意旨逐漸暴露，結果雖同站在反政府的壁壘下，而在鬥爭的策略上，反形成對抗的形勢。

在香港，興中會始創了一個中國報，保皇黨有嶺海報和商報；在檀香山，興中會創辦了一個民生日報，保皇黨有新中國報；在舊金山，興中會創辦了一個大同報，保皇黨有文興報。這都是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前，兩黨已經開始了的筆戰陣容。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由上海強學會支會在上海發行的強學報改組出版的時務報裏，康有爲的信徒麥孟華作了「論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說：

「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髮撚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興中諸會匪，或熾於東南，或洩於西北，或動於內地。……孫汶之案，沙侯諾難，徒辱國體，實張彼燄。忍而置之，則養癰貽患；起而救之，則之下手之策。……」

「維新」志士的論調如此，我們早就可以知道康有爲等對於總理，以及在他領導下的革命集團，興中會所取的態度了。(6)

後來，在以梁康二氏爲中心的維新運動裏，起來了一個唐才常。他和譚嗣同、畢永年都有密切的友誼。當譚嗣同被害以後，他異常憤恨，很想乘機起事。畢永年和湘、鄂會黨首領素有往來，這時已在日本，得交總理以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總理因派平山周隨畢氏到湖南，聯絡會黨，出入湘鄂好幾次。

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唐才常因爲要同康有爲、梁啟超商議起事的計劃，也就到了日本。畢永年便介紹他去見總理，籌劃長江一帶和閩粵合作起事的辦法。

畢氏係很想把唐才常拉到總理的旗幟下面去的，但這時康有爲等人卻在建議募款，起兵勤王；心目中把唐才常作爲他們的「徐敬業。」

唐氏這時對於滿清，雖然沒有什麼顧惜，可是因爲利用保皇會款以爲起事之需，又因和梁啓超個人關係比較密切，也不能與保皇黨過於立異。他當時表示左右爲難，經畢氏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歸」之約。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這時不過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倒也有大半。參加唐氏密謀的，有林圭、秦鼎彝、戢翼翬、沈翔雲、吳祿貞等人，又由林圭邀同傅祥慈、黎科、鄭保晟、蔡承煜等爲助。於是定於該年冬間，回國，共謀大舉。

出發的一天，梁啓超、戢翼翬、沈翔雲等在紅葉館設宴送別，總理和陳少白、平山周、宮崎寅藏等都在座。林圭臨行，又親自到總理處告別，總理並爲作書紹介於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7)

唐氏等一行人既到達上海，本擬直接向湖南出發，因張之洞態度曖昧，未果行；乃由林圭先去漢口，密設軍事機關，復於內地劃分地段，廣設旅館，以爲呼應；唐氏則逗留上海，設置一個秘密團體，儼然爲後方策動一切的大本營。

正氣會（後改名自立會）便應運而產生於上海。該會設於新馬路（即今愛文義路派克路）梅福里內，對外則係用日人田野橘次名義所組織的「東文學社」。正氣會的章程，經唐才常訂定，其序文如下：

「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興四方之瞻，蹙靡騁矣。昔者：魯連下士，蹈海而擯強秦；包胥嫠臣，哭庭而存弱楚。蕞爾小國，尚挺英豪；詎以諸夏之大，人民之衆，神明之胄，禮樂之邦，文酣武

嬉，蚩蚩無覩？方領矩步，奄奄欲絕；低首腥羶，自甘奴隸，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蓋嘗根所由別利器，板蕩始以識忠臣。是以，甘陵黨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遺民，謝皋羽常聞痛哭。諸君子者，人懷倍抱，世篤忠貞。或功勛餘裔，影綴天閣之家；或詩禮傳人，領袖清流之望。當此楚氛甚惡，越甲常鳴，詎知厝火積薪之上，洪波巨壑之下，長蛇薦食，騎虎勢成。將軍何以得故寵，彼皆收用其私人；有粟豈得而食諸，無家何以歸矣。束手待斃，噬臍莫及，所願咸捐故態，洞發正覺，吉鞏為絕，發憤為雄，一鼓作氣，嗚然響風。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存何以為家之思，應竭一手一足之能，萬收群策群力一致，同於天下，必有與立；非我種類，其心必異，毋誘於勢利，毋溺於奇衺，共圖實際，勿盜虛聲，俾中外繫其安危，朝野倚為輕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於山河，故宮舊臣，寄哀思於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地有橫流之海，精衛思填；石當缺陷之天，女媧能補，任重道遠，黽勉以至。霜鐘驟警，輟筆悵然。」

文中的「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和「君臣之義，如何能廢？」兩句話，實在自相矛盾，這不是唐氏周旋於革命、保皇兩派之間，兼籌並顧的辦法，因此，畢永年很不以為然，和他力爭，勸他斷絕康梁二氏的關係，這時唐才常不特不忍與康梁二氏立異，並且辦事的經費，全恃保皇派在海外接濟，實有不能撇去保皇派的難處，互相辯論一日夜，沒有結果，畢氏大為失望。

茲更將該會詳細章程錄左：

一正氣會章程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　本會以正氣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渙散，正氣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創此會，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愛國忠君之實，以濟時艱。

第二條　入會之人，允宜情意眞摯，瀝膽披肝，以維世局。如有標榜聲華及黨同伐異，妄議君父者，請勿列名會籍。

第二章　會友利權及會議

第三條　各友入會之始，至少須捐洋一元。以後每月至少須捐洋一角，以爲會所用費及將來辦事張本。

第四條　入會者，各書姓名、鄉里、年齡、職業於會籍，以便時通信札。其會籍，交本會所幹事員管理。

第五條　會所現設於上海。凡外省、外埠有聞聲相思，願襄斯學者，可照本會義例函名登籍。登籍之後，一切學問可以函商，或需購置書籍、儀器及其他要務，均可由會所幹事員代辦。

第六條　上海會員，每逢公休日，（即西人禮拜日）午後一時，集議一次，謂之常會。如有要事急商，不能待常會之期，則由會所幹事員隨時邀集，謂之臨時會。

第三章　職員

第七條　本會公舉會長一員，總攬會中一切事務，然凡百事經議員及幹事員商榷，始由會長施行。會長以一年任滿為期，期滿則改選如初。

第八條　公舉會計員一員，專管銀錢出納之事，以一年任滿為期，期滿則改選如初。但能辦事妥協，無絲毫苟且滲漏者，可公議重舉其任。

第九條　公舉會所幹事員，專司接待會員，來往信札及會議條記諸事。其餘不居會所而名幹事員者，亦在在以聯絡志士為己任。

第十條　議員及幹事員無定額，均由會議時公行擇定。如或因事辭退，即當告明會長及會所幹事員。

第十一條　會長、會計、議事、幹事各員均不關支薪水。

第四章　會計事例

第十二條　銀錢一切支出，悉由會計員按定算表所預列之數交會所幹事員辦理。其未列預算表者，雖一錢之微，不得支出。

第十三條　預算表於開會時決定，或由常會照衆增減。如有事出匆卒刻不容緩之費，則由會計員將存款先行支付，待衆員會議時，始將其不容緩之理由布告各員，增入簿冊。

第十四條　會計員收到各友捐款，隨時登冊，毋得遺落。每月之杪，必抄錄成冊，俾衆咸知其數。

第十五條　除各項開銷外，有餘款百元以上，即公議存一妥穩錢莊，以便生息。

第五章　會議擴充

第十六條　現在捐項甚微，規模甚小，俟會款大集，即議創開譯局、報館，遣派學生諸事。

第十七條　中日二國係同文同種之邦，如有日本志士願入本會者，一律列名會籍，

第十八條　會友如有自著自譯之書，已經會長暨各員許可者，俟會款稍充，可由會所代刊行世。如收回刊費，獲有贏餘，即酌分本人支取。

第六章　補遺

第十九條　本會原爲嚶鳴求友起見，凡各省、各埠會友抵申者，由會所幹事員加意接待，勿得稍存歧視之心。

第二十條　各友月捐常數，無論本埠、外埠，均請按月寄交會所爲禱，如以按月零交爲煩，或先算明一年月數預捐幾元，亦可。

第二十一條　會友如有品污名壞，不齒士林者，可由會中議員辭退除名。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滲漏之處，或不便時宜者，均由常會期隨時改定。」(8)

自正氣會成立後，長江方面的軍事佈置也逐漸就緒，因畢永年的不告而去，湘鄂會黨多受唐才常的部勒，傾定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七月十五日）同時發動；林圭並有信寫給經元善，託容星橋轉致，約在廣東起事，互相聲

應，

唐才常在離開上海，預備赴漢起事之前，於七月間，(閏六月)曾以「保國救時」名義邀集旅滬名流開所謂「國會」於張園，到會者，有文廷式、容閎、嚴復、吳葆初、葉瀚、狄葆元、宋恕、沈藎、張通典、龍澤厚等數百人，公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林圭、沈藎、狄葆元為幹事，章炳麟當時原也參加，但因唐氏對於革命、保皇兩派趨向不明，且所謂「國會」的對外宣言，既主張創造新國，又宣示勤王靖難，前後矛盾，認為不合，再三勸告令唐才常勿為康梁二氏所用，唐氏不能聽從，章炳麟乃於憤恨之餘，表示決絕」。

結果，大通、漢口軍事雖先後發動，而因康梁二氏阻誤接濟經費之故，終告失敗。興中會方面站在好感的友黨關係立場上，也深表惋惜。(9)

二、大陸報和作新社

1.庚子漢口之役的影響——2.唐系對於康梁的反感——3.最先革命書報的發行

當時，鄂督張之洞向清政府奏報嚴辦兩湖「富有會黨」摺文中，曾有「唐才常以康逆死黨窟穴上海，設立總會，自為總糧臺，往來沿江沿海各處，廣散銀錢，購誘會黨，計謀兇狡，黨夥紛繁」(10)等語，並羅列多人姓名，通咨各省查拿。由是，黨禍大興，人人自危，即上海租界以內，也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而列名牒籍，被清吏捕獲者，因有數起」

其中以龔超一案，最惹人注意。

龔氏原與唐才常、何來保等謀在湖南發難，失敗後逃來上海，擬去日本留學。該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初一日）被清總兵顏梓琴派人誘出租界，拘禁營內。至次年，即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光緒二七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友人探悉其事，即密函報告租界工部局及英國領事署。英人以為「清吏擅自誘捕租界內居民」，關係租界治安，向清吏方面提出抗議，要求將龔超提回會審公廨審訊。會訊時，承審官為海防同知張辰，陪審員為梅爾斯；且有檢審官雷蒙賽等列席。研鞫數次，清吏均諉過於顏氏部下的兵弁，謂：「顏總戎並無捕龔之意，此乃顏部欲得千金賞格，故貪利為之，顏實不知情。」結果，即將龔超釋放，顏氏旋去香港。

至其他湘鄂黨人出險者，有秦鼎彝、戢翼翬、陳猶龍、朱讓溪、沈藎、李仁傑、章洪恩、張堯卿、楊洪鈞、師襄等人。沈藎旋出北平，欲有所活動，不久乃有揭發清政府與俄人私訂密約，為李鴻章、慶寬告密，請太后那拉氏命以非刑立斃杖下之事。秦鼎彝、戢翼翬、陳猶龍、朱讓溪等，則亡命日本，該年冬間，和沈翔雲、楊蔭杭、楊廷棟、雷奮、王寵惠等於東京發刊國民報。因保皇會捐款用途不明，秦鼎彝等諸人謂其既誤義師，對康梁二氏攻擊不遺餘力，梁啓超竟憤而有「披髮入山」的宣言。（11）

原來，自立軍的起事，是康梁二氏謀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此後再找不到第二個徐敬業，除了在新民叢報上恭維光緒皇帝幾句空話以外，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機會，也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氣

了。但是革命黨人的聲價，却因此擡高。(12)

鄭士良惠州之役以及史堅如謀炸粵督德壽事件，雖同遭失敗，而一般人對於革命黨人的觀念，由歧視逐漸轉變爲同情的事實。如總理自傳所說：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13)

因爲清政府的罪惡，現在已爲多數人所公認。就是唐林二氏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過借此號召。而失敗的結果，實給予智識階級一種强烈的刺激。因此，後來借用「保皇」兩字作旗號的人已逐漸減少；而大量的羣衆都毫不猶疑的擁受革命的洗禮了。

國民報係我國留在東京學生所辦以宣傳民族主義最早的刊物，不久，因故停刊。戢翼翬又另行募集股本，在上海創設作新社，專以譯著新學書籍及販賣科學儀器爲宗旨。

次年，即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乃由該社發刊大陸報月刊，鼓吹改革，排斥保皇，秦鼎彝、楊廷棟、楊蔭杭、雷奮、陳冷等，均任筆政。(14)

是爲上海之最先的革命宣傳。自此之後，在上海的革命怒潮遂澎湃高漲了。

三　愛國學社和教育會

1.中國教育會的創辦——2.愛國學社的組織——3.學社和教育會的分立

到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八年壬寅）上海先有中國教育會的創辦，發起人爲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等。地址在泥城橋、福源里。（卽今跑馬廳對面）該年春間着手籌辦，迄秋冬之際，纔告成立。

當時蔡元培被舉爲會長，但會員人數不多，經濟竭蹶，不易發展，擬對從文字方面鼓吹，編輯教科書，及刊行叢報，實行辦學的計劃尙未能實現。

剛巧東京留學風潮發生，吳敬恆被駐日公使蔡鈞追令回國，於八月十三日（七月十九日）到了上海，教育會在張園「海天深處」開會歡迎；接着，又有姚石泉路過上海，對於留日學生表示願助，因於同月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復在張園「安塏第」召集協助亞東遊學會，商議對日交涉辦法，殷翼鑿主張，請中國有名舉之人，去日本和參謀部議定：此後留學生由中國教育會保送，不歸公使主辦；而葉瀚則以爲中國尙無地方自治制度，上海社團未必爲日本政府所承認，不如由中國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學生，不必赴日留學。討論結果，卽分兩面進行：一面，根據蔡氏意見，公舉姚氏赴日辦理此事；一面仍本葉氏主張，積極自辦學校。(15)

至十一月十六日，（十月十七日）在上海的國立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所有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

六班學員二百餘人紛紛退學，因無力自組學社，而中國教育會擔任教育事業，財力雖不充裕，措置當較容易，遂決向該會求援，乃函請分任經費，延聘教員。

該會會長蔡氏本係南洋公學特班教習，事先曾從中調停，不得要領，乃毅然和退學學員脫離該校，至是，即特開會議，決定接受請求，除允代請教員外，復得羅迦陵女士等募捐巨款，於三日間，組織愛國學社成立。(16)

當時社員計有五十五人，其姓氏列左：

貝壽同　裘劍岑　錢伯圭　胡敦復　沈步洲　何梅士　王君宜　吳步雲　穆湘瑤　裘祝三　孫孟剛

俞子夷　張季源　平海瀾　張菊臣　朱撫雲　胡濟村　郁少華　夏叔良　謝吉士　楊先壽　陶介如

王還先　楊頌椒　楊懷谷　宋新伯　程子箴　吳叔田　魏阜甌　殷次伊　陶仲賓　葉拜石　曹梁廈

馮伯始　史三多　張迪周　唐仲希　伍特公　施伯安　陳弼公　馮松樂　孫允年　郁子青　曾覺黃

葛仲勛　項慶夫　曾劍夫　蔣文卿　嵇洛如　胡琪東　汪瑪公　范均之　劉鋼五　張季傳　貝幼梁(17)

以上均為南洋公學退學學員。其退學的原因，係由於該校當局壓迫言論自由，不許高談革命，甚至保皇派所主持的新民叢報也禁止閱讀。當吳敬恆任公學教員時，為組織衛學會，已起衝突，學員被開除者十餘人，而吳氏亦以是辭職，赴日本。(18)至是，愛國學社乃轉換了一種風氣，全校師生都喜論時政，發表意見，毫無忌諱，並於每週至張園

「安塏第」開會演說，昌言革命。

其內部組織，計分學員全體爲若干聯，每聯約二三十人，聽學員自動加入，並公舉聯長一人，組織學生聯合會。社中凡有興革事宜，多由學聯會開會議決，交主持者執行。故該社空氣極爲自由。但當時上海的輿論界多有頑固的議評，尤其是對於他們言論的激烈，都持反對的偏見。吳敬恆乃主張另辦機關報，以爲對抗。是即爲該社後來和蘇報發生關係的起點。

一九〇三年四月，（清光緒二九年癸卯三月）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忽接得東京留學生電，稱廣西巡撫王之春借法兵法款，以平內亂，應揭其陰謀，公同阻止，乃遍發傳單，召集旅滬兩廣人士，在張園開臨時大會，到者四五百人，由龍澤厚提議，聯名電請江督魏光燾會同各省督撫，奏請清政府嚴行阻止，並將王之春免職，以謝國人。後復於廣肇公所集議，公決通電各地，請求援助，並主張罷市罷工，以阻止此約，務求達到驅逐王之春的目的。

至五月（四月）間，又因俄人要求改訂退兵條約事件，召集各紳商志士集議於張園，公決：國人應拒不承認，並分致北京外務部及各國外交部電文如下：

（一）致北京外務部電：「聞俄人立約數款，迫我簽允，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

（二）致各國外交部電：「聞俄人强欲與立滿洲退兵新約數款，逼我簽允，現我國全國人民爲之震憤。即

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偏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係俄國所致，與我國無涉，幸垂意焉。」

同時，愛國學社又接得東京留學界來電，稱已組織拒俄義勇隊，從事訓練，養成軍國民資格，國家有事，即準備赴前敵效命，希望上海方面響應，並派遣鈕永建、湯槱等歸國，請袁世凱出師。因此，愛國學社社員亦擬從事於義勇隊的組織，但因缺乏教練的人，無從積極進行。

剛巧不久，南京陸師學堂發生退學風潮，退學生四十餘人公推代表章士釗、林礪二人來滬接洽，請求編入愛國學社學籍。愛國學社對於他們感受當局壓迫的情況，本就非常同情，當風潮發生時，曾發電賀其成功，至是，正慶幸着「義勇隊教練不患無人」，當即表示歡迎，並增租房屋來容納他們」

於是，由林礪、章士釗等，會同社中原有體育教員分任教練，並改正名稱為軍國民教育會。蔡元培、吳敬恆、黃宗仰以及年齡較長的社員，志願入會的共九十六人，分為八小隊，早晚訓練。(19)

這時，愛國學社社員人數，據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七日（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四月二十一日）調查，共計一百三十二人。除去歲五十五人少去二人，計為五十三人外，其餘七十九人姓氏如左：

敖夢姜　蔡禹門　王楚生　毛樹伯　梁嘯菴　華明村　王鈞豪　陸冠春　陸定九　陸才甫　許修直

朱鹿卿　何伯希　何望東　何佐新　計烈公　余睡醒　毛漱泉　丁祥生　殷榆青　盧蟠丞　鍾滌夫

虞輪舫　虞廣慶　顧翔冰　王造周　胡硯鋤　朱順安　王頌高　姚建侯　魏勵勁　趙揚青　毛西璧
瞿仲基　湯文友　吳聖紱　朱行中　汪堯臣　汪紹箕　劉觀君　胡國新　朱興士　田逸雲　葛兆蓉
周靜涵　謝仁炳　胡雪齋　朱不凡　賴仰之　薛鏞翁　李彼普　俞道明　華鴉丞　陳士辛　龔振公
蕭竹香　陶敬民　孫小平　姚孟塤　沈兆鵬　湯柱臣　葉雪軒　張覺生　黃季偉　楊秉初　王鼎臣
鄒彬如　侯駿千　朱叔源　林力山　章行嚴　陶友苓　楊希說　吳路雲　周浩吾　黃桂軍　邵仲蓉
張亞鴉　章陶嚴(20)

此外，又有以中國教育會會員資格加入的附讀生四人，其姓氏列下：

柳亞子　蔡　寅　陶廣熊　任味知

當時社員又創辦蒙養學堂，設立事務所主持其事，招收蒙學生數十人，由社員擔任教習，幷為「交換知識」起見，出版「童子世界」刊物一種，自該年四月六日（三月初九日）起發刊，石印大字，間以圖畫，日出一紙。迄至五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日）出至第三十一號，乃擴充篇幅，改為旬刊，用鉛字排印，內容計分論說、學說、演說、時局、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博物、傳記、評論、談叢、譯叢、雜俎、小說、文苑、寄書、專件、記事、介紹新書、餘錄等欄，文字十分淺顯明白，間有為革命張目者。

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的關係很為密切，當時南洋公學退學學員以及其他均加入教育會，而教育會彷彿

就是學社的校董會，校董會的年長者，有做學社的教習的，如蔡元培；也有不做教習的，如黃宗仰。學社社員有自學而兼教習者，如吳敬恆；也有絕對只是上課者，則有大小。他們雖都是加入者，或兼教習，或否，和南洋公學退學員同。此外，復有少數來學之人，則直是學員而已，絕不加入教育會。在經濟方面，雙方獨立，但有時又互相混雜。教育會會員在學社當教習的，完全義務性質。會員在學社當學生的附讀生，則把學費繳到教育會，而不繳到學社。總之，會與社是同心一致對外的。但這是該年四月（三月）以前的情況，至四月（三月）以後，「童子世界」刊行，社員和會員的中間便漸漸發生裂痕了。(21)

五月二十三日，（[illegible]）愛國學社召開四月月會，擬改學社聯法，更異議社代議，執法各員，竭力提倡軍國民的精神。同月之次日，中國教育會也召開四月月會，宣讀該年修改章程草案，經議決通過。但因當時來賓演說，有涉及學社的話，說「學社即教育會之一部份，」社員表示不滿，便於第三十二號童子世界「餘錄」欄內發表「愛國學社之主人翁」一文，首敘愛國學社初成立時的社員人數，及當時的概況，末即對於該發言人加以抨擊，茲摘錄後半部文字如下：

「愛國學社之建設，稍有腦筋者亦當能知之。睹此驚天動地空前絕後之奇劇，而不一問其演劇之主人，人縱無心，曷至於此。雖然，吾知彼必有所藉口也，吾將辨之，使彼無所置喙。

一、教育會捐助經費也。愛國學社初成立，一時同志慨助財力者，頗不乏人，而教育會諸君尤熱心贊助。學

社之得持久，吾不敢不歸功若輩，雖然，學社果敎育會所立乎？如其然也，則敎育會所捐助之款，與他人捐助之款，有何殊異？敎育會既可爲學社之主人，則凡贊成學社之成立者，皆將爲其主人。又何怪乎某某之婬以「我立愛國學社」一語自驕於日本也。

一、學社社員多爲敎育會會員也。學社與敎育會諸君，宗旨相同，臭味相親，其樂爲會員也固宜。然學社自學社，敎育會自敎育會，二者各有界限，不可混而一之也。使因學社諸君多兼爲會員，而即以學社爲敎育會所有，則敎育會員學社諸君占其多數，何獨不可以敎育會爲學社所有乎？彼不知情勢者，竟昧然而出此言矣，而學社諸君，固明於公理，不肯出此也。

總而言之，愛國學社與敎育會者，平等之二團體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密切之關係，敎育會贊助學社，學社亦未始不贊助敎育會也。學社之成立，爲中國學界前途放一綫之光明，凡我國民皆有贊助之義務，而況乎同心同德之敎育會？敎育會諸君並未居功，而某君肆口妄議，出此大謬不通之語，是重誣敎育會也。吾知敎育會諸君多明於權限，若蔡君鶴卿，若吳君稚暉，若蔣君觀雲等，更以侵人權限爲大恥，聞某君之言，其有以一雪此恥乎！」

同時，社員復於第三十二號童子世界，以愛國學社名義登載廣告一則，如下：

「愛國學社在上海英租界大馬路泥城橋福源里內二十二號門牌，遠近函件請逕寄該處，切勿誤寄中國

教育會，因近來外間每誤以學社與教育會相混也。」

自此，會社主腦爭議公開。當時教育會會長已改選黃宗仰充任，雖從中多方調停，但因章炳麟主張不與學社合作，而吳敬恆則表同情於社員，雙方意見兩歧，曾於六月十三日（五月十八日）特開評議會討論此事，蔡元培時任副會長及評議長，對此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穰卿辦時務報，卒之兩方面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云云，黃宗仰也贊同此說，社員方面即以「愛國學社社員」名義於六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四日）蘇報發表「敬謝教育會」一文如下：

「愛國學社之歷史，人所共知也。公學退學生組織之力不足，求助於教育會。開校後，教育會慨然任經濟無難色，自冬徂夏，苦費經營。今者，學社獨立矣，敢布數言，以誌謝忱，並以釋全國學界之疑慮。教育會與學社，固無畛域之可分也，其精神同；其宗旨同；其所以爲祖國謀者，無不同。就現在情勢論之，全國社會腐敗，不可究詰。所恃爲前途之光綫者，惟此教育會，惟此學社。使通力合作，得尺進尺，得寸進寸，以筆書，以舌噴，以淚零，斷爲我國民下一針砭，異日聯合大團，發達目的，而利用其精神，他人之目視而手指者，固已馨香祝我，英雄擬我；而此團力將有加膨脹，扶植社會，培養魂魄，操券可待。今乃離而爲二，此固非教育會諸君贊助學社時所能懸料，而亦非學社同人所敢自必也。而旁觀者聞是，則不瞿然驚，必渙然矣，否則詫然疑。嫉者將曰：是烏爲者？夫豈宗旨之不相合耶？笑者將曰：有始無終，吾固早料及此矣。疑者則搔首踟躕，不知底蘊。總之，有心人固未有不以救國大問題相詢問也。噫！

同人自負男子，志在四方，寧肯出此？使竟灰心撒手，無復留戀，則奚必有此愛國學社？奚必有此教育會？同人行事，或有招致物議之處，誠不敢自諱，誠不敢自信。惟冀此心此志，皎如天日，自問可告無罪於社會而已。然更有進焉者，形式不能無殊異，情質不能無彼此。同人與教育會，何敢有芥蒂？何敢判主客？且同人非無入教育會者，何敢畸輕畸重？惟自外人觀之，則傳訛衍誤，眞相悉掩，諒莫不謂同人依賴教育會。非社員之教育會諸君又復熱心沸血以與同人朝夕謀進步，人非木石，寧不知感奮，雖諸君成功不居，同人又曷敢恝然，無介於懷耶？使竟長此享受焉，教育會諸君之心力容不至殫竭，而此依賴之惡名舉將永爲同人所肩荷而頂負矣。願此七尺軀，豈不欲於盤渦中分任艱鉅，乃并此小病而不能洗刷，其烏能更有所事？在建此學社之初，同人志不在依賴，教育會亦何嘗樂爲人所依賴，故退學生皆入教育會，以泯其界限。今竟如此，則依賴之形式之足貽人口實，又何怪乎言者！然則此依賴之名詞，同人於無意中自召之，又曷敢辜負苦心人，長令璧瑕圭玷顯然呈露耶？總之，謂前日之事爲依賴，同人所不任受；卽以今日之事爲獨立，同人更不敢以不受人憐之言自號於衆也。知我者，惟今日！罪我者，惟今日！慨此苦心孤詣，識者早窺見，愚者不察，而以破壞團體相責，同人有淚不敢彈，有言不敢告，苦也茹之，辛也吞之已耳。海內外有與我同情者乎？願剖心見肺，一日表白矣。此一分也，非分其精神也，分其形式也。就表面觀之，則會自會，學社自學社，卽使有兼立於會與社之兩點者，固不能强合。然就精神上計之，則教育會固不欲忘情於學社，學社又曷敢自外於教育會？覩此風馳雨驟，濤奔波急，國魂沈沈，國脈奄奄之時局，責任彌重，心力彌瘁，然同人不直菲薄，

尙欲於東亞大陸建立一無上之法團，而又安忍聽大國之渙如雲烟耶？往者不悔，來者可追，我同志其毋自暇自逸，我同志其毋狐疑猶豫，幸毋令行所無事之詞人，爲何銘一哭之詞人也。異日在外之教育會諸君勉爲外界謀成立，同人入則爲奧援，出則爲臂助，願我同志拭目以俟。同人敢申呼以對教育會曰：敬謝！敬謝！敬謝！」（22）

至是，會社分合問題已經解決，教育會方面以右項宣言中「今學者社獨立矣」一語，爲無可復合的明證，因由黃宗仰以教育會會長名義發表「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揭載於同月二十五日（舊五月初一日）蘇報以答之，茲照錄原文如下：

「僕花頁僂髮，歌唱愛國，舞忭鼓掌，以敬謝吾愛國學社獨立之諸君，以崇拜吾中國未來主人翁之諸君。僕始而疑，繼自釋，然未敢自必，仍以質之諸君。夫諸君子之樹獨立幟，豈今日始爲高蹈於亞陸，招颭於雲表耶？豈諸君已忘在公學時摘鼇毒鼓，擊自由鐘，堅心忍性，毅然決然，脫奴隸之羈軛，爲學界革命軍之先鋒，於去年冬月之十七日，創建愛國學社，轟轟烈烈，影響普及全國之一大紀念耶？僕知諸君非忘之也。其以退公學時，惟完其獨立之資格，尙困難於獨立之經濟，如科侖布之腦中懸印一亞美利加，而未遇西班牙之女王，未由發見其腦中所印之新大陸也。於是諸君嘗求助於教育會，均其財力，共相組織，以發見此愛國學社。以是因緣，故曰：「今者學社獨立矣，」「敬謝教育會。」然教育會奚敢受此敬謝之名詞哉？夫教育會之遷於銅山，育命號，靖有四海，所爲此慷慨之美舉，以助諸君？所能贊成諸君者，惟有教育會之責任，與夫盡教育會之義務耳、全體會員以一雙赤手，方寸

血忱，而運動吾同胞之資財，以盡其國民一分子之義務而已。諸君奚必感情於教育會，而致此謝忱？借曰謝教育會，即謝全體之贊成員，然則諸君皆教育會之會員，俱肩發達教育會之責任，與委身於教育會之義務，而作此敬謝之名詞，此豈非自成其功，而自謝之乎？然而諸君今日曰獨立，僕亦胡爲而作此賀耶？此僕之賀吾愛國學社獨立者，即賀我中國教育會之發達也。總之，教育會與學社爲形式之分手足，名雖有殊，而提奔運轉，同一體也；況諸君所謂精神同，宗旨同，其所以爲祖國謀者，無不同乎？僕更有進者：諸君今日曰獨立，非立於亞洲之東，亡國之陸，慈雲慘霧，奄昧沈昏，不見天日之一時局乎？非立於同胞破敗，道德隳落，朋黨傾軋，任人殘殺，無有機體之一質點乎？嗟！嗟！龍濟雨晦，獅睡陸沈，洪水橫溢，安得夏禹？僕嘗爲之酸，心爲之慟，欲痛哭而熱血沸塞喉際，不能成聲。方嘔之無力，叫之不忍，死生於呼吸之間，何幸天與若福，特降生諸君，攀躋幽險，透視一綫之光明，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新舞台，演出可敬，可悲，空前之駭劇，興起學界風潮，倡言獨立，經多數磨折，多數困難，而組織成此愛國學社。僕知諸君親當其衝，躬歷其境者，不止倍蓰於僕前之所悲痛也。夫獨立豈空言哉？豈無學哉？必涵養其獨立之精神，圓滿其獨立之資格。雖美利堅之脫英壓制，而能獨立者，特有其精神也。普魯士之破法，而不敢滅其國者，提其有獨立之資格也。土國之萎靡不振，見侵於俄；印度之分省自立，見滅於英，是皆無學也。無學，則無精神；無精神，則不能完全其資格。吾未見夫無精神之人，而能自立與立國也、諸君皆熱心愛國之士，抱高尚理想之學識，具圓滿獨立之精神，有感於美法，有鑒於印土者；而中國前途之強弱榮恥，無幾微不與諸君有密切之關係；異日撲滿族，恢

國旗，舞黃龍獨立之旗，落碧眼胡狗之胆，僕即囑望於諸君也。諸君之代價爲於須彌；諸君之責任重於岱嶽，毋少挫其志；毋避難其責。不以簡單之性質爲獨立，務集團體之精神爲獨立。使全國學界皆以諸君之獨立以相鼓勵；使人人皆知盡國民之義務；成世界完全之獨立國，爲世界文明之大國民。庶不負諸君今日光怪陸離之殊彩，幟表天演之獨立。僕拜手山呼，敬賀吾愛國學社獨立萬歲！諸君子萬歲！中國萬歲！（23）

於是，教育會會員在該校擔任教習的，紛紛辭去，學社實行分立。但未及兩週，革命軍和蘇報案發生，吳敬恆離學校他去，蔡元培事先已走青島，（24）中國教育會會員一時各散，而愛國學社則由此解體。

其後，教育會續由鍾憲鬯、王季烈、蔣維喬等諸人主持，還其機關部於愛國女學，然亦未能有所活動。其他仿照愛國學社規模，繼起辦學者，有麗澤學院，主持者爲劉三、劉東海、費公直、秦毓鎏、吳鈞業諸人；校址在華涇。（即劉三故宅）因事解散，其殘留的一部份學生改組爲青年學社；校址在新閘路。後於萬福華鎗擊王之春案橫被牽累，封閉。它們的運命，比較起來，還不及愛國學社的久長。

四　革命軍和蘇報案

1.革命軍的內容——2.蘇報案的前前後後——3.國民日日報和俄事警聞

對於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都有相當關係的，有一個革命黨人鄒容。

他於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夏間，由東京回到上海，既和馮鏡如、龍澤厚、吳敬恆、陳範等在張園拒俄大會以後組織了一個「四民公會」（後改名國民公會，又改名國民議政會，龍澤厚漸次有向清政府請願立憲的主張，馮鏡如首先聲明脫會，鄭貫公等表示反對，遂解散），又發憤寫了一本書，叫「革命軍」。這是在上海的最早宣傳革命主義的一本書，得中國教育會會員金天翮、蔡寅、陶賡熊、柳亞子等的資助，該年六月，（五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內容約有兩萬字，共分七章：

（一）緒論；

（二）革命之原因；

（三）革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種；

（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六）革命獨立之大義；

章炳麟曾替鄒氏做了一篇序，原文稱：

「蜀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

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媚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顧勿問其是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谿、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謬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畢議論又往往務爲蘊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囂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隳於衆口之不俚，概可知矣！今容爲是書，壹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囂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祗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鄒氏自序，則謂：

「不文之徒，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

及思想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見，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愛我，父母之愛我，朋友、姊妹、兄弟之愛我。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嘯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吾心不已已。」(25)

同時，蘇報於六月九日（五月十四日）載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其文如下：

「今日之有心人慮無不言教育普及。教育普及誠善矣，雖然，吾不知其所欲普及之教育，其內容果奚若。將曰求知識耶？練技能耶？非普通之人所不可缺者耶？顧其不可缺也，猶之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執，爲器械之運動，受動者而非主動者也，主動之權在乎其腦。其腦而野蠻歟，其耳目手口亦與之爲野蠻之舉動；其腦而文明歟，其耳目手口亦與之爲文明之舉動。知識技能之於主義也，亦然。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技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豈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雖然，革命者；歐洲前世紀之產物，而近十年來始稍稍輸灌其思想於我國者也。求之我國歷史，自湯武以來，一切慘劇或成或敗，無不始於盜賊之計，持以喚呼之術，要以奴

隸人爲目的，無一足以當今之所謂革命者。以此奴隸根性深固之人，而驟更其地位，如勸不饜足，殆無不扞格者？嗚乎！此其所以待教育也。教育之術，在因其所已知，而進行所未知，因其潛勢力而導之以發達。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謠。而見滿人者，無不呼爲韃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遍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爲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塗也。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又孰有外於導普通仇滿之思想者乎？然使僅僅以仇滿爲目的，而不輸羅以國民主義，則風潮所及，將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僥倖集事，自相奴畜，非釀成第二革命不止；又使艱深其文，微隱其旨，以供成學治國聞者之循玩，則亦與普及之義相背馳矣。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革命爲幹，以仇滿爲用，撏撦往事，根據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乎！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與此書亦云。[26]

除此以外，另又有新書介紹一則，內容對於革命軍備加讚許。以上兩事，實係革命軍事件和蘇報案結合的焦點。

蘇報創刊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雖由胡璋主持，實際係用其妻日僑生駒悅名義，在駐滬日本總領事署註冊，內容初甚無聊。繼有江西鉛山知縣陳範，（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遂承辦該

報，館址設於漢口路二十號。其所主張逐步前進，初由變法而保皇，繼由保皇而革命，乃和愛國學社發生密切關係，(27)

愛國學社方面因經費不足，和蘇報館約定，每日由社員七人輪流擔任著述論說一篇，蘇報館方面則按月津貼學社百元。至蘇報主筆，則由吳敬恆、汪文溥、章士釗等三氏先後擔任，而刊載激烈宣傳革命，為清政府所指控的文字，則實自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六日）始。(28)

茲將該項文字按次摘錄，列表如次：

主題	「康有為」	
刊載日期 中曆	五月初六日	
刊載日期 西曆	六月一日	
內容摘要	上海有清政府召通臣康有為的風傳，揣度康氏用心，政府意旨，[illegible]可信，惟當時中國之前途，執非康氏所能致力。	因江蘇各地，客民群聚者不少，雜主客之數，遜剝政府，所謂「客帝」者，實即指清帝而言。
政府指控詞句	「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	「哥老會中人歷歷舉事，以名不雅馴，遂變稱為客民，以舉荒為名，陰實濟其搶劫之計。」「客民者，即客帝過擠而出者也。
代表律師辯詞	「我等之意，欲盡去滿族，以表中國國民之志。」	「在此二百五十年中，彼等不覺皇帝亦係游客，又無人能設法將其逐出，

「客民篇」	五月初八日	六月三日		「此客帝盤踞之久也，悉取其主人而奴之，奴之眼光特無往非其主人，故二百有十年亦無以為客，而必欲屏之也者，是非顯例之既久，而乃以其跳踉之難制者，外之為客民。」「倘使現在之客民竟永為客民，則全國之中，不免主客倒置。」
「讀革命軍」	五月十四日	六月九日	（原文見前）	「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諺，而見滿人者，輒不呼為韃子，與呼再洋人為也了者同。是仇滿之見；同曹通人之所知世。而今日世雖何？者滿人，尚囂族特概若滿人，試匙待者以壓而奴隸者滿人。夫筆命之事，亦甚有外乎去世醫者去曾貴故特權，猶一切壓制之策者丁？
「介紹革命軍」	同右	同右	（原文見下）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為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鋒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代為為人之蟲海，中週當勉也劫時。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駁保滿政府之疏，計有三點：	一、賤滿人——「游牧政府人」；——汝輩左衽之醜類——；一汝誣

「讀警告留學生書誠有憤」	五月十五日	六月十日	一、無造國家之資格；二、屠虐同胞；三、喪失國土，損辱國權。希望國人，以及留學生，共起排滿。	「釋狂民之上諭。」	
「賀滿洲人」	五月二十三日	六月十八日	排滿	一殺滿殺滿之聲已騰眾口。「吾黨自髮曰：革命為地、義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乃今者天虎已醒，萬百齊然，在於漢之曙光已一發不可遏，抑向滿人為九世深仇，切齒裂背，磨刀以須。」	
「殺人主義」	五月二十七日	六月二十二日	排滿	「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持孰視而無覩乎？」「以四萬萬人殺一人，寧啻摧枯」•「殺盡胡兒方罷手？」	
「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	閏五月初五日	六月二十九日	（原文未見）	「甚自乙未以議，彼聯主所甚處却驗，乘席不闢「，獨太之民置吾耳。殷變內結，習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外散心，無以挾持事勢，而排阻及辰之權力。疑滿小醜，索辦疫多，竊而止險，滿不為滿洲全部計。」「輸治者，固長其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長全部丟，如雖黍者，而可以不革命哉！」	「戳滿小醜」

〔備　註〕除以上外，該報曾於六月五日（五月初十日）載「勸留學生論」，亦為清政府指控，以為「其實朝廷並未下有此旨，該報故意捏造，意在煽惑暴亂。」一至所謂之革命事，為政府所指陳者，則第一、第二兩條。

先是，江督魏光燾接得上海拒法公電，當即轉向廣西巡撫王之春電詢真相；經王氏覆稱：「滬上匪徒造謠生事，事關大局，此等造謠之人，應請札道示禁，密拿訊辦（29）」等語，魏氏據此，電飭滬道袁樹勛遵辦。滬道袁氏事先原有所聞，並未加以查禁。至是，奉到魏氏札令，乃揭出告示一道，略謂：「仰兩粵紳商毋得輕信浮言，動輒聚衆。除嚴密訪拿造謠之人懲辦；並著各該紳商查明何人所播謠言，稟請提究」云云。但當時參加拒法大會的人士，各報均曾刊登名字，滬道袁氏並未指名拘捕，仍有不與深究之意。（30）

而這時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却受王之春之託，送函蘇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並開列名單，第一次中列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槱等四人；第二次為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恆、黃宗仰等六人。恩壽得訊，立飭滬道袁樹勛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滬道袁氏即奉命向各國領事交涉，各國領事已經簽名許可，租界工部局獨表示不能贊同。這時，上海風聲始緊，各被查拿者聞悉消息，多向工部局報明姓名住址，該局允予特別保護。（31）

同時駐日公使蔡鈞因拒俄義勇隊事，分電袁世凱、魏光燾、端方，謂：「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32）」等語。當鈕、湯二人抵滬以後，軍機處又接得上海去電，稱：「近來愛國黨欲假拒俄之說，擬將北上，恐有不軌事宜（33）」云云。而江督魏光燾復因接得清政府「愛國黨在上海張園集衆開會，倡言革命，該督行同聾聵」一段諭，惶急無措，乃一面電陳「查禁上海愛國會演說」一節，

經清政府諭飭「嚴密查拿，隨時懲辦；」一面因「愛國會演說鼓禁，復又設在上海租界之蘇報館刊布邪說，而四川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序，尤肆無忌憚，」即飭滬道袁氏一併「查禁密拿，」並以原案延擱許久，工部局不允執行，乃用南洋法律顧問擔文（Drummond）計，以政府名義，控訴於會審公廨，意在依法辦理，使工部局方面不得不出票拘人。特派候補道俞明震來滬，會同袁氏辦理，囑令：「設法妥商，使外人允我查拿，不致使其遠颺」等語。(34)至此轟轟烈烈的蘇報案遂急轉直下，與世人相見。

六月二十六日（閏五月初二日）俞氏到達上海，(35)會同滬道袁樹勛向領事交涉簽票。領事方面因要犯爲政治性質，忽持異議，俞袁二氏，與辯論許久，雙方堅持之意「均形詞色。」後因各領「泛論，」稱：「如果租界之案在租界審辦，尙可酌行。」滬道袁氏等得此一語，即「迎刃而導，即其審辦之說而實之，」各領不便再變改主張，於是勉允簽票，於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初五日）由會審公廨交巡捕房執行。(31)當日上午蘇報館即有警探多人到來，手持拘票，上寫陳範、陳夢坡、（按爲一人）程吉甫、章炳麟、鄒容、錢寶仁、龍積之等姓名，因陳範等人回說不在，僅將司賬員程吉甫捕去。下午，巡捕又來，問陳範在麼？陳範自己回道不在，巡捕就走出去。次日，又有警探至愛國學社，指名拿人，章炳麟回說，餘人都不在，章炳麟是我，章氏遂被捕。後復於派克路女學報館捕去陳範的兒子仲彝，以及辦事員錢寶仁。其他諸人，均紛紛覓地暫避，龍澤厚（積之）連夜到案，鄒容隨亦於七月一日（閏五月初七日）往捕房自首。(37)

這樣，對於捕人一事，滬吏總算如願以償，經袁俞二人先後向魏光燾電稟經過情形，當即由魏氏與端方、恩壽

往返電商，疊飭「設法迅速解寧審辦；」(38) 但其時上海外僑報紙頗有責難領事的言論，對於引渡一事，尤表示反對，(39) 而工部局方面為維護所謂「租界治權」起見，謂「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為保障租界內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見，決不可不維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權，」也力持不允。(40) 作為地方事件的交涉既告無效，乃由清政府令在京的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同各國公使商權，仍以移送人犯為請，(41) 各公使又諉責於上海領團，謂「此事領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權限」等語，加以拒絕。(42) 旋英使薩道 (E. Satow) 美使康格(Edwin H. Conger) 並各接得其政府訓令，勿將蘇報案中人，移交清政府。於是此案仍歸上海會審公廨研訊。結果，祇勉得英使同意，在公廨開「額外公堂，」由上海縣會同讞員及英陪審員審訊，並授權於上海縣判決，即由京方於九月十日七月十九日函知滬方辦理。(43)

而滬方事前，在捕房於七月一日閏五月初七日將章鄒二氏等移送會審公廨以後，即由公廨讞員孫士鏻會同陪審官英領署繙譯廸理斯 (B. Diles) 審訊，清吏所延律師為古柏，(A. S. P. White Cooper) 章炳麟、鄒容等亦延律師博易 (Harald Browell) 代辯。繼又於七月十五日，閏五月廿一日審訊，清政府復加聘律師哈華託 (Stokes Platt & Tesdale)辯護，章鄒二氏也添延律師瓊師 (Loftus E. P. Jones) 出庭。開訊時，先由古柏提出如前表所列「中國政府控告蘇報館條款，」以為「故意污蔑今上，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並稱「蘇報館主陳範即陳叔疇，為現在到案之陳仲彝生父，實主持該館之筆政，應請補提；

程吉甫係司賬人，龍澤厚係漢口富有票案中要犯，應歸另案懲辦；餘人請即一律辦理。」次即由讞員孫士鏻分別問供。(44)

後至七月二十二日，(閏五月廿八日)續審，乃發生原告問題。時清吏正在交涉移解，即由原告律師古柏聲稱：「現有交涉事件未妥，請求延期。」被告律師博易加以反駁，謂「古律師所求不應照准，所云交涉事件，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況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廨辦理。現在原告究係何人？其為北京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臺耶？應請明白宣示。」讞員孫士鏻即答稱：「章、鄒等犯係奉旨着江蘇巡撫飭令拘拿，本分府惟有遵奉上憲札諭行事而已。」並將札文出示。博易乃表示得意，向讞員質問說：「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訟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其裁制乎？」繼又稱：「政府律師尚不能指出章、鄒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原告律師哈華託即謂：「此案案由最為明白，仍俟政府將交涉事件議妥，然而定期會審可也。」中西會審官乃准其請。原來，此案本為政府降尊，向所屬下級法庭控告平民之舉。在清吏方面，只求壓制黨人，並不稍有顧忌，對於喪失國權，有辱國體的舉動，固在所不惜。(45)

至九月十日(七月十九日)京方訊息傳到上海以後，乃於十二月三日、(十月十五日)四日、(十六日)五日、(十七日)七日、(十九日)開額外公堂審訊四次，由上海縣知縣汪懋琨、會審讞員鄧文堉、英領署翻譯官迪理斯會審。第一次開庭審訊時，由原告律師古柏請求將程吉甫、錢寶仁開釋；陳仲彝准予保釋。第二次，先由被告律師愛禮司(T. E. Ellis)代章炳麟、鄒容辯護，

繼由章氏供述履歷，並自辯如下：

「杭州人，先曾讀書後在報館充主筆。戊戌後，赴臺灣，後由日本赴上海，在亞東時報任筆政，復至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未及數月，又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爲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此書係託廣東人沙耳公帶往香港，轉寄星嘉坡，未能得其回信。所指書中「載湉小醜」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載湉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醜」兩字，本作「類」字，或作「小孩子」解。」

當時清吏因章氏爲名士，以爲「必曾中式」，卽問：「得中何科？」他回顧鄒容，微笑答道：「我本『滿天飛』，何『鳥巢』之有？」原來他故意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誤「科名」爲「鳥巢」的。以下，續由鄒氏供述履歷如次：

「四川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巡捕房投到。」

後於第三次開審時，由被告律師瓊司延請能解革命軍意義的外僑立得兒(E. S. Little)到庭解說。第四次續訊，又由古柏請將龍澤厚開釋(46)。

同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所謂「額外公堂」者宣判科罰章鄒二氏永遠監禁之罪。其判詞有謂：「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爲本國律法所不容，亦爲各國公法所不恕。查律載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爲反，不利於君，謀危宗

斷爲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又律載謀背本國，潛從他國爲叛，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律載妄佈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絞監候。如鄒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處斬決。今逢萬壽開科，廣佈皇仁，援照擬減，定爲永遠監禁，以杜亂萌而靖人心」等語。(47) 但領團對此發生異議，相持不能解決，而被告方面以「久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故當時上海又盛傳釋放章鄒二氏之說。因是，北京外務部深恐此案「勞而無功，」允予採納英使意見，從寬辦結。迄至次年，即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光緒三〇年甲辰四月初七日) 由上海縣知縣汪懋琨去會審公廨，會同讞員黃煊，英副領事德爲門 (Twymen) 復訊，當庭改判，章氏監禁三年，鄒氏二年，自去年到案之日期起算，期滿驅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於是，蘇報案告一結束。(48)

後來，鄒氏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 (清光緒三一年乙巳二月二十九日) 瘐死獄中，初由中外日報館備棺殯殮，繼有劉東海、劉三等，以其華涇鄉宅畔空地捐作墓基。(後章炳麟章士釗張繼李根源蔣維喬黃炎培等二十餘人往祭爲立墓志銘及墓表均由章炳麟撰文墓志銘爲李根源書墓表爲于右任書) 章氏於次年，即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月初八日) 出獄，由同盟會派代表龔鍊百、時功玖等迎至東京。(49)

至蘇報館，則於案發後七天，即一九〇三年七月七日，(清光緒二九年癸卯閏五月十三日) 被清吏勒令封禁。(50) 其經過情形，江督魏光燾在電稟清政府文中曾經提到。茲摘錄如左：

(一)「致樞垣查禁上海愛國會並拿辦鄒容等電：」「封報一節，工部局仍復把持，復經諭道等傳訊公堂抵制，始於本月十三日，將該館發封停報。」

（二）「致振捕報租界拿犯歷來最爲棘手也」，「獲犯後，商封報館，各領又必須審定再封，復多方相商，尤經公堂判定，遂簽封館之票，工部局忽又把持，該道等復飭公堂停訊，其爲抵制，始將報館封閉。」——51

在這樣情況之下，蘇報停刊，但是，隔了三十二天，上海又出現了國民日日報。該報爲章士釗、陳獨秀、何梅士、蘇元瑛、張繼、盧和生等所主持，宗旨和蘇報相同，而規模則尤過之。其八月七日（六月十五日）發刊詞摘錄如下：

「『國民』二字之名義與範圍，東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蟻民』，則其所順受者也；更易言之曰『鄉民』，則其所尸祝者也。何也？匍伏專制政體之下之既久，一切慘黷慘殺之禍，亦已司空見慣，以爲吾儕小人僥倖穀飯於桑梓之鄉，而老死於黃馘槁項，不見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問所謂國民？安問國之屬於誰氏？嗚！國何物，而嬴以民支配之？豈不以國者，民之集合體也。大凡物體之能集合者，中以含有無數膠粘之質點，即以無意識非官品之金一類，亦莫不各原質之互相愛而能化合於諸雜糅體絕大之一團，而以若干不相聯屬，蠕蠕蝡蝡之動物闌入其內，如豕之圈於笠，如馬之繫於櫪，而謂豕視笠，馬視櫪，有若何之切之感情，豈可以訓？毋亦視牧兒之惡作劇而已。今以『蟻民』之名義，定『鄉民』之範圍，則國一笠也，一櫪也，無怪乎二千年來，獨夫民賊以國爲牧場，以民爲畜類，其所以圈之繫之之術，任恣作弄，而不見有一莖之反動！嗚！東方民族之歷史可以此兩端盡之矣。（蟻民與鄉民）世界陸沉，人道淪夢，即循此兩端所由之軌道，亦是只經行於小天地之內。何哉？近世紀之間，有隨歐風美雨，而發現於東大陸之名詞，曰國民，曰國民云云者。

今之自命爲先導者，其發議時不曰國民哉？而吾强聒之爲國民者，彼且不解國民爲何物。則欲以吾理想之國民，組織國民之事業，是不啻無椎輪而求大輅也。雖然，有果也，必有因，有良果也，必有良因。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一切事業之母也。故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不造國民之輿論。輿論誰尸之？此亦不難解決之問題也。夫貴族與平民之界既分，則不在貴族而在平民無疑。然平民之質點甚淆亂，言龐而論駁無當也。蓋輿論者，必具有轉移社會，左右世界之力者也。大凡一國家之成立，當無不有一種無名之輿論，隱據於工規師諫之籲，而政治之發見，亦間受其影響。不過公理之未著名，民黨之無勢力，凡文明上之事業皆甚幼稚，則此種輿論亦遂旁皇而無所著。自十九世紀歐洲有所謂第四種族之新產兒出世，而輿論乃大定。第四種族者，以對於貴族、教徒、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另成一絕大種族者也。此種族者，何物也？乃爲一切言論之出發地，所放於社會之影光，所占於社會之位置，至此如是。

蓋即由平民之趨勢，迤邐而來，以平民之志望組織而成，對待貴族而爲其監督，專以代表平民爲職志，所謂新聞記者是也。新聞學之與國民之關切爲何如，故記者既據最高之地位，代表國民，國民而亦即承認爲其代表者。一紙之出，可以收全國之觀聽；一議之發，可以挽全國之頹勢。如林肯爲記者，而後有釋黑奴之戰爭；格蘭斯頓爲記者，而後有愛爾蘭自治案之通過。言論爲一切事實之母，是豈不然？

雖然，言論者必立於民黨之一點而發者也，有足爲事實之母之言論，必先有爲言論之母之觀念是也。故歐

洲之有第四種族，必平民得與於三大種族之列，而後以平民多數之志望併合發表而爲第四種族，乃足以抵抗貴族，教會而立於平等之地位。噫！尙已！哀哀我同胞，誰非民族，而吾民族之觀念何在？

中國民族之歷史，言之實可醜也，其上有僭稱盜賊之習慣；其下有奴隸牛馬之習慣。兩點相併，其僭稱盜賊也，不可思議；其奴隸牛馬也，愈不可思議。至於今日，羈勒於非種人之下，內奴外奴之重重膠結不可解。國展轉其已亡；人嬉游以待死。號稱數萬萬，寧可當歐洲第三種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種族之沈淪，至於此極，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種族之問題而勃興，又胡可也！

中國之業新聞者。亦既三十年；其於社會有一毫之影響與否，此可驗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權貴焉者，有求悅市人焉者；甚至溷淆種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聲疾呼，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者，槪乎無聞。有之，則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嗚呼，中國報業之沿革如是，國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種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國之現勢，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國民日日報」區區之組織，詹詹之小言，而謂將解說國民二字，以餉我同胞，則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頌新聞記者）誠未之敢望；亦以當今狼豕縱橫，主人失其故居，竊願作彼公僕，爲警鐘適鐸，日聒於我主人之側，敢以附諸無忘越人之殺而父之義，更發狂囈，以此報出世之期，爲國民重生之日，哀哀吾同胞，儻顧聞之。」(52)

所載文字，攻擊晚清官僚，闡明種族思想，至爲有力；以致出版未久，即聳動觀聽，爲清吏所注意。當時滬道袁樹

卹鑒於蘇報交涉的困難，即向江督魏光燾建議一種消極辦法，禁人買看，以絕其銷路，使該報不封自閉。魏氏因有如下的「通飭示禁國民日日報文」：

「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等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肆囈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仰各屬府、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買看。如有寄售國民報者，提究。」

同時，復咨請北京外務部行文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不得代寄該報，有「該報執事人等多半寒酸出身，甘於爲非，擾害大局，聳人觀聽，藉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等語。旋總稅司從文致外務部，對於停寄一點，允爲照辦，但謂：「如此禁寄，防不勝防，實屬不妥。查此項日報係在中國印行，前數月蘇報館既由中國官憲封閉，國民日日報似可一律由官憲查封，方爲清源之法。」（53）

結果，「清源之法」，清吏無意進行，而促絕該報生命的，還因內部閧鬩。當時，即於十二月一日，（十月十三日）以此涉訟停刊。香港中國日報總理陳少白聞訊，以爲「同黨內鬨，有礙大局，」特地來到上海，設法調解，復有葉瀾、馮鏡如、王慕陶、連橫等諸人從中奔走調停，訟事纔告終止，但復刊的事畢竟不能實現。（54）

接着於該年冬天，日俄戰爭風雲緊急，蔡元培已自青島回到上海，就共同組織對俄同志會，警告全國，一致奮起，抵抗強俄。因有山東卸職知縣陳競全來滬，稍有積蓄，竟欲辦一日報，乃由蔡氏和王小徐、汪允宗組織「俄事警

聞」日刊。每日有論說兩篇，一文言，一白話，其題均稱告某某，如「告學生，」「告軍人」之類，不直接談革命，但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以間接鼓吹之。內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購該報，送茶坊酒店供人閱看者。是即警鐘日報的前身，實繼承蘇報和國民日日報的統系。主筆政者為王小徐等。

至一九〇四年二月，（清光緒三〇年甲辰十二月）日俄既已開戰，俄人屢敗，對俄同志會已無目標，就改組為爭存會，改俄事警聞為警鐘日報，仍按日出版。其編輯由王小徐而遞於蔡元培，繼又由蔡氏遞於汪允宗、林萬里、劉師培、陳去病等。次年，即一九〇五年三月（清光緒三一年乙巳二月）間，該報揭載德人經營山東密謀，駐滬德領先致函申辯，繼該報加以反駁，適中其忌，遂向清吏提出交涉。至三月二十五日，（二月二十日）會審公廨突然出票拘人，即有戴普鶴、王信生、徐士芬、何少卿、朱存仁等五人被補，劉師培以得訊較早，事先避去。後五人雖陸續開釋，但警鐘日報也就此停刊。(55)

（1）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p. 85.

（2）建國方略「孫文學說」Chap. 8

（3）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p. 81; p. 85

（4）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pp.34－37

（5）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p. 86; pp. 93－98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p 16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上册 p 29

(6)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pp. 29－30

(7)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p. 65－66 文公直，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 pp. 46－47

(8) 田野橘次，劉陽唐佛塵傳譯文載朝野新譚。

(9)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p. 68－69 文公直，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 Vol. 1, pp 48-49; p. 87; p. 98

(10) 光緒東華錄 Vol. 162, p. 13

(11)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 78; p. 79; p 127-8 文公直，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 vol. 1, p. 58; p. 59; pp. 98-99

(12)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pp. 72-73

(13)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Chap. 8

(14)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p. 128-9 文公直，中華民國革命史 vol. 1, p. 99

(15) 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載東方雜誌 vol. 33，並參照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1 蔡孑民年譜長編初稿

(16) 同上書並參照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柳亞子先生藏本。）

(17) 愛國學社社刊童子世界 No. 32『愛國學社之主人翁』（柳亞子先生藏本。）

(18) 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傳略」（新潮社編輯。）

(19) 同註 15 並參照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傳略。」

(20) 同註 17

(21) 吳敬恒，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載東方雜誌 vol. 33, No. 1，並參照柳亞子，致吉甲函，載1936（民國二十五年）4,21 時事新報。

(22) 蘇報案紀事 pp.132-5（一名『癸卯大獄記』柳亞子先生藏本）並參照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傳略。』

(23) 同上書 pp. 160－4

(24) 陶成章，浙案紀略 p. 3，並參照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傳略』暨東方雜誌所載吳敬恒，蔣維喬文。（各書載蔡孑民先生此時出國赴德者誤。）

(25) 鄒容，革命軍，並參照柳亞子，自傳，載文藝茶話 vol. 1, No. 3.

(26) 蘇報案紀事 pp. 34－37

(27) 同上書 p. 1；並參照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28)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傳略』，並參照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上冊 p. 427；蘇報案紀事 pp. 2－3

(29) 申報（1903, 5, 5——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30) 愛國學社社刊童子世界『記事』No. 29－30

(31) 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P. 134–135; 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 1, p. 105。

(32) 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p. 129–130; 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1, p. 100。

(33) 蘇報案紀事 p. 104。

(34)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 vol. 173, pp. 5–6, 並參照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

(35) 仝註 33。

(36)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 vol. 173, pp. 5–6。

(37) 吳敬恆，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

(38) 仝註 36。

(39) 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二冊，外論（柳亞子先生藏本）。

(40) 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 173; 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 1, pp. 107–108。

(41) North-China Herald vol. 70。

(42) 仝註 40。

(43) 中外日報（1903, 8. 8 – 清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申報(1903,9,1; 13– 清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二十二日)。

(44) 中外日報（1903, 7, 2; 18– 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二十四日）; 申報（1903. 7. 2; 16 – 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

月初八日；二十二日）。

（45）中報（1903, 7, 23—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並參照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 1。

（46）中報（1903, 12, 4—6, 8—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二十日）。並參照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 1。惟兩書紀載章鄒二氏案供詞稍混合。

（47）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pp. 156—157。

（48）中報（1903, 12, 26; 1904, 5, 22—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次年四月初八日），並參照同上書。

（49）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pp. 188—189，並參照同上書。

（50）中外日報（1903, 7, 9—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

（51）仝註 36。

（52）國民日日報彙編。

（53）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pp. 157—158。

（54）馮著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p. 141；文著革命建國史 vol. 1, p. 111「惟兩書稱該報『於癸卯十月』組織，實誤。

（55）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並參照革命史，報學史，中報，中外日報（1905, 3, 27—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按警鐘，中國國民黨史稿載稱，該報則以登載士兵事被封。

金陵覽古詩四首

清涼山 尋翠微亭未得

吳半山

清涼山上淸涼寺，何處南朝避暑宮？見說碑亭殘片石，且循野徑卓孤笻。地盤不覺九華小，（此山一名小九華）天遠能令四望空。更憩山樓閒啜茗，翠微知隔幾重峯。

半山寺 尋荆公墓未得

雪竹霜筠舊梵宮，白楊蕭颯動秋風。縱橫斷石留遺址，突兀孤亭倚太空。捨宅已徵心寂滅，爭墩猶想氣豪雄。九原可作斯人在，掩袂何須泣道窮。

雨花臺 用王半山韻

忠臣遺墓此山經，木末風高擬古亭。碎石斑斕都化碧，殘碑慘淡尙留靑。鬼門莫辨王孫蹟，佛塔難邀帝子靈。（報恩寺塔已毁）不用登臨頻灑淚，滄桑又換畫霧屏。

燕子磯

獨立危磯最上頭，天風海氣颯成秋。藩籬此日難憑險，組練何人與習流。山似燕飛低掠水，江分鷺影舊名洲。振衣濯足平生志，且付滄浪一釣舟。

聖廟感懷六韻

趙式銘

玉碑猶紙壁，金牓尙棲梁。牖有名空在，其如實早亡。斯文遭刼火，吾道入扶桑。倭士端章甫，和姬縮酒漿。安車延聖裔，釋菜蒞天皇。卽此收民望，無勞甲馬張。

拉薩別蚌寺禮無量壽佛

黃慕松

別峙殿閣高崔巍，屹立拉薩西城陬。高僧雲集八千衆，諸天梵唱聲紓迴。晨鐘一鳴萬籟肅，佛光照耀金蓮台。莊嚴寶相低眉坐，天花燦爛風雲開。佛門廣大無邊量，慈雲覆被周九陔。雙林說法演大乘，一微塵界一如來。偶然示現壽者相，金公木母壽萬萊。道成不數阿羅漢，牟尼照乘光皚皚。我來聖城一巡禮，合十膜拜心低徊。人生夢幻浮漚耳，明鏡拂拭無纖埃。佛我衆生同一體，無量壽佛稱壽哉。

子民先生七秩大慶

陳陶遺

海內推元定，蹇蹇已卅年。主盟異健者；（三十年前在滬行公學開同盟會即會員被推主席）歷刧竟茫然。布被安儒素；經畬了俗緣。佇看酬耄耋，白髮益彭宜。

小詩奉祝亞子我兄老友壽

前人

不是唐衢即步兵，少年熱淚動縱橫。揭來憂樂關天下，莫把新亭當健行。（三十年前同主派行公學評常小別君稱大壽）

敎壽南社追費復，半壁滄桑一泫然。等是曉風與殘月，不堪回首柳屯田。

劫後江南重見君，相驚年貌尙終軍。知非學易多功狀，舊日長纓値幾文。
楚檮晉乘不復作，武紀韓碑尙可留。一語祝君無量壽，名山事業在陽秋、

錄舊作祝馬相伯先生九十七歲之詞紀念
蔡柳二先生壽辰

程演生

祝公德壽國之光，于野同人共舉觴；時事艱難到此日，老當益壯敎民强。

過劍門

陳友琴

連峯七二亂雲環，絕壁天城未可攀。我自孤吟行劍外，夕陽無語上雄關。

琴於詩本係初學，殊無代表作品。偶憶蜀遊時，曾過劍閣，見雙峯高峙，天城峻偉，口占小詩一首以誌之。今錄以壽蔡柳二先生。蓋略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云爾。　六月廿四日附識。

金神父路晚歸

胡懷琛

金神父路，西愛咸斯路轉角，有空地一方，東南二面圍以石欄，高才及頂，西連淡井廟，北有洋樓一所，似爲西人別墅。老樹叢密，亂草叢生，間有石人石馬，點綴於其間。往來於西愛咸斯路者，見之了了。知爲古墓，而不知爲誰氏。一日，由淡井廟後迂迴至其地，尋得小石碑一方，題云：「張尚書墓界。」然此是界碑，非墓碑也。翁仲二人，東西對立。石馬二匹，與仲翁相向。又有石羊一頭，銅獅一頭，銅獅爲西人所新置者也。然尋墓碑不得，悵然而返。檢上海縣志：張電，字文光，號賓山，明嘉靖時人。官至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賜葬淡井里。是所謂張尚書，即張電也。墓前人馬，變爲他人園圃中點綴物，張電早能料及，何必多此一舉！淡井廟西不數十步，爲逸園跑狗場。深夜跑狗，電燈通明。余每於寒夜晚歸，驅車過此，輒有無窮感慨。信口成吟，不自知其爲何體也。

拂面輕寒利若刀，尙書墓外晚蕭蕭。可憐月白風淸夜，翁仲無言看狗跑。

贈屋角老松樹

前人

每日淸晨屋角行，折腰長揖老松青；愧余亦有凌霜志，骨力終嫌不及卿。以氣節自負者往往自比松柏古詩中屢見之然比擬太過反是徒作大言署不切實今余力祛此病非自誣

大年卷自記

天燭　又作天竺又作天竹植物名冬日結子作深紅色

前人

苦心孤詣向誰論！熱烈情懷只自珍。拚灑胸頭千點血，造成雪裏一園春。

題陳忠愍公遺像

前人

陳忠愍公名化成，清道光時中英之役，守吳淞砲臺而戰死者也。此像爲舊木刻，疊印單色，復以彩筆著色，奕奕如生。原像藏南洋中學圖書館。今徐蔚南先生借摹一幅，送上海市博物館。余得展覽，爲題一律。

犧牲捐盡死戰場，至今遺貌尚堂堂。試看後起誰能繼，益念斯人不可忘。打岸海潮空激蕩，弔人江月亦淒涼。展圖颯颯英靈在，忍見吳淞砲壘荒！

初夏登石公山　用皮陸楞伽精舍詩韻

吳巢人

初夏草木榮，散步出郊郭。放舟入太湖，一涉滄溟廓。新雨滌青嶂，銀海除宿瘼。汽笛甫三鳴，移向石公泊。盪胸澈碧流，迎面聳聚崿。道旁有老人，攜我上高閣。階前植繁英，牖下雜棘箬。萬壑響松濤，如奏笙簧樂。小憩傾數觴，酡顏丹若堊。詼嘲發朋儕，詎肯言泉涸。美景值清和，消遣殊未惡。靈峯狎幽蹤，猿爲不驚愕。半山齒折屐，千仞梯躋笮。洞口露微光，須向暗中摸。峯尊由嶺附，樹老讓籐絡。頑石默不言，排比具廉鍔。日午度絕頂，灼灼驕陽爍。俯躍正持世，難射金烏落。扳援登峻壘，苔滑屢脫屩。岩腹埋雲根，與水相附着。長揖洞庭君，遙飛一樽酢。宇宙爲蘧廬，烟雲作錦幕。何事我先民，忍將混沌鑿。從此瞬血殷，龍蛇起巨壑。世風日益微，豈唯魯酒薄。山骨撑地脈，泉聲布天鐸。稽首禮空王，救世祈予諾。羣飛競刺天，衆生盡遭蠚。蒼昊抑何高，黃土抑何博？西域既無靈，東周詎可作？坐令億兆氓，重重加束縛。皇兮將歸斯，某也甘落寞。吟罷歸去來，細把予心度。躡踵懷深慚，事敢匿其格？迴首謝山靈，行將歷盤錯。危石毋妄蹲，捷徑毋妄托。鷄鶩日成羣，遼哉瞻天鶴。

和唐鄉賢陸魯望雜諷九首並次其韻　　前人

椿樟具樸樕，丈人獨抱甕。世變日以新，焉能餓履中？本非伊牧儔，難作華胥夢。臥榻容鼾睡，苞茅邊賣貢。入室操吾矛，須向潰池弄。仗馬嗜不鳴，老驥輸雛鳳。瞻彼長城窟，血跡何洪溶。土龍有笑疾，未慣唐衢慟。

其二

楚莊走痛胥，投袂嗟何及？漸離歌燕市，擊筑心欲泣。栖栖宣尼生，學易年五十。參究天人機，未爲時所急。惡讖信堪憑，洛陽青蓋入。備位列虞賓，仍奉湯沐邑。英雄包霸圖，萬姓紓其汁。伊昔刎頸交，屢見南冠縶。攖金有校尉，儘量脂膏吸。羣龍已無首，誰肯滑泥歠？

其三

虎兕出於柙，曠野將安適？咄咄屢書空，不言胸欲疣。濫竽入王門，曳裾爲上客。敬瑭詣遼京，具疏稱臣白。燕雲十六州，遂與中原隔。鼎足受覆餗，宵旰勤擘畫。萬方休驚訝，轉瞬成史迹。水懦民可欺，貙肥言可食。三復虞人箴，願汝一懷惕。痛語溯留侯，如以水投石。

其四

束髮讀兵書，自戢歷行伍。馮婦攘臂來，莫攖負嵎虎。豈若詩人言，剛柔不茹吐。仗戟整偏裨，終期一赫怒。天吳已破碎，難覓神針補。薄海論英豪，應在屈指數。秦佁訪栖廬，寂寂雲生戶。重披左史編，自恨非臏瞽。

其五

沿道重將猾，厥偶貲自矢。大慾瀰九天，貪而不知止。安得召邦都？重興肅綱紀。本來廿四朝，一部相斫史。太公釣渭濱，登虛魚失水。后稷播嘉穀，還藉風揚秕。多士況盈廷，四郊復見壘。兢兢府庫財，千古同一軌。老悖有揚雄，劇秦將新美。

覃玄何所圖，蹈冰虎尾履。神功聖德碑，大半如此耳。

其六

三桃殺三士，讀之如霧裏。儵忽協厥謀，混沌安逃死？遁詞知其窮，信言本非美。所以范大夫，不殉會稽恥。翩然雲水中，夢醒南柯蟻。賓宇尚論兵，焉用毛錐子。

其七

斷琴孟嘗泣，纓冠淳于笑。宮商角徵羽，誰與協其調？揠苗法宋人，助長移日妙。四方觀葬禮，悅者乃在弔。菀枯畢足間，祿利迷心竅。朝可適胡粵，暮又爲周召。今者事征誅，謨必定於廟。庸次耦輦商，逃臘斬藜藿。

其八

庖人不治庖，尸祝樽俎越。法令如牛毛，柢梧無虛月。物變紛過前，端居恆兀兀。枝節日益繁，本實乃先撥。吏並緣爲奸，各自營其窟。是以孔仲山，變名爲街卒。薄彼軒冕榮，甘與勞筋骨。哀哉太學生，勇氣猶滂渤。連臂趨節衙，終宵佇街樾。帷幄有定籌，枉自煩請謁。野祭狷先機，伊川見披髮。牛山木雖美，旦旦何堪伐？鬼謀中曹社，忍執途人說。不可爲奚爲？吾欲操於忽。

其九

強者奏凱歌，弱者發哀歌。所歌兩不同，聽之意云何。當其興會至，歷刧俱不磨。萬象縱萬殊，一一歸逝波。朝餐粟與水，

奚用羣業毷？巢覆斯佳耳，鼷鼠飲於河。內富而外詭，鳌與鴦同科。雖世不相負，智短羂渾蛇。天臨選雜翼，和罷長吝嗟。

南社聚餐卽席呈亞子

前　人

晴壇棠護飲，馬首柳州瞻。南社宗風在，西江派別嚴。杯觴黃菊淚，石錢獨松髯。來歲尋盟日，殷勤與典籤。

代人題松柏圖祝亞子五旬壽

前　人

鬱鬱南山松，旣以变柯柏。下有兩靈芝，萱草榮其色。虎頭子孫老畫師，壽頌善禱冀無極。能將茂豎青青之枝葉，二奔赴腕底爲寫出。從此日月咸合璧，永麗中天輝萬國。

寄祝亞子

前　人

壽仍舊貫中樞重，更勖新猷棠妙該。淵籬有魚來得所，高郎無女債堪哀。漫持濁酒尋陶令，獨抱遺經訪柳開。南極一

星輝萬國，五雲深處傍元台。

居梨里三日留贈亞子

黃懺華

五噫何處覓梁鴻？難得清樽日日同。金石交論千里外，風雲氣鬱萬山中。迷陽却曲人間世，錯節盤根澗底松。尚有彌天宏願在，未須海內許詞宗。

壽蔡公孑民七十

林有壬

洛下耆壽舉國傾，兒童走卒盡知名。春霖隨意物同潤，止水無心理自平。偶出緒言皆世範，喜看大道及身宏。香山勝會從今盛，願事年年祝再賡。

和呂美蓀陽春白雪詞

陸丹林

嶺南飯生狎鷗鷺，大江南北頻來去。鴻爪年年留舊痕，輪蹄碾踏天涯路。秣陵草長蝴蝶青，錢塘烟柳啼嬌鶯。村郭水驛過兩月，昨逢寒食今清明。歸來夜夜書鐙照，墨解磨人還自笑。劍佩未許凌雲遊，文章只合雕蟲老。忽報詩筒島上來，山環海抱仙樓臺。陽春高曲敢云和，誰是梁園舊客才？謝庭絮起重簾下，蠟綠泥紅鍛風雅。堪羨身閒意復閒，一清異稱吸詩者。媿我役役風塵羈，奚囊驢背唫興稀。征衫莫辨九州土，何如齊州女布衣！

停雲　　徐蘧軒

停雲矯望碧嵯峨，紅豆相思一曲歌。未遂從戎投禿筆，空教待旦枕寒戈。聚時尚覺歡情少，別久方知根觸多。師竹樓（樓名在鄞縣竹洲洲在月湖中古名勝地今爲鄞縣縣立女子中學）頭憐獨倚，三更明月映澄波。

新燕　　吳汲初

舊時門巷認朱殷，又逐春風到此間。幾隔稔知人是昔，築巢應識畫梁淵。好逢故主懷前夢，添得新聲語習嫻，窗外呢喃雙剪燕，風簾高捲任時還。

瘦尾閒拋翠剪鐘，飛梁雙宿話呢喃。歸來帶雨紅衿濕，啄去新泥玉壘嵌。春草池塘縈入夢，補巢花架乍爭銜。烏衣舊巷尋前夢，客倦翠飛返故巖。

五十述懷四律

桂步階

五十春光等逝駒，半生潦倒誤歧途。琴書只合消愁興，藥石何曾起病夫。雲鶴曉煙籠竹樹，（錢雲鶴先生印行神州吉光集選拙作山水竹樹多件）玉麟時雨澤桴蒲。（章炳麟先生主編華國刊載拙著醫藥學說承先生深獎於醫因與討論醫理頗沾時雨之化）而今豪氣銷沉盡，買個扁舟作釣徒。

小樓獨上許幽棲，（余新築遂興樓）極目山河落照低。雁序悲殘留隻影，（兩兄早世）鸞膠斷續怕重提。時艱日亟安天命，國難須加苦庶黎。算問桃源何處覓，烽烟間隔武陵溪。

傲骨從來不合時，任他角逐守吾癡。親雲望斷歸山早，子實生成墮地遲。（余三十七始得子）書劍飄零難就緒，箕裘紹述愧遺規。蹉跎歲月愁中過，一事無成兩鬢絲。

當年曾寫鳳池春，過眼滄桑迹已陳。蒼狗白雲無限幻，碧雞金馬總疑神。風塵知己原來少，叔世虛名未必眞。道是湖山烟景好，臥遊髣髴畫中人。

高麗女詩人吳孝媛漫游滬上廉南湖邀集小萬柳堂爲文酒之讌却贈

宋家鉢

鴻飛天外寫離憂，楊柳南湖惹畫樓。移入花香簾底住，掬來月影水中流。春風故國三更夢，落日扶桑一段愁。賸有閒情資閱歷，湖山佳處待君遊。聞女士將遊西冷

小詩一律奉祝崔廎亞盧先生萬壽

朱叔建

吾師君讓與三變，彌天四海兩無猜。上庠風教扶頹運，幾社文章出霸才。道並麗高豈將廢，心隨眼冷熱成灰。忘年小友難拘束，便欲澆愁借壽杯。

詠梅呈孑民亞子二公

周　瑤

冰姿玉質信琪花，曾傍孤山處士家。不受人間塵半點，夕陽返照一枝斜。

壽亞子社長五十

馬鳴風

文物東南稱霸主，胸羅奇氣走風雷。萬言慷慨陳琳檄，一羽翱翔博浪椎。放眼欲空天下士，買山辜負不凡才。無端歌哭無聊世，一樣雄心諒未灰。

右為余入南社時賦贈亞子社長之句，距今忽已十餘年。一二八之役，余所著詩稿悉被焚，多不記憶。惟此詩尚留腦際，特錄以壽亞子社長，豈亦文字中之一段因緣耶！

談龍

白蕉

談龍老子有深心，朝市如聾不化霖。憂樂自關天下事，花間袖手一呻吟。

恭祝亞子先生五十壽

羅君惕

吳江有柳公，忽已登五秩。自笑顏如丹，不知頭漸白。人事有浮沈，老懷能曠達。早歲擅文辭，才名天下知，屠龍躍不用，倚馬猶能爲。吟壇經百戰，清興何曾倦！絕倡溫八叉，又如柳三變。公亦愛我詩，我未識公面。會當叩重關，升階請一見。

薄暮

林豐年

薄暮荒郊何處笳？徬徨纏樹亂啼鴉。東風綠到初蘇柳，西日紅如未落花。忘計深山多鬼魅，驚疑大澤有龍蛇。蒼茫路影歸來晚，燈火城闉已萬家。

新居寄黼弟

馬公愚

少年兄弟樂，和氣盎庭宇。嗟無百畝田，中歲少歡聚。黼弟別最多，去國十寒暑。自返蓬萊棲，復攻津橋旅。不憂弟無成，久離摧心腑。且喜聞將歸，喜極不禁舞。我方娟幽獨，反鍵守環堵。新居幸覓成，聊堪寄仰俯。雖非在山林，却不鄰屠酤。南山當我前，翠岫窺窗戶。江流在我後，漁歌聽遙浦。孤嶼雙浮屠，入座影栩栩。蓮塘波瀲灔，接之不數武。柳青繞屋垂，蕉綠彌窗補。梅靜冬燈雪，桃豔春簾雨。木榻間辛夷，郁郁而屋屋，庭堂靜如冰，獨坐忘日午。不遣塵伺門，庭有虹飲釜！

批頹罌階除，擣黍狎網罟。□蛙亂中庭，笙歌競兩部。一池若掌大，輕鯈猶可數。一亭峙翼然，涼颸起六柱。一石久斑剝，微煙生縷縷。對此百慮消，拄杖胡誰主？興來偶臨池，妄想繼吾祖。既摹岣嶁文，亦獵岐陽鼓。散髮與貌聲，彈舞拜臉館。碎金浩如淵，隨意施案筆。時或入雨時，觀韓兩昆杜。時或試霜毫，參觀兩漢摹。時或歌鳴鳴，時或笑嗟嗟，時或夢蘧蘧，時或行踽踽。渾已忘形骸，詎肯拘卿輔！今歲又依安，炯炯瞻陽燄，幾乎晤流金，現在溫捧斜。豈真地氣殊，炎涼心所取，幽居信悠然，志勝嶙空拐，漫言我志勝，我意非詰誑。一饑足自娛，一飽忍千俄。莊周與孟軻，千秋竟孰愈！況此滔滔者，浩劫空萬古。神禽噤無聲，楚猴被章甫。屍饔縱不羞，噲等寧足伍！一室小天地，何是乾淨土。趨險而舍夷，豈非甚狂瞽！區區持此意，舉世略可語。長謠以當書，因風寄汝輔。

恭祝子民夫子七十壽辰 七十韻

余天民

北辰高拱天中央，南極老人壽而昌。崑崙一柱撐天闕，日星河嶽煥奇光。子民夫子功德懋，山斗大名焜宇宙。間氣所鍾非偶然，申呂自嶽傳列宿。鶴髮童顏地行仙，龍馬精神萬口傳。講明在躬妙神化，海涵春育濟性天。巋然靈光殿留魯，周情孔思澈肺腑。行年七十德日新，從心所欲不踰矩。古稀已屆人歡躍，薄海同慶兕觥酌。我是安昌小門生，歌聲要隨頌聲作。維公爭歲騖雲路，玉堂金馬端本度。壬曾志不在溫飽，獨對危局頻瞻顧。提倡民權遭時忌，奔走瀛寰招

同類。推翻專制與有功，民到於今受其賜。宏獎學術啓文明。栽桃種李最多情。春風化雨遍大地，寥實心腸有公評。中樞教育迭主持。領導羣倫是良師。國本飄搖賴維繫，斯文日中喜在茲。等身著述已不朽。上下古今銳研究。開闢文化新廣原。約束蛟龍伏猛獸。巢父掉頭辭高位。淸風亮節作人瑞。海上獨自釣六鰲，鼠臂蟲肝都捨地。重望不殊文潞國，納訓還似衞武公。神明聰强得天厚，壓倒商山紫芝翁。憶昔燕臺侍絳帳。旋値德蔣復西向。壽師夢麟曾有言：夫子溫良恭儉讓。果然此語非阿好。高山景行人難到。仰視威鳳翔碧空，凡鳥啁嘈眞可笑！由來天道不差爽。賢者有後仁者壽。額手蘭桂齊騰芳，簇擁靈椿一株秀。好風吹滿晝堂春。模範宗庭業事眞。遙獻桃山航海客，三多九如祝良辰。積厚流光綿明德。至人瑰行壽金石。巍巍勛業跨千秋，幽抱豈在拘形迹！獨奈古稀世稱難。人倫冠冕寰宇歎，不事揚風與扢雅，於萬斯年長由觀！我愧扶桑還負笈。望雲不獲登堂揖。遐恨青島得信遲，未能早獻南山什。（國內各界人士發起爲公祝壽予在國外遲一月始知）太息中華國勢微。畢竟吾道何曾非。不然車書大同日，培根康德應來歸。難老永錫慶此朝。蓬萊頂上心香燒。但知禮豈爲我設，笑向東海偷蟠桃。麻姑酒和長生藥。祝公手然造化鑰。從此海屋更添籌，天地同春有至樂。七十年華尊猶小。百歲千齡亦不老。至德萬靈永不磨，請看何人比壽考。卽今彩雲擁蓬瀛。八方同聲頌景福。海天魚龍躍且飛，西來紫氣豁吾目。

島中夜坐

歐查

園樹半掩的窗扉，
透進晴空的夜月。
　微睡初醒，
　橫坐紗窗。

遠遠地漩來的宏壯之音，
　是膠海上的怒潮！
　是太平洋的籟樂！
驚動着我的閒靜之心。

彷彿是三年以前，
躺在房州（一）的海傍，
　夢醒后的海聲，
　含着少女的悲泣。

迴憶成了殘夢，

濤聲同樣濤聲，

　一是播送他國的調情，

　一是偷彈亡國的哀聲！

女兒的心弦，

抒發着緊的熱情！

遼闊的海島，

像被販賣的人奴，

幾易了主人之手。

古木隱蔽的是德國建築的炮台，

巍峨的尖塔是新造的天主教堂，

高層的洋房是日本帝國的兵營，
奴隸般操作的才是本地的農民。

商場充溢着東洋的氣息，
曠野蓋滿了歐美式的住宅。
美麗的海灘上，
瀰漫着種族不同的情調。

島，是國中厄要的島，
是暑天唯一的樂園，
誰敢預言販賣人奴般的惡魔，
能容許所有者永享，

遠遠地滾來的濤聲，

原是健康愉快的，
　如今打入聽者的耳裏，
顯然含着恐怖與淒顫了。

夜月漸漸隱到黑雲裏去，
窗外吹來了陣陣的涼風，
　鄰家的雄雞在連續啼鳴，
　倦坐的肢體渴望着黎明快到。

（註）湯州為旧日本避暑之地。

一九三五秋季在青島

關雎肌譯

黃維榮

關雎原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章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悠哉！輾轉反側。三章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四章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五章

右關雎五章，朱熹集傳作三章。第二第三兩章，雖似一氣承貫，不可分割，第四第五兩章是句調複沓的顯然不可混爲一章，并且第一章也是四句，所以從鄭氏定爲五章，章各四句。

首章中的「君子」，舊說都指文王。姚際恆詩通論經把這首詩當作爲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說是指「世子」的。蘇曼殊的關雎英譯也把這句譯爲："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is she"「君子」二字竟解作爲「君之子」了。這雖也勉強可通，但詩人美世子娶妃而說他「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已未免有些挖苦，不像詩人忠厚之詞；並且把第四章中的「琴瑟友之」一句譯爲："With lutes small and large, let us 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 以 "wellcome" 譯「友」字，終覺得欠妥。

最近說詩的都認關雎是首單戀詩。統觀全詩的語氣，也似乎是個害着單戀的平民，在那河洲的旁邊因物起興而作。因此我把「君子」二字當作「吉士」二字解，譯文中覺作「我」字，指爲詩人自稱。左傳上的「君子曰」都是左氏的自稱，此處也不妨作如此觀。

詩的首章祇述思慕之意；次章說到求；三章敍述求的經過，和苦思徒求的失敗：第四五章說他求的方法：這乃是焦思竭想的結果，似乎他還是單戀着，不能眞去「友之」「樂之」哩。全詩層次井然。首章的「君子，」和下四章的「求之友之樂之」者都是詩人自己。這首詩若不是詩人的自述，恐決難寫到如此親切有味的。」

「窈窕」集傳作幽閒之意，我嫌牠冷氣太濃，因此把牠譯作「和藹。」廣韵「善心曰窈，善色曰窕，」義與「和藹」二字相近。「流之」的「流」字集傳解作「順水之流而取之，」毛傳作「流求也，」都把牠當作一個外動詞。這大概因把「之」字看做代名詞而來的。我以爲「之」字祇是一個語助詞，「左右流之」可以與「左右流兮」等觀，干旄中有「良馬四之，」「良馬五之」等句，同動詞下可以用「之」字作語助，內動詞下更不妨有「之」字了。又棫樸中「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內動詞「趣」字下也用「之」字。「芼」集傳解作熟而薦之。爾雅曰：芼「搴也。」毛公曰：「芼擇也。」「左右芼之」是承上章「左右采之」來的，兩句語調正同。若作熟而薦之解，「左右」兩字便有些費解了。所以譯文從毛。

以上是我對於原文的肊見，以下是我自由不過的肊譯。

（一）

看啊！那一雙雙的水鳥，
在那河中的淺渚上關關地和鳴着。
牠們多麼歡暢呀！
牠們多麼美滿呀！
我那和藹可親的好人兒，
她眞是我理想中的良伴。
但我可能和她在一處景物幽閑的地方，
此唱彼和，
也如那淺渚上水鳥一般，
共鳴共處呢？

（二）

看啊！那參差不齊的荇菜。
牠們隨着河中的流水，

左邊在流，
右邊也在流。
我那和藹可親的好人兒，
我追着我內心的需要，
醒中在求，
夢中也在求。

（三）

我知道，我這樣的空自求着是求不到的，
可憐我除了一日十二時，
時時不能去懷外，
那有旁的法子呢？
呀！相思無極，
竟令我坐臥難安不能自主了。

（四）

那參差不齊的荇菜，
我何必眼看它流着呢？
我將劃了我的小舟，
往河的左邊右邊去采牠。
我那和藹可親的好人兒，
我何必祇是徒求苦思呢？
她必定喜聽音樂，
我將携了我的琴瑟去親近她。

（五）

那參差不齊的荇菜，
不定是整整都可以采用的，
我將在河的左邊右邊，
細細地選擇牠。
我那和藹可親的好人兒，

她必定喜聽音樂，

但那琴瑟的聲音，也許不是她所愛好的，

我將用我的鐘鼓去娛樂牠。

時令之環

印度迦梨陀娑原著
法國訶柏蘭譯
中國王維克重譯

小序

余讀曼殊譯著，始知印度古代有迦梨陀娑其人，曼殊稱之爲「梵土詩聖，」英人稱之爲「天竺沙士比亞。」法國東方文化研究家布爾奴夫稱之爲「印度訶維特，」（訶維特爲[illegible]丁名詩人）其見重於世如此。

昔年余讀其名劇沙恭達羅（法譯，）因愛之深，且欲竟曼殊之遺志，遂重譯之爲漢語。稿成不獲出版，友人徐蔚南兄攜之就正於柳亞子先生，時先生將遊浙，此稿乃充先生旅伴，先生閱畢，作詩二絕贊揚之，世界書局主人乃購此稿，出版已三年矣。

迦梨陀娑尚有其他作品，余偶讀其抒情詩一卷，名時令之環（法譯，）則又愛之，然不敢譯，其故有二焉。

一則印度原文爲詩體，音節自屬重要，法譯爲散文體，音節不存，若據法文重譯，結果必爲下乘。二則原文內容，頗涉男女情事，譯出恐爲道學輩所譏。今乘蔡柳二先生壽辰徵集文字之機緣，余乃決心將此卷譯出。蓋蔡先生爲提倡美育之耆宿，柳先生爲推進文藝之前輩，對於美文之評價，二先生必能主持公道也。此譯固屬下乘，但余旣不能撰一論文，亦無生平代表之作，今卽以此下乘之贐，薦於壽筵之前，雖難動滿座之高朋，然此贐祝壽之熱忱，則與衆高朋無二致也。

王維克，一九三六年六月，作於金壇。

夏季

愛乎！熱季至矣；陽光如火，夜月可玩；一躍入水，則平靜如鏡者紛亂矣；黃昏旣近，則吾儕當忘酷暑於卿卿我我之中矣。

夜因月而微明；吾儕之宮門，迎風而大開；園中噴泉，高舉而四揚；吾儕之珍珠寶石加於身，檀木之香味撲於鼻；凡此種種，皆隨夏以俱至，愛乎，吾儕之願償矣。

吾儕之宮中，甑美妙哉！香氣四溢，聞之者欲醉。淸酒一杯，在情人呼吸之下，成微波之盪漾。歌聲幽妙，沁人肺腑，情火如焚，雖自禁矣。夜半矣，相愛者其沉溺於歡波情浪之中乎！

夏日如焚，男子之心焦矣。女人乎！惟有汝輩解其渴念，安其躁心，汝輩乃乳峯高聳而束以絲帶，胸藏檀香而鑲以珠圈之術士也；汝輩之髮重而且垂，出浴之時，奇香侵人，汝輩乃足塗紅香膏之術士也，其上飾以金環，一步一叮噹，清脆如紅鶴之鳴，可愛哉汝輩之足也；而曲徑通幽，則更使男子之心為之夢魂顛倒矣。

有女人焉，胸塗檀香之膏，項圍珠圈而雜以鮮茉莉之花，股上繞以金環，男子見之，能不燃起胸中之火乎？

時當夏日，在堅挺之胸乳與柔軟之肌膚上，汗滴已成珠粒，「阿各沙」之輕紗已奪長袍之地位矣。在此輩年輕女人之中，吾人各選其所愛可乎！

時當夏日，白鳥和鳴，沉睡之愛情，因羽扇之撫弄而醒覺矣；蓋羽扇微搖，觸動香氣四散而珠玉圍繞之酥胸也。

夜色臨，月東升，艷裝少女，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善戲謔兮，於是男子之慾火燃矣。

月明之下，園之深處，歡情既畢，相愛者倦而臥矣；夜將盡，嫦娥下窺人間，不禁羞慚交集，則顏色蒼白矣。

遊子將行，泣別其婦；日光薰蒸，塵沙高揚；行行重行行，頃刻望不見。

天熱如焚，麞鹿口渴欲死，相聚而言曰：「我輩將在樹林邊界得一點水乎？」蓋此時也，麞鹿見天際有一朵雲生，如女人頰上之一堆脂粉。

毒蛇「那耶」為陽光所炙，潛行於熱沙之道上，忘其昔日之仇恨，小心翼翼，俯首而入孔雀影裏，以稍舒其喘息，其時孔雀為太陽所困，則張開其莊嚴之尾，任毒蛇藏首其下，而自甘作犧牲品焉。

獸王獅子，舌懸口外，鬣垂項下，呼吸急促，口渴欲死，雖面目損裂，亦再無勇力與其仇敵相鬥，不得不捨之而去，其仇敵象也。象有利齒，何異於獅，然亦困於渴，喉乾欲枯，來往覓水，河已涸矣，所遇者爲熱土，爲赤沙，爲陽光！至於野猪，則成羣而行，以鼻掘地，匿入乾枯之草中，以避如火如荼之烈日。

池涸矣，青蛙躍至毒蛇「那耶」之旁，而蹲踞於其大冠之下，如在傘影之內。（註「那耶」爲色帶毒蛇其首闊大如戴大冠蛇本食蛙今因避日光而居其影）野牛因熱從穴中出；發汗之鼻，向天呼吸新鮮空氣，乾燥之舌下垂；成羣來往，既倦且憂，欲覓一點水而不可得。成千之鳥，喘息於枯葉之樹上；困倦之猴，膝行於荊棘之下；蝗虫一羣，皆倒於小池之旁。

所謂湖，不過混濁之淤泥，上撒熱死之魚與乾枯之白蓮，水鳥已遷居矣，心煩意亂之羣象則來往踐踏於其間，如攪麵筋然。

吾人自高原下眺，倏忽之間，駭心動魄之事現於前：森林起火矣！舊枝新芽無不著火，而被風吹落之敗葉，亦帶火飄泊四方。

其時光芒萬丈，紅於新發之「姑蘇巴」花；是火也，既吞噬樹幹及依附其上之藤葛，亦吞噬枝頭之蓓蕾。巨風吹來，更使火焰如怒如狂。大地之上，竟成火災之場！竹竿裂矣，爆發之聲，往返於巖石之間。火勢逐漸擴大，匿於森林之野獸則奔突而出，昏迷不知所趨。

在木棉之林，則火焰直似上通於天。其初也，火焰猶在樹幹之孔洞蜿蜒屈曲，繼則透出樹梢，焚及樹葉，一發而

不可收拾矣。

樹林既著火，野獸乃羣奔而走，以自逃於火窟之地獄：象也，鹿也，獅也，皆蒙星星之火而出矣；或逃於涸池之底，或逃於乾河之洲；逃者如狂，並肩而馳，昔日互相殘殺之猛獸，今亦不得不言歸於好，成同病相憐之友矣！

雖然，熱季之於汝固仁慈也：深宮之中，草坪之上，夜之歡情，其樂陶陶；蓮花之下，猶有一池清水，游魚可數；而月色溶溶，則尤可愛矣。

雨季

壯象求牝之時，巨大而含雨之雲臨矣；雲之前來，其容如國王居中，三軍繞之：電光，軍旗也，雷聲，戰鼓也。雲來漸積，或如深綠之蓮瓣：或如婦人膨脹之乳房，或如黑粉一點，著於天之面上。（曼殊自註：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各色俱備）稍後，雲散爲雨，雨點墜地，聞其聲者，心無不醉，蓋望雨已數月，乾渴欲死者衆矣。「却搭伽」者，雲中鳥也，將於飛翔之際逐雨點以解渴矣。

轟雷之下，行人驚懼。如天帝英地那之弓，雲以電光爲弦，冰雹爲矢，中人亦可畏也。地上滿舖香草，諸色花爭開；枯草復蘇，青如綠玉，螢虫集其上，發光如女人所佩之金剛石。

孔雀展其美尾，如花苞之開放，爲情所牽，齊集一地，若將舉行跳舞會者；當時羣蜂振翼，飛向花間，與花朶一一

接物。

河中不潔之水高漲，其不潔可比之娼妓。流水擁岸拔樹，急湍如萬馬奔騰，然皆滾滾而入於大海。

野外景色，已換可愛之新裝；樹頭幼枝，萬條齊抽；碧草如茵，千里一色；爲鹿齒所損之蘆葉，今亦重發矣。

林中麗鹿成羣，目灼灼而美如蘆花，然膽却易驚，若一窺之，則魂飛魄散，吾人憐惜之心，不覺油然而生矣。

昏黑之夜，烏雲滿天，雷鳴不已，而女人輩獨敢鼓其勇氣，藉電光之閃閃，由小徑往赴情人之約。及與情人遇，則口角時生，然霹靂一聲，則又懼而投入情人懷中，作熱烈之擁抱焉。

然有婦人焉，夫子行役於外，則頹喪飲泣，拋棄鉛華，歡樂之念絕矣。是婦人也，兩睛美如青蓮，淚圓如珠，滾入櫻唇。

黃濤一條，污濁不堪，帶泥沙，挾腐草，藏毒虫，奔流而前，蜿蜒如蛇，青蛙恐被吞噬，側目而視，呆若木雞。

羣蜂捨棄舊蓮花，擁入孔雀之羽，意欲於此發見新蓮花，然而誤矣，乃作嗡嗡之樂而去。

野間羣象呼號。天氣佳美，彼等狂矣。蜜蜂一隊，繞彼等不去，因彼等在叫春期間，流涎白齒之上，足以引之也。

在此新鮮景色之前，誰能不動心乎？山巔蒼翠，雲吻之矣；川水奔流，相應和矣；孔雀飛舞，戀情狂矣；且也，甘雨挾清風齊來，君不聞「伽湯巴」、「尼巴」、「開搭見」等花之香味乎？

女子亦如人望矣，口塗「西度」之香，胸懸珍珠，耳飾香花，伊等之美髮，下垂至股。

「萬物動矣，川水奔流，情人互夢，雨聲斷續，孔雀飛舞，羣象呼嘯，猿猴相求，荊棘生花：一切向榮，一切興起，一切有情。」

「雲有彩，天有虹，所以樂人也；而女子亦有其金釧，其玉帶，其寶石。然伊等尚有「開搭見」與新放之「開薩拉」花以冠其首，「伽姑巴」樹所生之天然珠以懸其耳。

黃昏臨時，少女小心翼翼，私離父母之居，趨向情人之榻矣：彼已身塗檀木之香，髮染黑「阿果侖」之油，而插於八肺踏之花朵。然亦有被棄之婦人焉，作慘淡之夢，寄憂思於孤雲；是雲也，黑影投地如蓮瓣，含雨多而行低，其行也徐徐，其行也徐徐。

雨來而暑氣盡消。森林歡悅，「伽湯巴」之花齊開，幼枝招展於清風之前，嫩芽脫穎而出，如美人之嫣然。

至於女子之赴徵會者，此季所貢獻者尤美：如含羞草與正開之茉莉，如含苞欲放之「優帝伽」花可作花圈環繞身，而新發之「伽湯巴」花可以飾耳。

吾人將見此季女子之雅裝：乳峯繞以珠圈，圓滿之臀部圍以白色「杜姑那」織物；蔽以玄巾，精美而耐人思味。

清風爲雨點濾過，跳躍於因負重花而彎曲之枝間，因而風帶花香，是風乃聯絡兩地情人之靈魂焉。

雲相語曰：「吾儕負水倦矣，止於此山之巔可乎？」於是傾其水於文得海亞山間，此山地被旱久矣，其喜雨之

情可知也。

讚歎！此季之可愛也：予地以水，即予萬物以生命，草木之母親也；女子之心亦因此柔和而興起矣。

秋季

秋如溫雅之新婦至矣，其臉如開滿之蓮花，其輕捷之臂則玩弄半熟之穗。天鵝之戀歌則如金屬環之相擊，此環所以繫其足也。

地上滿鋪「伽薩斯」花之錦繡，夜間有露珠，河中有天鵝；水靜如睡，中生蓮花；林中矮樹，開花如七星；園中則茉莉盛開，一片白色。

水道蜿蜒，如困倦之婦人：其間有洲渚，則肥圓之股也；其中有發光之魚，游行如貫珠，則腰帶上之鈴也；其岸旁有成行之白鳥，則項圈上之珠也。

仰視天，則美如塗脂敷粉之臉；俯察地，則滿鋪「旁杜伽」之紅花，或幼條倚抽，或種子已熟：其時稻波正由稈而上升至穗，白米之成不遠矣。見如此之景色，誰不欣然歡躍乎？

暴風雨之黑夜過矣；明朗之天，雜以白色之纖雲，如銀色之蓮絲；是天也，如帝王南面而坐，諸宮人執白羽扇扇之，數以百計。

烏木之高枝，在風中招展，其上則冠以花朵與蓓蕾，羣蜂輕狂，來吸花露以釀蜜。立此景之前者，誰不動戀慕之情乎？

夜如及笄之女郎，已擺脫遮月之雲；開百寶之箱，取千顆明星作珍飾；著月光所織之袍，潔白無瑕，姍姍而出矣。

河水吻赤蓮之影，遭水鳥之啄則戰慄矣。岸旁鸛鴨嬉戲，惟天鵝一鳴，則普天同樂矣。

夜乃神仙境界，月光爲戀愛者之所崇拜；月光散布人間之物爲幸福，爲細雨，爲露珠，爲溫情；惟溫情用以慰丈夫行役於外之婦人也。

搖撼青年之心靈，吹動已成花林之櫻果樹，震盪千百舖地之蓮花，皆此同一之風也。

吾儕之心，被風吹池水之波紋而跳動；池爲蛋白石所築，中植諸色蓮花，鴛鴦正戲於其間也。

天帝英地那不再居雲中發雷，大塊之雲不再有閃電之紋，如風中之軍旗；老鸛不再以翼撲風，孔雀亦不再舉頭望天上之電光。愛神遺棄倦於戀舞之孔雀，而激動紅鶴和悅之鳴聲；美神使諸花開放，由「伽湯巴」飛躍至「尼巴」，由「蔭而茄」飛躍至其他各花。

森林之中，散佈茉莉之香，枝頭衆鳥爭鳴，綠葉成蔭，鹿臥其下，日光灼灼如燦爛之蓮花；吾人亦有奇特之欲望生焉。

夜來白蓮中積聚露珠，晨風吹來，揭起如銀雨，落小女之身，不覺起寒戰於清曉。

大地因禾熟而騰歡，吾人亦與有分焉；美麗之牝牛成羣，大地之裝飾也；老鶴與紅鶴攀鬪於天，鳴其樂也。

人類與自然皆在爭勝；紅鶴之態度較溫雅於少女乎？月與赤蓮相較則慘淡矣。醉者之瞳孔對此赤蓮與綠荷亦不敢直視，眉之惑人，何如微波之蕩漾？

長青藤因花重而傾倒，女人乎，汝體雖美如仙子，滿飾珍寶，然此於此藤則將被忘矣，新開之白茉莉，維以「阿谷沙」之花，則汝之白齒損色矣，汝之微笑無媚態矣。

在此時令，汝烏雲之髻髮中將插茉莉之白花，金飾之耳將加以水中生花；汝之心中充滿愉快，汝將束汝胸以珠圍，繞汝股以繫鈴之帶，飾汝足以金環。

此時也，世界最美麗之仙子現矣，是乃滿插蓮花之美神也。美神身被寶石，光豔奪目，假臥於天鵝之背，天鵝則游於金剛石與綠玉之波中；靜夜涼爽，水天俱澈，星光點點，天鵝載美神徐徐行於月光之下。

清秋之涼風，出自蓮花之新房，逐烏雲於無蹤。太空碧色，一望無際，吾人之夢境將消散於天涯矣。秋水透明，此乃地之液，用以滋潤稻田者也。夜之天空，則滿布星宿。

吾人可見少婦羣，其中有尙屬女孩者，顏美如星光，離其會唱同遊之伴侶而去。其去者則置其纖手於其愛人手中，相偕歸家，蓋愛神之召，未可違抗也。

亦有攜其伴侶，重遊幽會之地，互道歡樂之印象而全無拘束者；夜深矣，雖自訴戀情，直言媚術，面赤何羞？

天曉之時，日輪起矣，赤蓮半啓其芳唇，如少女之初醒也；然白蓮則與月有情，當彼墮於西方之時，白蓮慘然自閉，丈夫離開之時，婦人遂止其歡笑，不異此白蓮也。

美神處處散布幸福，美麗，歡樂於人間：散布月之光彩於女人之面，白蓮之微笑於女人之口，赤蓮之色於女人之唇，

美哉！秋季誠爲一溫雅之情婦，予汝之歡樂多矣：白蓮之微笑，赤蓮之唇，青蓮之睛，「伽薩斯」之花則如光彩之長袍。

冬季

冬季，蓮花枯，霜臨矣。然吾儕愛此季，因「羅得拉」之花開矣，稻已熟矣，果已成矣。

女子藏其酥胸於衣內，如害羞然。蘊鬱金香膏綴茉莉圈之時過矣。雙麗之臂上，不再有螺形之環與金釧。僅「杜姑那」覆於其肥圓之處，「阿各沙」保護其藏匿之乳峯。

此時也，不必再用珠寶之帶，金色之鍊；往日附足之環，其形如水上蓮花，其音如谷中紅鶴，今亦被擯棄矣。

愛神已另換一種面目：女子用「伽里札加」樹所生之粉以撲身，胭脂搽面，使若蓮花之美，髮則塗以黑「阿果魯」之油，

地上滿儲纍纍之稻粒，溫雅之母鹿來，美麗之稻雞鳴，對此時之景色，吾人遂生新欲望，不可遏止之欲望也。

意志薄弱之男子，爲池水所誘而生忘念，蓋池水清淨透明，水鳥過戲，水面有紋如畫「賽伐那」正綠，赤蓮青蓮猶有存者。

少女初戀，倦矣，顏色蒼白，好夢醒來，回憶其縱情之際則笑；然笑僅微露其齒，因其櫻唇已被熱烈之情夫所齧傷，未敢啓口也。

男子在縱情之後則瞌，乃偃臥於床而緊抱其所愛；彼等之四肢遂互結而不可分。女子口中流露「阿沙伐」之香味，在一呼一吸之間，二人之肉體亦著香味矣。

一切少婦，肉體上無不留有酷虐之痕；其儕之唇，被情夫所齧，餘血猶未乾也；在乳峯之四週，男子以指甲刻畫其心中之欲望。

曙光初透，一少婦惺忪作態，手弄鏡自照，數其紅唇上之齧痕，是乃殘忍之情夫所爲也，情夫欲於其口上吮吸其靈魂，因而傷焉！

因情事而困倦者，猶慵臥未起，和煦之陽光已射其身上矣。其儕之眼瞼，則因失眠而微赤，其儕之髮則散亂於床上。

亦有以白色小帶束其額上如雲之髮者：上伸其兩臂，以理其髮，未幾則又漸漸放下，因不勝其重而且大之乳

男也。

其中有一婦人焉，自起數其身上之蟄痕，則樂而微笑。稍後，乃以紅膏塗其唇，乃著其赫製之下衣；高舉兩臂弄其烏髮：於是鑷子舞蔽一束鬈髮，正舞動於其類前也。

尚有其他婦女，則困倦欲絕，酥胸與肥臀因情戰而酸痛，乃傾倒一瓶香膏於其身。

美哉！此秋季之如人意也。田野滿儲成熟之禾，稻雞鳴於雪中；婦女見此景色，心喜如醉，其多情宜也。

露季

甜美之愛人乎，請聽露季之描寫：穀實備於稈頭，而稻雞爭鳴。此亦女子言戀情之妙時也。

自此以後，吾儕寢處一室，幽雅而嚴扃，且備溫暖之爐火；陽光可愛矣，棉衣適體矣。

鮮豔如月光之樹木成過去矣。吾人不再佇立於明月之下，涼風不再受歡迎。

夜之祭拜已過去矣：夜涼如水，寒露沾衣；相愛者棄之，雖有明星如珠粒，亦不再多留。

女子搽「阿果魯」之油，口染花精，自製椒香，顏料，花圈之屬以備用；及乎既倦，則退入臥室。

當其在臥室也，情夫戰慄於前，如癲似狂，情熱不能自禁，女子乃怒其不專，忘其前愆，報以微笑。

天明矣，女人徐徐而起，踏披衣服，兩腿酸痛，乃咒愛神之殘酷。稍後，乃作慶祝露季之預備：遂紡綢一條束其胸，

選光豔之綉物覆其股，插鶏冠以花朶。

其時男子沐浴，不畏寒冷，蓋欲洗去其胸前所留黃色鬱金粉之痕跡也；女人以粉著酥胸，男子親之，因而沾焉，

戀愛之夜，男子恣情歡樂，多次耽飲神聖之液；是液也，使心靈沈醉，使官能奮興；在香唇之下，如甘泉之盪漾。

次所述之情境偶亦有之，天微明時，一女人之脂粉與麝香已消散在戀愛之下，乳頭因被吻而奮發，忽見其身

齧痕無數，不覺害羞之念生，乃離臥室，逃入中庭。繼欲復返，然不敢以此色相現於其情夫之前。於是彼乃懇人覓取

遺於臥室之長袍。

亦有脫盡夜服之女人焉；裸美如女神；其臀部肥碩，臍眼深邃；其髮潤以黑「阿果魯」之油，金環鳴於足上；手

持其玫瑰之花幽而振之，則乾葉紛紛落矣。

其在宮庭之婦人，則儼若拉克須彌女神：伊等有大眼，美如蓮花，畫眉直至耳旁，散髮披於兩肩，臉如鵝蛋，鍍金

色，唇紅似火。（註拉克須彌即美神爲美德及幸福之女神）

其在夜間尋戀愛者，日間著適體之長袍；姍姍行遲，困倦欲扶；肥圓之股，如不勝重；酥胸高聳，呼吸爲難。

亦有婦人，見其乳峯之上現指甲痕，以指探唇，則又有齧傷，伊乃塗療傷之香膏，並脂粉其面。此時也，日漸漸升

矣。

此季誠如意哉！是乃困倦於戀愛之季，尋歡享樂之季也；大載花殊悶目，稻穀豐登，使人愉快。

春季

愛乎，春季至矣！愛神者，溫柔戰士也，手執蔗幹之弓，弦爲蜜蜂聯比而成，含苞之檬果樹一枝作箭：彼臨矣，準備刺穿鍾情者之心坎焉。

春神使萬物美化：枝頭著花，綠水生漣，女人多情，清風含香，晚既可愛，晨亦可悅；池水照人如明鏡，美婦成羣如皓月；樹因不勝花重而折者多矣。

一切無生之物、似亦春意盎然者：珠圍則跳躍於發檀木香之酥胸，氣息則游泳於椒香之口角，而腰帶之緊抱，尤足以亂婦人之心曲焉。

「阿各沙」織物，輕如蟬翼，曾浸鬱金香液中，則用以護乳。「杜姑那」織物，染「姑蘇巴」之紅汁，按可愛之臂部而剪裁，甚切合也。

戀愛之時至矣：在狂熱之際，汗珠滾滾於媚婦之臉，是臉也，因胭脂而煥發，如赤蓮之花瓣。

男子已平靜矣，已敗績矣，倦臥於赤身情婦之側，如俘虜然；然女子驚魂未定，深恐其再起，則又戰慄不能自禁矣。

至於男子行役於外者，其婦多成枯瘦，蒼白，喘息；伊等常伸懶腰，打呵欠不已。愛神者，無形體之精靈也；女子之

形體或婘曲，或振作，皆其所操縱也。

愛神玩弄女人之處不一而足：使其瞳子困倦如醉者愛神也；使其面色蒼白，或乳峯高聳者，亦愛神也；愛神爲其身體之中臟，使其圓滿豐潤：使其擁抱男子而不覺羞，使其音調突變，使其目光斜視，使其眉毛傳情，一顰一笑者，皆愛神之作祟也。

女人之倦於戀愛者，則以檀木香混和麝香而用之，其乳峯上則用「伽里亂加」「柏林果」「鬱金香」配合而成之脂粉。然多情者則早脫厚重之衣而換以輕裝，擦其身則用樹膠之液與黑「阿果魯」，因其香氣醉人也。

有「哥見那」雄爲戀戀於一花，在其飲檬果樹汁已後，乃深深吻此花之瓣，無異吾人之吻櫻口也。稍遠，有一雄蜂，蓮花之多言情婦也，止蓮花上，撫弄所愛者之花瓣，頗具藝術之手腕焉。

愛乎，汝誠悅余目！此乃女人心中發生新欲望之時也：欲望濃者則戰慄，猶放花之檬果樹枝，招展於風中，且因不勝紅芽之重而傾側也。

「阿各沙」紅根，紅芽，紅花，稱「忘憂草」，然女人見之，心猿意馬而不能自止焉；「阿曾母克多」含苞欲放，搖擺風前，狂蜂繞之飛舞，男人見之則欲望叢生，如火之難遏也。

愛乎！於此有男子焉，爲其情人所棄：彼見「姑坨伐伽」樹掛滿球果，清香而鮮豔，可與其情人之光彩相比擬，於是彼之靈魂忽受打擊，如爲愛神之矢所中，其慘痛也。

春遍大地矣：樹皆珊瑚，紅於燃炭；「金舒甲」之林，樹樹因不勝花重而下垂，光耀之大地遂如盛裝之新婦矣。

「金舒甲」紅於烈火，似鸚鵡頭頂燦爛之羽毛；見此景色者，誰不興高采烈乎？

紫花既予人以誘惑，而「哥見那」之和鳴，更予少年之心以沉醉：愛乎，汝音若金玉，試問誰能遣此景色？

每年「哥見那」鳴時，其音如有魔力，男子即入狂態，心中之愛念突然醒矣。至於女子之蘭閨中者，其內心之熱情，則亦自然萌動，非貞節之念所能過抑也。

風搖「薩哈加拉」之花枝，散群集之鳥，並奪男子之思想，吹復吹兮，吹去白淨之霜，吹來光耀之日。

小林殊有媚態：散生白茉莉花，如未婚妻笑露其齒，豔純潔之隱士，心亦亂矣，多鄙之俗人，如何得降伏其心耶？

此乃「瑪杜」之月，蜜蜂嗡嗡作聲，來爲爭鳴小邱之頂，叢滿花朵。草原之上，「哥見那」嬉戲。女子圍金帶，珠閃交叉於乳峯之間。男子誠魂授意奪哉！

春光與女子比豔：鳥歌悅耳，珠喉醉心：茉莉如白璧，列齒如編貝；枝頭出紅芽，玉手有纖指。

當女子成熟而過之時，顏如金色蓮花，乳峯出檀木之香，明眸香睞，如言心事……雖天下之至聖，亦不得不戀矣。神聖之隱士乎！此芬芳之口，紅如櫻桃；此能言之睛，燦如明星；此烏重之髮，猶以初放之「姑拉伐伽」，此高聳之乳峯；此圓肥之臀部：天地間尚有較此更動心悅目者乎？請爲我一言之。

檬果樹之香，因風飄蕩；蜂鳴如切切私語，又如迷人之音樂，「哥見那」之呼應，無異相愛者之唱和：男子處此

境界，則心顫血湧，有特異之靈機焉。

夜景美哉！月光明哉！和風薰哉！「哥兒那」百囀未已，呼其雌也；蜜蜂嗡嗡，戀花枝也。凡此一切，皆愛神之同盟軍也。美哉天神！無敵於天下矣。

樂哉！此季爲伽摩所重視，吾爲汝祝春季之永在：其頰常如遠之赤，其齒常如茉莉之白，其唇常如「阿各沙」之花瓣，其蜜蜂常嗡嗡，其纍果樹之香常傳佈歡樂於人間！（註[illegible]郭[illegible]譯）

——完——

雪獅兒　登冷香閣

吳　梅

凍梅千蕊，危樓四面，吳天寥廓。霸跡銷沉，留此夕陽城郭。輕寒乍著。被滿地霜笳吹覺。東風裏玉梯凝望，日長人獨。

且采勝枝綷萼。鬥花開如舊，好春非昨。草沒蕪臺，忍問家山猿鶴！遷闕自酌。怕虎氣澄潭時作。雙袖薄。老我綠鬢無託。

（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金陵覽古詞四首

吳半山

浣溪紗　孝陵

小市平陵路向東。夕陽影裏走花驄，道宮謁罷又幽宮。石馬有時嘶夜月，銅駝無復臥秋風。鍾山終古有雲封。

前調　秦淮

垂柳垂楊六代愁。雨絲風片織成秋，斜陽一角小紅樓，畫舫慣尋桃葉渡，青溪曾逐板橋頭。金尊檀板足風流。

前調　雞鳴寺

依約鐘聲出翠微，寂遊曾此聽鳴雞，景陽樓古傍招提，滿堞自生新草色，故宮誰問落花泥！六朝如夢鳥空啼。用唐人句

前調　莫愁湖

葉葉新荷出水香，絲絲垂柳拂堤長，蜻蜓來上鬱金堂。漫向楸枰爭黑白，還盃酒話興亡。勝棋樓上又斜陽。

黃鸝詞　屬犯

陳无咎

金鞍玉勒，正紅樓人醉，馬嘶花灼。一隄芳草，蘼蕪十里，風吹天籥。林間鳥語相和，比聞音樂。似東皇故遣飛瓊，管絃奏，我歌作。　邁步踏春歡躍，念春光，穿街繞，數幾峯山出，幾縷川流，雲開寥鞀，離玉懷珠，蘇臉沼媚，畫圖輪廓，誰懂得曲蓋繁纓，濫竽逃走東郭，

金縷曲 用亞子原韻寄懷楊咽冰

孫璞

最憾雙鐘叟。（咽冰自號雙鐘老人）記珠江畫船簫鼓，月明時候。幕府才華推祭酒，射虎將軍不朽。（時同客李武崇幕）便一見情懷如舊。豈有鯁人羊叔子，結蘭盟如足還如手，生死契誰能負！ 別來湖海相思久。最可憐，龍髯馬角，依人牛後。幸有故人清白吏，爭似萬家禮斗。更可喜不原絲繡。甲子大年剛六六，（咽冰自號六六老人）倘捐生爲國千秋壽，肯分我半杯酒？（咽冰老謂衰老不能執干戈衛社稷祇知到丁國亡家破時惟有飲酒一杯了此餘生決不願作亡國奴草間偷活也）

蝶戀花 感懷

劉盧

海右秋深天欲裂，衡嶽雲寒，歸計何須決。西馬縱橫天地闊，鬢邊猶有青青髮。 自古男兒心似鐵。磨劍十年，恨不吞胡羯。未老雄心依舊熱，舉杯狂飲仇讎血。

北雙調折桂令 朱仙鎮謁鄂王祠

盧前

問神州今日何時。對一樹槐花，吾欲無辭。斜日荒祠。萬方多難，且讀遺詩。　算只有英靈不死。是誰教少保班師。任十萬胡兒，百萬胡兒，談笑於斯。歌舞於斯。

美化人生

——壽蔡孑民先生——

徐仲年

人生是一個謎，

却又是一堆濕的黏土。

以目下的科學來解釋什麼是「人，」「人」固然可以獲到不少滿意的答覆，然而「想當然耳」之辭和「然」而「想」不到或「想」不出的地方也不在少數。以目下的哲學來解釋「生，」「生」固然有差强人意的定義，然而還抓不住整個的「生。」所以，由我們看來，「人生」還是一個謎。這個謎也許有一天會被人猜透的，可不在今日！

夢想徹底了解人生，並不是一個狂妄的志願：我們正應當望得遠纔進步得快，進步得大。不過，要徹底了解人生，須從小處著手：人生問題跳不出「時間」與「空間，」我們不妨截取一部的「時間」與「空間」加以研究，然後逐漸推廣出去，遍及全部，再加以綜論。所以，整個的人生問題是一個謎，局部的人生問題却是潮濕的黏土，引之則長，搓之則圓，只須你有手法，不難解決的。

假定在時間方面我們截取一九一二——一九三六這一段；空間方面，我們圈定亞細亞洲的中華民國：我們

姑且研究自民國創立以來，中國人的現實人生是如何的，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又是如何的。

與本文執筆者同一輩的人，就是說三十歲左右的壯年，尤其是比我們長一輩的人如蔡孑民先生之流，曾目覩二十五年來的形形色色：國運衰落，內訌時起，外患日逼，天災人禍，相約而至；在這種環境裏過的日子是何等的日子，在這多方壓迫下的人生是何等的人生，我們說也說不清，說也說不盡，祇能喟嘆，祇能長太息而已！這種日子當然是困苦艱難的，這種生活當然是醜惡的，血淋淋的。

於是，中國產出三種生活方式：一種是平民的，大衆的，懷抱着「逆來順受」主義，過那種「好死不如惡活」的日子；一種是少數的，資產階級的，懷抱着「過了一天算一天」的心思，花天酒地，過那種頹廢生活；另一種最少數，是智識階級的，不但在萬苦千辛中掙扎，而且想改良環境，救民於水火。當然，最後這一種人最是可敬。無奈他們中間，有若干人認不清自身所處的空間與時間，盲目地把外國的思想，生活方式，政治組織……一古腦兒介紹到中國來，以為一學人家便能自救；另有若干人是政治家，企業家，借着救國救民的題目，直以國運作投機事業！

遠在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孑民先生任教育總長，曾在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教育雜誌上宣佈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有：「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那麼，在千方百計雜然並陳之際，我們這位「溫良恭儉讓，重美感，過平民生活」（借用蔣夢麟先生語）的蔡先生主

張用美育來改良中國人的生活，來使中國復興。

我們先看蔡先生所提倡的美育是什麼一回事，換句說：什麼是美育。我們再討論這個美育適合不適合於我們所栽取的空間與時間。

第一，蔡先生以爲美育包含德育「……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第二，科學與美術互相爲用：「科學者，所以祛現象世界之障礙，而引致於光明。美術者，所以寫本體世界之現象而提醒其覺性」—（世界觀與人生觀。）第三，美育是二元性的，「美」與「高」爲二元：「美者，都麗之狀態；高者，剛大之狀態。假如光風霽月，柳暗花明，在自然界本爲好景。傳之詩歌，寫諸圖畫，亦使讀者觀者有靈遐絕塵之趣，是美之效用也。又如大海風濤，火山爆發，苟非身受其禍，罕不奐爲壯觀。美術中偉大雄強一類，其初雖使人驚怖，而神游其中，轉足以引出偉大雄強之人生觀，此高之效用也」（我之歐戰觀。）第四，美育是超軼政治的：「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爲隸屬於政治之教育。……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爲超軼政治之教育」（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第五，美育是以破人我之見，可以代宗教：「要之美學之中其大別爲都麗之美，崇宏之美（日本人譯言優美壯美）而附麗於崇閎之悲劇，附麗於都麗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則其所以陶養性靈，使之日進於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陰騭，攻擊異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漸喪其純粹之美感耶？」（以美育代宗教說）

蔡孑民先生的美育當然認清了現代中國的需要而提倡的。我們不妨根據蔡先生所定的原則，加以推演。「美」是「醜」之對，美醜的觀念是隨時隨地而變的。兩個文明國人心目中之美，或有類似之點，或可互貫對方之美，一個半開化民族所謂之美由文化前進的民族觀之，至多是「奇」而已；反之，文化前進的民族的美，由半開化民族視之，簡直不知所云。在同一地方，祇須時代不同，審美觀念因之而異：我們試拿三十年前的「時裝」像來和當代的時裝像一比，就覺得以前的一種「土息氣」太重，可是，在當時它也是美妙異常，掏人心魄的啊！

以上所說的是物質上的美，精神上的美醜也是相對的。例如：中國提倡的孝大概是犧牲子女的幸福，甚至生命，去事奉父母；在菲洲某黑人部落中，父母年老有病時，須殺死病人，暴尸曠野，讓禽獸來食，等侍尸體成了白骨，方纔去收，方纔完成他們的「孝」！又如以前中國人心目中忠的對象是「君」，今日的對象是「國」；——雖則一班「時之俊者」還効忠於偉人先生之門，以求金錢源源而來！

我們可以定下這個原則：「美」與「醜」是相對的，它們隨時間空間而轉變；物質上有美醜，精神上也有美醜，完全的美須雙方兼顧。

我們如果要知道目下中國需要的「美」是什麽，——知道了這個「美」方能衡量蔡孑民先生所倡導的「美育」的價值，——先得認清中國目下流行的「醜」是什麽。我們踢開了政治及經濟不管，祇論一般的，廣泛的「醜」。中國之所以衰弱，我們不必怨人，不該恨人，只當自己怪自己：都因自己不爭氣！經濟的瓜分，武力的壓迫，

都因自己不爭氣！我們所患的病是「虛僞，」是「貪懶，」是「怕死。」這並非空談，却是實情，試問今日執政者林林總總，赤心爲國者有幾人？從事於社會事業者多如過江之鯽，能不投機，不敷衍者有幾人？骨肉友朋之間，能肝膽相示者有幾人？若說犧牲一切效命疆場者更有幾人？不是虛僞，定是貪懶；不是貪懶，定是怕死！虛僞，貪懶，怕死，構成了絕大的醜惡，醞釀了中國的致命傷！

針鋒相對地講，我們所應當提倡的「美」是一個「誠」字和一個「勇」字。誠，不但對人，而且對己，不可不誠。或有人要質問我：「難道在外交上，在軍事行動上，也以誠對人麼？」此之謂：「吹毛求疵！」我所說的誠是經常的；到了非常時期，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光，不妨以誠存心，而採取一種適合環境的手段。要曉得「存誠」兩字不是「死好人」的別名！

「誠」與「勇」是相聯的，互相因果的，互相補充的。上面所談及的軍國民教育，便是「勇」的教育。不論事之大小，不論爲公爲私，我們既然定下一個計劃，立下一個目標，就得努力做去，有恆地做去；結果的成敗，暫時不管，總之有幾分力便用幾分力，如能在本有的幾分力外再加一些力，那更好了。

對內，存了「誠」；對外，立了「勇」：天下事有何不可爲？爲學問，爲事業，爲家庭社會國家，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誠，」「勇」兩字解決之，完成之。一位手執大旗，在戰場上大呼殺敵的軍士，和一位躲在化學室裏，一心一意，從事研究的學者，同樣是國家的功臣，同樣是很美的。誰敢言存誠立勇的人是醜惡的？提出證據來！

提出證據來！誰敢言虛偽貪懶怕死的人不是廢民？為何不定這樣一條法律：「凡廢民不殺則殺」呢？

蔡先生把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列入隸屬於政治的教育；把世界觀，美育主義列入超軼政治的教育。這個美育尚是狹義的；廣義地說，為何美育不能包括其它一切的主義呢？

「誠」與「勇」是美育的靈魂，藝術與文學是美育的工具。

打定了精神上的「美」的基礎，方能從事於物質上的「美」的建設。

人生是一個謎，卻又是一堆濕的黏土。

現在我們截取人生問題的一部份，關於當代中國的部份，用「美育」的顯微鏡來考察它。我們覷得了中華民族的病點，我們拿「誠」與「勇」去醫治它：於是乎玄之又玄的人生變成了引之則長搓之則圓的黏土。

惟仁者壽：敬祝樹起「美育」大旗的

蔡孑民先生高壽無疆！

上海，二六，七，一九三六，揮汗書。

明星有爛

——壽南社創辦人柳亞子先生——

徐仲年

記得在二十二年以前，即一九一四，我恰交十一歲，考進了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那時該校主任是唐潤生先生。我最初讀到同社集，在吳江同里出版，主持者是高吹萬先生。高吹萬先生是高天梅先生的叔叔，而陳巢南高天梅柳亞子三先生是南社的發起人：我由同社而認識南社，由同社集而讀南社小說集，而讀南社，而讀南社叢選。當時，我很年輕，很幼稚，——現今我到了壯年，所學又何所獲呢？——只覺得文章好，也講不出所以然來。可是，心目中深深嵌着「柳亞子」這個名字。

十八年以後，一九三二，我和華林孫福熙二兄創立文藝茶話會，每週開茶會一次。這時，不但柳亞子先生親自赴會，而且柳夫人以及男女公子都出席；不但柳先生攜了夫人子女參加，還在我們編的文藝茶話上發表詩文。內中柳亞子自傳（第一卷，第三期，廿一年十月十日出版）蘇曼殊新傳最爲人注意。我認識了柳先生。他那種溫文謙下的態度，給我一個很好很深刻的印象。曾經參加第一次南社集會（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朱少屏、會劍華、黃賓虹三先生，以及新南社（一九二三國慶——一九二四國慶）的江小鶼、徐蔚南、黃苗子諸先生都來趣

文藝茶話會；——南社份子出席文藝茶話會的不止此幾位，陸丹林先生等都是簽名冊不在手頭，一時難得細查。

南社與文藝茶話會不同的地方在乎南社是有所爲而爲，文藝茶話會是無所爲而爲；南社有些像高攀龍左光斗等的東林黨，也有些像張西銘等的復社，而文藝茶話會以法國的文藝沙龍爲模範。可是，如果南社份子有志於革命，文藝茶話會諸茶友未嘗不欲「美化人生」——文藝茶話會從未以政治爲對象——只是沒有形式罷了。南社的歷史是一九〇九——一九一七，新南社是一九二三——一九二四；文藝茶話會現今陷入蟄眠狀態，它的活躍史是一九三二夏——一九三六夏。文藝茶話會不難復興，正如新南社之後不妨來一個南社紀念會；然而好夢能否做兩回，形式恢復了精神能否恢復，還都是問題。亞子先生，提起了南社，你難免有白雲蒼狗之感罷！

人，滿了三十歲，回憶便堆積起來。還堆滿塵灰的東西，我們應當去翻動翻動還是讓它們去呢？這裏，有銀色的，有桃色的，有灰色的。……它們雖則退了色，一經拂拭，依稀還辨認得出喜、怒、哀、樂，遠……遠……遠得像天上的星星，遙遙地閃爍着。而回味，幾回味！好似吃過了橄欖，還有些酸澀，還留些清香！三十歲左右的人尚且有如許的回憶，高壽五十的柳亞子先生又有多少呢？

我生平最不服「老，」——年正壯齡而言老，本來說不過去，——我以爲「老」與「少」自己可以操縱的：只要精神不老，銀髮滿頂，依舊一個「老少年！」反過來講，如果意志頹喪，卽當青春，也是一個「少老年」

當法國大政治家萊蒙・普恩克雷（Reymond Poincaré）在一九一九總統任內發揮政見的時光，怪傑兆如・克萊蒙梭（Georges Clemenceau）譏笑他道「這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呢？」「這個小孩子」年正六十，而譏笑他的人七十有八！

有位聞名世界的經濟學家沙兒・紀特（Charles Gide）先生，是文豪昂特萊・紀特（André Gide）先生的叔父，一九三〇年尙在巴黎法國公學（Collège de France）授課。我因友人介紹去拜訪這位先生，談話時只覺得他耳朵有些不便，誰料他是一位九十一歲老翁！

我當然不敢說柳亞子先生是「小孩子，」——祇有柳先生可以說我是「小孩子；」——但是，如果有一位年高於柳先生者這樣稱呼柳先生，那就很有意味了：「小孩子」也者，年齡正富有之謂！

我要同柳先生訂一個約：到了民國五十五年，那時柳先生高齡八十，我也六十三歲，我們來開一個「南社與文藝茶話會聯合紀念會。」柳先生賦詩百首，我也可以塗一篇紀念文字。那時，柳先生的曾孫玄孫，我的孫子，都會罵我們「老糊塗」了：我們正不妨糊裏糊塗，來那麼一個「耄耋大會。」

柳先生以爲如何？

一九三六，七，二六，傍晚書，清風徐來。

周養浩女士對婦女講話

黃寄萍

蔡孑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是學術界唯一的領袖；談起蔡先生，誰不肅然起敬。曾記得兩個月前，滬上人士爲孑老七十誕辰，舉行盛大慶典，足見各界推崇之一斑。蔡先生的夫人周峻女士，賢能溫厚，可說是新女性的典型；昨天我曾去訪問，談了一小時，覺得她所說的話，可作現代女性的南針。在這裏，不妨先介紹蔡夫人的學歷：她早歲就讀於上海愛國女學，鎭江承志女學及啓明女塾，出校後任神州女學，安慶省立女師教員，並在張菊生家裏任西席，服務教育，前後十餘年，民國十二年與蔡先生結婚後赴歐度蜜月，先到比國，入國立美術學院，後升巴黎美專，另就名畫家專習洋畫，她從小喜歡美術，自經名師指導，藝乃精進，最後到德國漢堡大學，專研「民族學」，回國後便主持家政，不再出任教務。她說並非不願效勞，實在家政太繁，無暇兼顧罷了。

一

蔡夫人對於婦女問題，有三點切要的意見：第一提高學識；第二戒除奢華；第三勤勞耐苦。她說這三點雖似老生常談，實有顚撲不破的至理。一個女人，須先有學識，遇任何機會，方可勝任愉快，否則即使要想和男子爭平權，提

爲自己的地位，也是徒勞無功的。譬如以前瑞典有位女子榮任教育部長，最近法國新內閣有三位女閣員，其中我所知的有一位是居禮夫人之女，她們都是學術淵博的女子，纔能造成卓越的地位，決不是僥倖心所能妄想的。奢華，虛榮，是女子最易犯的弊病，尤其生長在都市的，耳濡目染，名利觀念較深，最不易解脫浮華的習氣。要知道浮華，虛榮，都不是好事情，自來都市社會，爲了它不知發生多少罪惡，釀成若干慘痛！希望女同胞意志要堅強，切勿墮入深坑，至於勤勞於人類之美德，小則減輕男子的負擔，增進家庭之幸福；大則有利於社會大衆，爲國家建設的助力。我覺得農村女子最能勞動，卽以蘇州天平山而言，女子在農忙之餘，或者刺繡，或者推車抬轎，自告奮勇，一部分男子反而提着鳥籠上茶館，飽食無事，那種情形，實非例外，各地農村，男女大概同樣勞動的。

二

隨後我提出了三個假設的問題，請夫人指示：(一)享高官厚祿的人，(二)富而顯貴的人，(三)一般的大衆，像這三種人的夫人，對她的丈夫或自己，應抱何種態度？蔡夫人笑了一笑，說道：「我以爲第一種人的夫人，應以勤儉持家爲原則，勤儉爲廉潔之母，奢侈是貪污之因，她可以鼓勵丈夫，盡力公職，在利國福民四個字上下功夫。可以貢獻丈夫的精神生活，使他不爲家庭所累，力求增進服務的效率。她最好勿隨便與聞公務，因爲女人參加意見，步調參差，極易僨事。第二種人的夫人，勿專顧一家享樂，時時關懷無數貧苦的羣衆，如遇婚喪喜慶，力求儉約，節省靡費，

遺資於公益事業，在己省卻無謂麻煩，在人又受惠不淺，兩利之道，何樂不爲！第三種人的夫人，應有互助合作之誠，甘苦共嘗之樂；男女都向生產方面進行，一旦男人事業成功，切勿忘患難的夫人，而生意外的歹念」。

三

蔡夫人對蔡先生的起居飲食，真是體貼入微，這在她談吐之間，自然流露出來的。她說：「蔡先生年事已高，近年不常出遠門。每出遊，我必隨侍在側，日常生活方面由我照顧，似乎舒服。我家裏還有一女兩男，大的八歲，小的五歲，都已上學，我們一家人平時很少娛樂，我的嗜好繪畫吟詩，栽花，跟小孩兒玩，一天到晚，這樣那樣，也夠忙了。」我們坐的那間客室裏，懸幾幅油畫，一是瑞士「湖間」，一是青島海濱，筆姿雄偉，都是夫人得意之作。案上還有蔡先生伉儷唱和詩兩首，我順手把它抄在下面：

▲送春（立夏前夕）——曉

今年花事已闌珊。颺去春風夜又寒。林鳥依依還惜別，願君寄語報平安。

▲和養友送春（立夏日）——培

來遲本已苦珊珊。去又怱怱趁嫩寒。但願隨春共來去，不教別恨攪恬安。

我認識的亞子先生

謝冰瑩

今年夏天，是我國文化界兩位泰斗蔡孑民先生和柳亞子先生的壽期，滬上文化界為兩位先生出紀念特刊，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孑民先生，我因為沒有見過他老的面，所以不想做一個通套的恭維；亞子先生，我認識了他老人家已有六年之久，信仰他也特別深刻，因此借着這個機會寫出一點腦海中對他的印象，以示景仰！

我和亞子先生第一次會面，是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天，當高爾柏先生帶我走進他的住所時，我覺有點像鄉下姑娘初次進城似的感到忸怩不安。這並不是我膽小，而是我從來沒有過這樣規規矩矩地去拜訪一個名人的原故。

亞子先生是這樣地和藹，誠懇，見到了他，真像一個孩子見到了他久別的母親那麼高興！他有口吃的毛病，說起話來，有時要很久才能繼續下去，我小的時候很喜歡學口吃的人說話，以致自己也在不知不覺間染上了那種毛病；長大後，雖然好了，可是一見口吃的人說話，我就要發笑的，而且笑得那麼傻，有時個把鐘頭還不能停止。但對於亞子先生卻是例外，不但從來沒有過笑的念頭，而且格外增加了對他的景仰和尊敬的情緒。我知道他想要說的是什麼話，有時他只提一個字，我就替他說出下面的句子來。

＊ ＊ ＊ ＊

凡是讀過亞子先生詩文的人，誰都知道他是一個熱情的革命文學家，雖然他今年是五十歲了，但他的思想還像創辦南社時代一般前進。上面已經說過，他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但他的文章却特別寫得短小精悍而有力，自然，有時他也寫洋洋大篇，一瀉千里的文章，然而究竟沒有短的寫得多而精彩。比方在第二十五卷第五號教育雜誌的讀經問題專號上，他說：「時代已是一九三五年，而中國人還在提倡讀經，是不是神經病，我也不用多講了！」又說「主張讀經的人，最好請他多讀一點歷史，誦孝經以退黃巾，結果祗有作黃巾的刀下鬼罷了！」這里只是寥寥幾十個字，已把那些提倡復古的道學先生，駡得痛快淋漓了！

誠然，如一般人所恭維的亞子先生，他不但是個聰敏博學的「才子，」而且是個多愁善感，充滿了熱情的詩人，但他絕不是愁自身的什麼問題，發些無謂的牢騷，他是憂時憂世，掛念一些爲生活，爲工作而感受壓迫的朋友，以及那些在苦門中受難的青年。這許多年來，雖然他沒有發表過多少喊革命口號的文字，然而他在直接間接地做了不少有益於新文化，有益於被壓迫的中華民族解放的工作；他幫助過多少處境困難的青年，援救過多少關在囹圄中的戰士。有一次他說了一句最使我感動，而永遠不能忘記的話：

「我雖然老了，不能直接去參加新社會的建設運動，然而無論如何，我是要盡量幫助大家的……」他說這話時的態度十分嚴肅，而語氣又是這樣地誠懇，堅決，使聽者感到無限的興奮。是的，亞子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有新思想，有前進精神而且意志堅强的「老」少年，「老」革命文學家！

在這裏，我要來一個小小的聲明，亞子先生是不高興「老」的，雖然有時和我們說笑話，偶爾也會說出「我老了」的句子來，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遠是年青的。記得我們初次通信，我總是稱呼他「長者，」他不但對這兩個字不高興接受，而且連「先生」兩個字都不准用，要直呼他的名字，他才高興。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無條件地贊盡，如何地喜歡年青！

＊　＊　＊　＊

他是這樣地偉大，無論什麼不認識他的人寫信給他，從沒有置之不理的。他不喜歡人家恭維他的文章或詩如何如何的好，也從不和人家有什麼筆墨官司的來往，他不願有求於別人，然而如果遇着有人請他寫什麼介紹信時，他也並不拒絕，但他在信寫好後，一定很坦白地告訴那位託他介紹的人：「信是寫了，你拿去看看，有沒有結果，那就不得而知。」他的心地又是這般真摯坦白，赤裸裸地毫無虛僞。比方遇到他不願意或者不能幫忙的事情，他就老實不客氣地給你一個堅決的拒絕，即使你感到十分的難堪，他也不管的。

亞子先生是一個特別重感情的人，因此凡是認識他的人，在最初第一次的見面後，就會在腦海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是個最好的朋友。記得前年一月，我同特第一次去拜訪亞子先生時，一見面，他就緊緊地握着特的手，高興得幾分鐘還說不出一個字來。我呢，呆呆地像一個傻瓜似的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結果還是特請他坐下，他才放開了特的手。為了要急於返湘，那天沒有談多久就走了。回到船上，特對我說：

「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像亞子先生那麼熱情的老人家，你看他的手多有力，我被他握痛了。」

＊　＊　＊　＊

亞子先生對待朋友，總是那麼熱情，關心，同情他們（或她們）的境遇，體貼他們的困難，幫助他們，而不希望得到絲毫酬報。對於我，他完全像個老母親對待幼小的兒女似的那麼關心。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我幾乎苦痛到要自殺的地步。亞子先生是那樣懇摯地勸慰我，鼓勵我拿出理智來戰勝環境，不要白白地犧牲下自己有希望的前途！等到我將和特結合的消息報告他時，他幾乎快樂得發狂了！居然在夢裏做起詩來，半夜裏趕快披衣起床寫好寄給我們。

「十日三傳訊，開緘喜欲狂。」這是描寫他知道我的精神有了寄託後的愉快與安慰。「冰瑩今付汝，好為護紅顏。」讀到這兩句詩時，特從心坎裏發出快樂的微笑：

「哈哈，這簡直像丈人公寫給女婿的詩呢！」

這話引得我也笑起來了。

＊　＊　＊　＊

亞子先生在別人看來簡直是個快樂之神，他有一位精明能幹體貼入微的夫人，無論對內對外，都不用他自己操心。兒子、媳婦、女兒、女婿，一家人一都在教育界負着重大的使命，都能繼承他的文化事業，尤其是那位富有文

學天才，思想前進的第二女公子無垢女士，更是他的第二生命。正是爲了他太愛無垢了，所以他在情感上起了很大的變化。理智是贊成她出國去開拓她偉大的前途，然而情感不能離開她，甚至於到最近兩三個月來，爲了這事，他竟和許多朋友都斷絕了書信往來，內心似乎沒有以前的快樂了！

本來他就有這麼一個怪脾氣，在高興的時候，可以一天給你一封快信，而裏面所寫的有時僅僅只有幾個字，如果遇到他不高興時，你就是一連去幾封信，他也不會理你的。

末了，我謹以至誠祝亞子先生和孑民先生這兩位爲大衆所愛戴的壽星，精神矍鑠；更懇求亞子先生以愛女之心，來愛萬萬千千的羣衆，領導前進的青年，爲多難的中華民族奮鬥！

一九三六・六月於南村

柳亞子先生印象記

韓景琦

幾年之前罷，可生舅氏以從政之暇，辦了一張地方報紙，記得叫做「平報」，在那副刊上有可舅的曼殊大師軼事。同時可舅告訴我：「南社領袖柳亞子先生，是一個很熱情的人；大師身後，都是柳先生料理的；並且蒐集他的作品，都為一集，大師精神，得永垂不朽，也是柳先生的力量。現在是柳先生的囑托，而追記大師軼事，作為大師全集的補白。」在那時候我的腦海裏，就深深地印下了一很有風骨熱情的柳先生了！

從來看到一部曼殊全集裏的柳先生幾種文字，我想大師倘是泉下有知的話，他一定很感謝這位熱情的朋友罷！這樣有意義的舉動，是以勵人心！是以風末俗！我因此更增進我欽仰柳先生的心！

幾次和可舅通訊，他說：「柳先生的為人，倘氣節，有風骨，抱着滿腔的熱情，為國家，為社會，為朋友。」記得有一次的宴會，是錢英夫先生的主人。可舅和我也應邀去赴宴，座中有吳豹孫毛嘯岑諸先生，都是南社的英俊，席間談到柳先生，忘不了的幾句話，就是：「你們現在和亞廬不能談國事，和朋友的失節與死亡。一提到他就引起內心的悲哀，而流出了熱情的痛淚！環境給予他是太酷了！」我也很同情地感嘆！

從來經可舅的介紹，得了柳先生多幀的墨寶，一種清奇的筆風，躍躍紙上，決非常人可以摹擬得到的！

南社紀念會在柳先生主持之下而產生了，我和荊人李慧霄，接到柳先生的信，願意介紹我們做會員。南社是

過去多麼可寶貴的名詞，柳先生是我最欽仰的人，所以我們都做了紀念會的會員；同時加入的有蓋肖蘇劉哲民兩先生。

今年的元宵佳節，南社紀念會的雅集在同興樓舉行了。我們都很熱烈地去參加。在簽名等照例工作後，招待人員，給了我們一條綾帶，上面是本人的姓名，和坐的席號，省却了很多的俗套。柳先生的瀟灑風度，在人羣中奔走招待，大家都坐着喝酒，而柳先生帶着喜悅的面容，還招呼後來的人。聽到一位同桌的人說：「今天不是南社紀念會的聚餐，而是柳先生做喜事了！」的確，柳先生是太辛苦了！

酒過三巡，柳先生說明南社紀念會的成立意義，最後他又說：「南社發起人有三位：一爲陳去病先生，一爲高天梅先生，一就是我柳亞子。現在陳先生是死了，高先生也死了，我柳亞子沒有死！」這是多麼淒涼的語調，同時包含着三十餘年興衰的痛慨！

在過去的歷史上，南社是佔着光明的一頁，柳先生們以文字襄贊革命，比較黃黎洲顧亭林諸先賢，奔走四方，昕夕臨事，猶覺得艱苦卓絕，難能可貴！

同興樓酒後，我辭別了柳先生和在座的同人。柳先生很興奮地握了我的手，說了幾句很鄭重的話。他那一副獎掖後進的熱情，令人感奮！我對於柳先生的印象，是非常同情和欽仰！

柳亞子先生給我的印象

許一眞

在今日，只要一提起柳亞子先生的大名，恐怕沒有誰不知道罷！並且在人們的腦海裏，很容易引起一種崇高的想像：那是一位風雅，高潔，和易，蘊藉，一方面古道熱腸，一方面又富於現代思想的典型的前輩先生。

記得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事罷！中國革命女傑何香凝先生由法回國，爲了想籌集一點援濟抗×用費，在上海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書畫展覽會。在這個展覽會裏，所有的海上的書畫名家，差不多都去共襄盛舉。我很幸運地就在這個時候認識了很多的哲士名流，尤其是認識了柳亞子先生！

柳先生不僅是雅好吟詠，鑑賞詞林的人，特別是他的生涯，可以說是同中國的近世史有着一個光榮的聯系的，這只要是留心或直接參加從淸末到現在的中國社會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的吧！我是一個生在東南地方的人，對於東南的一般名流學者，偉大的革命賢哲，早經耳熟了！當他們還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微小的人的印象時，而我已經對於他們的人格學問，以及一切的一切，仰慕不已了！因此我之知道柳亞子先生，可以說是當我剛才知道留心社會事物的開始吧？因爲那時我在學校生活之外，已想知道一點外界的事情了。

後來，我雖直接地接觸到社會生活了，從各方面對於柳先生的認識，益加深刻，但因爲自已南北漂泊，雖然心中崇慕着柳先生，却終無緣一瞻這聲振東南的巨子的風采。

在何先生的書畫展覽會裏，眞是人們求畫家的畫，和書家的字的一個絕好的機會啊！我也感到良機不可失，於是便買了一本畫冊帶着。我是久慕柳亞子的名的，這時也就勇敢的要求他先生的墨寶。那時他是那樣地匆忙，但是，他的態度，卻更加顯得從容和藹，而很耐煩地應我的要求，並且一個一個替大家寫，這樣，在我的先前的想像上，又加添了一種値得敬重的印象。

時間不停留的逝去，計算我認識柳亞子先生以來，不覺已五個年頭了！自從那時以後，我也就結束了大學生活，而走入了家庭。在上海有的時候，常去拜望柳先生，每次，柳先生總是很懇懇地接見着，就是沒有什麼話說，他也不會顯得煩厭的！有事找他，他也會給你一個誠懇的回答，即或他的力量不夠，他也會指導你走什麼門徑，如何進行，總使你能夠達到目的！偶然他老先生的身體感到不適意的時候，他也會撑持着來會你，或萬不得已也要說明不能會客的理由。總之，他是那樣眞誠的對待着每一個人，每一個年靑的後輩。

不久以前，我因爲個人的境遇，慘遭了大變，備嘗了社會的所謂人情的冷酷。平時所謂朋友，給與的只是漠視旁觀，把我當作了陌生人！自己哩，爲了生存的掙扎，又不得不衝到社會上來，在那徬徨歧途時的我，眞像是走到了窮山絕谷中的走頭末路的人一樣！終於得到了柳亞子先生援助。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感激得涕泗交流的時候，也就產生了更加深入的認識，這社會中的好人畢竟是好人，非常的人畢竟和一般人兩樣的！

因爲，照例，普通在社會上只要稍有一點名望和地位的人，就不容易接近和幫助別人了。——除了同他有特

殊的關係者以外。而獨柳先生無論對誰，要想去看看他，寫信給他，或請他幫忙，柳先生恐怕從不會托辭迴避，推諉和拒絕的。而且他見着你，總是隨便和你談這樣，談那樣，笑嘻嘻地打着哈哈，可見一個有着眞正的偉大的心胸的人，他的氣量和態度和整個的人格，總充分的同不凡的世俗的人有着絕大的分野啊！

我因爲敬重和感激柳先生，在柳先生正逢五十高齡的紀念的今年，特把我的感想和印象寫了出來，所謂秀才人情紙半張，就算是我的一點小小的禮品吧！